

水晶劫（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隆中客·著

一顆神奇的水晶珠，兩段沒有結果的愛，構成本故事的骨幹，有匪夷所思，石破天驚的打鬬，有高潮迭起，緊湊而多變的情節，有哀感頑豔的兒女情懷……是一篇具有多方面趣味的消閑佳構。

$4.00

1149

編者話 隆中客今期爲本刊撰著一篇具有多方面趣味的夏日消閑佳作——﹂水晶劫﹁。這是一部既有石破天驚的慘烈打鬥場面，又有哀感頑艷的兒女情懷氣氛合構而成的巨著。情節緊湊而多變，高潮迭起，匪夷所思，請勿錯過。

＊＊　　＊＊　　＊＊

千門高手，他們可以在賭桌上呼風喚雨，逢賭必贏，這是何等神奇，又是何等可怕！當你一旦不幸遇到了他們，墮入彀中，後果是不堪想像。

年青作家龍乘風君今期專心撰作的一部千門點將錄故事集——﹂野馬﹁，就是描述大千世界中的神奇人物和他們的故事。千門深如海，賭局萬千千，且看他們怎樣千術鬥千術，强拳戰强權吧！

＊＊　　＊＊　　＊＊

下期有兩大巨著刋出，包括雙鷹神捕故事之八﹂魔障﹁和翟天星故事﹂夜泣雙刀﹁。前者是一篇具有偵探性的武俠小說，叙述江北神捕沈鷹及江南神捕管一見二人辦案緝兇，慧眼獨具，知微見著，屢建奇功，精彩非常。﹂夜泣雙刀﹁則是南宮宇君繼﹂英雄、美人、長白參﹁後另一新作，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4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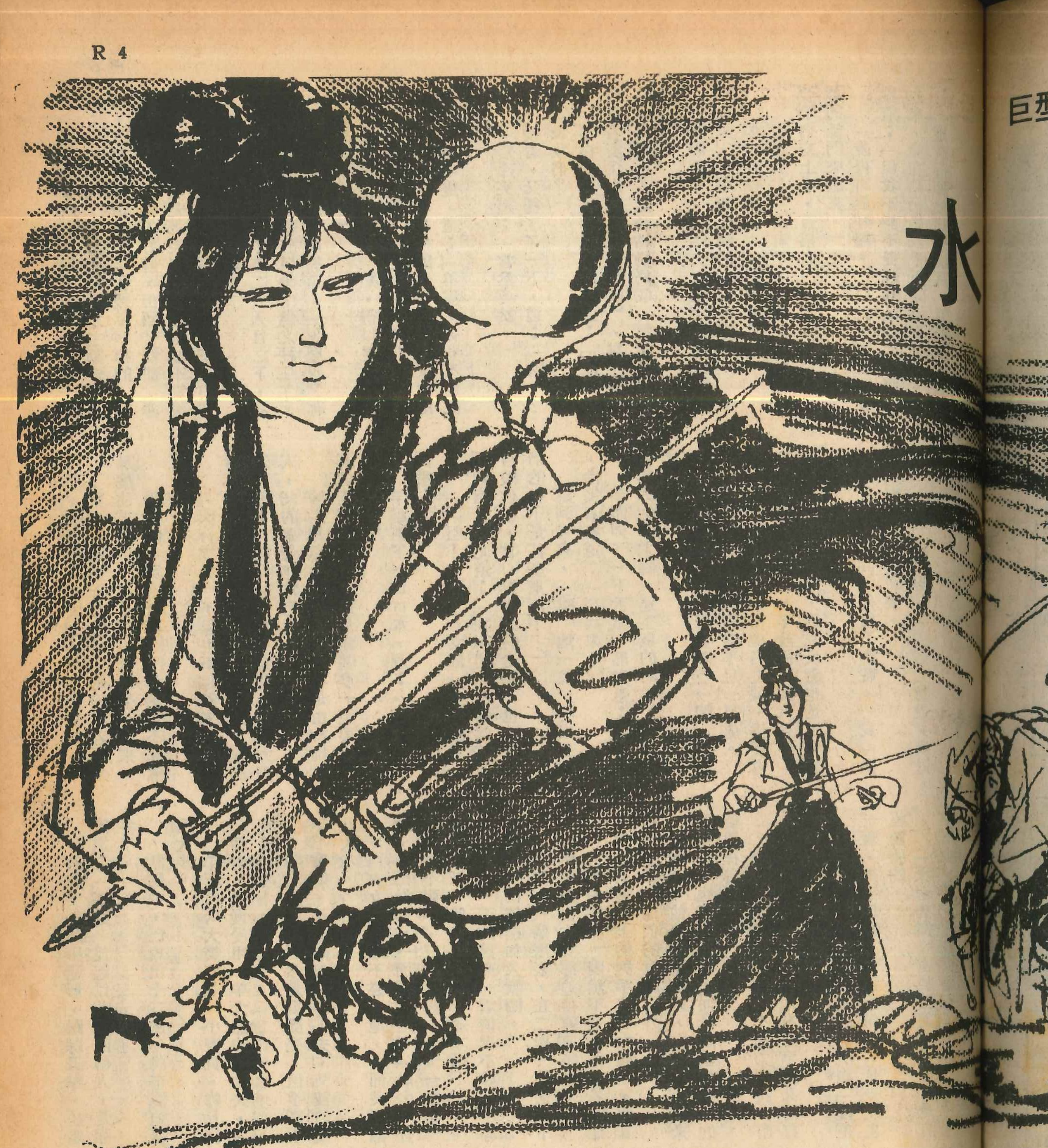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水晶劫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一顆稀世珠

暮春，薄暮。

南湖，烟雨樓前。

今天的南湖沒有雨，但有烟。不！那不是烟，是一片氤氳氤氳、縹緲虛無的暮靄。

暮靄蒼茫中，整個南湖像披上一層輕紗，疑幻疑眞，美得不帶一絲烟火氣息。

湖濱，那如籠輕烟的垂楊下，一位白衣勝雪，長髮披肩的妙齡女郎，正手拈柳絲，目注週遭的籠烟楊柳，默然無語。

她，約莫十六七歲年紀，臉蛋並不怎麼漂亮，頂多只能算有七分姿色，但有上佳的氣質和最美好的身材，襯托上那一襲雪白羅衣和肩頭寶劍，婀娜嫵媚中，却還隱涵着一些無形的逼人英氣。

一塲武林刦

現在，她好像正陶醉在目前這如詩如畫，如夢如幻的美景中。

良久，良久，她的俏臉上漾起了一抹淺淺的甜笑，並喃喃自語着：「丁大哥，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我師姊叫柳含烟。」

「謝謝妳！這名字和她的姓連在一起，好美！好美！」

「是嗎！古伯伯說：柳含烟三字，像一幅畫，也像一首詩。」

「是啊！」

「你也這麼說？」

「是的，我也有此同感。」

「可是，我橫看豎看，柳含烟三字還是柳含烟，一點也不像一幅畫……」

她一人以兩個人的語氣「喃喃」自語着，說到這裏，她忽然苦笑着輕輕一嘆，道：「光陰過得很快，一晃就是五年過去了……現在，我不會再將師姊的姓名當作秘密，也體會到柳含烟三字像一首詩，像一幅畫了，可是……唉……」

她剛以一聲輕嘆結束她的「喃喃」自語。忽然她背後不遠處發出一串有如梟鳴的語聲，道：「屠兄，你說這妞兒如何的了不起，看來你對她未免太過誇張了。」

白衣女郎俏臉一沉，却沒其他的反應，甚至也沒有回頭瞧一下。

那梟鳴似的語聲的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着玄色勁裝，腰跨單刀的中年漢子。

至於一那位被稱爲「屠兄」的人，却是一個年約五旬出頭，腰懸長劍的黃衫老者。

這兩人都站在那白衣女郎身後約莫六丈處。

那位黃衫老者拈鬚微笑道：「何以見得？」

那中年漢子道：「這還用解釋，咱們已欺近她背後六丈處，竟然一點也沒察覺出來，你說，這像是一位身懷絕藝的年輕高手嗎？」

那黃衫老者道：「老弟台，你這是所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要知道，像她這樣年紀的女娃兒，正是滿腦子幻想的時候，何況，她又正沉緬於往事之中，方才，她那一番喃喃自語，就是證明。」

那中年漢子道：「證明她正是心不在焉，所以，咱們倆欺近她背後六丈處，也不曾察覺？」

那黃衫老者道：「正是，正是，不過，這還只是原因之一。」

那中年漢子道：「那原因之二呢？」

那黃衫老者道：「原因之二是：此時此地，她根本沒想到會有咱們這兩位不速之客趕到這兒來。」

那中年漢子「唔」了一聲，道：「還有沒有原因之三？」

「有。」那黃衫老者含笑接道：「原因之三是：憑咱們『天台雙傑』的身手，能在六丈距離之外，察覺咱們形跡的，放眼當代武林，你老弟屈指數數看，能數出十個以上來嗎？」

「天台雙傑」是南七省中有數的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但他們的崛起江湖，却是最近三年中的事。

據傳說，自他們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敗績，所以他們目前的談話才顯得那麼自負。

那黃衫老者是雙傑中的老大，姓屠名彪，老二是那中年漢子。姓羊名震。

論身手，他們的玩藝的確不賴，論名氣，也確有俠譽，不愧他們那「天台雙傑」的美號。但以他們目前的神態和對話來說却好像跟他們的身份有點兒不太調和。

至於那白衣女郎，可眞是沉得住氣，到目前爲止，她不但仍然沒任何反應，也仍然沒回頭瞧過一下。

羊震「唔」了一聲，道：「有道理，看情形，好像還有原因之四？」

屠彪含笑接道：「有是有，不過，這不算原因之四，只能算是另一項證明。」

「證明這妞兒的確很了不起？」

「不錯。」

「好！請說。」

「對於『辣手人屠』公孫仲，『燕趙三凶』皇甫兄弟等四個，你我心中都明白，他們的玩藝，比起咱們來，不會差得太多，但他們四個，却都先後死在這妞兒的手上。」

「有人看到？」

「沒有。」

「沒人看到的事，可不能算數。」

「但那四個，是奉命去生擒她的，結果却是一個個有去無回。」

羊震仍然是不肯相信地漫應道：「那……很可能是他們四個死在別的仇家手中，也可能是這妞兒另有有力的同伴……」

屠彪截口苦笑道：「好！我不跟你抬槓，你還是自己去問問她吧！」

那白衣女郎忽然轉過身來，嫣然一笑道：「不用問，姑奶奶我可以主動告訴你們，那四個都是姑奶奶我親手宰掉的。」

她的話雖然不好聽，但語音嬌甜，非常悅耳，尤其是那笑容，儘管她並不算很美的美女，但眼前這嫣然一笑，却具有使百煉鋼化作繞指柔的魅力。

因此，屠彪、羊震二人入目之下，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地，爲之楞住了。

那白衣女郎又嬌笑道：「怎麼呀？你們兩個不相信？」

屠彪畢竟年紀大一點，得以提早回過神來訕然一笑道：「老夫早就相信了。」

「對了，不相信的是你。」白衣女郎抬手一指羊震，道：「羊震，你要不要試一試？」

羊震冷笑道：「當然要試。」

接着，又楞了一下，道：「妳……妳認識我們？」

那白衣女郎嬌笑如故地道：「認識你們這名震江南的『天台雙傑』，有什麼稀奇，如果有人認識姑奶奶我，那才是奇聞哩！」

屠彪道：「但老夫已知道妳是最近一年以來，才崛起江湖的『白衣龍女』。」

那白衣女郎道：「還有嗎？」

屠彪道：「沒有了，但老夫相信，只要咱們交上手，百招之內，老夫一定看出妳的師門來歷來。」

「說得可眞好聽。」白衣女郎淡笑着接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們兩個加起來，能在姑奶奶我手下走過百招嗎？」

她說得那麼輕描淡寫，但她那目無餘子的狂傲語氣，却足以令人氣炸肚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笑容還是那麼甜那麼俏，就是想生氣也生不起來。

眼前的「天台雙傑」，就是生不起氣來。

「天台雙傑」不但生不起氣來，其中的老二羊震更是有點兒魂不守舍地，涎臉邪笑道：「屠兄，這妞兒雖然不算是大美人，却的確是非常可愛。」

屠彪却漫應道：「如果不是由於她長得非常可愛，咱們頭兒爲甚麼一定要完整無損的。」

羊震嚥下一口口水，道：「還是淸水貨哩！」

「閉咀！」那白衣女郎一手叉腰，一手戟指着怒叱道：「我不問你們兩個爲何自毀俠譽，甘心做別人的走狗，也不問你們的主子是甚麼東西……」

說到這裏，「嗆」地一聲，亮出長劍，冷笑着接道：「亮兵刄！」

羊震伸了一下舌頭，邪笑道：「眞不愧是天生的尤物，連生氣的時候，也那麼迷人……」

他的話聲未落，但見寒芒一閃，白衣女郎的劍尖已逼近他胸前不足一尺處。

羊震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儘管白衣女郎的攻勢快速、辛辣而又出人意外，但他不但臨危不亂，而且反應也是出奇的快速。

危機一髮間，他拔刀應戰，一式「橫架金樑」，硬接硬架。

「噹」地一聲，羊震借力飄飛，疾退二丈。

白衣女郎如影隨形，跟踪追擊，並嬌笑道：「不錯，比起以前那四個人，是强多了。」

話聲中，已攻出十二劍，將羊震迫退八大步。

羊震呵呵大笑道：「小寶貝，妳且打起精神，慢慢受用，羊大爺的眞功夫，還在後頭哩！」

羊震的話，固然是很漂亮，但手底下却不爭氣，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又被迫退八大步。

白衣女郎得理不饒人地，一面長劍翻飛，節節進逼，一面嬌笑道：「屠彪，你如果再不聯手，三招之後，『天台雙傑』就只剩下一個了，唔……這才乖……」

原來一旁的屠彪一看情況不妙，不等她說完，已揮劍加入戰圈。

但加上一個屠彪，在二對一的情況下，仍然是被白衣女郎迫得連連後退。

「天台雙傑」固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但他們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而且强得遠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

同時，他們也體會到，白衣女郎並未盡全力，也沒下殺手，而是以靈貓戲鼠的姿態在游鬥。

因此，儘管他們不得不勉力支持，暗中却顯然已經不約而同地有乘早脫身的打算。

但武功一項是最現實的。所謂「技差一着，縛手縛脚。」這兩句話，是一點也沒誇張的。

「天台雙傑」由於技差一着，打是打不下去，甚至連逃也逃不了。

那白衣女郎的長劍上，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吸力，除非她主動要對方後退，對方就只好隨着她那長劍揮舞之勢，繞着她的外圍，團團打轉。

現在，「天台雙傑」就正是繞着她的外圍，不由自主地在團團打轉。

那白衣女郎又嬌笑道：「屠彪，方才你說過，只要跟我交手，就可以看出我的師門來歷的，現在，你們兩個已聯手攻出三十三招了，看出我的師門來歷沒有？」

屠彪冷笑道：「臭丫頭，但願妳待會還能笑得出來。」

那白衣女郎道：「我當然能笑得出來，屠彪，我已經聞出來了，你已暗中施放湘西『五毒門』的『子午斷魂香』……」

屠彪臉色一變，截口問道：「妳不怕毒？」

那白衣女郎道：「姑奶奶我是用毒的大行家，你們這點小玩藝，等於是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屠彪怒叱一聲，說道：「老夫可不信邪……」

那白衣女郎截口笑道：「很好！姑奶奶我方才說過，你們兩個加起來，也不可能在我手下走過百招，現在，已經是七十五招了，有甚麼壓箱底的本領，趕快使出來，否則……啊……够意思……」

原來這刹那之間，屠彪的劍法突然一變，變得旣凌厲，又奇詭，快速地展開一串搶攻。

同時，羊震的刀法也跟着一變，配合着發動一串疾風驟雨似的搶攻，並揚聲苦笑道：「屠兄，這是違禁，後果堪虞。」

屠彪也苦笑道：「目前顧不了那麼多，我想，只要能完成任務，應該可以將功折罪。」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們已由頹勢轉爲優勢，並反守爲攻，將白衣女郎迫得連連後退。

屠彪冷笑一聲，道：「臭丫頭，現在，妳已見識到眞正的武學了。」

那白衣女郎一面後退，一面嬌笑道：「是的，同時，我要殺你們兩個，也殺得心安理得了。」

羊震怒叱一聲：「作夢！」

那白衣女郎道：「而且，我仍然要在百招之內殺死你們。」

那白衣女郎又被迫退了一丈有餘。

屠彪冷笑道：「已經八十九招了。」

那白衣女郎道：「我知道，但你知不知道，爲甚麼我現在要殺你們，會殺得心安理得？」

「不知道，老夫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們，方才，我是珍惜你們『天台雙傑』的俠譽，不忍下手……」

「現在，你就毋須珍惜我們的俠譽了嗎？」

「不錯。」

「爲甚麼？」

「因爲，由你們目前所使的劍法、刀法中，證明你們是『不老雙妖』石中玉、南宮秀的餘孽。」

「天台雙傑」臉色一變，都沒接腔。

「現在，我要在第一百招上，殺死你們，」那白衣女郎脆聲接道：「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烟雨樓頭忽然有人振聲大喝：「『天台雙傑』速退！」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有如匹鍊橫空，由烟雨樓頭疾射而來。

那白衣女郎冷笑一聲：「哼！還退得了嗎！」

兩聲慘號也同時傳出，「天台雙傑」都是胸前中劍，仰身栽倒。

「噹」地一聲，白衣女郎那仍在滴着鮮血的長劍，被另一枝長劍架住，那人並輕嘆一聲，道：「我低估了妳。」

那白衣女郎却嬌笑着「哦」了一聲，道：「果然是你在作怪。」

那架住白衣女郎的長劍的人，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黃衫書生。

此人長得身長玉立，豐神秀朗，除了目光不正之外，倒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

那黃衫書生一楞，道：「妳……妳認識我？」

那白衣女郎道：「難道你不是『不老雙妖』的衣缽傳人，五年以前，倖逃一死的班少白？」

那黃衫書生臉上肌肉抽搐着，徐徐抽回長劍，却沒接腔。

那白衣女郎笑問道：「哦！是我認錯了人？」

那黃衫書生漫應道：「妳沒認錯。」

那白衣女郎道：「那麼，你果然是班少白了？」

「不錯。」

「五年前，夏口九蓮寺那一場血戰，是否還記得？」

班少白一挫鋼牙，說道：「我當然記得。」

那白衣女郎道：「五年前那一戰，天一門胎死腹中，所謂『不老雙妖』跟十三邪中的餘孽，全部伏誅，只有你跟你師妹江盼盼二人僥倖漏網。」

「眞難爲妳，還記得那麼淸楚。」

「你師妹呢？」

「她嘛！現在是本門門主，也是我的夫人。」

「那胎死腹中的天一門，又死灰復燃了？」

「是東山再起。」

「都一樣。」那白衣女郎含笑接道：「到現在爲止，有關天一門東山再起的事，好像還沒聽說過。」

班少白道：「妳是知道這一消息的第一個。」

「我很榮幸，」白衣女郎淡淡地一笑道：「現在，我也明白了，爲甚麼方才『天台雙傑』非要逼得在生死邊緣時，才使出雙妖的武學來。」

班少白道：「那是由於本門有嚴令，在本門尚未公開活動以前，是不准施展本門武學的。」

那白衣女郎說道：「爲何要這麼神秘呢？」

「這問題，待會再談。」班少白目光深注着一「哦」道：「我想起來了。」

那白衣女郎道：「想起甚麼來了？」

班少白笑道：「妳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徒弟小燕？」

白衣女郎嬌笑道：「不錯，我就是申小燕。」

班少白道：「妳也姓申？」

申小燕道：「我師傅姓申，我是他老人家的徒弟兼義女，當然可以姓申。」

「我也沒說妳不可姓申呀！」班少白含笑嘆道：「黃毛丫頭十八變，這話可一點也不假，五年前，妳還是一個小丫頭，現在，已長成亭亭玉立的大美人了。」

申小燕道：「別廢話，趕快回答我方才所問的問題。」

「你是說本門爲何要這麼神秘的問題嗎？」

「不錯。」

「這問題很簡單，本門決定先消滅以『鐵腕天曹』爲首的這批人，然後再公開活動。」

「你想得多美！」

班少白笑道：「想得美，做起來一定更美。」

他一頓話鋒，又道：「如所週知，自五年前天一門胎死腹中之後，妳義父申天討退隱林泉，妳師兄丁力行當了三年武林裁判庭庭長之後，也神秘失踪……」

申小燕截口接道：「事實上，我丁師兄還是武林裁判庭的榮譽庭長，他也並沒失踪。」

班少白道：「這些，我都知道，至於他們龜縮着的地方，我也有了一些眉目，但我却沒想到，最先碰頭的，却是妳這個五年前的黃毛丫頭。」

申小燕道：「我不知道這該算是你的榮幸，還是不幸。」

「當然是榮幸，也是艷福，」班少白

邪笑道：「雖然咱們兩人是現在才碰頭，才知道你的來歷，但方才妳應該已由『天台雙傑』口中聽到三個月之前，我就已經看中妳這位『白衣龍女』了。」

對於這些開門見山的話，申小燕居然沒生氣。

申小燕不但沒生氣，而且還含笑問道：「想要我去當你們的太上門主？」

「不！而是太上門主手下的副門主夫人。」

「你就是副門主？」

「不錯，妳够聰明。」

「男子漢，大丈夫，却爬伏在自己老婆手下幹副差，你很沒出息。」

班少白呵呵一笑道：「丫頭，妳太少見多怪了。有道是夫妻一體，在自己老婆手下幹副差，有甚麼不好，何況，妳又不是不知道，五年前，我被妳師兄丁力行廢過武功，現在，我等於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和尚……」

申小燕截口嬌笑道：「對了，我還沒恭喜你呀！」

班少白一楞，道：「喜從何來？」

「第一，你榮任天一門的副門主。」

「第二呢？」

「第二，你已恢復失去的武功，而且，方才由烟雨樓飛身而下時所露的那一手，證明你比五年前精進得太多了。」

「是嗎？其實，我目前這點成就，比起我那門主老婆來，可差得太多哩！」

不等申小燕接腔，又說道：「所以，我在她手下幹副差，可實實在在的心安理得。」

申小燕道：「也所以，我更應該恭喜你才對。」

班少白邪笑道：「妳最好是恭喜我又獲得一位既美艷，又俏皮新的夫人。」

申小燕道：「你不怕你那位門主老婆吃醋？」

這小妞兒也眞絕，她的俏臉上，竟然一直在現着俏皮的甜笑。

班少白也邪笑如故地道：「我只怕妳不答應。」

「我倒是可以答應……」

「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我們馬上成親，」班少白樂得咀巴都笑歪了。

「可是。」申小燕屈指輕彈劍葉，道：「我這個伙計不答應。」

「那好辦得很，」班少白含笑接道：「我代妳除掉這個伙計就是。」

話落招隨，出手就是十三劍快攻，劍劍都是攻向申小燕的要命之處。

申小燕長劍揮洒，從容不迫地見招折招，却是只守不攻，並冷笑一聲，道：「班少白，我眞替你可惜。」

「噢……」

「你聽不懂？」

「不錯。」

「那我提醒你一下：五年之中，由恢復功力到功力大增，可實在不容易。」

「這是實情。」

「那麼，你爲甚麼不好好地去珍惜它呢？」

「我一向就珍惜它……」

「可是，現在，你這得來不易的功力不但保不住，而且，還得賠上老命。」

「這是說，妳要殺死我？」

「不錯，因爲，我不像我丁師哥那麼仁慈……」

他們的口中沒閑，而手上更是奇招迭出。

妙的是：申小燕還是取守勢，而且，還一直在徐徐後退中。

因此，班少白冷笑一聲，道：「我可更不仁慈……」

「刷！刷！刷！」一連三劍，將申小燕迫退三大步。連聲冷笑道：「原先，我還有一點憐香惜玉之心，現在，我只想將妳大卸八塊……」

話聲中，又將申小燕向後迫退一丈有奇。

申小燕驚「咦」一聲，道：「你這不是『不老雙妖』的招式，也不是十三邪的招式。」

班少白說道：「老子的絕招還多的是哩……」

又是一連三劍，將申小燕迫退三大步之後，猛地騰昇三丈有奇，環空半匝，以身劍合一之勢，俯衝而下。

冲霄劍氣之中，一聲裂帛暴响，班少白驚呼一聲，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五丈之外。

但是，他的雙脚才落地，申小燕已跟踪進擊，一串快攻，將他逼得連連後退，也逼得他苦笑一聲，道：「原來妳還藏了私。」

申小燕一點也不放鬆地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此刻，申小燕不但顯出了眞本領，下手也絕不留情，一串迅電奔雷似的攻勢，使得班少白幾乎失去招架之力。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旁邊忽然冒出一個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沉喝一聲道：「停！」

此景此情之下的班少白，對於有人叫「停」，自然是求之不得。

但業已勝券在握的申小燕，又怎會停下來。

申小燕不但沒停下來，反而加强攻勢，逼得班少白險象環生，並沉沉一聲：「憑甚麼？」

那短裝老者咧嘴一笑，說道：「憑這個……」

話聲中，右臂一伸，一條全身墨綠、粗如拇指的怪蛇，向着申小燕頭部疾射而來。

這一「招」可實在出人意外，而怕蛇又是女人的天性。

因此，申小燕突然驚呼一聲，疾退丈外。

像這樣難得的好機會，班少白自然不會放棄。

只見他冷笑一聲，寒芒打閃，跟踪進擊。

「噹」地一聲，傳出申小燕的淸叱，道：「狂徒找死！」

班少白被震得踉蹌地連退五大步才拿椿站穩。

如非是那短裝老者飛身護住他，而申小燕又怕蛇的關係，班少白勢必已經濺血

橫屍。

那短裝老者頭也不回地說道：「副座，殺鷄用不着牛刀，這小妞兒由屬下代您擺平就是。」

班少白點點頭，道：「也好，最好是抓活的。」

那短裝老者諂笑道：「而且，一定是完整無損的。」

班少白邪笑道：「妙極！妙極！」

申小燕冷笑道：「恐怕不太妙。」

申小燕長劍上冒出尺許長的燄芒，臉寒似水，美目凝威地注視着。

情況很明顯，她儘管對對方手中的怪蛇不無忌憚，却已準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了。

本來嘛，憑她的高明身手，如果被對方一條小小的蛇兒嚇住，豈非笑話。

可是，就當她凝功蓄勢，準備作雷霆一擊時，她的四週「噓噓」之聲大作。

原來就這剎那之間，她已陷入無法計數的蛇陣之中！

那些蛇兒大的粗如海碗，長達數丈，小的細如竹筷，長僅半尺。其顏色與形狀固然是各不相同，但那昂首吐舌，向她作勢欲撲的姿態，却都是一樣。

這情形，自然使申小燕芳容大變，心頭如小鹿兒亂撞。

更邪門的是：原先繞在短裝老者左臂上的那條僅有拇指粗細的墨綠色怪蛇，就這剎那之間竟然變得有如酒杯那麼粗了。

那短裝老者笑道：「別怕，丫頭，這些蛇兒，老夫沒下命令，牠是不會咬妳的，但妳必須乖一點。」

申小燕强振精神，並一挺胸部，冷笑一聲，道：「姑奶奶才不怕哩！」

「不怕那是最好呀！」那短裝老者這才回過身來，向班少白笑道：「副座，屬下有好消息奉稟。」

班少白道：「我看，還是先擺平這小妞再說吧！」

「不！」那短裝老者含笑接道：「副座，這消息，對本門是好消息，但對小妞却是壞消息，先說出來，可以使她精神上首先受到嚴重的打擊……」

班少白含笑點首，道：「也好，那就先說你的好消息吧！」

「是！」那短裝老者恭應一聲之後，才諂笑着接道：「副座，屬下由門主口中獲得最新的消息，丁力行的老婆柳含烟，已被門主生擒活捉。」

申小燕俏臉微變，但沒插口。

班少白呵呵大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緊接着，又笑問道：「有沒有丁力行的消息？」

那短裝老者道：「還沒有，但副座該明白，擒住柳含烟，不怕丁力行不出面，不但丁力行一定會出面，連那老鬼『鐵腕天曹』申天討，也一定會重行出山。」

申小燕插口冷笑道：「簡直是自吹自擂，無耻之尤。」

那短裝老者笑問道：「妳不相信？」

「廢話！」

「也難怪妳不信，但我必須提醒妳，所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咱們門主的功夫，已高出柳含烟太多太多。」

申小燕披唇一哂道：「是的，目前的班少白，就是最好的證明。」

班少白也插口冷笑道：「丫頭，咱們再戰一千回合。」

申小燕道：「你不配！」

班少白臉色一變之間，那短裝老者連忙搖手笑道：「副座，何必跟一個黃毛丫頭一般見識，且等屬下將她擺平之後，您可以隨心所欲，要如何，便如何。」

緊接着，又向申小燕笑道：「丫頭，我老人家的話，還沒說完。」

申小燕嫣然一笑道：「你老人家有話就趕快說，否則，以後就沒機會說了。」

此情此景之下，申小燕居然還笑得出來。

而且，還笑得那麼甜，那麼俏，更是那麼自然。

因此，本已自信勝券在握的班少白、短裝老者二人，爲之不由地疑心大增，而游目四顧。

申小燕又嬌笑道：「不用瞧，姑奶奶用不着有助手帮忙，目前也不可能有助手前來。」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那妳爲何還能笑得出來？」

申小燕嬌笑如故地道：「如果我不笑，你老人家就能放我一馬嗎？」

那短裝老者沉思未語。

班少白則凝神默察四週動靜。

申小燕披唇一哂，道：「班少白，憑你這點道行，如果我有助手前來，你能察覺出來嗎？」

不等班少白接腔，又向那短裝老者笑道：「老人家，時間不多了，你有話快說啊！」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我老人家的話很簡單，柳含烟之所以被生擒活捉，除了咱們門主的武功已高過她之外，柳含烟已懷有六個月的身孕，也是原因之一。」

申小燕冷笑一聲道：「你們門主很光彩！」

那短裝老者道：「本門做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至於光彩不光彩，那是次要的事。」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丫頭，現在，妳相信了？」

申小燕沒接腔。

按常情來說，不否認，就是承認，申小燕沒否認，就是表示她已經相信了。

因爲，柳含烟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她是知道的。

一個懷有六個月身孕的武林高手，要對付一個像天一門門主江盼盼那樣的妖女，就等於是一個不懂武功的人對付一個一流高手。

所以，除非是江盼盼沒找到柳含烟，只要給找到了，柳含烟的被生擒活捉，那是毫無疑問的。

× × ×

那短裝老者又笑問道：「丫頭，妳那老鬼師傅『鐵腕天曹』申天討作威作福，風光了幾年之後，忽然龜縮着不出面了，那是爲甚麼？」

申小燕又是神態自若地嫣然一笑，道：「你老人家不嫌問得太多了嗎？」

「好！我不問。」那短裝老者含笑接

道：「但我老人家必須提醒妳：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目前，咱們已經掌握一個柳含烟，現在，再生擒妳丫頭，就更加不愁申天討不出面了。」

「有道理。」

「那麼，現在，妳怎麼說呢？」

「我用不着『怎麼說』。」

「也不問問我老人家是誰？」

申小燕嬌笑道：「我不用問，也知道你老人家是湘西排教中的高人。……」

那短裝老者臉色一變之間，申小燕又娓娓地接道：「老人家，別光說不練，也該露上一手才對了。」

那短裝老者沉聲問道：「丫頭，妳怎麼知道老夫是排教中人？」

申小燕道：「這些妖術幻成的蛇陣，難道還不足以證明？」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好！！妳就先嚐嚐這些妖術的滋味吧！」

申小燕說道：「姑奶奶我正拭目以待哩！」

那短裝老者忽然發出一聲聲調低沉，却是怪異刺耳的厲嘯。

申小燕週圍那些大小不一的蛇羣，像是聽到進攻命令似地，一齊昂首吐舌，向申小燕身前進逼。

同時，那短裝老者手臂上那條本來已脹大如酒杯的墨綠色怪蛇，又脹大得有如海碗粗的巨蟒，張開血盆大口，向申小燕飛撲過來。

本來是神態自若的申小燕，入目之下，也不由地爲之俏臉大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申小燕俏臉大變的同時，只見她左手一揚，一團紫色光影，忽然擴展，就像是天空中掠過一道紫色閃電。所有蛇羣一齊消失，同時還傳出一聲悽厲慘號。

那紫色光影一閃即逝。

也由於那紫色光影那麼一閃，一時之間，現場中人的視力都難以適應，而使得現場中形成一片漆黑。

其實，所謂現場中人，也只不過是申小燕和班少白兩個人而已。

當他們的眼睛逐漸恢復正常時，才看到那短裝老者已被斜肩帶背地斬成兩段。

這情形，自然使班少白臉色爲之大變地，目注申小燕，蹙眉問道：「他是你殺的？」

申小燕笑道：「不是我殺的，難道還是你自己殺的？」

班少白道：「方才，妳使的是甚麼妖法？」

申小燕道：「我不會法術，更不懂妖法，但我手上這玩藝，却是一切妖法的尅星。」

她手上的「玩藝」是一顆比一般鴿卵略爲大一點的，紫色水晶珠。

申小燕說着，並以左手的拇食二指揑着那顆水晶珠，向班少白展示了一下。

「這小小的玩藝，會有那麼大的威力？」班少白苦笑了一下，道：「它叫甚麼名稱？」

申小燕道：「不知道。」

班少白道：「不知道它的名稱，怎麼知道它是一切邪法的尅星？」

「你毋須知道這些。」申小燕含笑接道：「現在，我要將你生擒下來，作爲交換我師姊的人質。」

班少白冷笑道：「作夢！」

申小燕道：「別廢話，百招之內，我一定將你生擒活捉……」

她的話聲未落，兩道人影疾瀉當場，其中一人並呵呵一笑道：「妙極！妙極！運氣來了，眞是連城牆都擋不住。」

那是一高一矮兩個黑衣人，高的瘦而長，像一根竹桿，矮的胖而矮，像一個肉球，兩人都是鬢髮如銀，年紀至少在七旬以上，也由於他們兩個身材奇特，站在一起相映成趣，使得申小燕忍不住直想笑。

但班少白却爲之色然而喜。

申小燕畢竟沒有笑出聲來。

那兩個黑衣怪人却好像沒看到班少白的存在，兩人四眼一齊注視着申小燕手中的紫色水晶珠。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笑問道：「你確定這就是咱們太上所要找的水晶珠？」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道：「廢話！你要明白，本門中，除了兩位太上門主之外，在下我是唯一知道水晶珠的秘密，也是唯一見到過水晶珠的人。」

「所以，方才，你一見到那紫色閃光，就斷定是水晶珠已重出江湖？」

「是啊！」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我才說，運氣來了，連城牆都擋不住。」

「是的，這是奇功一件，太上至少犒賞咱們每人大還丹一粒。」

「如果太上門主只犒賞咱們每人一粒大還丹，那顯然是不够的。」

「當然，也一定還另有犒賞，哦！對了，聽說這水晶珠妙用無窮，是武林中極罕見的瑰寶之一？」

「不錯。」

「而且，據說十多年前，還曾爲了它發生過一次很慘烈的殺刦？」

「是的。」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居然輕嘆一聲，道：「眞可惜，當年，我正在閉關潛修，未能躬逢其盛，事後，所聽到的，也是語焉不詳……」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道：「但我却是親自參與那一場殺刦的人……」

「那好極了，能不能將當年盛況，和水晶珠的來龍去脈說明一下？」

「當然可以，但此事說來話長。」

「不要緊，可以長話短說。」

那兩個黑衣老人侃侃而談，好像根本沒看到旁邊還有申小燕、班少白二人和地面上的那些屍體。

兩個黑衣老人固然有點怪誕不經，申小燕的怪異却也不下於那兩個黑衣老人。

她對於那兩個黑衣老人的談話，居然好像聽得津津有味，俏臉上也還是一片令人難以理解的奇異神情。

唯一例外，顯得煩躁不安的，是班少白。

現在，他好像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而清咳一聲，說道：「兩位太上來得正好。」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歉笑道：「副門主，很抱歉，咱們兩個老不死都只顧談水晶

珠，還抽不出時間向你招呼。」

班少白苦笑無言。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含笑說道：「恭喜副門主艷福無窮，又獲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班少白苦笑如故地，道：「可是，這朶花兒刺太多。」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道：「刺兒多，才够刺激呀！」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道：「副門主不用發愁，一切都包在咱們兩個老不死身上就是。」

班少白這才色然而喜，道：「多謝二位太上！」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道：「不用謝，誰教咱們兩個老不死的是天一門的太上護法哩！」

太上護法，這職位是非常崇高的，看情形，這兩個黑衣老人來頭可不小，也怪不得他們對班少白這位副門主，好像沒看在眼中。

興念及此的申小燕，不由眉峯爲之微微一蹙。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向那瘦而高的黑衣人一笑，問道：「嗨，方才，咱們說到哪去了？」

那瘦而高的黑衣人道：「方才，我問水晶珠的來歷，你說『說來話長』，我說『可以長話短說』。」

「對，對！」那胖而矮的黑衣人道：「不過，這故事如果長話短說，聽起來就不够味了。」

「那……依你之見呢？」

「先問問這小妞再說。」

「也好。」

申小燕不等對方向她發問，已搶先嬌笑道：「想問我是可以，但你須先行回答我的一些問題。」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自語似地苦笑道：「這小妞够大胆，也够刁鑽。」

申小燕道：「你答不答應？」

那胖而矮的黑衣人道：「哦！當然答應……」

「那我就開始問了。」

「問吧！」

「你們兩個人，姓甚名誰，是甚麼來歷？」

「咱們兩個號稱『東海雙怪』，現在是天一門的太上護法，我叫矮冬瓜，他叫枯竹桿……」

申小燕忍不住爲之「噗嗤」一聲嬌笑，截口說道：「這可眞是人如其名。」

「當然！」

「那麼，你們的眞實姓名呢？」

「眞實姓名沒人叫，咱們自己也早就忘記啦！」

「那……你們還有兩個甚麼太上門主，姓甚名誰？是甚麼來歷？」

矮冬瓜咧嘴笑道：「這個嘛！丫頭，如果我說妳不配問，妳一定不服氣，我只好說，我不告訴妳。」

「我也不勉强你，那就說你可以說的吧！」申小燕將左手中的水晶珠又亮了一下，道：「方才，你說你知道這水晶珠的來歷？」

「不錯。」矮冬瓜楞了一下，道：「難道妳自己都不知道？」

申小燕道：「我如果知道，又何必問你？」

矮冬瓜向申小燕注視了少頃，忽然岔開話題，道：「妳姓柯？」

「不！我姓申。」

「那怎麼會呢！妳明明長得有八成像妳母親。」

一旁的班少白插口笑道：「太上，她是跟她義父『鐵腕天曹』申天討姓申。」

矮冬瓜「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啦！」

申小燕顯得若無其事地，注目問道：「矮冬瓜，你見過我娘？」

矮冬瓜道：「我不但見過妳娘，也見過妳爹，十五年前那一場殺刦，我也曾躬逢其盛，只是，我去得可不是時候。」

「此話怎講？」

「因爲，當我到達時，令尊已死，令堂也正負傷殺出重圍。」

申小燕俏臉一沉，道：「你沒有參與那一場屠殺？」

矮冬瓜道：「沒有，因爲我去得晚了一點。」

「那場殺刦的對象，就是先嚴和先慈嗎？」

「不錯。」

「主兒是甚麼人？」

矮冬瓜笑道：「丫頭，妳好像是問案的官大人，好在我老人家還算不上妳的仇家，即使現在還健在的仇家，憑妳目前這點道行，也別想報仇。」

申小燕冷冷地一笑道：「那你就更應該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可以，凡是我所知道的，都會告訴妳……」

「那麼，我先謝謝了，現在請說，主兒是誰？」

「就是本門的兩位太上門主，其餘的人，當時非死即傷，現在還健在的，已只剩下兩位太上門主了。」

不等申小燕接腔，又道：「丫頭，我勸妳最好不要起甚麼報仇的念頭……」

申小燕冷笑道：「你說得多輕鬆！」

矮冬瓜道：「我說得輕不輕鬆，是另一回事，但我老人家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妳且平心靜氣，聽我老人家分析一下。」

「好！說出來試試看。」

「第一，咱們二位太上門主，都是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的絕頂高人，別說妳目前這點兒微末道行，就是妳師傅『鐵腕天曹』申天討，以及你們視爲泰山北斗的甚麼『南駝、北跛』，也沒法與之抗衡。」

申小燕披了披嘴唇，說道：「第二點呢？」

矮冬瓜道：「其實這種仇怨，也根本不能成立，試想：人家殺死妳的父母，妳要報仇，當時，妳父母殺死二十多個一流高手，那些人的後代找誰去報仇？何況，當年咱們二位太上門主糾衆圍攻妳父母時，目的只在水晶珠，並未打算殺人……」

申小燕截口冷笑道：「照你這麼說來，倒是先嚴先慈的不是了？」

矮冬瓜道：「事情都已過去多年了，誰是誰非大可不必追究，倒是目前……」

申小燕又截口冷笑道：「目前的一切

，且壓後再談，我還有話要請教。」

矮冬瓜苦笑道：「好！問吧！」

申小燕沉思着問道：「先嚴先慈姓甚名誰，是甚麼來歷？」

矮冬瓜訝問道：「怎麼？妳連這些都不知道？」

申小燕道：「如果我知道，又何必問你。」

矮冬瓜道：「那麼，妳這水晶珠，由何而來？」

申小燕道：「這個，我可以先告訴你，水晶珠是當先慈彌留之際，連同我一起託付我義父的。」

矮冬瓜「哦」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當時，令慈傷勢太重，來不及交代就逝世了？」

「是的，」申小燕神色黯然地說道：「當時，先慈只向我義父交代了兩句話：『她叫小燕，這珠兒有辟邪、辟毒的奇效，以後……』。」

矮冬瓜道：「以後，妳義父申天討也沒追查過妳的身世？」

申小燕道：「我義父不是沒有追查，是由於毫無綫索，沒法追查，所以，當我還不懂事時，義父只說我是路邊檢來的拾得兒，一直到我這次下山時，才向我說明當年的經過，並說如果碰上有認識這水晶珠的人，也許可以揭開我的身世之謎。」

矮冬瓜不禁啞然失笑道：「這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妳竟然糊裏糊塗地碰上了我這個『識貨』的人！」

有着申小燕前面的這段說明，她方才所表現的一些奇異行徑，也就不解而自明了。

當她看到那短裝老者施展邪術所佈的蛇陣時，為何始而震驚，繼而神態自若——那是她已想到身邊有辟邪的水晶珠。

至於當她看到「東海雙怪」之後所表現的一切，那就更毋須解釋啦！

× × ×

申小燕漠然地道：「別說廢話，現在，請答我所問。」

矮冬瓜笑問道：「就是令尊令堂的尊姓大名和來歷？」

申小燕道：「是的，還有水晶珠的來歷。」

矮冬瓜道：「好！先說令尊令堂這一方面，令尊姓柯，名杰，令堂姓伍，名憶梅，他們並不出身任何門派，也不是甚麼武林世家，只不過是一對走江湖、跑碼頭、以賣解維生的夫婦……」

申小燕咀唇牽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矮冬瓜笑道：「妳不信？」

申小燕道：「信不信是我的事，你只管說下去。」

矮冬瓜笑道：「丫頭，瞧妳這神情，好像我老人家欠過妳一些甚麼似地。」

申小燕道：「別忘了，你也是當年殺我父母的從犯之一。」

「丫頭，妳有毛病？」

「我很正常，方才，你說過，當年，你晚到了片刻，不曾參與那場殺刦，但是，那是你的一面之辭，退一步說，即使你所言屬實，在意識上，也是未遂從犯的身份。」

「這麼說來，妳現在對我的態度，已經算是夠客氣的了。」

「你明白就好。」

矮冬瓜苦笑如故地，道：「好！就算是未遂從犯吧！妳還要問些甚麼？」

申小燕一揚手中的晶珠，道：「這水晶珠的來歷。」

「這個嘛！」矮冬瓜沉思着道：「據咱們太上門主說，水晶珠是峨嵋派開山祖師長眉眞人道成飛昇之前，行道江湖時的法寶之一。不但能辟毒、辟邪，常佩身邊，還有於不自覺中增長功力的妙用。」

申小燕聽得心中一動地，暗忖着：「難怪師傅說我的功力增長得大異常情，原來是這水晶珠的功用……」

但她表面上卻不過是靈目中異彩一閃，並未吭氣。

矮冬瓜娓娓地接道：「還有，如果是具有某種法力的人，還可以於水晶珠中察知過去未來的一切。」

「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這叫作天地之大，無奇不有。」

申小燕漫應道：「好吧！請繼續說下去。」

矮冬瓜道：「對於長眉眞人當年的遺寶，連峨嵋派的徒子徒孫，也不知道其下落，據老朽忖測，水晶珠可能是被封存於某一秘密地點，被令尊令堂無意中發現，而且，還可能附有其他能增長武功的秘笈之類的寶物，否則，令尊令堂不可能以一個江湖賣解人的身份，忽然成為一位武功高絕的頂尖兒高手。」

「這分析，很有見地。」申小燕沉思着道：「現在我也聯想到，當年，你們太上門主是趁先嚴先慈獲得水晶珠不久，武功尚未大成時，發動偷襲的。」

矮冬瓜道：「很可能，但我要糾正一下，那是圍攻，不是偷襲。」

「我認為，沒有甚麼分別，」申小燕注目接問：「最初發現水晶珠在先嚴先慈手中的，是誰？」

矮冬瓜道：「自然是咱們太上門主，妳要明白，除了咱們太上門主之外，江湖上沒人知道水晶珠的來歷，也沒人認識水晶珠。」

「所以，十五年前那場殺刦，一直沒有人知道？」

「唔。」

申小燕將水晶珠揣入了懷中，沉思未語。

矮冬瓜笑問道：「丫頭，還有沒有甚麼要問的？」

申小燕道：「我不想再問。」

「那麼，咱們該談談目前的了。」

「我也想不起來，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

「我說還有，比如說，妳手中的水晶珠，老夫是勢在必得。」

「還有嗎？」

「有，妳這個人，老夫也必須加以生擒活捉。」

「很好……」

「當然很好。」矮冬瓜含笑接道：「現在，問題是：是妳自動獻寶，束手就擒？還是一定要我老人家活動一下筋骨？」

申小燕嬌笑一聲，道：「你老人家未免說得太過一廂情願了。」

矮冬瓜老臉一沉，說道：「丫頭，妳一定要見過眞章才行？」

申小燕嬌笑地道：「你老人家不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嗎！」

矮冬瓜冷笑一欵：「好吧！老夫成全妳……」

話落，欺身揚掌，向申小燕的左肩抓了過來。

他們之間，本來有二丈以上的距離。但這二丈以上的距離，對矮冬瓜來說，竟然好像完全沒有一樣，只見他右掌一揚之間，人已欺近申小燕身前。

申小燕嬌笑一聲：「好一式『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話聲中，嬌軀一閃，已到了左側丈遠之外。

矮冬瓜如影隨形，原式跟踪進擊，一面「咦」了一聲，道：「這是『南駝』岳剛的『大挪移』身法？」

申小燕又是一笑道：「這個，你也認識嗎？」

一句話當中，人已閃避三個方位，每一個方位都是一丈開外。

這也就是說，她在一句話的工夫中，已接連避開對方的三次攻擊。

更難得的是：以她的年紀，面對像矮冬瓜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不但能從容應付，而且於從容應付當中還能說話，並能說得跟不曾交手時一樣的從容不迫。

這情形，使得矮冬瓜驚怒交迸，又大惑不解地一面繼續進逼，一面冷笑道：「『北跛』杜立的『浮光掠影』身法，沒甚麼了不起……」

申小燕又笑問道：「這個呢？」

「這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五行迷踪步』。」矮冬瓜接着問道：「丫頭，妳究竟是誰的徒弟？」

申小燕道：「你方才說的那三位老人家，都是我的恩師。」

矮冬瓜冷笑道：「博而不精，丫頭，吃虧的還是妳自己。」

申小燕道：「你老人家的藝業，應該是精而且純的了，怎麼連攻三十六招，還沒抓着我的一點兒衣邊呢？」

不錯，他們這一追一逃的奇特打法，算招數，已經是三十六招了。

三十六招猶未能抓着對方一點兒衣邊，以目前雙方當事人的身份來說，已經是够矮冬瓜難堪的了。

而申小燕這幾句話，更等於火上加油，也等於是在矮冬瓜的老臉上狠狠地了摑一記。

但矮冬瓜不愧是閱歷豐富的老狐狸，儘管心中既驚且怒，但外表上卻是若無其事地笑道：「丫頭，妳忘了我老人家方才所說，要將妳生擒活捉的話了？」

申小燕嬌笑道：「這是說，你老人家是手下留情，怕傷了我？」

「妳够聰明。」

「但你老人家卻實在太笨……」

申小燕好像越打越順手，也越越打稱心。

她的脚底下好像裝有滑輪似地，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快速無比，變化莫測，儘在三丈方圓之內，游走閃避。

有時，好像明明已無法逃過矮冬瓜，但都能化險為夷在危機一髮間避了開去。

說實在的，比起矮冬瓜來，申小燕不但閱歷太差，臨敵經驗也太欠缺。

所以，一開始跟矮冬瓜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交手時，她的芳心中，難免有點兒忐忑不安。

但經過目前這百十來個回合的較量之後，覺得矮冬瓜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也不過如此，而為之信心大增，連帶地使她的一身所學，也施展得更能得心應手起來。

現在，她乾脆將在手中的長劍也納入鞘中，並含笑接道：「你老人家沒使兵器，我也不想佔這種便宜，並揹上一個以少欺老的罪名。」

矮冬瓜老羞成怒地叱道：「臭丫頭，有種，妳就先接老夫一掌。」

申小燕嬌笑道：「老人家，沒人不準你發掌啊！……」

她的話聲未落，矮冬瓜已怒哼一聲，化「抓」為掌，掌心暗勁一吐，一股重如山岳的潛力，向她胸前湧了過來。

申小燕不加思索，也毫不示弱地以八成眞力揮掌硬接。

一聲悶雷的爆響過處，雙方各被震退五大步，竟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也由於這難分高下的平局，使得申小燕的信心更加為之大增。

但矮冬瓜卻是更加驚怒交迸地，一張老臉也為之陰晴不定，而冷笑一聲，道：「很好！再接老夫一掌。」

話落掌揚——是雙掌齊揚，打的是劈空掌。

申小燕一臉肅容，也揮雙掌相迎。

又一聲悶雷似地爆響過處，雙方各退三大步，又是一個平局。

矮冬瓜像一頭急欲擇人而噬的猛獸，獰視着申小燕。

申小燕淡淡地一笑道：「老人家，別藏私啊……」

一聲慘呼，班少白忽然抱腕而退，並蹲了下去。

原來一蹲再退的申小燕，已於不自覺中退到班少白身前五尺處。

像這樣的好機會，班少白怎會放棄，自然是毫不猶豫地悄然出手，揚指點向申小燕背後的「靈台」大穴。

但他卻沒想到，申小燕所練的是「鐵腕天曹」申天討的「無相神功」。

「無相神功」是玄門絕藝，練到某一境界時，能自生反應，自然克敵。

申小燕由於自幼即佩帶能於無形中助長功力的水晶珠，所以，她的「無相神功」已到達「自生反應」與「自然克敵」的境界。

也所以，班少白目前這一下偷襲，不但沒有把申小燕制服，反而犧牲一根手指，而且還連帶使那折了一根食指的左掌立即腫了起來。眞算是「偷鷄不到蝕把米」，窩囊已極。

申小燕還不知道自己的「無相神功」已進入「自生反應」和「自然克敵」的境界，因此她微微地楞了一下，才穎悟過來，而為之無比興奮地嬌笑道：「班少白，班副門主，你那偷襲的本領很不錯呀！」

對班少白何以於偷襲下會弄成這樣的結果，連「東海雙怪」兩老魔也想不通。

起初，兩個老魔還以爲是申小燕身上穿有甚麼帶刺的寶衣，當他們檢查過班少白的傷勢之後，也才領悟到是怎麼一回事，而齊都臉色爲之一變。

兩個老魔都是大行家，深知像申小燕這樣年紀的人，絕不可能將本身神功練到「自生反應」和「自然克敵」的境界。

其所以有這樣的情形，除非是申小燕服過某種罕見的天珍地寶之外，最好的解釋該得歸功於那神奇的水晶珠了。

因此，站在兩個老魔的立場，都必須不擇任何手段，刦下水晶珠，並殺掉申小燕以絕後患才行。

兩個老魔經常在一起，很多事情都毋須說話，而能以默契溝通。

現在，兩個老魔頭互望一眼之後，不約而同地，同時亮出兵刄。

矮冬瓜用的是三節棍，枯竹桿用的是緬刀。兩人互取八尺距離，與申小燕成犄角之勢，伺機而動。

申小燕冰雪聰明，自然明白對方的心意。但她一方面是藝高人胆大，另一方面也是方才一連串的搏殺，殺出了更大的信心。

因此，她面對兩個頂尖兒高手即將發動的聯合攻勢，不但了無懼色，反而徐徐地拔出長劍，嬌笑一聲，道：「是啊！兩位老人家，早就該聯手向我討教了。」

矮冬瓜冷笑道：「丫頭，妳知不知道，我老人家已經改變主意了？」

申小燕道：「我知道，現在，你們不再打算將我生擒活捉，是要殺人刦寶。」

矮冬瓜道：「不錯。」

申小燕道：「很可惜，今宵兩位老人家的光榮事跡，沒人替你們宣揚了……」

枯竹桿搶先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申小燕道：「兩位老人家，反應都很遲鈍，你們想想看，殺了我之後，死無對證，對於今宵這種事跡，難道兩位老人家，還好意思自己去宣揚嗎？」

枯竹桿冷笑道：「丫頭，不論妳如何說，今宵妳都死定了。」

矮冬瓜也笑道：「妳丫頭說得不錯，殺了妳之後，死無對證，誰知道我們今宵以老欺小，以衆凌寡的事跡呢！」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一串驢鳴聲。緊接着，又傳來一串蒼勁聲，道：「眞要命，嗨！小黑，趕快回頭……」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好像心知情況不妙，而想趁對方還沒趕來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將申小燕解決，因而不約而同地雙雙向申小燕揮兵搶攻。

在他們二人的想法中，不論申小燕如何的得天獨厚，憑他們二人的身手和數十年的修爲，最多是十招之內就可以解決申小燕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由於申小燕打出了信心，對兩個老魔根本不存懼意，再加上目前已有大援趕來，更是意氣風發地跟兩個老魔殺得難解難分，而難分高下。

一陣「得得」蹄聲挾着一團黑影疾衝而來，那蒼勁語聲也笑嚷道：「小黑啊，雖然我駝子不是你的正式主人，一向待你也不薄，却爲何老是跟我駝子過不去，偏要向要命的地方闖……」

只見一個高大的駝背老人，騎着一匹既小又瘦的小毛驢，朝申小燕等三人惡鬥處疾衝而來。

那駝背老人並雙手齊揮地嚷道：「救命啊……小黑……」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倒是很識貨，不等那一人一騎撞上來，已各自虛晃一招，疾追三丈之外。

申小燕却嬌笑一聲，說道：「師傅，您好。」

說來可眞够絕，惡鬥中的三人自動停止，那疾衝而來的小毛驢也停了下來。

那駝背老人身材高大，海口獅鼻，一臉的絡腮鬍，長相至爲威猛，但騎在那既小又瘦的小毛驢上，却極不調和而顯得十分滑稽。

這駝背老人就是輩份高、功力也高深莫測的當代武林中兩位前輩奇俠「南駝、北跛」中的「南駝」岳剛。

岳剛向申小燕笑着道：「好，好個屁！妳丫頭又不是沒看到，差點要了我的老命了。」

說着，已由驢背上爬了下來。說他是由驢背上「爬下來」，那是最寫實的說法。

由於他身材高大，而那小毛驢却是既瘦又小，按說，他大可以一步就跨下來，但他却是煞有介事地就像是一個老態龍鍾的老人一樣，一扳一眼的先爬伏在驢鞍上再爬下來的。

枯竹桿冷哼一聲，道：「岳剛，你還沒死！」

岳剛咀一笑道：「沒法度，閻王爺不背收留。」

矮冬瓜接問道：「還有一個老殘廢杜立呢？」

岳剛說道：「老杜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跛子，他的坐騎又被我借用了，自然沒我這樣快，不過，你們兩個老小子儘管放心，老杜可能是喝酒去了，即使是趕來，他也不可能跟你們動手動脚的，因爲……」

岳剛忽然自行住口。

矮冬瓜接問道：「因爲怎樣？」

岳剛道：「不怎樣，如果我駝子照實說出來，恐怕你們兩個老小子的臉上掛不住。」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其實，這該是我顧慮太多，你們兩個老小子臉皮之厚，比城牆還要厚上三尺，即使我駝子照實說出來，相信你們也絕對不會臉紅的……」

枯竹桿截口怒叱道：「別廢話！有屁快放！」

岳剛冷笑接部：「駝子要說的話很簡單，你們兩個老小子聯起手來，都打不過我這個乖徒弟，還要我們兩個老殘廢出手嗎？」

枯竹桿、矮冬瓜二人都沒接腔。

但由他們那嚴肅的外表忖測，必然是在凝聚眞力，準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但岳剛却好像視如未見，只是對那小毛驢沉喝一聲，道：「小黑，你還呆着幹嗎！」

別瞧那小毛驢長得既小又瘦，貌不驚人，却是速度快，力氣大得驚人，而且還能通人言的神驢。岳剛的話聲一落，牠立即長嘶一聲，竄向班少白身前，一口咬住班少白背後的衣衫，揚蹄疾奔而去。

這情形已很明顯。

班少白雖然千方百計偷襲申小燕時傷了左手，一身功力仍在，又不是死人，之所以有目前這情況，那是由於方才岳剛騎驢衝過來，已點了他的穴道。而且，岳剛方才由驢背上「爬下來」時，也必然已在小毛驢的耳邊作過某種指示。

也由於變出意外，枯竹桿、矮冬瓜二人一怔之下，竟然不及採取應變行動。

當他們一怔之後，回過神來準備追截時，那小毛驢却早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中。

這一來，使得矮冬瓜、枯竹桿二人火高千丈地，雙雙一聲怒吼，撲向岳剛。

但岳剛却身形微閃，已退立三丈之外，並向跟踪進擊的矮冬瓜、枯竹桿兩人雙手連搖道：「有話好說，駝子不是跟你們拚命來的。」

盛怒之下的「東海雙怪」當然不會就此善罷干休，但岳剛的「大挪移身法」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他一面雙手連搖，身形却有如鬼魅飄風地，一忽兒東，一忽兒西，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顯得快速之極，也玄妙之極。因此，儘管「東海雙怪」手持兵刄，接連飛撲了十三個回合，却是連岳剛的一點兒衣邊也不曾沾上。

也因此，「東海雙怪」竟然自動停了下來，並由矮冬瓜發話道：「姓岳的，你如果也算一號人物，就該放手跟咱們『東海雙怪』大戰三千回合。」

岳剛含笑接道：「駝子我好像不算是甚麼人物，目前，也沒大戰三千回合的工夫，我只想請你們二位替我捎個口信。」

矮冬瓜道：「給誰的口信？」

岳剛道：「自然是給你們那二位太上門主呀！」

矮冬瓜道：「口信我可以替你傳稟，但眼前的事，却沒法善罷干休。」

岳剛道：「你所說的不能善罷干休，是爲了班少白的被我駝子刦走的事？」

矮冬瓜點點頭，道：「不錯。」

岳剛手撫繞頰虬髯，淡淡地一笑道：「我駝子却認爲，這事情還沒嚴重到『不能善罷干休』的程度。」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你要明白，駝子之所以要刦持班少白，只不過是作爲交換柳含烟的人質。」

「就這麼簡單？」

難道你還認爲我駝子也跟你們那狗皮倒灶的太上門主一樣，有龍陽之癖？」

看情形，江盼盼、班少白夫妻倆之所以獲得天一門正副門主之職，內情可不簡單。

矮冬瓜楞了一下，道：「你……認識咱們太上門主？」

岳剛笑道：「駝子如果不認識他們，又怎會知道他們兩人中，有一個是有龍陽之癖的怪物。」

矮冬瓜沉思未語。

岳剛笑問道：「現在，你還認爲有『不能善罷干休』的必要嗎？」

矮冬瓜笑道：「好！這問題，我暫時不堅持，先說你的口信吧！」

岳剛神色一正，道：「駝子的口信，雖然是請你捎給貴上，但對你們『東海雙怪』，也同樣是一服苦口的良藥。」

矮冬瓜漠然地道：「我們都在聽。」

「很好。」岳剛正容接道：「二位，五年前，天一門胎死腹中的經過，總該有過耳聞……」

「唔……」

「那麼，駝子敬謹請教，你們目前的實力，是否強過當年的天一門呢？」

「當然强過當年的天一門。」

「依駝子我看來，恐怕不見得。如果你們的實力，眞的已超過當年的天一門，就用不着刦持一個已有六個月身孕的柳含烟，來作爲要挾了。」

矮冬瓜笑道：「駝子，你錯了，咱們刦持柳含烟的目的，不是要挾，只不過是作爲逼使你們這些老不死的出面而已。」

岳剛笑問道：「逼我們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矮冬瓜道：「不錯，所以，只要你們全都出面了，即使你方才不刦走班少白，我們也會完整無損的將柳含烟送還，然後，各憑眞才實學，拚個强存弱亡。」

岳剛道：「你們心目中的死對頭，就是咱們『南駝』、『北跛』，以及『鐵腕天曹』申天討和丁力行、柳含烟夫婦？」

「不錯，現在還得加一個申小燕。」

「很好，這些人，我駝子負責，一個月之後，一定全部到齊。」

「人質交換，何時進行？」

「三天之後的此時此地。」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

岳剛笑了笑道：「現在，該說到我要捎給貴上的口信了……」

矮冬瓜截口一笑道：「很不錯，你還沒忘記這回事。」

「事關貴門存亡，駝子怎能忘記。」

岳剛神色一正，道：「請寄語貴上，五年前『不老雙妖』覆亡的殷鑑不遠，現在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矮冬瓜笑道：「話，我是一定給你帶到，但你該明白，這等於是廢話。」

岳剛苦笑道：「就算是對牛彈琴吧！我駝子總算已經盡過心力了。」

一直靜聽着的枯竹桿插口冷笑道：「多謝你駝子的仁慈。」

「不用謝。」岳剛含笑接道：「二位，是否也該打道回府了。」

矮冬瓜、枯竹桿二人互望一眼，默然點首，然後由矮冬瓜說道：「好！咱們三天之後再見。」

枯竹桿也接着說道：「到時候，咱們一定得好好較量一番。」

說完，雙雙長身而起，在天空中劃上一道美妙的半弧，一閃而逝。

莫謂直中直　須防忠不忠

目注「東海雙怪」離去時所炫耀的絕代輕功，一向玩世不恭的岳剛，居然爲之一本正經地，向申小燕正容說道：「小燕這才是『東海雙怪』所顯示的眞功夫。」

中小燕披唇一哂，道：「但他們的武功，却是平凡得很。」

岳剛道：「丫頭，別以爲方才妳在他

們聯手之下，打成平手，就認爲他們的武功平凡得很，其實，方才，他們是有所保留。」

申小燕嬌笑道：「師傅，您也該看得出來，方才，燕兒也有所保留。」

岳剛道：「我知道，以目前的情形來說，一對一妳可以穩操勝劵，但在他們二人聯手之下，落敗的必然是妳。」

申小燕沒接腔，但由她的神色之間不難看出，她對乃師所說頗不服氣。

岳剛莞爾一笑道：「丫頭，別不服氣，師傅也不是故意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現在的天一門，比起五年以前的天一門的實力來，可强得太多哩！」

申小燕仍未接腔。

岳剛又道：「嚴格說來，在目前的天一門中，『東海雙怪』還只能算是二流角色。」

申小燕笑問道：「一流角色，就是那兩個甚麼太上門主？」

「不錯，以目前我方的實力來說，憑單打獨鬥，誰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眞的？」

岳剛報以苦笑。

申小燕秀眉一揚，道：「單打獨鬥不成，咱們可以聯手……」

岳剛道：「聯手？妳想想看，我們這邊，目前，柳含烟不能上場，能够聯手的，只有咱們兩個老不死、申天討、丁力行和妳，一共才五個人……」

剛說到這裏，岳剛忽然沉喝一聲：「誰？」

暗影中傳出一聲朗笑道：「在下峨嵋弟子朱永昌，參見岳老爺子。」

隨着話聲，一位豐神如玉，年約弱冠的白衫書生由暗影中緩步而出，向岳剛抱拳長揖。接着並向申小燕也抱拳一揖，道：「申姑娘妳好。」

申小燕眉峯一蹙，並不理睬那自稱峨嵋弟子朱永昌的白衫書生，却逕向岳剛說道：「師傅，你別忘了，除了您所說的五人之外，咱們還有古伯伯和師娘……」

岳剛截口笑道：「貴客在此，還跟我抬槓，丫頭，妳好野！」

申小燕瑤鼻一聳，道：「誰教你們平常都叫我野丫頭。」

岳剛向朱永昌歉笑道：「這丫頭平常給寵壞，不懂禮貌，朱公子請莫見笑。」

朱永昌誠摯地一笑道：「老爺子言重，其實，小可却認爲，像申姑娘這種不矯揉、不做作的豪邁作風，才是武林豪俠的本色。」

申小燕似笑非笑地向朱永昌深深地盯了一眼。

岳剛却含笑接道：「好說，好說……朱公子此行，是偶經此地，還是——」

朱永昌苦澀地一笑道：「可以說是偶經此地，也可以說是專誠拜謁……不過，此間風寒露重，非談話之所，如果岳老爺子、申姑娘信得過小可，咱們換個地方再作詳談，可好？」

申小燕搶先接問道：「閣下所要談的，是否很重要？」

朱永昌道：「不但很重要，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何一個非常法？」

「因爲，咱們的會談，不但影响由天一門所即將掀起的這一場殺刦，也跟申姑娘的未來有絕對的影响。」

岳剛插口問：「是好的影响，還是壞的影响？」

「那就要看二位是否對在下能絕對相信而定。」朱永昌正容接道：「現在，在下坦白說明自己的立場，目前，對二位來說，小可是朋友，也是敵人。」

岳剛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說道：「因爲，在下是峨嵋弟子，也是天一門中的客座護法。」

「哦……」

也怪不得岳剛、申小燕二人同聲驚「哦」。

因爲，峨嵋是名門正派，一個名門正派的弟子，怎會成爲邪魔外道的天一門的客座護法呢？

何況，一個江湖組織中的客座護法，地位是相當崇高的，以朱永昌目前的年紀來說，也不可能獲得這樣崇高的職位。

如果說朱永昌的武功有甚麼特殊成就，也好像不太可能。

如所週知，峨嵋雖然是名門正派，但武功方面，却已逐漸式微而形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朱永昌會有特殊的成就嗎？

× × ×

朱永昌神秘地一笑道：「二位好像有點兒不相信。」

岳剛沉思着道：「是有點不相信，却也不能不相信。」

朱永昌道：「這也難怪，如果二位能容許小可將箇中經緯加以解釋之後，就會釋然於懷了。」

岳剛道：「朱公子準備去哪兒才加以說明？」

朱永昌道：「由這兒南行五里，有一片桃林，地勢較高，在那兒密談，可以不虞旁人竊聽。」

岳剛含笑點首，說道：「好吧！請帶路！」

「那麼，小可有僭了……」

朱永昌話落身飄，已展開行雲流水般的步伐，當先向南行去。

× × ×

不錯，那桃林佔地廣達五畝，又是位於一個山崗上，居高臨下，視界良好，的確可以「不虞有旁人竊聽」。

尤其是正值暮春時節，桃花盛開，清香沁人，令人心曠神怡。

岳剛、申小燕、朱永昌等三人，在桃林中密談了足有一頓飯的辰光，朱永昌才當先離去。

當然！他們三人之間談了一些甚麼，也只有他們三個當事人知道。

當朱永昌離去之後，申小燕才向岳剛笑問道：「師傅，您看，他……他說的那些，完全可靠麼？」

岳剛漫應道：「他……他是誰呀？」

申小燕一拳搥向乃師胸膛，嬌嗔地道：「你要取笑人家，我不來啦！」

岳剛拈鬚微微一笑道：「取笑人家，跟妳丫頭有甚相干？」

申小燕頓足嬌嗔之間，岳剛又道：「丫頭，別撒嬌，現在，聽我老人家說正經的。」

接着，神色一正，道：「那姓朱的小子所說的話，大致不會假，至少妳方才已經得到過的好處，那是絕對假不了的。」

申小燕沉思了一下，道：「師傅，您有沒有看到丁師哥？」

岳剛道：「沒看到……」

「他知不知道我師姐被刦持的事？」

「自己的老婆被人家刦持，按說，他是應該知道的。」

申小燕「唔」了一聲，道：「很可能他是知道師姊被刦持的消息後，設法去救援了，要不然，他是不可能爽約的。」

岳剛微笑道：「爽約？此話怎講？」

申小燕苦笑了一下，說道：「約莫一個月之前，他捎信給我說，今天傍晚時分，在烟雨樓前碰頭，而且，師傅也可能會來。」

岳剛道：「妳現在說的師傅，是指『鐵腕天曹』申天討？」

「是的。」

「那我可以告訴妳，申天討是不會來了……」

「您見過他老人家？」

「是啊！要不然，我怎麼知道他不會來。」

「他老人家有沒有甚麼交代？」

「沒有，很可能是丁力行跟妳訂下約會之後，臨時有了重大的任務，而跟妳的烟雨樓之約，又不怎麼重要，也斷定妳不會有甚麼危險，所以，就只好讓妳丫頭空等一塲了。」

岳剛的話是帶笑說的，而且還笑得有點兒神秘。

申小燕忽有所悟地一「哦」，道：「師傅，您一定知道丁師哥的行踪……」

岳剛笑問道：「何以見得？」

申小燕道：「要不然，您怎會那麼巧，恰好於今天傍晚趕到烟雨樓來。」

岳剛呵呵大笑道：「我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靈精。」

接着，神色一正，道：「丫頭聽着，師傅們和妳師哥的行踪，妳不必過問，眼前當務之急，是將妳方才獲自朱永昌的好處，好好地加以消化運用。」

申小燕一楞道：「有這麼嚴重嗎？」

岳剛道：「當然！消弭目前這一塲殺刦，妳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哩！」

× × ×

夜深沉。

星稀、月冷。

冷月的清輝將大地染成銀灰色，也將朱永昌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

夜色雖然有點兒凄清，但的確很美，美得令人心醉。

但朱永昌好像沒有心情欣賞這美好的夜色，他只是以不快也不慢的步伐，在荒凉的山徑上踽踽獨行。

他那兩道入鬢劍眉，時而高揚，時而緊蹙，俊臉上更是一片冷肅，顯出他正有極嚴重的心事。

也由於他有極嚴重的心事，連前頭十來丈處有人嚴陣以待，也好像不曾看到。

一字橫排，攔在山徑上的，一共是五個人。

當中一人，是一位年約四旬出頭，面相清癯，顯得頗有書卷氣的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的左邊，是兩個年約三旬左右的勁裝大漢，右邊則是兩個一衣黃，一衣灰的斑鬢老者。

那青衫文士身上沒佩帶任何兵刄，儘管他顯得頗有書卷氣，同時却也透露一股不怒而威的威嚴。

至於那兩個勁裝壯漢則一個持刀，一個持一把九節鋼鞭，那兩個斑髮老者都使劍，劍已出鞘，且都反常地握在左手中。

所以，儘管那青衫文士顯得一派斯文，目前這陣勢却有一股無形的殺氣，令人不寒而慄。

朱永昌一直走到那五人面前約莫三丈處才停了下來，向那青衫文士抱拳一揖，道：「朱永昌見過太上。」

那青衫文士冷冷地一笑道：「朱永昌，本座待你不薄。」

朱永昌含笑答道：「不錯，太上連老婆都與我共享，這一份隆情盛意，的確算得上是山高海深……」

那青衫文士截口冷笑道：「那你爲何還要忘恩負義，吃裏扒外？」

朱永昌却苦笑道：「太上，請讓我先將該說的說完，然後再加責備，可好？」

那青衫文士道：「好！你說。」

朱永昌神色一正，道：「太上，你待我固然不薄，但我朱永昌回報的也至深且厚。」

「哦！這是指你傳給我的峨嵋心法而言？」

「不錯。」

「這一點，我也承認，沒有你的峨嵋心法，我刁太虛、江玲夫婦的奇遇等於是南柯一夢，目前在江湖上，也仍然是默默無聞的不入流的角色。」

「但現在，賢伉儷已經是天一門的太上門主，也是當代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可是，我所獲得的，却不過是尊夫人的一點兒艷福，和一個客座護法的虛名，而我所犧牲的，却實在太大太大了。」

「犧牲？」刁太虛一楞，道：「我倒是想不出來，你有些甚麼犧牲？」

朱永昌道：「我是峨嵋派的首座弟子，也是峨嵋派未來的掌門人，但我在色令智昏的情況下，所獲本門開山祖師長眉眞人所密藏心法，却傳給你這個外人，連本門掌教都不知道，使我成爲峨嵋叛徒，你且站在我的立場上想想看，清夜捫心，是何感想？」

刁太虛啞然失笑道：「原來你所說的犧牲，就是這個。」

「難道這犧牲還不够嚴重？」

「是很嚴重，所以，你心中一直內疚神明，想找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不錯。」

「也所以，你才將我獲自長眉眞人的『大還丹』全部偷走……」

「那不是偷，我只是收回本門的靈丹。而且所謂全部，也不過是兩粒而已。」刁太虛沉聲接道：「於是，一個月之前，當你在烟雨樓前，偶然發現水晶珠重出江湖，並在申小燕手中之後，就將你本門心法傳給

她，也將『大還丹』送給她……」

朱永昌含笑接道：「也將我所知道的天一門的秘密告訴了她。」

刁太虛笑笑道：「對於峨嵋派，你已經算是將功贖罪了。」

「目前還談不上。」

「現在，我也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你願不願意？」

「你好像很仁慈。」

「我不是一個仁慈的人，但由於咱們之間關係特殊，不得不特別破例。」

朱永昌含笑問道：「如何一個將功折罪法？」

刁太虛道：「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朱永昌道：「我本來就是一個老實人，能夠回答的問題，也一定都是老實話，問吧！」

刁太虛沉思着道：「一個月之前，在烟雨樓前出現的是『南駝』岳剛、申小燕二人，三天之後，交換人質時，則只有岳剛一人。」

「不錯。」

「那麼，『南駝』岳剛，『北跛』杜立，『鐵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申小燕等人，如今都在哪兒？」

「很抱歉，這問題，我不能回答。」

「很好！一個月之前，岳剛曾經跟矮冬瓜說過，一個月之後，一定將申天討等人約齊，做一了斷，現在，一個月已經過去了，岳剛說的話，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太上，當時，岳老爺子說的是一個月之後，可沒說明是一個月之後的哪一天，目前，他們也許正在趕赴天一門總舵途中哩！」

刁太虛臉色微變，道：「那是最好不過。」

朱永昌道：「不才也有此同感。」

刁太虛道：「那你為何沒有跟他們在一起。」

朱永昌道：「他們用不着我，我也不配跟他們在一起。因為，我是峨嵋叛徒，是一個色令智昏的行屍走肉。」

刁太虛注目問道：「你，此行意欲何往？」

朱永昌長嘆一聲，道：「太上不是要殺我才甘心嗎？」

「不錯。」

「我也正想自求解脫，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當然，我的求死，只是贖罪而談不上『就義』，但用自己的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是必須有最大的勇氣才行，而我却偏偏缺乏這種勇氣……」

刁太虛截口冷笑道：「所以，你此行目的，就是想借用我的手來殺死你？」

朱永昌苦笑道：「是啊！此舉既可完成太上的心願，又可使我自求解脫，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為呢？」

刁太虛冷冷地一笑之後，朱永昌又苦笑道：「看情形，太上認為我是在故意裝蒜？」

刁太虛道：「不論你是否故意裝蒜，老夫都一定成全你。」

朱永昌回答道：「那我先謝了，太上請！」

刁太虛一揮手，那兩個勁裝壯漢立即飛身進擊，使刀的刀光似雪，使九節鋼鞭的鞭勁如潮，一齊向朱永昌的要害進攻。

朱永昌朗笑一聲：「來得好！」

寒芒閃處，手中長劍招演「分花拂柳」，「叮，叮」兩聲，緊接着，兩聲慘號也相繼傳出，現場中已伏屍兩具。

原來朱永昌的那一招「分花拂柳」，不但將使刀的人的大刀震飛，也使那使九節鋼鞭的人的鋼鞭，加速掃向自己的同伴，而當場畢命。

朱永昌這種「借力使力」，「借刀殺人」的打法，可以說是妙到毫巔，好像沒用一點勁力。

這情形，自然使那使鋼鞭的人心中為之一驚。

而朱永昌就趁對方心中一驚，而微一疏神的瞬間，一招「笑指天南」，也刺中對方的左胸。

身為天一門太上門主的侍從，自然不是等閑之輩，不但不是等閑之輩而且必然是在藝業上有特殊成就的高手中的高手。

像這樣的兩個高手，却被朱永昌輕描淡寫地，以兩招最平凡的劍法，將其立斃當場。

試想，朱永昌的身手是何等高明。

因此，那兩個持劍的斑髮老者臉色為之微微一變，精目中更是寒芒連閃。

刁太虛却是呵呵大笑道：「好小子，你藏私的本事可眞不賴啊！連老夫也看走了眼。」

朱永昌含笑接道：「太上，你錯了，以往，我並未藏私，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

刁太虛若有所悟地道：「我明白了，最近這段時間中，你對你的本門心法，必然已有某種突破？」

「不錯。」朱永昌正容接道：「本門開山祖師所遺心法，妙用無窮，如能將你、我分別所獲心法，以及申小燕姑娘所獲水晶珠聯合起來加以融滙貫通，縱然不能達到白日飛昇的仙境，但成為金剛不壞的地仙之體，是毫無疑問的。」

刁太虛截口笑道：「很好，現在，老夫已改變主意，不殺你了。」

「是要留下活口，將我還保留着的本門心法，逼問出來？」

「不錯……」

「別作夢了，太上，我雖然天份不如你們兩口子，更遠不及申姑娘，但以目前你我的成就而言，你可能有力量殺死我，却絕對沒法擒我。」

「如果老夫先將你殺個半死，再加以生擒活捉又如何？」

朱永昌臉色微變，沒接腔。

刁太虛又道：「你一定在想：『到時候，我熬盡非刑，寧死不說，你老兒還不是一場空歡喜，』是不是？」

朱永昌笑道：「你老兒設想得可眞週到。」

刁太虛道：「老夫不但設想得週到，辦法更是高人一等，到時候，老夫不用任何非刑，却能教你乖乖地，將你所保留的心法，一字不漏的說出來。」

「你……已經練成了『精神功』？」

「你說吧？」

朱永昌冷笑道：「即使一切都誠如你

自己所說，我敢斷定，到頭來你還是一場空歡喜，要不要我加以解釋？」

刁太虛漫應道：「說說看？」

朱永昌道：「方才我已經說過，申小燕姑娘的資質、秉賦，就在你老兒老兩口之上，而其悟性之高，更是高人一等。」

刁太虛道：「老夫相信，你所說不假，但你別忘了，那丫頭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黃毛丫頭……」

「但她有水晶珠助長功力，而且，我所收回的兩粒『大還丹』，也全都給她服下了……」

「你……你自己竟然一粒都不用？」

「我是抱有必死決心以贖罪的人，何必糟塌一粒稀世靈丹呢？」

「很好，你比老夫設想還要週到。」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道：「雖然我相信你是言出由衷，但對我來說，這種讚美，却只有更增我的慚愧。」

「那就不用再說了。」刁太虛向那兩個斑髮老者吩咀道：「有勞二位，記着下手不必留情，只要留下一口氣就行。」

那兩個斑髮老者同聲恭應之後，向朱永昌沉聲喝道：「小子接招！」

話出招隨，兩個斑髮老者的長劍，分左右攻向朱永昌的「雙肩井穴」。

朱永昌仍然使的是一招「分花拂柳」，硬接硬架。

但由于有了方才那兩個勁裝漢子的血的教訓，而刁太虛仍然不肯親自出手，朱永昌斷定這兩個斑髮老者必有驚人的藝業，因而不敢過份輕敵，儘管他使的還是一招極平凡的「分花拂柳」，却已用上了七成勁力。

「噹，噹」兩聲，這第一招居然是平分秋色。

雙方兵刄一觸即發，朱永昌由「分花拂柳」改為「夜戰八方」，一連十三劍，將對方兩人迫得團團亂轉。

那兩個斑髮老者接過十三劍之後，也立還顏色，雙雙快速而又奇詭地攻出十二劍，將朱永昌迫退八尺有奇。

劍氣冲霄中，雙方你來我往，片刻之間，已激戰五十招以上，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那兩個斑髮老者之一忽然沉喝一聲：「天地交泰。」

另一個斑髮老者立即接道：「鬼哭神號。」

緊接着，兩人劍法，身法都突然大變，一個攻上盤，一個攻下盤。

攻上盤的一個，劍劍攻向朱永昌的上身要害。

攻下盤的一個，却儘向朱永昌的雙腿招呼。

那兩個斑髮老者，功力既高，身法與劍法又奇詭莫測，加上他們又大反常情地，以左手使劍，使得朱永昌於應付之間，格外感到蹩扭。

目前，他們這一身法、劍法突變之下，變得比以前更為奇詭而快速，使得本來維持平局的朱永昌，由格外感到蹩扭而守多攻少，而完全採取守勢。

可以說，朱永昌已經由平局而落下風了。

一旁的刁太虛，拈鬚微笑道：「朱永昌，現在，你應該知道你自己有多少力量了。」

朱永昌冷笑道：「我有多少力量，我早就知道。」

刁太虛道：「知道了又如何？」

朱永昌道：「不如何，你老兒不該那麼健忘，我是求死而來。」

「那又何必呢？好死不如賴活啊！」

「我的死活，跟你不相干。」

「恰恰相反，就因為你的死活跟我太相干了，所以，老夫才勸你不要死……你知道不知道，你那兩位對手，是甚麼的來歷？」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老夫必須告訴你，那是左手門的兩位長老。」

「沒聽說過。」

「他們已經二十年沒履江湖，你年紀輕輕，當然沒聽說過。」

「我好像很榮幸。」

刁太虛含笑接道：「你的確是很榮幸，二十年前，在他們雙劍合璧的『天璇地璣』劍法之下，沒遇上過百招以上的敵手，而現在，你已經支持二百招以上了。」

朱永昌冷笑一聲，沒接腔。

刁太虛又笑道：「他們是親兄弟，左邊的一位叫左天佐，右邊的一位叫左天佑，現在他們二位都是本門的客座護法。」

朱永昌仍然報以冷笑。

刁太虛道：「朱永昌，別以為老夫向你說的是廢話，老夫是在提醒你：本門客座護法的地位不低，同時也是警告你，負隅頑抗，落個重傷之後被生擒活捉，多化不來，如果你現在改變主意，同以前一樣的跟老夫合作，不但可以既往不究，老夫的老婆仍然可以同你共享，甚至本門教主江盼盼也可以讓你為所欲為……」

朱永昌截口朗笑道：「刁太虛，你不覺得難為情，我可替你臉紅哩……」

由於他一時之間說話疏神，左小腿上着了左天佐的一劍，雖然只不過是現出一道血糟，却使他心頭為之一驚，而他話聲中最後那個「哩」字也顯得怪怪的。

左天佐呵呵大笑道：「小子，滋味如何？」

朱永昌「唰、唰、唰」，接連七劍，將左氏兄弟迫退五尺，並冷笑道：「憑你們的身份地位，兩人聯手之下，能在我的小腿上偷襲那麼一下子，你們兩個，實在足以自豪呀！」

刁太虛搶先代答道：「朱永昌，別那麼小心眼兒，他們二位一向都是兩人聯手，不論對方是一個人，或者是千軍萬馬都一樣。」

朱永昌冷笑一聲：「很好……」

刁太虛截口沉喝道：「二位左兄，加點勁吧！」

聽刁太虛這語氣，目前在左氏兄弟，還有所保留哩！

果然！左氏兄弟恭應一聲之後，速度與劍上的眞力都加强了。

儘管朱永昌獲有他們峨嵋派開山祖師長眉眞人的無上心法，但却限於他的資質秉賦，同時，研練的時間又太短，所以成就並不高。

平心而論，以他的身手，能跟左氏兄

弟這樣的前輩高手週旋近三百招，已經算是非常的難能可貴了。

現在，左氏兄弟眞力聚增之下，朱永昌那勉强維持的平局立即改觀而陷入捉襟見肘，左支右拙的困境。

左氏兄弟更是得理不饒人地咄咄逼人，節節進逼。

十招才過，朱永昌的右小腿上又挨了一劍，而且，這一劍也顯然比方才左小腿上所挨的那一劍要嚴重得多，不但行動上受到影响，褲管上也泌出了殷紅的血漬。

眞是兵敗如山倒，緊接着，朱永昌的左上臂也挨了一劍，也立即泌出了殷紅的鮮血。

左天佐並斂聲笑道：「朱永昌，現在改變主意，棄劍投降，還來得及。」

朱永昌怒叱一聲：「放屁……」

怒叱聲中，眞力驟提，竟然放棄防守，以與敵偕亡的方式，展開一串搶攻，並連聲冷笑道：「老子即使濺血横屍，求仁得仁，死而何憾，何況，你們兩個當中，也至少有一個要替我墊背。」

眞箇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

在朱永昌的拚命攻勢之下，本已佔盡優勢的左氏兄弟，竟然被迫得連連後退。

左天佐邊退邊冷笑道：「朱永昌，你別不識好歹，如果不是奉命留下活口，你即使有十條命也早都完蛋了。」

天空中傳來一聲鵰鳴，和一串嬌甜語聲道：「你們兩個很光彩……」

刁太虛臉色為之一變。

一道人影像天神下降地瀉落當場，也沒看到那人有甚麼動作，但當他落地的瞬間，左天佐兄弟像被人猛然推了一下似地，雙雙接連退後七大步，才勉强拿樁站穩。

朱永昌則像泥塑木雕似地呆立當場，臉上一副啼笑皆非的尷尬相。

那位乘青鵰而來，由天空中下降的不速之客，是一位綽約多姿的青衣美婦，也就是刁太虛的老婆，天一門的兩位太上門主之一的江玲。

她，由外表看來，約莫是三十一二的年紀，但却還擁有花信年華（二十四歲）的少婦的美妙身材。

至於臉蛋的輪廓與五官的位置，也都恰到好處，即使是審美再嚴格的人，不論由那一個角度去看，都會給以八成以上姿色的評分。

尤其是那一股子只有最解風情的女人，和成熟的女人身上才特具的無形魅勁，在她的身上，都發揮到了極致。

徐娘風韻勝雛娃。

這句話，在江玲身上，已充分獲得了證明。

× × ×

左氏兄弟勉强站穩身形之後，立即向江玲抱劍躬身，道：「參見太上。」

江玲連頭都沒點一下，只哼了一聲。

刁太虛却尷尬地一笑，道：「夫人來得正好。」

江玲冷笑道：「對你來說，恐怕是不太好吧！」

說完，逕自走到朱永昌身前，以無限愛憐的眼神，一面察看朱永昌身上的劍傷，一面柔聲問道：「永昌，不嚴重吧？」

朱永昌苦笑道：「不要緊，只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而已。」

刁太虛也諂笑道：「夫人請放心，我只不過是要生擒他，逼問他還保留着的一些峨嵋心法，所以，兩位左兄弟出手都很有分寸……」

江玲沉叱一聲：「少廢話！」

也不理會刁太虛的反應，逕自由身邊革囊中取出金創藥，替朱永昌包紮傷口。然後，一聲清嘯，一隻碩大無朋的青鵰，挾着一陣狂飈降落一旁。

那青鵰眞箇是大得驚人，在空中展翼足有五丈以上，落地之後，背部的高度也在八尺以上。

江玲托着朱永昌的身軀，躍上鵰背，清叱一聲，那青鵰立即展翼冲霄而去。

目送江玲、朱永昌二人乘鵰飛去之後，左天佐向刁太虛苦笑道：「太上，這也算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刁太虛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還好，落在床頭人手中，也算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左天佐也接口笑道：「太上，斷袖分桃之癖，固然是別有風味，也不要過於冷落了床頭人才好。」

刁太虛尷尬地一笑，道：「左兄所言甚是，所言甚是。」

左天佐忽然岔開話題，道：「太上，屬下兄弟加盟伊始，對於本門中事，仍然是一知半解，尤其是有關峨嵋心法一節，更是未之前聞，如果沒甚不便，希望太上能够加以說明，也好讓我們兄弟長點兒見識。」

「當然可以！」刁太虛不加思索地道：「其實，到目前為止，有關峨嵋心法和水晶珠的事，已經不能算是秘密了。」

左氏兄弟同聲一「哦」。

刁太虛含笑接道：「最近十天以來，本門總舵所在地的京口（即今之鎮江）城中，突然增添了許多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二位左兄有否注意到？」

左天佐道：「注意到了，難道說，那些武林同道，都是有為而來？」

「是的，他們都是為水晶珠而來。」

「到目前為止，水晶珠還在申小燕手中，他們怎會找到本門總舵所在來？這消息又是誰放出去的？」

「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九成九是朱永昌在暗中搗的鬼。」

「唔……很可能。」

刁太虛沉思着道：「談到水晶珠和峨嵋心法的來歷，可眞是說來話長，現在，我只能簡略地加以說明。」

一頓話鋒，又道：「有關峨嵋派的來歷，我想，二位左兄多少也有過耳聞。」

左氏兄弟同時點首，却沒接腔。

刁太虛娓娓地接道：「現在的峨嵋派，雖然是一代不如一代，每況愈下，但由他們開山祖師長眉眞人開始的前三代，却都是最出色的飛仙劍俠，而且都已獲道家眞傳，修成正果，白日飛昇的，峨嵋派的輝煌時期，維持了將近二百年。」

左天佐接問道：「現在的峨嵋派，已成為當今八大門派中最弱的一派了，原因何在？」

刁太虛道：「不知道，這問題，恐怕連峨嵋派當代掌門人也沒法回答。」

左天佐笑道：「太上，話題好像越扯越遠啦！」

「現在就回到本題了。」刁太虛沉思着接道：「長眉眞人飛昇之前，行道江湖時，曾將他的本門心法和水晶珠分成三處秘藏，留待有緣，同時，每一秘藏處都附有一份說明，大意是二百年後，峨嵋派當否極泰來，重振昔日雄風，領導武林，但同時也將掀起一場空前大殺刦。而平定此一殺刦，並重振雄風的人，也就是能將他的三處秘藏合而為一的人。」

左氏兄弟若有悟所地，都同時點了點頭。

刁太虛又道：「我所獲得的峨嵋心法，是屬于奠基功夫的心法，對于我們夫婦的武功有莫大的助益，如果沒有那份附束，不知道另外兩處秘藏，則任何人都會很知足的，但既然知道另外還有兩份更好的秘藏，明知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緣份，也得想盡方法去搜求。」

左天佐笑笑道：「得隴望蜀，這也是人之常情。」

刁太虛道：「說來也眞湊巧，那份最高深的峨嵋心法就落在峨嵋首座弟子朱永昌的手中，更巧的是，朱永昌還來不及稟告他的掌門人，就落在我那位夫人的脂粉陣中。」

左天佐道：「這麼說來，太上伉儷應該已經獲得那本武功心法了……」

「事實上却沒有。」刁太虛苦笑道：「據朱永昌說，那武功心法熟記之後，所有字跡即自動消失……」

左天佐道：「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左天佑道：「到目前為止，太上已由朱永昌口中獲得了多少好處？」

刁太虛道：「據朱永昌說，他已經全部說出來了，但由於那心法有些地方不能連貫，沒法運氣，我估計他至少還保留了一成以上沒說出來。」

左天佑道：「太上為何不施展精神功呢？」

刁太虛苦笑道：「不瞞二位左兄說，咱們夫婦的精神功，是於一個月以前才練成的，而朱永昌那小子却於個半月以前就不辭而別了。」

左天佑道：「那小子為何會不辭而別呢？」

刁太虛道：「朱永昌畢竟是夙根深厚的人，儘管他一時之間色令智昏，但清醒時，清夜捫心，必然會內疚神明，所以才不辭而別。」

左氏兄弟沒接腔。

刁太虛含笑接道：「現在好了，鳥兒又入了籠，水晶珠也有了下落，只要找到申小燕，取得水晶珠，天一門就可以獨步武林，咱們這些人，縱然不能修成正果，白日飛昇，但在這個花花世界上，多逍遙個百兒八十載，那是毫無疑問的。」

左天佐諂笑道：「是的，今後，還得請二位太上多多提携。」

刁太虛道：「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不過，世間無不勞而獲的收穫，眼前還有不少障碍急待掃除，還得請二位左兄多多偏勞。」

左天佐正容說道：「掃除障碍，屬下兄弟，義不容辭。」

左天佑接問道：「太上，目前聞風而來的武林同道中，有那些人物是够格稱為咱們的障碍的？」

刁太虛道：「那些聞風而來的人物中，我還沒發現一個够份量的人物，當然，我也不排除那些人中，可能隱有不露相的高人。」

左天佐蹙眉問道：「那麼，太上所說，急待掃除的障碍，指的是那些人？」

刁太虛道：「我所指的是『南駝』岳剛，『北跛』杜立，以及『鐵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師徒，此外，還有『毒天王』古坤，都是勁敵。」

左天佐點點頭，沒接腔。

左天佑道：「還有，丁力行的老婆柳含烟，也是一個勁敵。」

刁太虛道：「柳含烟已有七個多月的身孕，暫時沒有戰鬪力，目前，對咱們最具威脅的勁敵是申小燕，因為，她已經擁有長眉眞人的兩項秘藏，所以咱們必須在最近半個月之內，將她找到予以清除，如果超過這個期限，問題就嚴重了。」

「太上之意是——？」

「原因很簡單，申小燕獲得那兩項秘藏之後，至少得閉關七七四十九日，武功才能大成，而朱永昌傳給她的心法日期，是一個月之前，目前，她正在閉關期中，所以，咱們必須在這半個月之內，將她找到才行。」

左天佐笑道：「太上，您對那黃毛丫頭，是否過於誇張了？」

刁太虛正容接道：「絕對沒有誇張，二位要明白，那丫頭除了有助長功力的水晶珠之外，還服過兩粒大還丹，再加上朱永昌所傳的峨嵋心法，那效果之好、之快，是沒法想像的。」

左天佑道：「那麼，太上對那丫頭的閉關地點，是否已有綫索呢？」

「這個……目前還難說，」刁太虛笑了笑道：「但目前我已掌握住朱永昌，必要時，可以使用『精神功』，讓朱永昌乖乖的說出來。」

左天佐諂笑道：「對，對，二位太上洪福齊天，所以能適時練成『精神功』，而朱永昌也適時回籠。……」

刁太虛截口笑道：「還有，二位左兄，也適時加盟本門。」

左天佐謙笑道：「咱們兄弟是兔子跟着月亮跑，沾不太上的光……」

刁太虛截口笑道：「二位左兄太謙虛了，其實，以二位的卓越才華與超絕身手，即使是自立門戶，也必然在武林中放異彩。」

刁太虛不但話很動聽，笑容也格外的動人。尤其是那柔和的目光，更是別具一股令人心醉的魅力。

此情此景之下，左氏兄弟如沐春風，如飲醇酒，全身都渾陶陶地，咧着大咀，答不上話來。

刀太虛的目光顯得更柔和，語氣也放得無比輕柔地道：「二位左兄，怎會突然想到要投效本門的？」

左天佐含笑答道：「回太上，屬下兄弟不是自己突然想到要投效貴門……」

刁太虛截口笑問：「是有人推荐？」

左天佐道：「也不是。」

左天佑也立即接道：「是有人請我們來的。」

刁太虛問道：「是有人請你們來臥底的？」

左天佐道：「是的。」

「是誰請你們來的？」

「『鐵腕天曹』申天討。」

「申天討答應給你們甚麼好處？」

「好處可多哩！除了天一門的全部財產之外，還有太上您的夫人江玲，和天一門名義上的門主江盼盼，也全由咱們兄弟享受。」

刁太虛笑道：「金錢外加美色，這條件的確很具誘惑力，申天討也深深瞭解人性的弱點。」

左天佐傻笑道：「是的，申天討還說，人生苦短，青春有限，如果有機會享受而不把握住，豈非是天下第一號笨鳥。」

「有道理。」刁太虛含笑接問：「申天討現在何處？」

左天佐道：「不知道。」

刁太虛又向左天佑問道：「你呢？」

左天佑有點兒茫然地反問：「我？我怎樣？」

刁太虛道：「你知不知道申天討的下落？」

左天佑道：「不知道。」

刁太虛道：「那麼，你們跟申天討之間，如何聯絡法？」

左天佐道：「他說，到了天一門總舵之後，自然會有人跟我們聯絡。」

刁太虛問道：「那聯絡的暗語是怎樣的？」

左天佐道：「申天討說……」

驀地一聲梟鳴打斷了他的話，使得左氏兄弟心頭一震，而突然清醒過來。

但他們的頭腦雖已清醒過來，他們的身軀却在刁太虛電疾地揚指凌空連點之下，已沒法動彈了。

也在這同時，約莫十來丈外的雜木林中，發出兩聲清叱，一聲悶哼，和人體倒地聲。

刁太虛循聲飛撲。

雜木林中一道人影斜射而起，剛好迎着刁太虛飛撲的身形，凌空互擊三掌，同時瀉落地面，又以難辨人影的速度互攻十來招之後，那人影發出一聲敞笑道：「刁太虛，你也不過如此，老子少陪……」

那「陪」字的尾音未落，人已騰射而起，在夜空中劃上一個美妙的半弧，射落十多丈外的雜木林中。

刁太虛沒有追截。

刁太虛之所以沒有追截，是有三個原因。

原因之一是：方才那短暫的交手中，他已深知對方並非省油的燈，即使自己能追截上，也不一定能佔便宜。

原因之二是：身為天一門名義上的正副門主江盼盼、班少白二人，已在方才雜木林中所傳出的悶哼聲中倒地不起，必須立即加以救治。

原因之三是：當他跟那位神秘客的短暫交手當中，左氏兄弟已被人乘機救走，表示雙方不止一個人，而他却只有一個人，孤掌難鳴之下，追上去很可能會吃眼前虧。

× × ×

其實，班少白、江盼盼二人並未受傷，只不過是眞力被封閉住而已。

刁太虛將他們二人救醒之後問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面貌？」

班少白苦笑搖頭。

江盼盼却苦笑着問道：「太上也沒看到那個人的面貌？」

「沒看清楚，」刁太虛也苦笑道：「方才，雙方的動作都太快，沒法看清楚，但我判斷，那極可能是『北跛』杜立。」

接着，又眉梢一揚，道：「放眼當代武林，在方才那種情況之下，能一舉制住你們兩個，並接下我三掌和二十四招快攻的人，除了『南駝、北跛』之外，我實在想不起第三個人來。」

江盼盼媚笑道：「太上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當代武林中，也只有您才配發此豪語。」

刁太虛一把將江盼盼摟入懷中，一面在她那高聳的酥胸上撫摩着，一面邪笑道：「就像這一對豪乳，也只有長在你的身上，才能相得益彰，連我這個一向對女人不感興趣的人，也禁不住怦然心動哩！」

「眞的嗎？」

「這還能假得了……」

一旁的班少白插口諂笑道：「太上，我可要吃醋了哩！」

自己的老婆被別人摟在懷中輕薄，理所當然的該吃醋，但此刻的班少白所說的吃醋，却是意在言外的另一種醋。

刁太虛騰出左臂，將班少白也摟入懷中，笑道：「少白，別亂吃飛醋，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你呀……」

江盼盼掙脫他的擁抱，道：「太上，說正經的，方才您是怎樣察覺那左氏兄弟有問題的？」

刁太虛放開懷中的班少白，沉思着道：「說來你們小兩口可能不相信，其實，我事先並未察覺左氏兄弟有甚麼問題。」

江盼盼道：「那……您怎會突然想到要在他們身上施展精神功呢？」

刁太虛道：「我之所以在他們身上施展精神功！可以說是一時的『神來之筆』，因為，儘管我對他們的投效本門，心有所疑，但經過暗中的觀察，並未發現任何破綻，同時，我也仔細分析過，認為他們沒有『別有企圖』的必要，尤其是方才對朱永昌的那一戰，更是表演得天衣無縫，妙到毫巔。」

江盼盼道：「但您畢竟還是在他們身上用上了精神功。」

「所以，我才說那是一時的『神來之筆』，」刁太虛笑笑道：「當時，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攷驗一下我的精神功用在像他們那樣的高手身上，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是探究一下他們兄弟之所以投效本門，是否別有企圖……」

江盼盼截口嬌笑道：「結果，這一『神來之筆』，竟然收到極意外的奇效。」

刁太虛道：「說來，這該算是天佑天一門，因為，我平常太自信，絕對沒想到，在門中竟然會潛伏着敵方的奸細。」

江盼盼道：「可惜有點兒美中不足，左氏兄弟被他們救走了。」

刁太虛道：「那不要緊，只要知道有

了內奸，總有辦法將他揪出來，何況目前我們還掌握着一個很有份量的人質哩！」

江盼盼道：「太上說的是朱永昌？」

「是啊！」刁太虛含笑接道：「走！咱們立刻趕回總舵去……」

× × ×

刁太虛的猜測沒錯，救走左氏兄弟的，的確是「南駝」岳剛，不過，實際上多了一個「毒天王」古坤做為助手而已。

這也就是說，當岳剛與刁太虛交手時，古坤却乘機將左氏兄弟救走了。

現在，以岳剛為首的古坤、左天佐、左天佑等四人，正在一間廢棄的草寮中低聲交談。

由他們那凝重的神色判斷，他們的話題顯然是嚴肅而很重要的。

約莫盞茶工夫過後，岳剛才站起身來，含笑說道：「這千斤重担，已交給你們三位，我走了。」

古坤却正容說道：「岳老請放心，只要我們三個有三寸氣在，任何人休想越雷池一步。」

草寮外有人適時接口道：「岳老，劉村已出現可疑人物……」

岳剛截口沉聲說道：「那麼，三位老弟快走，請記着，非到萬不得已，不可洩漏身份，必須出手時，也一定要做到乾淨俐落，最好是殺敵於無形。」

古坤、左氏兄弟同聲恭應，也同時起身疾奔而去。古坤並揚聲說道：「岳老也請儘快啓程……」

岳剛也揚聲說道：「古老弟，我的心中比你還急哩！」

驟來不速客　神偷枉費心

劉村，是一個約莫有三百來戶人家的村落。背倚青山，面臨一道小河，山環水抱，儼然一世外桃源。

劉村的村民，當然都姓劉，七成以上為農家，其餘為獵戶和少數的商店。

也由於位於南來北往的官道旁，劉村也有一條短短的小街，小街上有雜貨店、餐館，還有三家客棧。

平常，三家客棧最多只有七成的顧客，但今日却特別反常，太陽還沒下山，三家客棧已經全都客滿了。

不過，由於三家客棧的規模都小，即使全都客滿了，一共也才不過六十多個客人。

這六十多個客人，儘管都是各行各業的商旅打扮，但只要是有心人，都不難看出，絕大多數是武林人物所喬裝，眞正的商旅，最多不過是一二十個而已。

三家客棧中，四方客棧是比較體面的一家，也是唯一有樓房的一家，樓上樓下一共有二十八個房間。

住在樓上的一號上房的顧客，是一位滿頭銀髮，一身青布衣裙的老嫗，和一名雙十年華的青衣使女。

晚餐過後，當店小二送上香茗時，那青衣老嫗清嗽一聲，道：「喂！小二。」

正待離去的店小二，是一個鬢髮斑白的半百老者，聞言之後，連忙哈腰笑問：「老夫人有何吩咐？」

那青衣老嫗徐徐地道：「小二哥，你們這後山，有沒有甚麼好玩的地方？」

店小二楞了一下，道：「沒有啊，這兒後山，山深林密，毒蛇猛獸很多，不但不好玩，而且還很危險。」

那青衣老嫗道：「聽說這後山中，有個甚麼鷹愁澗，風景很好？」

店小二點點頭，道：「是的，鷹愁澗的風景很美，但太險峻，一般人都沒法到達，即使歷盡艱險到達了，也是不容易觀賞……」

「為何不容易觀賞？」

「老夫人只要想想那鷹愁澗的名稱，就知道啦，連天上飛的兀鷹見了都會發愁，那是多麼兇險的地方！」

「你去過？」

「是的，那還是小的二十郎當歲的時候，現在，就算是有人願意揹着小的去，也不敢上啦！」

一名獵戶裝束的精壯漢子出現門口，向那青衣老嫗使了一個眼色。

那青衣老嫗向店小二揮揮手，道：「謝謝你，小二哥，你去忙吧。」

「是！」

店小二哈腰退出之後，那精壯漢子才緩步進入，並隨手將房門帶上，向青衣老嫗躬身施禮。

那青衣老嫗注目悄聲問道：「有沒有去過？」

那精壯漢子道：「去過。」

「情況如何？」

「險峻已極，易守難攻……」

「有沒有甚麼發現？」

「沒有，除了毒蛇猛獸之外，連鬼影子都沒見到一個。」

「沿途也沒可疑的跡象？」

「是的。」

那青衣老嫗蹙眉沉思，沒吭氣。

那精壯漢子又問道：「姥姥……是不是……」

那精壯漢子的欲言又止，那青衣老嫗顯得不耐煩地道：「別吞吞吐吐的，有話就直說。」

「是……」那精壯漢子仍然是囁嚅地道：「屬下的意思是……咱們所獲的消息，是否……不……不可靠？」

那青衣老嫗笑道：「小兔崽仔，你這話幸虧是在我面前說，要是在太上面前，不死也得剝你一層皮。」

那精壯漢子一臉苦笑，不敢接腔。

那青衣老嫗又笑問道：「小兔崽仔，有關申小燕在這兒閉關的消息，是誰提供的，你知不知道？」

「小的不知道。」

「告訴你，那是太上提供的消息。」

「哦……」

「而且，太上還親自發現過可疑的人影。」

那精壯漢子道：「是在鷹愁澗中發現可疑的人影？」

「不錯，」那青衣老嫗正容接道：「約莫是半外月之前，本門獲得密報，『北跛』杜立的小毛驢，在這劉村附近出現過，當然，江湖之大，類似杜立的小毛驢，也不是沒有，但外貌類似，脚程也類似的，却絕不可能……」

那精壯漢子道：「據說，杜立的小毛

驢，是日走千里，夜走八百的神驢？」

「不錯。」

「那……消息中的小毛驢，也是脚程奇快？」

那青衣老嫗道：「不錯，由於那小毛驢不可能有那麼巧合，也監於申小燕閉關的地點，一直查不出消息，所以，太上才親自乘青鵰前來此間察看。」

那精壯漢子笑道：「這一察看，就看到了鷹愁澗中有可疑的人影？」

那青衣老嫗道：「那有那麼簡單的事！太上一共暗中乘鵰察看了三天，才發現鷹愁澗中有人影一閃，由於是大白天，太上不便讓青鵰低飛，以免被對方發現而形成打草驚蛇的結果，但却已確定有八成可能是申小燕在那兒閉關。」

那精壯漢子點點頭，道：「是的，普通人絕不可能跑到那種要命的場所去。」

「當然，否則的話，咱們勞師動衆的趕來，豈非成了笑話。」

「是是……現在，咱們怎麼辦？」

「照預定計劃進行，即使他們已事先有所警覺而逃走了，咱們得將將鷹愁澗轟成一片刼灰。」那青衣老嫗微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人手都已到齊？」

那精壯漢子道：「都已到齊。」

「應用物品呢？」

「也全都準備好了。」

這時又有人推門而入！向青衣老嫗遞上一個密封的蠟丸，道：「啓稟姥姥，這是剛剛收到的飛鴿傳書。」

那青衣老嫗揑破蠟丸，看過那飛鴿傳書之後，臉色爲之大變，却是默然不語。

一旁的青衣使女笑問道：「姥姥，甚麼事啊？」

那青衣老嫗向那精壯漢子和送信的人擺擺手，道：「你們都下去。」

「是……」

目送那兩人躬身退出之後，青衣老嫗仍然蹙眉沉思，臉色也陰晴不定。

那青衣使女也不敢再發問。

半晌，那青衣老嫗才自語似地說道：「這……怎麼可能呢？」

那青衣使人這才訥訥地問道：「姥姥……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那青衣老嫗仍然是自語似地說道：「這些人，都是我親手調教出來，時間最短的，也跟了我五年以上，他們之間，能够讓奸細混入嗎？」

「奸細？」那青衣使女又忍不住地悄聲問道：「咱們這兒有奸細？」

「不錯。」

「誰說的？」

「太上說的，他說，他已用精神功由朱永昌口中問出來，潛伏本門中的奸細，就是『難腕天曹』申天、討丁力行師徒倆。」

「怪不得最近這一段時間中，沒有這師徒倆的消息。」

「太上還說，總舵中已做過徹底的清查，沒甚發現，所以才認爲這師徒倆是潛伏在我這批人的當中。」

「這……怎麼可能呢？」

「我也認爲不可能。」

「那……那現在咱們是否要着手清查呢？」

「不，太上說，等他自己來處理。」

「太上會親自趕來？」

「他本來就是要親自趕來的，不過，目前這一變化，他一定會將本門精英，全部帶到這兒來。」

那青衣使女嬌笑道：「這下子可够熱鬧了。」

那青衣老嫗冷笑道：「我火娘子可不是好欺侮的，儘管太上不讓我清查，我還是要暗中清查一下，但願申天討師徒沒混在這兒，否則，我要先剝他們的皮，然後教他們屍骨無存。」

原來這青衣老嫗，竟然是惡名昭著的火娘子所喬裝。

火娘子耿明珠，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烈火神君」耿光前的獨生女兒。

耿光前武功獨樹一幟，所精製的火器更是武林一絕，爲人介於正邪之間，雖然不能算是大俠，生平却也沒甚麼惡跡。

但耿明珠却不同，由於她是獨生女，自幼即被她的雙親寵壞，長大後，更是吃、喝、嫖、賭，無所不全而成爲人盡可夫的武林「淚女」。

同時，也由於她已盡獲乃父的武功與火器的眞傳，一行武林同道都稱她爲「火娘子」而不名。

至於她的雙親，却是被她的劣跡所活活氣死的。

她的雙親健在時，她還不能不有所顧忌，自從她的雙親被氣死之後，更是毫無忌憚地由「淚女」而變成無惡不做的「惡女」了。

她的年紀並不大，目前，頂多不過才三十出頭。

此刻，她這白髮老嫗的外表和「姥姥」的稱呼，都是爲了掩人耳目而假扮的。

她在天一門中的身份，也是副門主，地位跟班少白平行。

當然，對於目前集中在劉村的天一門人員而言，她是地位最高的一個，至於刁太虛之所以重用她以及她手下的那批人，無非是想借用她那霸道絕倫的火器，以期取得對俠義道的絕對優勢而已。

×　×　×

火娘子三把兩把地將頭上和臉上的僞裝卸下，現出她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苦笑着接道：「既然有內奸，這些勞什子和『姥姥』的稱呼都用不着了，現在，妳去傳火龍一號。」

「是……」

火龍一號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年輕人，進入火娘子的房間之後，足有一頓飯的工夫才出來。

然後，火娘子換上一身玄色勁裝，悄然而出，逕奔後院。

後院柴房旁，是旅客們放置大件行李的儲藏室。

火娘子進入儲藏室，關上門，燃着火摺子，然後打開一隻密封的中型木箱，目光一觸之下，她楞住了。

那木箱中本來是盛滿她所精製的最霸道的火器「火靈球」的，現在却變成了一箱石頭和枯草。

也許這一變化，已在她的預料之中，所以，她只楞了一下，立即恢復鎮靜，並繼續查看另外三口木箱。

另外三口木箱也一樣，「火靈球」變成了石頭和枯草。

火娘子沉思少頃，冷冷一笑之後，又將四口木箱恢復原狀，悄然離去。

盞茶工夫過後，火娘子出現在樓下的三號房間前，後面還跟着火龍一號和五號——也就是那個去鷹愁澗查看過的精壯漢子。

火娘子向火龍一號呶呶咀，火龍一號抬手在三號房間的房門上輕輕敲了三下。

室內傳出一串含含糊糊的語聲，道：「誰呀？」

火龍一號沉聲回答道：「我，火龍一號。」

「甚麼事？」

「緊急大事，請開門。」

「好，請等一下。」

接着，是一串由床上起身，和穿衣衫的「悉悉率率」聲。

火娘子向火龍一號、五號打了一個戒備的手勢，並後退三尺。

房門「呀」然而啓，一名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和一名年約三旬上下的短裝漢子，並肩含笑，當門而言，那短裝老者並向火娘子咧咀一笑道：「副座，眞是英雄所見異同，咱們都恢復本來面目了。」

火娘子俏臉微變，道：「你們不是『鐵腕天曹』申天討師徒？」

那短裝老者道：「很抱歉，教副座失望了。」

「你是誰？」

「老朽『鬼影子』張暢……」

火娘子俏臉又是一變，道：「你就是七俠十三魔中碩果僅存的六俠張暢？」



張暢含笑接道：「多謝副座，還記得這麼清楚。」

火娘子道：「那麼，你旁邊的這位，是——？」

那短裝漢子搶先回答道：「在下時不遷，有個上不了枱盤的綽頭，叫『賽時遷』。」

「『賽時遷』時不遷，有意思。」火娘子媚笑道：「這是表示你偸竊的功力，强爺勝祖。」

時不遷笑道：「這可不是吹的，否則，你們那四箱火靈球怎會變成石頭，你們身上的家當，怎會都成了西貝貨。」

火娘子臉色再度一變，連忙探懷取出四粒鷄蛋大小的圓球，略一審視之下，一張俏臉頓時變成一片鐵青。

原來火娘子的看家法寶——火靈球，除了盛滿四口木箱之外，她本人和三十六名手下的身上，也都各自佩帶四粒。

也由於這原因，四口木箱被調了包，她並不怎麼着急。

現在，她這一發現在身邊的火靈球也給調了包，心中這一急可眞是非同小可。

但她畢竟是見過大風浪的老江湖，儘管心中急怒交迸，却强忍着向火龍一號、五號問道：「查查你們身上的火靈球。」

時不遷又搶先笑道：「不用查了！我保證，妳手下三十六人……不！應該只有三十四個人，三十四個身邊的火靈球，都變成了一團廢鐵。」

事實也已經證明，火龍一號、五號身上的火靈球，也給調了包。

其實，火娘子自己也明白，她的查詢，是多餘的。

試想，她自己身邊的法寶，都被人家神不知，鬼不覺地調了包，她那些手下人又怎能倖免。

就當火娘子俏臉上靑一陣，白一陣之間，張暢却拈鬚微笑道：「其實，那些鐵丸，也還是可以當暗器使用的。」

火娘子冷冷笑道：「老娘不用火器，單憑武功，也足能超度你們。」

張暢又笑笑道：「老夫拭目以觀。」

「現在，我要先問一些問題。」

「可以，問吧！」

「據本門所得消息，潛伏本門的，是申天討、丁力行師徒倆。」

「你們的消息很正確。」

「現在，怎麼換成了你們兩個？」

時不遷搶先笑道：「這原因很簡單，

申大俠師徒倆，是俠義道中的大將，對付妳這些上不了枱盤的三四流角色，只有像我這樣的鷄鳴狗盜之流才最合適。」

火娘子道：「這是說，你是專門對付我的火器而來。」

時不遷道：「正是，正是……」

火娘子又向張暢問道：「張暢，你也自甘下賤，自認是鷄鳴狗盜……」

時不遷截口接道：「張老是爲了愛護我、掩護我而來。」

火娘子冷笑一聲，道：「我手下的火龍二號、四號都被你們殺死了？」

時不遷道：「據在下所知，由于他們很合作，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

這，也應該算是情理中事，如果火龍二號、四號不合作，不肯將他們的秘密透露出來，別人又如何能冒充他們的身份而不出紕漏。

火娘子一挫銀牙，道：「該死的狗雜種！」

時不遷笑道：「對天一門來說，那兩位的確是該死，因爲，這麼一來，你們預定將鷹愁澗炸成一片刦灰的陰謀，已完全泡湯了。」

「不見得！」火娘子冷笑道：「老娘仍然有把握讓鷹愁澗化成一片刦灰，而你們兩個，更必須立即受到懲罰。」

「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張暢冷笑一聲：「好！咱們後園中候教。」

話聲中，向時不遷使了一個眼色，立即一個倒縱，穿窗而出。

但他的身形才穿出一半，一刀一劍成交剪狀向他攔腰斬下。

「噹，噹」兩聲，緊接着是兩聲慘號，和人體倒地聲。

就這剎那之間，張暢、時不遷二人已相繼縱出窗外。

但他們的身形才落，已陷入四個勁裝漢子的圍攻之中。

張暢自然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何況，他目前還必須保護時不遷的安全。

「賽時遷」時不遷的偷竊技巧，固然是强爺勝祖，沒得話說，但他的武功却是平凡得很。

也所以，在目前這四面受敵的環境中，張暢必須以雷霆萬鈞的手段，殺出一條血路才行。

目前，包圍他們的，都是火娘子的手下，這些人，最擅長的是火器，由於火器被時不遷調了包，等於是毒蛇失去了毒牙，因此，儘管人多勢衆，但以張暢的身手而言，有如以上駟對下駟，片刻之間，連那窗口突襲的兩個在內，已被殺掉了十一個。

好生惡死，畢竟是人之情常，儘管那批人都是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但眼看自己同伴屍骸狼藉的慘景，也不由他們不心胆俱寒，而使那前仆後繼的攻勢暫時爲之一停。

對於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張暢把握得很好，他携住時不遷的左手，輕喝一聲：「起！」

「起」字聲中，人已雙雙騰射而起，向後山方向疾射而去。

張暢不愧他有「鬼影子」的綽號，輕功之佳，的確足以自豪。

目前，儘管他還攜帶着時不遷這麼一個大男人，但其身法之快，仍然有如匹鍊橫空，使得剛剛趕到的火娘子攔截也不可能。

那四方客棧的後園，可不是花園而是菜園，菜園的面積最多不過畝許大小。

帶着時不遷的張暢，凌空疾射七八丈之後，接連三個起落，已到達菜園的邊緣，只要再一個起落就可越過圍牆，進入後山了。

但就當他再度縱起時，圍牆上陡地兜頭罩下一股重如山岳的勁風，並沉叱一聲，「下去！」

這乘機偷襲的是天一門的兩位太上護法——枯竹桿和矮冬瓜。

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之下，一對一，張暢絕對不會吃虧，但目前的張暢，不但是在凌空激射之中，其力不便於分散運用，同時他還携帶着一個時不遷。儘管他功力高絕，臨敵經驗豐富，於危機間不容髮之間，足尖在一旁的一株桃樹上一點，借力斜縱丈許，避過了對方掌力的銳鋒，却還是被那掌力的餘勁震得氣血翻騰，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但他的身形剛剛站穩，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已跟踪進擊。

張暢獨對兩個功力在伯仲之間的强敵，又要分神維護時不遷的安全，其處境的危殆，自不難想見。

因此，雙方一經交手，張暢即被逼得連連後退。

也幸虧他是以長劍對對方的徒手，否則，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這情形，使得矮冬瓜桀桀怪笑道：「七俠十三魔中人物，也不過如此。」

張暢長劍翻飛，且戰且退，沒接腔。

事實上，張暢所受壓力太大，也沒法接腔。

但張暢沒接腔，另外却有人接腔了。

只聽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道：「你們兩個，很光彩！」

話到人到，「砰」然巨震聲中，枯竹桿被震得倒飛丈外。

這及時趕來支援的是「鐵腕天曹」申天討。

申天討得理不饒人，如影隨形，跟踪進擊，「砰、砰、砰」接連三掌，將枯竹桿震退八尺，「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另一邊，張暢在減少一個强敵的情況之下，也大奮神威，「唰、唰、唰」地一陣搶攻，將矮冬瓜逼得連連後退。

情況急轉直下，「東海雙怪」枯竹桿、矮冬瓜二人，已由絕對優勢變爲劣勢，枯竹桿在申天討的雄渾掌力下，並已負了不算輕的內傷。

一旁的火娘子連忙飛身助戰，二對一，才算勉强將頹勢穩住。但以一雙肉掌對張暢長劍的矮冬瓜，却仍然是守多攻少地，在節節後退中。

申天討力戰枯竹桿、火娘子二人，仍然是威風八面，佔盡上風，於節節進逼中並沉聲喝道：「耿明珠，申某對妳，已手下留情，妳還不識相！」

火娘子笑問道：「你爲何要手下留情啊？」

申天討道：「令尊生平，還不失爲正人君子，申某人與令尊曾不止一面之緣，也算是忘年之交，申某人實在不忍心故人兒女，陷于邪魔外道中。」

火娘子道：「你是想以父執身份，要我改邪歸正？」

「不錯。」

「得了吧！姓申的，我父親活着的時候還管不了我，你能算老幾？」

申天討怒聲道：「耿明珠，妳以爲我治不了妳？」

火娘子冷笑道：「別儘冒火氣，有甚麼本事，儘管使出來。」

申天討怒叱一聲道：「不識抬擧的妖婦！」

「呼、呼」兩掌，將對方兩人逼退五尺，「嗆」地一聲，又亮出肩頭長劍。

一劍在手的申天討，凜若天神地沉聲喝道：「耿明珠，現在退出這場是非，還來得及！」

火娘子拉着枯竹桿疾退五丈之外，一面冷笑道：「我說，申天討，你就是想要退出這場是非，也是來不及了。」

她一手握着一粒鷄蛋大小的圓珠，沉喝一聲：「住手！」

正在節節進逼的張暢，聞聲住手，矮冬瓜連忙乘機縱落火娘子身邊。

火娘子冷笑一聲，道：「申天討，你應該認識這玩藝的。」

申天討微微一怔，道：「這是妳最霸道的火器火靈珠？」

火娘子道：「不錯。」

時不遷插口說道：「申大俠，那是假的。」

火娘子沒答話，只是冷笑一聲，隨手向十多丈外甩出一粒火靈珠。

「轟」地一聲震耳巨响過處，火光熊熊，地面上現出一個徑約丈五，深達三尺的大坑。

而且，影响所及，四週三丈以內的桃樹和蔬菜，都燃燒起來。

申天討臉色一變，沒接腔。

時不遷也蹙眉說道：「這又怎麼可能呢？」

火娘子冷笑道：「你想不通？」

時不遷苦笑道：「我是想不通。」

火娘子說道：「現在，告訴你也不要緊，你以神偷技巧換去的是火靈珠，包括那木箱中的和我們身上的，那本來都是假的。」

「妳事先已獲得消息？」

「沒有。」

「那妳爲何要那麼做？」

「諸葛一生唯謹愼，爲防萬一，對我自己的精心傑作，豈能不做最佳防範？」

時不遷苦笑道：「但我還是想不通，因爲，妳那百寶囊中的法寶，除了火靈珠被調換之外，其餘的玩藝，也都被我偷走了。」

火娘子嬌笑道：「這一點，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高明。」

「那麼，妳現在的火靈珠，由何處而來？」

「你忘了，我叫『火娘子』？」

時不遷苦笑無言。

火娘子又嬌笑道：「如果火娘子遭了一次小偷，就束手無策，豈非成了浪得虛名之輩。」

接着，又向申天討笑問道：「申大俠，你是這些人的頭頭，也算是正主兒？」

申天討哼了一聲，沒接腔。

火娘子道：「申大俠，我等你的一句話。」

申天討冷然地道：「我甚麼話都不想說，也不必說。」

火娘子道：「這是說，你準備以血肉之軀，抗拒我的火器？」

「難道不可以？」

「當然可以，但你想想看，你能有幾成勝算？」

申天討眉梢一揚，道：「也許我連一成勝算都沒有，但我深信，妳也絕對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兒。」

「我一定會活着離開這兒。」火娘子含笑接道：「因爲，我除了火靈珠之外，還有更好玩的玩藝兒，你信不信？」

「不信！」

「好！再讓你開一次眼界。」

「申某人正拭目以待。」

「火龍一號！」

另一個清朗語聲接道：「屬下在。」

火娘子又沉聲喝問道：「都準備好沒有？」

「全都準備好了。」

「給點顏色讓申大俠瞧瞧！」

「是……」

那「是」字的尾音未落，「轟」地一聲，五丈外一道火光激射而出。

那火光長約三丈，粗如水桶，旣勁且疾，所經之處，不論是任何物質，都立即燃起熊熊烈火，久久不熄。

火光下，申天討、張暢二人神色漠然，好像是視而未見。

但時不遷却爲之臉色大變。

火娘子笑問道：「申大俠，我這小玩藝，還算差强人意嗎？」

申天討披唇一哂道：「不過如此。」

「是的，不過如此。」火娘子含笑接道：「這不過如此的小玩藝，這兒，一共安排了二十四具。」

申天討沒接腔。

火娘子名道：「二十四具一齊發射之下，就算是大羅金剛，也難逃火葬的厄運了。」

申天討居然含笑點首道：「我也是這麼想。」

此情此景之下，申天討居然還笑得出來，使得火娘子不由地楞住了。

火娘子楞了一下之後，冷笑道：「我也深信，即使你打算跟我同歸於盡，也絕對不可能。」

「我也認爲不可能。」

「那麼，你作何打算呢？」

申天討反問道：「妳說呢？」

「我說嘛！」火娘子嬌笑道：「申大俠，你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仇恨，是不是？」

「這也是實情。」

「而且，你還是先父的忘年之交，所以，咱們之間，實在沒有拚個你死我活的必要。」

「我也具有同感。」

「所以，只要申大俠不那麼死心眼，眼前局勢，是可以化干戈爲玉帛的。」

「我想，妳一定有條件？」

火娘子笑道：「當然！不過我的條件很簡單。」

申天討漫應道：「是嗎？」

「只要你能交出水晶珠和申小燕就行了。」

「這條件，的確是簡單，只可惜我不會答應。」

火娘子沒接腔。

申天討又道：「妳一定想問，我爲何不答應？」

火娘子點點頭道：「不錯。」

申天討道：「妳要明白，申小燕雖然是我的義女，但她現在已是峨嵋派的人，而且是光大峨嵋武學、繼承峨嵋道統的未來掌門人。」

「就因爲她擁有峨嵋派的水晶珠？」

「不錯。」

「峨嵋派承認她是峨嵋弟子嗎？」

「當然！而且，峨嵋掌教一心眞人已經跟我懇談過了。」

火娘子苦笑道：「如此說來，咱們之間，好像沒甚好談的了？」

申天討道：「本來就是……」

火娘子截口冷笑道：「據我估計，申小燕的關閉期，至少還有五天。」

申天討道：「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還有七天。」

「由這兒去鷹愁澗，最多一天工夫也足够了。」

「是的。」

「如果你申大俠、張大俠今宵都火葬在這兒，僅憑『南駝、北跛』，能撐得住本門的攻勢嗎？」

「那很難說。」

「何況，我這兒還有大批無堅不摧的火器。」

「這情形，我瞭解。」

「這也就是說，即使目前你申大俠、張大俠都犧牲在這兒，水晶珠和申小燕的性命也還是保不住，」火娘子侃侃地接道：「既然橫豎都保不住申小燕的性命和水晶珠，又爲何不索性自動交出來，還可以免除自己的無謂犧牲。」

申天討笑道：「看情形，妳已經認爲，我除了無條件投降之外，別無生路。」

火娘子道：「事實如此，請恕我說句不好聽的話，姑且撇開我的火器不說，你們那邊，絕對沒有人是咱們兩位太上的敵手。」

「七天之後就有了。」

「你說的是啓關以後的申小燕？」

「不錯。」

「你們能撐過這七天嗎？」

申天討拈鬚微笑道：「耿明珠，能不能撐過七天，跟妳不太相干吧！」

火娘子俏臉一變，道：「你……你是在拖時間，等後援？」

申天討微笑如故地回答道：「大概是吧！」

火娘子臉色一沉，道：「火龍一號，立即集中發射！」

她的話聲才落，只見一個勁裝漢子疾奔而來，並促聲說道：「啓稟副門主，大事不好！」

「何事驚慌？」火娘子問出一句之後，又立即沉叱一聲：「站住！」

火娘子的下意識中，認爲這個疾奔而來的勁裝漢子好像有點兒不對勁。

因爲，那勁裝漢子的來勢太快，她的手下中，沒人具有那樣的身手。

她的反應，也不能算不快，但那勁裝漢子的來勢，却快得不可思議，有如浮光掠影似地，一下子射落她身邊，出手如雷地接連點了她的五處大穴，並朗聲笑道：「副門主，妳也該歇一會兒了。」

火娘子驚怒交迸地問道：「你……你是誰？」

那勁裝漢子含笑答道：「報告副門主，在下叫丁力行。」

「你……你……就是申天討的徒弟丁力行？」

「如假包換。」

「我那些火器手，都被你暗中給制住了？」

「不！小可不敢掠人之美，那完全是杜老爺子的傑作。」

「是『北跛』杜立？」

「正是，正是……」

「該死的老殘廢！」

丁力行笑道：「不！該死的是天一門的牛鬼蛇神。」

不遠處傳來杜立蒼勁語聲道：「小子還不快點回來，我老人家還另有差遣。」

丁力行道：「是！力行馬上就來。」

說着，雙手老實不客氣地在火娘子身上搜索起來，並歉笑道：「副座請多多包涵，小可不是故意輕薄，是不得不借用妳身上的法寶……」

他可眞是說到做到，連火娘子肚兜內密藏着的「法寶」都收爲己有。

杜立的語聲又道：「申老弟，刁太虛夫婦馬上就來，你們還不快走！」

一直看着手忙脚亂的丁力行而微笑着的申天討，恭應一聲之後，道：「老爺子您呢？」

杜立的語聲說道：「我跛子跟駝子必須再擋一擋，順便也試試那一對老妖的斤兩……」

遠處傳來岳剛的洪笑聲道：「多謝太上手下留情……喲！這下子怎麼又不留情了。」

只聽江玲的語聲怒叱道：「老殘廢，有種就好好的跟老娘拚上三掌。」

岳剛的語聲笑道：「太上，您饒了我吧，我駝子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跟娘兒們打架……」

一聲霹靂巨震，使得岳剛的語聲中斷了一下，接着，又笑嚷道：「太上神功無敵，佩服，佩服。」

江玲的語聲冷笑道：「所謂威震武林的『南駝、北跛』，也不過如此。」

岳剛的語聲笑嚷道：「太上，你別由門縫中看人，將我駝子看扁了，老實告訴你，我駝子的看家本領還沒使出來哩！」

又是三聲巨震過處，岳剛又笑嚷道：「太上，咱們玩兒歸玩兒，怎能認起眞來……嗨！跛子來得正好，你要是再晚來片刻，駝子可要昇天了哩！……」

原來杜立已趕上過去。

申天討、丁力行、張暢，時不還等人也都不見了。

現場中，穴道被制的「火娘子」耿明珠，正由兩個手下抬着走向客棧中。

× × ×

熱鬧了將近大半個時辰的惡鬥，早已結束。

夜已深沉。

劉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但有心人都能體會到，目前的平靜是表面上的。骨子裏不但不平靜，而且，暗潮激盪，石破天驚的搏殺，隨時都可能發生。

親手及仇人　遙慰父英靈

位于劉村北面，一幢新建的磚造樓房，也是劉村中最好的房子的樓上，還有燈光透出。

這也是目前的劉村中，唯一還有燈光的所在。

那是天一門兩位太上門主之一的江玲的臨時香閨。

不過，現在高臥牙床上的，却不是江玲，而是自稱「峨嵋叛徒」的朱永昌。

燭影搖紅，朱永昌神色木然，目光呆滯地凝注虛空，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

少頃，房門輕啓，柳媚花嬌的江玲悄然進入，並輕輕關上房門。

江玲顯然是蘭湯浴罷，嬌軀上，除了一襲薄如蟬翼的粉紅絲質睡褸之外，全身是赤裸的。

當她輕移蓮步，步向床前時，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和那令人目眩神迷的乳波臀浪，使得正在想心事的朱永昌目光爲之一亮。

江玲甩脫身上的絲質睡褸，將那全裸的嬌軀偎入朱永昌的懷中，並在他的俊臉上吻了一下，道：「怎麼還沒睡？」

朱永昌的雙手很不安份地，在她的嬌軀上移動着，一面笑道：「妳沒回來，我怎能睡得着。」

江玲的語聲，膩得令人心醉，「我多麼希望你說的是眞心話。」

「妳還不相信我？」

「我要有教我相信的事實表現……」

「好！我馬上有最好的事實表現。」

「噗」地一聲，案頭燈光被吹熄了，接着，是朱永昌快速的卸衣聲。

江玲媚笑道：「今宵，你怎麼那麼熱情？」

朱永昌道：「我想通了，人生苦短，青春有限，古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我也該及時行樂才對呀！」

「且慢！」

「爲何臨陣叫停？」

「我太累，先替我搥搥背，好嗎？」

「行！一切都聽妳的……」

黑暗中，傳出一陣不輕也不重的搥背聲，對話是暫時停止了。

少頃，朱家昌又道：「玲姊，方才，我好想念妳，也好緊張。」

江玲道：「爲何要緊張？」

朱永昌道：「外面殺得一塌糊塗，妳又正在跟『南駝、北跛』拚命，我怎能不緊張呢！」

「就心我被人家殺死了？」

「是啊……」

「小滑頭，雖然我明知你言不由衷，但我還是喜歡聽你這些言不由衷的甜言蜜語。」

「天地良心我說的都是字字由衷。」

「是嗎！那麼我問你，你那峨嵋心法，我說了多少好話，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都不肯全部說出來，非要迫得我使出精神功，你才乖乖地說出來，那是爲甚麼？」

「不爲甚麼，只是我當時沒想通。」

「現在，我的『玄玉掌』練成了，你也想通了，很好。」

「是啊……」朱永昌笑道：「方才，你對那兩個老殘廢，有沒有試過『玄玉掌』呢？」

「試過，但那兩個老殘廢滑溜得很，一直不肯硬接。」江玲也笑道：「不過，明天咱們就要正式進攻鷹愁澗了，到時候，兩個老殘廢想躲也躲不了的，何況，咱們還有大批霸道絕倫的火器。」

朱永昌道：「火器？火器不是給那個叫時不還的小偷換走了嗎？」

江玲「格格」地媚笑道：「如果眞讓他們輕易地將火器換走了，咱們天一門還有甚麼資格談武林霸業。」

朱永昌苦笑道：「原來妳是在尋我開胃。」

江玲道：「我也不是尋你開胃，事實上，他們的確換走了一批火器，不過，他們換走的那批火器，本來就是假的。」

「妙極，讓他們空歡喜一場。」

「對你來說，可實在不怎麼妙，永昌，明天，鷹愁澗一定會化成一片刦灰，你不恨我嗎？」

「爲甚麼要恨妳，峨嵋武學，在你們兩口子身上發揚光大，不也一樣嗎？」

「不一樣，我是邪魔外道，申小燕是正人君子，何況，申丫頭對你不但是一見鍾情，而且還一往情深。」

「這些，都不用提了，我認命。」

「你不覺得難過？」

「如果我說不難過，那可眞是違心之論。」

「小滑頭，總算說了一句老實話。」

「我本來是老實人……」

這時，外面傳來斑少白的語聲，道：「太上睡着了麼？」

江玲沉着聲喝問：「甚麼事？」

班少白的語聲道：「啓稟太上，那山神廟要不要加派人手？」

江玲不悅地道：「這些小事，也要向我請示！」

班少白的語聲道：「太上，這不是小事，那批東西，非常重要，而那山神廟破敗不堪，四通八達，難以防守……」

江玲截口接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看中那山神廟的破敗才用它，這也就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的道理。」

「是是……」班少白的語聲苦笑道：「只是，現在的劉村，龍蛇雜處，隨時都會發生問題，萬一……萬一……」

江玲不耐煩地截口說道：「好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是……」

班少白的脚步聲遠去之後，江玲才媚笑道：「小滑頭，猜猜看，那山神廟的是甚麼東西？」

朱永昌道：「現在，我除了妳之外，對一切都不感興趣。」

江玲道：「不論你是不是言出由衷，我都決定告訴你，因爲，你能運用的只有一成眞力，沒有餘力去破壞它。」

「破壞它？那是——？」

「火靈球？」

「哦……」

「你，是不是很難過？」

「我是很難過，手都揹酸了，全身的血管也快要爆裂了，偏偏急驚風遇着慢郎中，儘說些不相干的話……」

「好啦！」江玲暱聲說道：「小滑頭，現在，你可以爲所欲爲了……喲！要死了，幹嗎那麼窮兇極惡的。」

朱永昌喘息着道：「太上多多包涵，屬下一時收韁不住，馬兒跑得太急。」

「少……廢話……」

「是……現在，是……是該儘量發揮……那……一成眞力的時候……」

「小滑頭……」

一聲「小滑頭」，外加「啪」地一聲脆響，顯然是朱永昌身上挨了一記不輕也不重的纖掌。

這不輕也不重的一記纖掌，自然有鼓勵作用。

朱永昌也很識趣，將他那僅剩的一成眞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那令人聞之而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一直進行了大半個時辰，才靜止下來。

少頃過後，才傳出輕微而又均勻的鼾聲。

不遠處，有斷斷續續的夜鶯聲傳來。

其實，那夜鶯聲可不是出於夜鶯之口，而是丁力行與朱永昌聯絡的暗號。

丁力行潛伏在一片雜木林中，已經有一個時辰以上了。

他，滿臉焦急神情，却又莫可奈何，而只好不時發出夜鶯聲促駕。

終於朱永昌趕來了。

此刻的朱永昌，是一身勁裝，手持長劍，很顯然，他是隨時都準備迎戰突發的意外。

而且，由他那身法的輕靈快速，也實在不像是一個只剩下一成眞力的人。

雙方一見面，丁力行就笑謔地道：「朱兄，我還以爲你膩在溫柔鄉中，捨不得出來了哩！」

「事實上，也是幾乎脫不了身，」朱永昌苦笑着接道：「丁老弟，請瞧瞧我這身行頭。」

丁力行這才注意到對方那身又長又大，極不合身的勁裝，不由笑問道：「是偷來的？」

「不！是由死人身上剝下來的，還有這枝青鋼長劍。」

「你殺了人？」

「不殺人，怎能過關？」

「那妖婦呢？」

「那妖婦嘛！」朱永昌訕然一笑道：「她剛剛『吃飽』，正在休息。」

丁力行怔了一下，才恍然大悟而會心地一笑道：「要『餵飽』那妖婦，可不簡單，朱兄够辛勞的了。」

朱永昌含笑無言。

丁力行又道：「那麼，現在，你已不能再回去了？」

朱永昌漫應道：「是的。」

丁力行道：「方才，你爲何不趁那『餵飽』她的機會一舉將她除掉？」

朱永昌苦笑道：「你以爲，事情會這麼簡單？」

丁力行道：「是啊！誰都明白，那節骨眼兒上，是任何女人最脆弱的時候。」

丁永昌道：「這情形，我也明白，而且，方才我也曾經有這樣的企圖！」

「結果却擧棋不定，而坐失……不！是臥失良機。」

「老弟，你不知道，那妖婦已練成了『玄玉掌』，全身眞力也已練到自生反應的境界。」

「哦……」

「我的這點兒道行，跟她本來就有一大段距離，如果貿然行動，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丁力行沒接腔。

朱永昌輕輕一嘆，道：「目前這局面，雖說是天意，却也算是我所一手促成，而我也早有以一死贖罪的打算。」

丁力行正容地道：「朱兄，既然這是天意，就不該存有一死贖罪的想法……」

朱永昌擺手截斷對方的話，說道：「當時，我也的確有拚死一試的衝動，但由於獲得一個意外的好消息，我才改變了主意……」

「是不是那火靈球的消息？」

「對！」

「那眞好極了。」

「老弟身上是否帶着快速引火的火種呢？」

「有，還是時不遷由火娘子身上偷來的法寶，我已試過，很管用。」

「很好，現在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快走吧。」

朱永昌說完，立即盡展脚程，當先疾奔而去。

丁力行隨後緊跟，並邊走邊問道：「在那兒？」

「山神廟，」朱永昌也邊走邊輕嘆一聲，道：「明天，他們就要進攻鷹愁澗，由於刁太虛夫婦功力無敵，又有火娘子助紂爲虐，如果因而使申姑娘功敗垂成，那我朱永昌可眞是百死莫贖了。」

丁力行道：「朱兄切莫太過自責，而且，現在情況好轉了，只要除去這批火器，咱們就算成功了一大半。」

朱永昌道：「可是，申姑娘的關期還有七天，這要命的七天，可够咱們苦撐的了。」

丁力行笑道：「朱兄別顧慮太多，自古吉人天相，目前，你意外獲得的好消息，就是證明……」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證明你們兩個小子，該在這兒濺血橫屍……」

只見一道人影，由斜刺裏橫截過來。

朱永昌連忙用傳音入密功夫向丁力行說道：「東行里許就是山神廟，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丁力行截口接道：「我知道，朱兄善

自珍重……」

話聲未落，人已如離弦激矢，向前激射……

那橫裏截過來的是「東海雙怪」中的矮冬瓜。

矮冬瓜眼看丁力行向山神廟方向疾射，竟然放過朱永昌，凌空一個折轉，擊出一記劈空掌，沉叱一聲：「小子躺下。」

此刻的矮冬瓜，可以說是將他的一身所學發揮到了極致。

試想：於凌空激射中，半途折轉、發掌、說話，而且那掌力又是那麼雄渾，矮冬瓜會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但很不幸，他所遇上的，是「鐵腕天曹」中天討的得意弟子，更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高手。

丁力行的身手固然還談不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跟乃師比起來，却也相差有限。

所以，丁力行並未因矮冬瓜的一記劈空掌而躺下。

丁力行不但沒躺下，而且還以一記反手劈空掌，借雙方掌力相接的反震之力，那凌空激射的身形，更加快速地向前激射而去。

矮冬瓜所提聚的一口眞氣，已到必須換氣的節骨眼兒上，只好瀉落在地面上，並一掌擊向以逸待勞的朱永昌。

朱永昌揮掌相迎，並淸叱一聲：「憑你也配同我遞爪子！」

由表面上看來，朱永昌這話，好像是狂得太過份了。

但事實上，由於朱永昌本來是峨嵋派中的傑出弟子，獲得已經絕傳的峨嵋心法之後，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他的功力，一直在日夜長大中，儘管他由於資質方面不如申小燕，也沒水晶珠助長功力，而成就方面不能跟申小燕相比，但却已强過丁力行了。

也所以，匆促進擊的矮冬瓜，不但沒佔到便宜，反而被震得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站在朱永昌的立場，自然不肯讓對方有喘息的機會。

因此，矮冬瓜剛剛站穩，眼前寒芒電掣，朱永昌的長劍已疾刺過來，並冷笑一聲道：「該在這兒濺血橫屍的，是你這老賊……」

矮冬瓜實在是時運不濟，而朱永昌的功力之高，又大出他的意料之外，那劍勢之快速與凌厲，使他來不及有任何反應而只有閉目等死的份兒。

但他却命不該絕，於生死一髮間，被及時趕來的江玲救了下來。

江玲救下矮冬瓜的手法，可使得朱永昌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

江玲是以手掌抓住朱永昌的劍身。

她的手掌透明而微呈黑色，那是「玄玉掌」的特徵。

江玲已用上了玄玉掌。

朱永昌神色木然，但臉上的肌肉，在抽搐着。

江玲却是臉色鐵青，凝注對方，欲言又止。

這也難怪，不久之前，他們還膩在一張牙床上，卿卿我我，抵死纏綿，現在，却變成了勢不兩立，生死决于俄頃的對頭冤家，撫今思昔，還能說些甚麼呢？

山神廟方向傳來激烈的殺伐聲。

朱永昌臉色一變，但沒有繼以任何行動，他明白，有江玲在，想趕去支援丁力行，那是夢想。

江玲却向正在以衣袖揩拭額頭上的冷汗的矮冬瓜沉聲喝道：「這兒沒你的事，趕快去山神廟支援。」

「是……」

矮冬瓜恭應一聲，長身疾射而去。

「嘩」地一聲脆響，朱永昌手中的青鋼長劍，已只剩下半截。

江玲撥弄着半截斷劍，輕輕一嘆道：「朱永昌，我早就知道你靠不住，但我却沒想到，你已練成了『移筋易穴』的功夫，居然能保留着全部功力。」

經過這片刻的緩衝，朱永昌已神態自若地恢復正常，並淡然一笑道：「這一點，我非常抱歉。」

江玲冷笑道：「說起來，我也該向你道歉。」

「哦……」

「你想不通？」

「是想不通。」

「告訴你，方才，班少白向我稟報的那一套，是我事先安排的。」

朱永昌臉色一變道：「是爲了試探我，是否眞的甘心臣服？」

江玲含笑點首道：「不錯。」

朱永昌道：「那麼，有關火靈球藏在山神廟的那些話，也是假的。」

「你說呢？」

「好！算我多此一問。」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今宵，你們也是有計劃的行動。」

朱永昌沒接腔。

江玲又道：「論實力，你們至少差上二籌以上，這還不包括火娘子的火器在內，而明天，我們又必然向鷹愁澗進攻，所以，論形勢，你們是站在絕對的劣勢，基于『攻擊是最佳防禦』的原理，也所以，你們才決定在今宵發動孤注一擲的攻勢，希望最少也能獲得那批火靈球，那麼，優劣的形勢就爲之改觀了。」

朱永昌仍然沒接腔。

江玲笑問道：「我有沒有說錯？」

朱永昌苦笑了一下，道：「也許妳是說對了。」

「也許？」江玲訝問道：「像這等大事，難道你竟然不知道？」

朱永昌道：「這是實情，我一直在妳身邊，無法參與機密……」

「那麼，你跟丁力行，又是如何聯絡的？」

「別天眞了，這問題，我不會告訴妳的。」

江玲苦笑道：「是的，我是太天眞了，天眞得總以爲可以用柔情感動你，能够長相厮守。」

朱永昌眼角的肌肉抽搐了幾下，沒接腔。

山神廟方向傳來的殺伐聲，越來越激烈。

儘管目前的朱永昌沒證實羣俠方面今宵是有計劃的攻擊，但事實已經證明，方

才，江玲的猜想沒錯，否則，山神廟方向的搏殺，不可能如此激烈。

江玲又問道：「你聽，如果山神廟那邊，你們只去了一個丁力行，會有如此熱鬧嗎？」

朱永昌苦笑無言。

江玲注目問道：「這，證明一些甚麼呢？」

朱永昌回答道：「自然是證明妳的猜想沒有錯，但妳也別得意得太早，如果咱們是採取防禦的攻勢，此中也必然另有玄機。」

「你以為，是甚麼玄機？」

「咱們這邊的領導人，都是老成持重的老江湖。」

「老江湖又如何？」

「老江湖不打沒把握的仗。」

「那當然不可能，但如果申姑娘能提前啓關呢？」

江玲俏臉一變道：「你的腦子裏，就只有申小燕那臭丫頭！」

朱永昌笑道：「別吃飛醋，我不過是就事論事……」

江玲「呸」地一聲，道：「你以為我還會吃你的醋！」

「我也希望妳不會。」

「告訴你，就算是姓申的臭丫頭提前啓關，我也照樣教她豎着來，橫着去！」

朱永昌披唇一哂，道：「好！我拭目以待。」

江玲臉色一沉，道：「你以為，還可以看到以後的結果？」

朱永昌喟然一嘆，道：「看不到，那是最好不過。」

江玲以一種異樣的眼光注視着他，道：「妳想借我的手，替你解脫？」

朱永昌苦笑說道：「那不是兩全其美嗎？」

「別作夢了！」江玲冷笑一聲，道：「朱永昌，你的武功業已大成，手中斷劍也還可以將就使用，我以肉掌先讓你十招，進招吧！」

「多謝……」

朱永昌雖然口說「多謝」，却並未進招，而且，反而將半截斷劍也索性丟了地下，並閉上雙目。

江玲楞了一下，才冷笑道：「你以為裝孫子就可以放過你？」

朱永昌苦笑無言。

江玲怒聲道：「朱永昌，做得像個男子漢一點，以你目前的成就，在我手下週旋個百兒八十招，應該沒問題。」

朱永昌仍不接腔。

江玲大聲叱道：「你知不知道，過去，我對你的愛有多深，現在對你的恨也有多深！」

朱永昌張目苦笑道：「我知道，也所以妳現在殺了我，算得上是兩全其美。」

「我不會殺你，」江玲輕輕一嘆道：「你我相處的時間不算短，你該了解我的個性……」

「是的，我了解。」

「對于我所得不到的任何東西，我也決不會讓他給別人去享受。」

「那麼，最好是辦法就是殺了我。」

「我不殺你，我不殺你……」江玲有點兒神志錯亂地嚷叫道：「但我絕對不放過你……你……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有一張討女人歡心的面孔，更有一項足以征服天下女人的特殊異稟，你是男人中的男人，但這些，都已跟我絕緣，所以……」

她，頓了一下，又一挫銀牙，以一種近于瘋狂的語氣，大聲嚷道：「我要毀去他……」

話落，繼之以行動。

就像一個瘋子，手忙脚亂地在朱永昌面前凌空揮舞了幾下之後，發出一聲悲呼，掩面疾奔而去。

朱永昌本來就像泥塑木雕似地，沒有任何反應。

現在，他更像是一個木頭人。

由外表看來，目前的他跟片刻以前的他，好像沒有甚麼不同，但實際上可絕對不一樣了。

他，不但已失去武功，也失去做男人的天賦。

今後，他不但不能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也不能再去征服女人，他已成為一具徒具男人外表的行屍走肉。

夜風在呼嘯。

不遠處，金鐵交鳴聲、叱喝聲，慘叫聲不斷地傳來。

但這些，都好像跟他完全不相干了。

艮久、艮久之後，他那木楞的臉上抽搐了一下，唇角也牽動了一下。

終於，他仰首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然後，像夢遊者似地，挪動沉重的步伐，步向後山……

× × ×

山神廟旁，惡鬥方酣。

不錯，所謂「火靈球藏在山神廟」的話，的確是假的，而羣俠方面「做防禦性的攻勢」却是真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事實證明了。

由丁力行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山神廟時，山神廟的裏裏外外，竟然寂無一人。

藝高人胆大的丁力行，可不管火靈球是否真的藏在山神廟中，揚手甩出一顆由時不還所提供的「法寶」——一枚偷自火娘子百寶囊火中的磷火丸。

那小小的磷火丸，不但有強烈的火焰，也有頗為驚人的爆炸聲。

但結果除了引起山神廟中的熊熊烈火外，更引來了來自四方八面的包圍，和連綿不斷的殺搏。

現在，丁力行已成了全身浴血的血人，不過，那都是濺自敵人身上的血。

而且，跟丁力行情形差不多的還大有人在。

那是「鐵腕天曹」申天討、「南駝」岳剛、「北跛」杜立、左天佐、左天佑等五人。

丁力行力戰班少白、江盼盼夫婦，申天討獨戰三個紅衣番僧，左氏兄弟分戰矮冬瓜、枯竹桿二人，岳剛、杜立則雙戰刁太虛。

雙方殺得難解難分，戰況暫呈膠着狀態。

現場附近，死狀奇慘的屍體，沒有一百也總有八十具以上。

山神廟已成了一個大屠場。

到目前為止，除了羣俠方面的「鬼影子」張暢和申小燕，以及天一門方面的另一位太上門主江玲之外，雙方精銳已傾巢而出。

× × ×

儘管戰況呈膠着狀態，但嚴格說來，羣俠方面實已落了下風。

獨戰班少白、江盼盼夫婦的丁力行固已佔了上風，但分戰矮冬瓜、枯竹桿二人的左氏兄弟却是守多攻少。

獨戰三個紅衣蕃僧的申天討，是真正難分勝負的一組。

岳剛、杜立雙戰刁太虛，還不敢跟對方的玄玉掌硬拚，而只是避實就虛地，實行游鬥。

像這情形，如果江玲及時趕來，羣俠方面可就更加不妙了。

刁太虛自信已經勝劵在握，禁不住得意忘形地，呵呵大笑道：「老殘廢，憑你們兩個的身份地位，聯手之下，還不敢接我的掌力，我看，你們乾脆自己撒泡尿，淹死算啦！」

岳剛也敞聲笑道：「刁太虛，別得意太早，誰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是眞正的勝利者……」

一聲慘叫，三個紅衣番僧，被申天討飛起一脚，踢飛一個。

無巧不巧，那個被申天討踢飛的紅衣番僧，剛好跌斃在班少白的身邊，班少白心頭一凜，微一分神，被丁力行一劍砍下腦袋。

以一敵三以及一敵二的申天討、丁力行二人，在減少一個強敵之後，雙雙大奮神威，將剩下的兩個紅衣番僧和江盼盼迫得連連後退。

羣俠方面的情況，已略為好轉。

可惜這一種好轉的情況，有如曇花一現。

原因是江玲及時趕了過來。

有如一頭瘋虎的江玲，一到現場就「砰！砰」兩掌，將左天佐、左天佑兄弟震飛三丈之外。

江玲使的是「玄玉掌」，所以儘管左氏兄弟功力奇高，在她手下也成了不堪一擊而當場斃命。

江玲乘殺掉左氏兄弟的餘威，一下子將岳剛截住，並冷笑一聲，道：「老殘廢，別取巧，咱們各憑眞本領，好好較量一下。」

「南駝、北跛」雙戰刁太虛時，可以取巧，現在一對一，想取巧也不行啦！

由于不能再取巧，也由于刁太虛、江玲夫婦都使出玄玉掌，迫得「南駝、北跛」，在全力應付之下，還不能不提心吊胆的。

「南駝、北跛」已顯然落了下風。

不過，儘管「南駝、北跛」已落了下風，但由于他們那數十年的修為和臨敵經驗，還能勉強撐下去。

但申天討、丁力行師徒倆那邊，却又有了絕對的變化。

原來，他們師徒倆由于減少一個強敵，是暫時佔了絕對優勢的。但由于「東海雙怪」枯竹桿、矮冬瓜的對手左氏兄弟被江玲震斃之後，分別加入戰圈，使得他們師徒倆由絕對優勢中，一下子變為劣勢。

這情形，使得刁太虛又得意地笑道：「岳剛，刁某人不為已甚，咱們該好好談談？」

岳剛也含笑說道：「但我實在想不起來，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

「我說還有。」

「那麼，你說吧！」

「我說，眼前，你連半分勝算都沒有了。」

「半分勝算都沒有又怎樣？」

「不怎樣，還是老問題，你只要交出水晶珠和申小燕，就可化干戈為玉帛。」

刁太虛冷笑道：「岳剛，你一定要見到棺材才掉淚！」

岳剛笑道：「我駝子就是見了棺材也不會掉淚。」

丁力行發出一聲驚呼，他的左袖被矮冬瓜一抓抓了下來，手臂上也現出三道爪痕。

刁太虛又冷笑道：「岳剛，你已經看到了，也該想到，你們死光之後，申小燕和那水晶珠還是會歸我所有，那麼，你們的死，豈非是白死？」

岳剛道：「咱們的人，都不會死。」

「左氏兄弟的屍體，難道不是很好的證明？」

「那是他們在刦難逃。」

「你們這些人，都是在刦難逃，你知道不知道，我還有火娘子的火器沒有使出來？」

「沒有人叫你不使用啊……」

這話可眞絕，試想想，目前情況之下使用火器，豈非是不分敵我，一網打盡。

因此，刁太虛為之氣結，而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

一旁的江玲「呼、呼」兩掌，將杜立迫退八尺，揚聲喝道：「老不死，少說廢話，多加點勁，先宰掉這兩個老殘廢才是正經。」

刁太虛呵呵一笑說道：「夫人言之有理！」

話聲中，一連三掌，也將岳剛迫退一丈有奇。

同時，「東海雙怪」和江盼盼，以及兩個紅衣番僧也不約而同地加強搶攻，將申天討、丁力行二人殺得手忙脚亂。

一時之間，羣俠方面，形成一面倒的劣勢。

就當此時，一串蒼勁而又雄渾的禪唱隨風傳來。

刁太虛冷笑道：「岳剛，你的救兵到了！」

岳剛笑道：「我沒有甚麼救兵，也不須要救兵，但我不妨老實告訴你，申小燕馬上就要來了。」

刁太虛道：「你是說，那臭丫頭會提前啓關？」

「不錯。」

「提前啓關也好，免得我去鷹愁澗找她。」

「找她？你不乘早開溜？」

「放屁！」

那禪唱聲越來越近，朦朧月色下，只見四位鬚眉全白、頭戴九樑冠，身着八卦道袍的老道，徐徐地，邊唱邊走了過來。

刁太虛大喝一聲：「停！」

所有惡戰，都立即停了下來。

所有的目光，也全都集中在四位老道身上。

那四位老道在距正邪羣豪五丈處，由魚貫而行，變成併排而立，禪唱也停止了，一齊合掌垂眉，不言不動，對于眼前的正邪羣豪，也好像視而不見。

刁太虛眉峯緊蹙，向岳剛問道：「岳剛，你也不認識他們？」

岳剛含笑答道：「是的，但我知道他們的來處，也知道他們的來意。」

「他們由何處來？」

「峨嵋金頂。」

「是峨嵋派的？」

「不錯，是峨嵋派碩果僅存的四位長老。」

「你不認識他們，怎麼知道這些？」

「我所知道的，還不止這些，因爲，半年之前，我遇到他們的掌門人，那掌門人告訴我，百日之後，他將仙逝，今日今時，他們四位長老，會到這兒來恭迎他們的新掌門人。」

刁太虛臉色微變，道：「那新掌門人是誰？」

岳剛笑道：「刁太虛，你何必明知故問！」

刁太虛道：「我就是想不通才問。」

岳剛道：「好！我告訴你，誰保有水晶珠，誰就是峨嵋派的新掌門人。」

刁太虛呵呵大笑道：「那很好，我就是他們的新掌門人，可惜我沒興趣。」

岳剛冷笑道：「不是你沒興趣，是你手中沒有水晶珠。」

刁太虛道：「殺光你們這些人，抓住申小燕，就有水晶珠了。」

岳剛道：「你辦得到嗎？」

刁太虛道：「你且拭目以待吧！」

岳剛道：「刁太虛，別橫扯，我相信，你自己也明白，這些都是長眉眞人飛昇以前的安排，也是天意，人，是，不能與天爭的……」

刁太虛截口冷笑道：「我不信這些鬼話！」

微頓話鋒，沉喝一聲：「殺！」

如响斯應，不遠處傳來一聲清叱：「誰敢！」

短短的兩個字，有如仲夏沉雷，震得正邪羣豪的耳鼓「嗡嗡」作响。

而且，話到人到，白衣勝雪的申小燕，已如天神下降似地瀉落當場。

緊接着，「鬼影子」張暢，「毒天王」古坤也相偕瀉落當場。

本來由于刁太虛的一聲「殺」而即將再度掀起的殺刦，無形中被壓制住了。

刁太虛、江玲夫婦臉色一變之後，又漠然地注視着申小燕，並以眞氣傳音交談着。

現場中突然之間變成一片死寂。

× × ×

事實已證明，申小燕果然是提前啓關了。

在羣俠們部署防禦式的攻勢期間，替申小燕護法的是張暢和古坤二人。

提前啓關的申小燕，由外表上看來，一點沒改變。但行家都知道，她的修爲，已進入反璞歸眞之境了。

× × ×

現場中沉寂了少頃之後，那四位老道一齊飄落申小燕身前，躬身施禮，同聲說道：「修眞、修誠、修緣、修性參見掌門人，恭迎掌門人法駕。」

申小燕對于這突發的意外，好像一點也沒有感到驚訝，並落落大方地一面還禮，一面說道：「四位長老，請暫時退過一旁。」

岳剛向杜立擠了一下眼睛，悄聲說道：「跛子，這小丫頭可眞有一派掌門的風範哩！」

申小燕美目環掃，最後凝注距她最近的申天討，嬌聲問道：「義父，咱們這邊，沒有傷亡吧？」

「還好。」申天討神色一黯，道：「只有左氏兄弟不幸成仁了。」

「是誰殺的？」

「他們是死于江玲的玄玉掌下。」

「好！燕兒馬上替他們報仇。」申小燕注目接問：「義父，怎麼沒有看到朱大哥？」

申小燕口中的「朱大哥」，指的是朱永昌。

朱永昌的行踪，只有丁力行知道一部份，而丁力行對于他跟朱永昌匆促分手後的一切，却是一點也不知道。

尤其是這一陣子的激烈惡鬥，可以說已沒人想到朱永昌這個人了。

所以，目前申小燕這一問，竟然將申天討給問楞了。

申天討一楞之下，將詢問的目光投向丁力行。

同時，丁力行却已向江玲沉聲問道：「江玲，朱少俠何在？」

「朱少俠？」江玲故意含笑反問道：「你說的是本門中那個吃裏抓外的朱永昌嗎？」

「廢話！」

「不是廢話，告訴你，那小子給老娘廢掉了……」

申小燕臉色倏地一變，截口問道：「妳殺了他？」

江玲嬌笑道：「不！他還活着……」

申小燕又截口問道：「人在那兒？」

江玲道：「可能在後山，妳想不想知道，我爲何不殺他？」

申小燕沒接腔。

江玲又道：「殺了他，太便宜他了，我要他活着痛苦一輩子，也讓妳在臨死之前，有椎心泣血的痛苦。」

申小燕仍然沒接腔。

江玲又笑道：「我知道，你們兩個相識相處的日子雖不長，互相愛戀之情，却已山高海深。」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丫頭，我沒說錯吧？」

申小燕俏臉一片冷漠，仍沒吭氣。

江玲陰笑着問道：「妳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處置他的？」

「說！」

申小燕終于開口了，却只有簡短的一個字，表情也還是一片冷漠。

江玲含笑接道：「我廢了他的武功，也讓他失去了做爲男人的能力……」

「好惡毒的手段！」

「這叫作無毒不丈夫呀！」

申小燕目光深注地問道：「你們兩個，就是刁太虛、江玲夫婦？」

刁太虛搶先答道：「不錯。」

申小燕接問道：「當年，爲了水晶珠，殺我父母的，也是你們？」

刁太虛傲然點首道：「正是。」

這時，江玲却向江盼盼、「東海雙怪」，和兩個紅衣番僧使了一個眼色，那五個立即悄然退出現場。

羣俠方面，似乎根本沒有注意他們的行動。

也由于沒人注意他們的行動，當然也沒有人加以阻止。

申小燕「嗆」地亮出長劍，沉叱道：「好！血債血還，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丫頭年紀輕輕，胃口可不小呀！」

刁太虛呵呵一笑之後，忽然偕同江玲雙雙騰射而起，口中並沉喝一聲：「火靈球伺候……」

所謂「火靈球伺候」，也就是命令潛伏外圍的火娘子發射火靈球。

而這，也正是他們先以眼色示意「東海雙怪」等人悄然撤退，自己夫婦相繼騰射而起的原因。

但出乎他們意外的是：不但火娘子毫無動靜，他們夫婦更被申小燕一記擘空掌，硬行「壓」了下來。

而同時，「南駝、北跛」與申天討等人，也紛紛向「東海雙怪」等人發動了攻勢。

而且，那攻勢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前後不過十來個回合，「東海雙怪」分別被「南駝、北跛」擊斃，江盼盼被丁力行一劍穿胸，兩個紅衣番僧也分別死于申天討和張暢的劍下。

兵敗如山倒，東山再起的天一門，片刻之間土崩瓦解，目前，已只剩下兩個太上門主刁太虛、江玲了。

刁太虛、江玲夫婦，好像被申小燕方才那凌空一掌「壓」寒了心。現在，他們神色冷漠，注視申小燕、默然無語。

申小燕冷然一哂，道：「你們心中一定在奇怪，火娘子那批人，怎會不聽你們命令了？」

刁太虛注目問道：「是妳先在暗中做了手腳？」

「不！那是我古伯伯的傑作。」

「是『毒天王』古坤？」

「不錯。古伯伯不想多造殺孽，沒有要他們的命，也沒工夫一個個的去找他們，只是做了一點小手脚，讓他們一個時辰之內，不能行動。」

「他爲何不將我夫婦也一併毒倒？」

「那是出于我的要求……」

「是妳要求古坤，不在我們夫婦身上用毒？」

「不錯。」

「爲甚麼？」

申小燕冷笑說道：「你爲何不多想想看。」

刁太虛「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由于我們夫婦，是妳父母的仇人，妳要用你自己的力量，親手殺死我們才甘心？」

「說對了。」申小燕冷然接道：「刁老賊，方才，你們夫妻聯手以玄玉掌迎戰，還敵不過我的『太淸罡煞』，現在亮兵刄，我再給你們聯手一戰的機會。」

原來方才他們雙方在那極短暫的一擊中，已較量過傲視當代武林的絕學。

如非是此刻申小燕加以說明，可能還沒有人看出來哩！

刁太虛沒接腔，只是江玲投過旁人難以意會的一瞥。

江玲微一點頭，忽然再度雙雙騰射而起，分向疾射——

刁太虛射向申天討，而江玲射向丁力行。

情況很明顯，刁太虛夫婦自知逃生無望，不得不作死裏求生的打算，企圖刦持申天討、丁力行師徒作爲人質，兩人中只有一人得手，就可以全身而退，再圖東山再起。

但申小燕早已防到這一着。

因此，她已後發先至地將刁太虛截住，右手長劍擲向江玲，左手迎向刁太虛那形同拚命的玄玉掌。

「砰」然巨震聲中，申小燕借力一個倒縱，飄落原地。

一聲凄厲慘號，江玲被由背後擲中的長劍釘死在丁力行身前的約莫三丈處。

至于刁太虛，則連慘號聲都不曾發出，被申小燕的無上玄功震飛五丈之外，很顯然，他是在身軀墜地之前，就已經畢命了。

申小燕目蘊淚光，仰首「喃喃」自語，她是在默禱她多年前慘死于刁太虛夫婦手上的父母的英靈。

沉寂了少頃，只聽得那四位峨嵋長老同聲高喧佛號，道：「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申小燕含淚的目光向申天討、「南駝、北跛」等三人一掃，咽聲說道：「義父，兩位老爺子……燕兒要……要去找朱大哥……」

申天討正容點首道：「好！咱們大夥兒分頭去找。」

× × ×

他們能找到朱永昌嗎？

就算他們找到了朱永昌，又能夠怎樣呢？

蘇學士說得好：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是嗎？

不是嗎？

（全文完）



精選短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老樹神

樹神開金口　羣惡生死鬥

「嘿！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你們聽說過樹會說話沒有？告訴你，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有一棵老松樹會說話，這棵老松樹生長在普陀山的絕嶺之上，它會口吐人言，而且能跟你對答如流……」

上面這段話，在大江南北流傳巳有數月之久，而且越傳越盛，繪聲繪色，幾乎巳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

「老松樹會說話？荒唐！荒唐！這是妖言惑衆，一派胡說！」

有人這樣肯定的說。

「老松樹會說話？唔……那必是千年老樹成精啦！」

也有人如此猜測。

但這個荒誕不經的傳言，相信的人却越來越多，因爲據說有不少好奇心重的人特地趕去普陀山絕嶺看那棵老松樹，果然證明老松樹會口吐人言，能與人高談闊論呢。

因之，此事更爲轟動了。

不久，有人傳說「老樹神」要見四個人，這四個人是：

前太原府名捕頭「鬼見愁」胡虎；

江南著名俠客「天龍劍」上官守義；

金陵大鏢局的總鏢頭「雙槍奪魂」易堅星；

龍虎山上清觀的觀主靈丹道人。

這四人，都是名揚四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人物：鬼見愁胡虎曾經破過無數奇案，栽在他手裏的黑道梟雄更是不計其數，三年前告老退隱林下，但直到現在仍爲人所津津樂道；天龍劍上官守義則是當代少數著名的劍術名家之一，其爲人正直豪爽，古道熱腸，而且嫉惡如愁，犯在他手裏的武林敗類少有倖免者，所行所爲無非俠義，故也是人人稱讚的大俠客；雙槍奪魂易堅星則是一位聞名全國的鏢局負責人，他保鏢巳有二十多年，只失手過一次，因此信譽極著；至於靈丹道人，他除了是上清觀的觀主之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更是一位活神仙，他武功甚是高強，但最使人欽佩的是他的歧黃之術，他煉的靈丹能醫百病，活人無數，因此被稱爲靈丹道人。

老樹神要見這四個人幹甚麼呢？

沒有人知道。

他們四人去不去呢？

有人斷定他們不會去，理由是他們四人都是舉世知名的人物，凡是這樣的人物，大都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想法，不願去理會那些邪裏邪氣的事情。

但也有人斷定他們會去，理由是像他們這樣名滿天下的人，若不去赴老樹神的邀請，豈非表示他們心虛胆怯？

於是，這件事成了人們興趣的焦點，就有許多人跑去普陀山絕嶺，日夜守在老樹下，等候胡虎、上官守義、易堅星及靈丹道人的來臨。

可是，整整一個月過去了，上述四人並未去普陀山與老樹神會晤，大家以爲他們不去，因此乘興而去敗興而回。

× × ×

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裏。

普陀山拍絕嶺之上，驀然連續出現了四條人影，像巨鳥般一個一個飛落老樹神之前。

這四人，正是鬼見愁胡虎、天龍劍上官守義、雙槍奪魂易堅星及上清觀主靈丹道人。

他們終於選擇在沒有人在的深夜裏，連袂來到了這裏，要和老樹神見見面了。

現在，老樹神就在他們面前。

它的確是一棵千年老松樹，樹高五六丈，樹身大可數人環抱，樹枝如龍橫空，樣子極之不凡。

四人並肩而立，對着會說話的老松樹觀察良久，鬼見愁胡虎首先開口冷笑道：「哼，我早就說過這是不可能的事，如今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老松樹，所謂會說話云云，全是妖言惑衆，一派胡說！」

雙槍奪魂易堅星面呈疑惑道：「可是，小兒前月曾風聞而至，他說當時這棵老松樹確曾開口說話呢。」

胡虎又冷笑道：「開口？它的口在哪裏？」

他年巳七十以上，頭髮雖巳花白，却無一絲老態，昔日的名捕頭的威儀仍然表露無遺。

易堅星又接口道：「小兒是不會胡說八道的，據他說當日曾有數人在場，大家都聽到這老松樹吐出人言，絕非虛假。」

胡虎以其銳利的眼光對着四下一掃了一眼，道：「老夫的看法是：當時一定有人躲在附近發言，而那人八成是個神棍，目的必在斂財。」

天龍劍上官守義開口道：「這嶺上只有這麼一棵樹，附近也無可藏身之處。」

他並非不同意胡虎的臆測，他說的確是事實，絕嶺之上只有眼前一棵老松樹，樹的四周甚是平廣，數十丈以內絕不可能躲人。

胡虎冷冷一笑道：「上官大俠是武學名家，難道不知武林中有所謂『傳音入密』之術？」

上官守義笑道：「在下當然知道，但『傳音入密』僅能達到二十幾丈遠，胡捕頭請看這嶺上的地勢，四面均是五六十丈長的平廣地面，您老認爲有人功力深厚到可在五六十丈外發出『傳音入密』麼？」

胡虎輕哼一聲道：「江湖上的鬼蜮伎倆極多，無論如何，老夫不信這棵老松樹會說話。」

不料他這一句話剛剛說完，那棵老松樹巳吐出了人言——

「胡虎，我就知道你不肯相信，所以才特地邀請你來啊！」

語聲不大，但字字清楚。

胡虎面色大變，差點驚跳起來。

易堅星、上官守義和靈丹道人也大吃一驚，他們雖然早就聽說老樹神會說話，心中却也不大相信，這時一聽老樹神果然會說話，饒是他們見多識廣，藝高胆大，也不禁一陣毛骨悚然，面色都白了。

雙槍奪魂易堅星駭然道：「老樹神，你當眞會說話啊？」

老樹神道：「本神年巳一千零八歲，日日聆聽觀音院誦經，再加上吸收日月精華，因而得以成神。」

胡虎突然雙目一睜，射出一片懾人心魄的銳芒，對着四下厲聲道：「是那個神棍裝神弄鬼？給老夫滾出來！」

他仍然不相信說話的會是眼前的老樹神。

老樹神立刻哈哈大笑道：「胡虎，你這小老兒最是頑劣不馴，你要是不信本神會顯靈，不妨仔細尋找一番，看看你所說的神棍躲在那裏？」

這次，他的聲音稍稍提高，比一般所謂的「傳音入密」要高得多。

胡虎面色又是一變，當即走近樹頭跟前，仰頭搜視樹頂。

老樹神笑道：「對，你仔細的看一看，然後再用你的秋水雁翎刀敲一敲，看你所說的神棍是否藏身於樹腹之中？」

胡虎一看就看出樹上沒有人，當下果然拔出秋水雁翎刀敲打樹身，繞樹敲打一陣，覺得樹身處處堅硬，分明樹身是結實的，不可能藏着人，於是便向上官守義和易堅星說道：「上官大俠，易總鏢頭，二位且去附近搜索一下，也許那神棍就躲在附近。」

上官守義和易堅星不便反對，兩人便分頭去附近搜索。

這時，老樹神又開「口」了，道：「胡虎，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今夜這嶺上除了你們四人之外，鬼都沒有一個，不信你也去尋尋看。」

胡虎寒臉不答。

靈丹道人却巳心悅誠服，不覺雙膝跪地，恭恭敬敬的對着老樹神膜拜起來。

老樹神笑道：「嗯，你這牛鼻子還算乖巧，不過本神巳替你算過命，這輩子你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羽化登仙啦。」

靈丹道人惶聲道：「弟子愚昧，敬請老神仙指點迷津。」

老樹神道：「不成，不成，你想成仙，下世爲人再說啦。」

不久，天龍劍上官守義和雙槍奪魂易堅星巳回到樹前，都說未發現人跡。

老樹神笑道：「現在，胡虎啊！你總該相信本神的存在了吧？」

胡虎怒道：「這一定是邪術！」

老樹神道：「邪術？你既不相信鬼神，又怎相信世上有邪術？」

胡虎怒喝道：「說！你請我們四人到此，究竟爲的何事？」

老樹神道：「胡虎，你在太原府任職捕頭數十年，的確破過不少奇案，但你也曾運用你的智慧陷害了不少人，最可恨的是：你曾經利用職權奪取了何氏寡婦的一大筆財產，害得何氏寡婦無以爲生，終於懸樑自盡——」

「胡說！」

胡虎大吼一聲，突然揮刀向樹身上砍去。

刷的一聲，秋水雁翎刀深深砍入樹身，也就在這時，胡虎渾身劇烈一震，口發一聲狂叫，登時仰身栽倒，剎那間目瞪口呆，死了。

上官守義和易堅星駭然失色，靈丹道人則嚇得連連向老樹神磕頭。

老樹神笑道：「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為惡者終歸要遭報應——上官守義，現在輪到你了。」

上官守義面色一陣蒼白，不覺倒退三步，顫聲道：「在下有何不對？」

老樹神道：「你麼？嘿嘿，日裏文縐縐，夜裏偷毛豆，表面上你是義行可嘉的大俠客，實際上你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你該還記得七年前趙家滅門慘案那件事吧？由於趙家一個兄弟無意間發現你弑師的行為，你為了怕趙家那個兄弟說出去，竟然於三更半夜蒙面潛入趙家，將趙家一門大小二十餘口盡皆殺害，你說你的心狠不狠啊？」

天龍劍上官守義神情大變。

老樹神道：「你以為此事沒人知道，但須知舉頭三尺有神明，你瞞得了人可瞞不了神明，今夜也是你報應的日子了。」

上官守義聽了這話，表情陰晴不定，兩眼滴溜溜轉了一會，忽然拔劍出鞘，走上三步。

老樹神冷笑說道：「你也想砍倒本神麼？」

上官守義喝道：「不錯。」

話聲中，長劍疾吐而出。

卻不是吐向老樹神，而是吐向雙槍奪魂易堅星。

不僅如此，還同時一脚向靈丹道人的腰上章門穴猛踢過去。

易堅星大驚道：「上官大俠，你這是幹甚麼？」

武林高手，應變總是很快的，易堅星來不及撤出他的雙槍，卻趕緊斜肩左掠，適時躲過了上官守義猝然刺到的一劍。

靈丹道人則就地一滾，也避開了他的襲擊，大怒道：「上官施主，你是瘋了不成？」

老樹神哈哈笑道：「他沒有瘋，他只是想殺人滅口，由於本神揭發他的罪惡，他怕你們將他的罪惡傳出去，所以便想殺死你們二人，這正是他的老把戲。」

祂說話之間，天龍劍上官守義又繼續出招攻擊易堅星和靈丹道人，招招凌厲，正是殺人滅口的姿態。

易堅星一連縱退數丈才脫離他的猛攻，當即撤下背上的雙槍，怒吼道：「上官守義，你原來竟是這般心黑手辣，今夜易某人便替天行道，宰了你這個兔崽子。」

雙槍一振，欺身便攻。

靈丹道人也很憤怒，從腰上抽出拂塵，搶步加入助戰。

上官守義原想出其不意的擊殺他們二人，不料事與願違，這時被易堅星和靈丹道人緩過氣來，情勢立變，不消盞茶工夫，反被他們二人攻得手忙脚亂，處於危殆的局面。

原來，雙槍奪魂易堅星和靈丹道人都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單打獨鬥也未必會敗於他，如今兩人聯手，他就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了。

老樹神一旁助威道：「對！出手不要留情，殺啊！殺啊！上官大俠，你惡貫滿盈，哼！今夜這普陀山絕嶺便是你埋骨之處……」

上官守義心虛胆怯，又勉强接了幾招後，忽然縱身而起，想逃命了。

「着！」

易堅星大喝一聲，右手上的短槍適時猛擲而出，他號稱「雙槍奪魂」，可不是浪得虛名，短槍出手，疾似怒矢。

上官守義揮劍欲撥，由於心慌意亂，竟未撥着，而終於被短槍射中腹部，登時一聲慘叫，從空中栽了下來。

傷在要害，因此落地只掙扎了幾下，便告斷氣，一命嗚呼哀哉了。

老樹神哈哈笑道：「很好！很好！這叫該死的活不了，該活的死不了。」

易堅星走去拔回插在上官守義腹上的短槍，拭去血漬，便向靈丹道人道：「道長，咱們走吧。」

他覺得今夜所發生的事太過邪門，心中實在害怕，因此不欲久留。

靈丹道人也是心頭發毛，頷首道：「是，咱們這便下山。」

老樹神道：「且慢，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你們幹麼怕我呀？」

易堅星正擬轉身欲行，聞言脚下一煞，道：「老樹神，在下一生行為光明磊落，可沒有幹過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啊。」

老樹神道：「是麼？那你一定有健忘之病，忘了自己以前幹過的事啦。」

易堅星神色微變道：「易某人保鏢二十多年，確實不記得幹過甚麼見不得人的事，若是有的話，願聞教誨。」

老樹神問道：「你保鏢二十多年，有沒有失手過呀？」

易堅星道：「沒有。」

老樹神道：「眞的一次也沒有？」

易堅星道：「不錯，二十多年來，易某人親自保的鏢，從未曾失手過。」

老樹神道：「對，不過你開設的金陵大鏢局，却曾有過一次失了鏢貨。」

易堅星臉色開始變得難看起來，道：「那一次易某人未親自護鏢，因此出了差錯……」

老樹神道：「那一次的鏢貨損失極大，好像是十幾萬兩銀子吧？」

易堅星眉頭一皺，說道：「當時若非易某人身染疾病，絕不致於發生那種不幸的事。」

老樹神突然哈哈大笑道：「易堅星，少在本神面前瞎扯蛋，你的鬼把戲別人不知道，本神可清楚得很。」

易堅星雙眉皺得更緊，道：「易某人不聽你胡言亂語——告辭了。」

轉身便走。

老樹神叫道：「易堅星，你怕了是不是？告訴你，你的金陵大鏢局是垮定了。你『雙槍奪魂易堅星』從此再也別想在江湖上混了。」

易堅星霍然轉回身子，驚怒交迸道：「你這個老樹精，你到底在說甚麼呀。」

老樹神道：「我在說你當年僞病在床而暗中進行刦鏢的勾當，那件事你是做得十分乾淨俐落，可惜老天爺是有眼睛的，今天也是你遭報應的時候了！」

易堅星憤怒已極，厲聲道：「胡說！你有何證據可證明易某人刦鏢？」

老樹神笑道：「你跟本神要證據？哈哈，這不是開玩笑麼？只有凡間才需要證據，我們仙家可不需要，你在本神面前狡賴是沒用的。」

易堅星怒「哼！」一聲，轉對靈丹道人道：「道長，咱們走，別聽他在胡說八道！」

靈丹道人發現他目中殺機隱透，心頭一寒，不敢跟他一起走了，便道：「不，易施主先走，貧道……貧道想與這位老樹神談談。」

易堅星不悅道：「談甚麼？」

說着，向他走過去。

老樹神叫道：「小心，他也想殺人滅口啦。」

靈丹道人身形一幌，縱退二三丈遠，乾笑道：「易總鏢頭你請吧！貧道發誓絕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今夜之事便了。」

易堅星見自己的心跡已被他識破，面容一獰，冷笑道：「難說得很。」

身形一騰，雙槍如螯，猛撲過去。

靈丹道人長笑一聲道：「易總鏢頭，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今夜你縱然殺了貧道，但老樹神仍會將你的罪狀說給別人知道呀。」

說話間，手中拂塵可沒閒着，已接了易堅星四五招槍法。

雙槍奪魂易堅星雙目血也似紅，分明已失去理智，大喝道：「宰了你這牛鼻子，易某人再放一把火將那老樹精燒死。」

短槍吐如蛇舌，連續施出殺着，企圖將靈丹道人刺死在槍下。

但靈丹道人可不是弱者，他的拂塵「呼呼」揮動間，勁風四激，堅强的迎接易堅星的攻擊，毫不示弱。

於是，兩人就在老樹神前鬥成一團，各展本身絕學作殊死之戰。

老樹神叫道：「靈丹道兒，你沉着應戰，本神保證你有勝無敗——他下一招是『雙龍爭珠』，你便來個『漁翁撒網』——對啦，打得好！打得好！」

若論武功，兩人可說不相上下，但因易堅星求勝心切，不免心浮氣躁，這時再經老樹神從旁指點，易堅星頓時槍法大亂，落了下風。

靈丹道人「得理不饒人」，取得攻勢之後，一柄拂塵更是凶猛，着着往易堅星的要害招呼，竟似也有殺死易堅星之意。

老樹神道：「快了！快了！現在來一招『仙鶴亮翅』。」

幾乎是老樹神的話聲一落，便聞「拍！」的一聲巨响，易堅星的左頸已被拂塵打中，登時皮開肉綻，鮮血飛濺。

「去休！」

靈丹道人緊接着一脚踹出，正中易堅星的丹田，後者便在一聲慘嚎之下，跌出三丈開外，再也爬不起來了。

老樹神喝采道：「好身手，好俊的功夫，靈丹道兒，難怪你能在同門師兄弟中脫穎而出，坐穩上清觀主之位。」

靈丹道人一聞此言，面色遽變，愕然道：「老樹神，你這話甚麼意思？」

老樹神道：「沒甚麼，沒甚麼，雖然你榮任上清觀主用了一些小手腕，那是小惡，可以不計。你最不可原諒的是犯了刦財刦色的戒律。」

靈丹道人駭恐已極，倏地後退了好幾步。

老樹神又道：「你煉製丹藥替人醫病本是好事，但豈可在藥中放入福壽膏？那東西吃了會上癮的。不過這也沒有關係，最不可饒恕的還是你經常見色起意，將許多美貌的良家婦女刦入你的密室之中。」

靈丹道人不敢再聽下去了，掉頭拔步便向嶺下狂奔。

老樹神大叫道：「靈丹淫道，你跑不了啦。」就在話聲中，正在狂奔的靈丹道人背上好像被某種利器擊中，只聽他「啊哎！」的一聲，身子向前一傾，砰然撲地氣絕了。

他是被一把飛刀射中，而射出飛刀的人正從地上爬起來。

他是鬼見愁胡虎。

他好整以暇的拍拍身上的灰塵，然後走去老樹神前，拔回砍在樹上的秋水雁翎刀，慢條斯理的納刀入鞘，才對着老樹神聳聳肩，笑一笑道：「老樹神，再見啦，如果有人問你為甚麼會說話，又如果你眞會說話的話，不妨老實告訴人：這不過是老夫的腹語之術罷了。」

（完）

下期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之八「魔障」 西門丁・著

江北神捕沈鷹破例接了一件由採花賊委託的案件，這案件引起了黑白兩道的一場大火併！結果沈鷹僅憑兇手的一句說話而破案。本故事離奇怪誕，未到最後，難知眞兇……

翟天星傳奇故事：「夜泣雙刀」 南宮宇・著

翟天星在垂柳山莊做了一場噩夢，懷着哀愁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山莊；今番又有什麼奇遇？下期才揭曉。是篇為作者繼「英雄、美人、長白參」後精心之作，請勿錯過。



俠儀傳奇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飛刀 又見飛刀（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李壞在外頭不到幾年就掙到了億萬的身價，而最近大內失竊了一批黃金，追查此案的責任正好落在刑部總捕頭韓峻的肩上，韓峻懷疑李壞是偷了大內黃金的獨行盜，派出不少的高手來圍捕李壞，李壞中了飛刀死去……實際上，李壞並沒有死，他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方天豪的女兒——可可的房中，李壞認爲這是絕對安全的地方，誰知李壞又估計錯誤，韓峻忽然出現在眼前，李壞走投無路之際，忽然出手制住可可，把她當人質，順利離開險境，可可以爲李壞很喜歡她，對李壞拿她當人質的事也完全原諒他，但李壞忽然說要走，使可可驚奇萬分……

當年遺恨事 如今訴衷曲

李壞又開始壞了。

李壞吃，李壞喝，李壞嫖，李壞賭，李壞醉。

他吃，吃不下，他賭，賭不輸，他嫖，也可能是別人在嫖他。

所以他只有醉。

可是醉了又如何？但願長醉不復醒，這也只不過是詩人的空夢而已。

有誰能長醉不醒呢？

醒來時那一份有如冷風撲面般忽然襲來的空虛和寂寞，又有誰能體會？

× × ×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總希望能找到一個屬於自已的根。所以李壞又回到了那山城。

這個小小的山城，也就像是高山亙古不化的積雪一樣，一直很少有變化。

可是這次李壞回來時，已完全變了。

山城變了。

遠山仍在，遠山下的青石綠樹紅花黃土也仍在，可是山城已不在了。

山城裏的人居然也在了。

這座在李壞心目中彷彿從遠古以來就已存在，而且還會存在到無限遠的山城，如今竟已忽然不在。

這一座山城，竟然已經變成了一座靜寂的死城。

一隻死鷄，一條半死的狗，一條死寂的黃土街，一扇被風吹得「拍嗒拍嗒」直响的破窗戶，一個沒有火的冷灶，一個摔碎了的空酒罎，一個連底都已經朝了天的，裏面連一個發了霉的饅頭都沒有的空蒸籠。

一個和那條狗一樣已經快死了的人。

× × ×

這個人就是李壞回到這山城時所看到的唯一的一個人。

他認得這個人，他當然認得這個人。

因爲這個人就是開饅頭店的張老頭。

× × ×

「這裏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這裏的那些人呢？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壞用了很大的功夫去問張老頭，還是問不出一個結果來。

張老頭已經和那條狗一樣被餓得馬上就好像快要死了。

李壞把行囊裏所有能吃能喝的都拿出來給了這個人和這條狗，所以現在狗又開始可以叫了，人也開始可以說話了。

只可惜人說的話只有一個字！雖然這個字他老是在不停的說，可是還是只有一個字，一個「可」字。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這個字他重複不停的說！也不知道說了多少遍，也不知道還要再說多少遍。

李壞叫了起來，差一點就要跳了起來。

他已經有很久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張老頭爲什麼要在這種時候一直反覆不停的唸她的名字？

山城已死，這個死城中除了張老頭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能夠倖存。

「可可呢？」李壞問道：「她是不是還活着？」

張老頭抬起頭看着他，一雙痴呆迷茫的老眼裏，忽然閃過了一道光。

× × ×

最後李壞終於又見到了可可。

方莊的後園已經荒蕪！荒蕪的庭院中，凄冷敗落的庭台間，凋零的草木深處有三間松木小築。

夜已經很深了。

荒園裏只有一點燈光。

李壞隨着張老頭走過去，就看見了那一築小小的木屋。

× × ×

燈在屋中，人在燈下。

一個已經瘦得幾乎完全變了形的人，一張蒼白而痴迷的臉。

可可。

「李壞，你這個壞小鬼，你眞壞死了。」

她嘴裏一直在反反覆覆不停的唸着這三句話，她的心已經完全破碎，世上的萬事萬物也都已隨着她的心碎而裂成碎片，除了這三句話之外，她已經無法將世上任何事連綴在一起。一個心碎了的女人，思想也會隨着破碎的。

× × ×

李壞的心也碎了！可是他的臉上，却還是帶着他那一臉可愛又可恨的笑。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他不笑又能怎麼樣，難道你叫他哭？

「可可，我就是李壞！我就是那個壞死了的壞小鬼，我已經壞得連我自己，都快要被我自己也氣死了。」

李壞又說：「像我這麼壞的人，已經壞得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所以我相信你一定還認得我。」

可可看來好像完全不認得他了。

可可看到他的樣子！就好像一輩子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可可看到他的樣子，根本就不像是在看着一個人，就好像在看着一堆狗屎一樣。

然後可可就給了他一個耳光。

× × ×

這一耳光着着實實打在李壞的臉上，李壞反而笑了，而且笑得很開心，眞的很開心。

「妳還認得我，我知道妳一定還認得我，否則你就不會打我。」

「我認得你，」可可的樣子還是痴痴迷迷的，「我認得你嗎？」

李壞點頭。

就在他點頭的時候，他又挨了一巴掌。

他喜歡被她打，所以他才會挨她的巴掌。

他自己也知道他對不起她，所以就算挨她八百七十六個巴掌，他也是心甘情願的。

× × ×

他沒有挨到八百七十六個巴掌，他只挨了三巴掌。

因爲這位已經瘋顚痴迷了的可可小姐的第三個巴掌打到他臉上的時候，她的大姆指也同時點住了他鼻子的「迎香穴」。

於是李壞又壞了。

古老的宅邸，深沉的庭院，凄冷中又帶着種說不出的莊嚴肅穆之意。

紅梅萬點，舊屋幾楹，庭台樓閣，夾雜其間，一個寂寞的老人，獨坐在廊簷下，彷彿久與這個世界隔絕。

並不是這個世界要隔絕他，而是他要隔絕這個世界。

一個和他同樣有一頭銀絲般白髮高大威猛的老人，用一種幾乎比狸貓還輕巧的脚步，穿過了積雪的小院。

積雪上幾乎完全沒有留下一點脚印。

高大威猛的老人來到他面前，忽然間彷彿變得矮小了很多。

「我們已經有了少爺的消息。」

「去帶他回來。」寂寞的老人，寂寞的老眼中忽然有了光，「不管他的人在那裏，不管你用什麼法子，你都一定要帶他回來。」

× × ×

李壞這一次可眞是壞得連自已都有點莫名其妙了，他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也有一天會落到這麼糟這麼壞的情況中。

被一個女孩子，用一種既不光明又不磊落的方法點住在鼻子下面的「迎香穴」，已經是一件够糟够壞的事了。

更糟的是，這個女孩子還是他最信任的女孩子，而且還被她點了另外十七、八個穴道。

所以我們這位壞點子一向奇多無比的李壞先生，現在也只有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坐在一張大紅木椅子上，等着別人來修理他。

有誰會來修理他？要怎麼樣修理他？

「可可，妳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我恨你，恨死了你。」

「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妳？」

「你根本不是人，是個活鬼，所以你也只喜歡那個月亮裏下來的活女鬼。」

李壞笑，壞笑。

在這種時候他居然還能笑得出來，倒也實在令人不得不佩服的事。

「你笑什麼？」

「我在笑妳，原來妳在吃醋。」

其實他應該笑不出來的。

其實他也應該知道女孩子吃醋絕對不是一件可笑的事。

女孩子吃醋，常常都會把人命吃出來的。

李壞這一次自己也知道這條命快要被送掉了，因爲他已經看到方大老板和韓峻從外面走了進來。

× × ×

韓峻居然也在笑。

他當然有他應該笑的理由，皇庫失金的重案，現在總算已經有了交代，盜金的首犯李壞，現在總算已被逮捕歸案。

「放你媽的臭狗屁！」李壞用一種很溫柔的聲音破口大罵，「你這個烏龜王八蛋，你偸了金子，要我來替你揹黑鍋，我也可以原諒你的，因爲如果我是你，我說不定也會這麼做的，可是你爲什麼一定還要我的命？」

「因爲李壞。」

韓峻自從五歲以後就沒有這麼樣笑過。「像你這麼壞的人，如果不死，往後的日子我怎麼能睡得着覺。」

方大老板當然也在笑。

李壞看着他，忽然用一種很神秘的聲音告訴他：「如果我是你，現在我一定笑不出來的了。」

「為什麼？」

李壞的聲音更低，更神秘：「你知道你的女兒肚子裏已經有我的孩子了？」

方大老板的笑容立刻凍結，反手一巴掌往他臉上摑了過去。

李壞臉上的笑容還是一點都沒有變。

「你打我沒關係，只可惜你永遠打不到你女兒肚子裏的孩子。」李壞說：「她這麼樣恨我，這麼樣害我，就因為她肚子裏有了我的孩子，而我却是不理她。」

方天豪的臉綠了，忽然轉身衝了出去。

李壞笑得更壞，他知道他是要找她女兒去算帳去了，他也知道這種事是跳到海水裏都洗不清的。

一個偷偷摸摸在外面有了孩子，而且是個壞蛋的壞孩子的小姑娘，如果被他爸爸抓住，那種情況也不太妙。

李壞覺得自己總算也報了一點點仇。

× × ×

李壞是真壞，可是他報仇通常都不會用那種冷漠殘酷的法子。

他不是那種人。

× × ×

只可惜一個人在倒霉的時候，總好像有一連串倒霉的事在等着他似的。

方天豪本來明明已經衝了出去，想不到忽然間又退了回來。

一步一步的退了回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撞到了瘟神一樣。

李壞看不到門外面的情況，可是就算他用肚臍眼去想他也應該想得出外面發生了一件讓方天豪很吃驚的事。

在方天豪現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讓他吃驚得成這副樣子的事已經不多了。

李壞的好奇心又像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的春心開始在春天裏發動了起來。

門外面是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不但李壞想不出，大家也都想不出。

每個人都開始緊張起來了。

× × ×

「是什麼人？」

韓峻輕叱，急箭般竄出，左拳右掌均蓄勢待發，而且一觸即發，發必致命。

想不到忽然間他也趕了回來，就像方天豪那樣一步一步的退了回來，臉上的表情也充滿了驚惱和畏懼。

然後門外就有一個高大威猛滿頭銀髮如白絲的老人，慢慢的走進了這間屋子。

× × ×

李壞的心沉了下去。

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他看見了就會頭痛的人，大概就是這個人。

× × ×

老人的白髮如銀絲，一身衣裳也閃爍着銀光，連腰帶都是用純銀合白金所製。

他自己也不否認他是個非常奢侈非常講究挑剔的人，對衣食住行中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講究挑剔。

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他的缺點，可是大家也不能否認他的優點遠比他的缺點多得多。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絕對有資格享受所有他所喜愛的一切。

× × ×

老人背負雙手，緩緩的踱入了這間大廳，韓峻、方天豪，立刻用一種出自內心的真誠敬畏的態度，躬身行禮。

「大總管，幾乎已經有十年未履江湖了，今天怎麼會忽然光臨此地？」方天豪說。

「老莊主最近身子可安泰？」韓峻用更恭敬的態度問：「少莊主的病最近有沒有好一點呢？」

老人只對他們淡淡的笑了笑，什麼話都沒有回答，李壞却大聲搶着說。

「老莊主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的壞，少莊主已經病的快死了，你們問他，他能說什麼，他當然連一個屁都不會放。」

「大胆，無禮。」

方、韓齊聲怒喝，韓峻搶着出手，他本來早已有心殺人滅口，這種機會怎麼會錯過。

他用的當然是致命的殺手。

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這一擊之下。

一個已經被人點了十七、八處重要穴道的人，除了死之外，還有什麼戲唱。

× × ×

可是李壞知道他一定還有戲唱，唱的竟還是他最不喜歡唱的一齣戲。

韓峻盡全力一擊，一擊兩鳥，不但滅口，也可以討好這位當世無雙的大人物大總管。

他這一擊出手，意在必得。

想不到銀光一閃間，他的人已經被震得飛了出去，更想不到的是那一道閃動的銀光居然竟是大總管長長的袍袖。

方天豪赫然。

更令人吃驚的是，受大家尊敬而被李壞羞辱的大總管此刻居然走到李壞面前，用一種比別人對他自己更尊敬的態度躬身行禮。

方天豪和韓峻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種事怎麼可能會在這個世界上發生呢？

更令他們不能相信的是自己的耳朵，因為這位滿身銀衣燦爛威猛如天神的老人，現在居然用一種謙卑如奴僕的聲調對李壞說。

「二少爺，小人奉莊主之命，特地到這裏來請二少爺回去。」

× × ×

回去？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一個從小就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飯吃的壞孩子，能回到那裏去？

長亭復短亭，何處是歸程。

可可忽然出現在門口，阻住了這個沒有人敢阻止的銀髮老人。

「你是誰？你就是廿年前那個殺人如麻的鐵如銀鐵銀衣？」

「我就是。」

「你為什麼要把他帶走？」

「我是奉命而來的。」

「奉誰的命。」

「天下英雄沒有人不尊敬的李老莊主。」

「憑什麼要他跟你走，我救過他的命，為了他犧牲我自己一輩子幸福，我已經有了他的孩子，這一次費盡了心血才把他捉住，甚至不惜讓我從小生長的一個城鎮都變成了死城。」

可可的聲音已因呼喊而嘶啞。

「我為什麼不能留下他？他那個姓李的老莊主憑什麼要你帶走他？」

鐵銀衣沉默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因為那位李老莊主是他的父親。」

「是他的父親？」可可狂笑：「他的父親替他做過什麼事？從小就不要他不管他，現在有什麼資格要你帶他回去？」

可可的笑聲中已經有了哭聲，用力拉住了李壞的衣袖。

「我知道你不回去，你從小就是個沒人要沒人理沒人管的孩子，現在為什麼要回去？」

「我要回去。」

「為什麼？」

李壞也沉默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 × ×

其實他是知道的。

每一個沒有根的人，都希望能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根。

這一天又有明月。

這時候明月下也有一個人和可可一樣在流淚，用一縷明月般的衫袖悄悄的拭去她臉上悄悄流落的淚痕。

遠山，山城。

也不知道是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遠處的爆竹聲不停的在響，滿地銀白的瑞雪，象徵著這一年的豐收，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年無疑是充滿了歡愉的一年。

可是對這個小孩來說，這一年也跟其他許多年沒什麼不同，也只有羞辱苦難和饑餓。

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一個親近的人，沒有一天安裕的日子。

在這個世界上，他根本什麼都沒有。

別人最歡愉最快樂的時候，就是他最痛苦最寂寞的時候。

× × ×

他一個人躲在山脚旁的一個草寮裏，紅花鮮果新衣爆竹餃子紅燒肉和壓歲錢，這一切都是屬於別的小孩，他從未夢想過會得到這些。

剛才雖然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用一塊紅絲巾包了一隻鷄腿兩塊燒肉三張油餅四個鹵蛋五、六捲糖糕，悄悄的跑來送給他，却被他趕走了。

他不要別人可憐他，也不要別人的施捨。

那個小女孩哭哭啼啼的走了，把鷄腿燒肉油餅鹵蛋糖糕都洒落大積雪的山坡上，只要他走出去就可以撿回來吃，既沒有人會看見，也沒有人會恥笑。

可是他沒有去撿。

雖然他餓得要死，也沒有去撿，就算他會餓死，也絕不會去撿的。

他天生就是這種脾氣。

他的血脈裏，天生流的就是這種血，永不妥協，從不屈服，絕不低頭。

× × ×

一個高大威猛滿頭銀髮的老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已經在遠處靜靜的看了他很久，也觀察了他很久了。

小孩也瞪着他，用一種兇巴巴的態度問：

「大年初一，你不在家裏，陪着孩子過年，跑到這裏來瞪着我看什麼？我有什麼好看的。」

老人的態度嚴肅，嚴肅的幾乎接近沉痛。

「你姓什麼？」老人問小孩。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原來你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知道？」小孩撇着嘴斜着眼挺一挺胸，「我沒有爹沒有娘沒有姓，那是我家的事，跟你有什麼狗屁關係，你憑什麼問我？」

老人看着他，眼中的沉痛之色更深。

「你怎麼知道跟我沒關係，我到這裏來，就是特地來找你的。」

「找我？你又不認得我，找我幹嗎？」

「我認得你。」

「你認得我？你怎麼會認得我？」小孩忽然有點吃驚了。「你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老人的聲音充滿悲傷和哀痛：「我也認得你的父親，如果沒有他現在我就算還活着沒死也比你更慘。」

小孩吃驚的雙目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是誰？」小孩問老人。「姓什麼？」

「我姓鐵。」

「那麼我呢？」

「你姓李。」老人說：「你的名字應該叫李善。」

小孩忽然笑了。

「李善，我的名字應該叫李善，像我這麼樣的人，就算姓李，也應該叫李壞。」

× × ×

老人帶着小孩走了。

「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帶你回家去。」

「回家，我那裏有家？」

「你有的，」老人說：「我相信你一定會以你的家為榮，你的家也一定會以你為榮。」

「以我為榮？像我這麼樣一個已經從頭頂壞到脚底壞透了的壞小孩？」

「你不壞。」

「我還不壞？那怎樣才算壞呢？」

「能做得出那種卑鄙無恥下流的事的人才算壞。」老人說：「可是你做不出。」

「你怎麼知道我做不出？」

「因為你是李家的人，是李家的骨肉。」

老人的態度更嚴肅。「只要你能保持這一點骨氣，我也敢保證世界上絕沒有任何人敢對你有一點輕賤。」

於是李壞回家了，那是他第一次回家，那是在九年之前。

現在，李壞又回家了。

物是人非，歲月流轉，九年，一個孩子已經長大了。

九年，一種天下無雙的絕技已練成。

九年，一宗富可敵國的寶藏已經被找到。

× × ×

九年，九年間變化有多麼大？

× × ×

「你要我回去，我就跟你回去，你至少也應該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我要喝酒，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頓。」

「好，我請你喝酒。」鐵銀衣說：「我一定要讓你痛痛快快的喝一頓。」

高地一片平闊，高地上。秋風吹過，不見落葉，因為這一塊原野上連一棵樹木都沒有。

可是一夜之間，這地方忽然變了，忽然有二十餘頂戴着金色流蘇的帳篷搭起，圍繞着一頂用一千一百二十八張小牛皮縫成的巨大帳篷了。

這是早上的事。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接着說：「你更要記住，喝完了今天晚上這頓酒之後，你大概也沒有什麼機會再像這樣子喝酒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已是天下無雙的飛刀傳人。」鐵銀衣的神色更沉重。「要做這種人就一定要付出非常痛苦的代價。」

「那麼……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人？」

「因為你天生就是這種人，你根本就別無選擇的餘地。」

「難道我就不能活得比較快樂點？」

「你不能。」

李壞又笑了。「我不信，我就偏要想法子試一試。」

× × ×

不管最後酒醒會多麼消沉頹廢情緒低落，在喝酒的時候總是快樂的，尤其是在琥珀樽前美人肩上。

所以李壞喝酒。

鐵銀衣也喝，喝得居然不比李壞少。

這個在二十年前就已經縱橫天下，殺人如麻，臉上從來沒有露出過絲毫情感的老人，心裏難道也有什麼解不開的結？一定要用酒才能解得開？

× × ×

酒已將醉，夜已深。

在夜色最黑最深最暗處，忽然一陣奇異而詭秘的聲音，就好像蚊蟲飛鳴時那種聲音一樣

，又輕又尖又細，可是從那麼遠那麼遠的地方傳來聽起來還是非常清楚，就像是近在身邊一樣。

鐵銀衣那兩道宛如用銀絲編織起來的濃眉，忽然皺了皺。

李壞立刻問他：「什麼事？」

「沒事，喝酒。」

這一大杯酒剛從咽喉裏喝下去的時候，就看見一個人從帳篷外走了走來。

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用一種非常奇怪的姿態和步伐走了進來。

這個人，就好像一面跳舞，一面走進來一樣。

× × ×

這個人的腰就像是蛇一樣，甚至比蛇更靈活更柔軟，更善於轉折扭曲，隨隨便便的就可以從一個任何人都想不到的角度扭轉過來，忽然間又從一個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方向扭轉出去，扭轉的姿勢又怪異又詭秘又優美而且帶着種極原始的誘惑。

這個人的皮膚就像是緞子一樣，却沒有緞子那種刺眼的光澤。

它的光澤柔美而溫和，可是也同樣帶着種原始的誘惑力。

這個人的腿筆直而修長，在肌肉的躍動中，又帶着種野性的彈力和韻律。

一種可以讓每個男人都心跳不已的韻律。

就隨着這種韻律，這個人用那種不可思議姿態走進了這個帳篷。

大家的心跳都加快了，呼吸却似已將停止，就連李壞都不例外。

後來每當他在酒後碰到一個好友的時候，他都會對這個人讚美不已。

「那個人眞是個絕世無雙的美人，我保證你看見他也會心動的。」李壞說：「我保證只要還是個男人的男人看見他都會心動的。」

「你呢？你的心有沒有動？」

「我沒有。」

「難道你不是男人？」

「我當然是男人，而且是個標準男人。」

「那麼你的心爲什麼沒有動？」

「因爲那個人也是個男人。」

於是聽的人大家都絕倒。

這個遠比世界上大多數女人都有魅力的男人，扭舞着走到鐵銀衣和李壞面前，先給了李壞一個簡直可以把人都迷死的媚眼，然後就用一隻十指尖尖，如春筍的玉手把一個織錦緞的盒子放在他們的桌子上。

然後他又給李壞一個媚眼，當然也沒有忘記給鐵銀衣一個。

他的腰肢一直不停的在扭舞。

他的腰眞軟。

李壞居然覺得自己的嘴有點發乾。

鐵銀衣却只是冷冷的看着，神色連動都沒有動。

這個人用最嫵媚的態度對他嫣然一笑，旋風般的一輪轉舞，人已在帳篷外。

他的笑，他的舞，已足於使在座的名妓美人失去顏色，只有鐵銀衣仍然聲色不變。

「你眞行，」李壞說：「看見了這樣的女人居然能無動於衷。」

「他如果是女人，我一定會把他留下來的，只可惜他不是。」

「他不是女人？」

「他根本就不是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他是什麼？」

「他只不過是個人妖，」鐵銀衣說：「崑州六妖中的一妖。」

李壞不笨。

「我明白了，只不過還是有點不懂，這個人妖來找你幹什麼？」

「你爲什麼不先看看這盒子裏有什麼？」

× × ×

打開盒子，李壞楞住，無論誰打開這個盒子都會楞住。

在這個舖滿了紅緞的盒子裏裝着的，赫然只不過是一顆豆子，一顆小小的豆子。

一顆豆子有什麼稀奇？

一顆豆子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爲什麼要一個那麼怪異的人用那麼怪異的方法送到這裏來？

李壞想不到，所以才楞住。

「你鄭重其事要我看的就是這樣東西？」李壞問鐵銀衣。

「是的。」

「這樣東西看起來好像只不過是一顆豆子而已。」

「是的，」鐵銀衣表情仍很凝重，「這樣東西看起來本來就只不過是一顆豆子而已。」

「一顆豆子有什麼了不起？」

「一顆豆子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鐵銀衣說：「如果它眞的是一顆豆子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

「難道這豆子並不是一顆眞正的豆子？」

「它不是。」

「那麼它是什麼？它不是豆子是什麼？它是個什麼玩意兒？」

鐵銀衣的神色更凝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它絕不是什麼玩意兒。」

「它不好玩？」

「絕不好玩，如果有人要把它當做一個好玩的玩意兒，必將在俄頃間死於一步之間。」

× × ×

李壞又楞住了。

李壞絕不是一個常常會被別人一句話說得楞住的人，可是現在鐵銀衣說的話却使他完全不懂。

「它是一種符咒，一種可以在頃刻之間致人於死的符咒。」

「我想起來了，」李壞叫了起來：「這一定就是紫藤花下的豆子。」

「是的。」

「聽說紫藤花如果把這種豆子送到一個人那裏去，不管那個人是誰，只要看見這顆豆子，就等於已經是個死人了。」

「是的，」鐵銀衣道：「所以我才說這顆豆子是一種致命的符咒。」

「接到這種豆子的人眞的全都死了？眞的沒有一個人能例外？」

「沒有！沒有！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聽說她是個女人，什麼樣的女人有這麼厲害？」

鐵銀衣又沉默了很久，才一個一個字的說：「你還年青，有些事你還不懂，可是你一定要記住，這個世界上厲害的女人遠比你想像中的多得多。」

× ×

李壞忽然也不說話了。

因爲他忽然想起了月神，又想起了可可。

她們算不算是厲害的女人。

李壞不願意再想這件事，也不願意再想這個問題，他只問問鐵銀衣：「你見過紫藤花沒有？」

「沒有。」

李壞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臉上又露出了那種他特有，也不知是可惡還是可愛的笑容。

「那麼這顆豆子就一定不是送給你的，」李壞說：「所以它就算眞的是一種致命的符咒，也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鐵銀衣盯着他看了很久，冷酷的眼睛裏彷彿露出一點溫暖之意，可是聲音却更冷酷了。

「難道你認爲這顆豆子是給你的？難道你要把這件事承擔下來？」

李壞默認。

鐵銀衣冷笑。「喜歡稱英雄的年青人，我看多了，不怕死的年青人，我也看得不少，只可惜這顆豆子你是搶不走的。」

「我眞的搶不走？」李壞問。

鐵銀衣還沒有開口，李壞已經閃電般出手，從那個織錦緞的盒子裏，把那個致命的豆子搶了過來。

豆子從他掌心裏面一下子彈起，彈入他的嘴，一下子就被他吞進了肚子，就好像一個半醉的酒鬼在吃花生米一樣。然後又笑嘻嘻的問鐵銀衣。

「現在是我搶不走你的豆子，還是你搶不走我的豆子？」

× × ×

鐵銀衣變色。

因爲這句話剛說完，李壞臉上那種頑童般的笑容就已凍結，忽然間就變得說不出的詭異可怖，就好像是一個被凍死的人一樣。

如果你沒有看見過被凍死的人，你絕對想像不到他臉上的表情是什麼樣子。

鐵銀衣的瞳孔在收縮，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縮。

如果你沒有看到鐵銀衣現在的表情，你也絕對想像不到這樣一個如此冷靜冷酷冷漠的人，會變成這個樣子。

× × ×

這時候那種蚊鳴般奇異的聲音又響起來了，聽起來雖然還是很清楚，可是仍然彷彿在很遠。

其實呢？其實已經不遠。

× × ×

這種聲音居然是從一把胡琴的琴弦上發出來的。

蚊子當然不會拉胡琴，只有人才會拉。

一個豐滿高大艷麗，服飾華貴，雖然已經徐娘半老可是她的風韻仍然可以讓大多數男人心跳的女人。扶着一個憔悴枯瘦矮小，衣衫襤褸滿頭白髮蒼蒼的老人，忽然出現在帳篷裏。

他們明明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攙扶着走進來的。

可是別人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這帳篷裏了。

老人的手裏在拉着胡琴。

一把破舊的胡琴，弓弦上的馬尾已發黑，琴弦有的也已經斷了，發出來的聲音就好像蚊鳴般讓人覺得說不出的煩厭躁悶。

老人的臉已經完全乾癟，一雙老眼深深的陷入眼眶裏，連一點光采都沒有，原來竟是個瞎子。

× × ×

他們走來之後就安安靜靜的站在門邊的一個角落裏，既不像要來乞討，也不像是個賣唱的歌者。

可是每個人都沒有法子不注意到他們，因爲這兩個人太不相配了。

更令人驚奇的是，胡琴雖然就近在面前，可是如蚊鳴的琴聲仍然是像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

只有一個人不注意他們，連看都沒有看過他們一眼，就好像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

這個人就是鐵銀衣。

× × ×

這時候李壞不但臉上的笑容凍結僵硬，全身都好像凍結僵硬。

事實上，任何人都應該能夠看得出，就算他現在還沒有死，離死也已不遠了！

奇怪的是，鐵銀衣現在反而却好像變得一點都不担心，好像李壞的死跟他並沒有什麼關係，又好像她自己也有某種神秘的符咒，可以確保李壞絕不會死的。

蚊鳴的胡琴聲已經聽不見了。

帳篷外忽然響起了一陣節奏強烈明快而奇秘的樂聲，也不知道是什麼樂器吹奏出來的。

剛才那個腰肢像蛇一般柔軟扭動的人，又跳着那種同樣怪異的舞步走了進來。

不同的是，這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

這次來的有七個人，每個人看起來都和他同樣怪異妖媚，隨着樂聲。

跳着各式各樣怪異妖媚的舞步，穿着各式各樣怪異的舞裝，把自己大部份的胴體都暴露在舞衫外，看起來甚至比那些由波斯奴隸販子，從中東那一帶買去的舞娘更大胆。

這些人當然也全部是男的。

× × ×

樂聲中帶着種瘋狂野性的挑逗，他們舞的更野。

這種樂聲和這種舞使人雖然明明知道他們是男的，也不會覺得噁心。

就在這羣狂野的舞者的腰和腿扭動間，大家忽然發現他們之中另外還有一個人。

他們是極動的，這個人却極靜。

他們的胴體大部份都是裸露着的，這個人却穿着一件一直拖長到脚背的紫色金花斗篷，把全身上下都完全遮蓋，只露出了一張臉。

一張無論誰只要看過一眼，就永生再也不會忘記的臉。

因爲這張臉實在醜得太可怕，可是臉上却又偏偏帶着種無法形容的媚態，就好像隨時隨地都可以讓每一個男人都完全滿足的樣子。

× × ×

有人說，醜的女人也有媚力的，有時候甚至比漂亮的女人更能令男人心動，因爲她的風姿態度，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能挑逗起男人的慾望。

看到了這個女人，這句話就可以得到證實，聽到了她的聲音，更沒人會對這句話懷疑。

她的聲音沙啞而低沉。

她對鐵銀衣笑了笑，就慢慢走到李壞面前，凝視着李壞，看了很久。

「這個人就是李壞？」她問鐵銀衣。

「他就是。」

「可是我倒覺得他一點都不壞。」

「哦？」

「他非但一點都不壞，而且還眞是條好漢。像他這種男人連我都沒見過。」

「哦？」

「敢把我的豆子一口吞到肚子裏的人，普天之下，他還是第一個。」

鐵銀衣故意用一種很冷的眼色看着這個女人，故意用一種很冷淡的聲音說：「豆子好像本來就是給人吃的，普天之下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粒豆子被人吃下肚子。」

「可是我的豆子不能吃。」

「爲什麼？」

「因爲無論誰吃下我的豆子都非死不可，在一個對時間就會化爲膿血。」

鐵銀衣冷笑。

「你不信？」這個女人問他。

鐵銀衣還是在冷笑着。

這種冷笑的意思很明顯，那就是說他把她說的話完全當作放屁。

這個女人也笑了，笑得更柔媚。

「我想你應該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鐵銀衣冷冷的說：「妳就是紫藤花。」

「你既然知道我是誰，爲什麼還不相信我的話？」

「因爲我知道李壞絕不會死。」

「你錯了。」紫藤花柔聲道：「我可以保證無論誰吃下我的豆子都會死的，這位李壞先生也不能例外。」

「這位李壞先生就是能例外。」

他的聲音中充滿自信，無論誰都知道鐵銀衣絕不是一個愚蠢無知的人，他能說出這種話絕不是沒有理由的，所以紫藤花已經開始覺得有些奇怪了。

「爲什麼？爲什麼他能够例外呢？」

「因爲公孫太夫人。」

× × ×

公孫太夫人，聽起來最多也只不過是個老太婆的名字而已，最多也只不過是一個比別的老太婆有名一點，有錢一點，活的比較長一點的老太婆而已！

可是像紫藤花這樣殺人如斬草的脚色，聽見這個名字，臉上的媚力好像也變得有點減少了。

鐵銀衣還是用那種非常冷淡的聲音說：「我想妳一定也知道公孫太夫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也應該知道她做的是什麼事。」

紫藤花也故意用一種同樣冷淡的聲音說：「我好像聽說過這個人，聽說她也只不過是個只要有人出錢就肯替人殺人的兇手而已，只不過價錢比較高一點而已。」

「只不過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難道這個人還有什麼不得了的地方？」

「如果妳眞的不知道，那麼我可以告訴妳。」鐵銀衣說：「一百七十年來，江湖中最可怕的殺手，就是這位公孫太夫人。當今江湖中資格最老，身價最高的殺手也就是這位公孫太夫人。」

「我好像聽說過還有一位月光如刀，刀如月光的月神。」紫藤花故意問：「江湖中是不是眞的有這麼樣一個人？」

「是的。」

「你見過她？」

「沒有。」鐵銀衣說：「她也像閣下和公孫太夫人一樣，都是很難見到的人。」

紫藤花的媚笑如水：「可是你今天已經見到了我。」

鐵銀衣道：「那只不過是因爲妳認爲李壞已死，只要妳和妳的崑州六妖一到，我們這些看到過妳的人，也都必死無救。」

紫藤花輕輕的嘆了口氣。

「你眞是個周到的人，替別人都能想得這麼周到。」

「幸好妳不是我這種人。」鐵銀衣說：「有很多事妳都沒有想到的。」

「哦？」

「至少，妳沒有想到公孫太夫人今天也會來。」

「哦？」

「公孫太夫人也像月神和妳一樣，都不是輕易肯出手的人，可是只要有人眞能出得起妳們的價錢，妳們也答應出手，妳們就必定會現身。」

鐵銀衣說：「只要你們一現身，就絕不會讓別人搶走你們的生意，妳們兩位都同樣絕不會讓妳們要殺的人死在別人手裏。」

紫藤花承認。

「這一點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本來根本用不着我多說的。」鐵銀衣說。

「那麼你現在爲什麼要說？」

「因爲我忽然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什麼問題？」

「一個人只能死一次，如果妳們兩位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同時要殺一個人，那麼這個人應該死在誰的手裏？」

× × ×

紫藤花無疑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所以想了很久之後才問鐵銀衣。

「你看呢？」

「我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看法，我只不過知道一件事實而已。」

「什麼事實？」

「公孫太夫人，自從第一次出手殺嶗山掌門一雁道長於渤海之濱後，至今已二十二年，根據武林中最有經驗，最有資格的幾位前輩的推測和判斷，她又曾出手過二十一次，平均每年一次，殺的都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人物。」

「這些老傢伙又是根據什麼來判斷的？」

「他們根據公孫太夫人出手殺人的方式和習慣。」

「他們判斷出什麼？」

「二十一年來，公孫太夫人出手殺人從未被人抓到過一點把柄，也從未發生過一點錯誤，當然更從未失手過一次。」

紫藤花又笑了。

「這個記錄其實我也聽人說過。」她問鐵銀衣：「我呢？」

「妳殺的人當然比她多。」鐵銀衣說：「妳從十三年前第一次刺殺楊飛環於馬嵬坡前，至今已經殺了六十九人，殺的也都是一流高手，也從未有一次失手。」

「那麼算起來我是不是比公孫太夫人要強一點？」紫藤花媚笑着問。

「這種說法不對。」鐵銀衣說：「妳比她要差一點，並且好像還不止差一點而已。」

「爲什麼？」

「因爲妳在這七十次殺人的行動中，最少曾經出現過十三次錯誤，有的是時間算的不準，有的是未能一擊致命，還有兩次是妳自己也負了傷。」鐵銀衣冷冷的說：「這十三次的錯誤，每一次都可能會要妳的命。」

他冷冷淡淡的看着紫藤花，冷冷淡淡的下了一個結論：「所以妳是絕對比不上公孫太夫人。」

× × ×

紫藤花的笑好像已經笑得沒有那麼冶艷嫵媚了，她又問鐵銀衣：「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如果公孫太夫人也到了這裏，也要殺我們這位李先生，那麼李先生就一定會死在她手裏？」

「我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鐵銀衣說道。

「如果公孫太夫人不讓她要殺的人死在妳手裏，那麼閣下大概就殺不死這個人。」

紫藤花又盯着李壞看了半天，臉上又漸漸露出那種令人無法抗拒的笑容。

「這一次你大概錯了，我們這位李先生現在好像已經是有死沒生的人了。」紫藤花說：「你自己也說過，一個人最多只能死一次。」

× × ×

他說的不錯。

一個人絕對只能死一次，一個人如果已經死在你手裏，就絕對不可能再死在第二個人手裏！

這個不爭的事實，沒有人能否認。

× × ×

蛇腰仍在不停扭動，樂聲仍在繼續。

狂暴喧鬧野性的樂聲，就好像戰場上的戰鼓馬蹄殺伐金鐵交鳴聲一樣，是天地間沒有任何聲音可以壓倒中止的。

可是現在樂聲忽然被壓倒。

被一種像蚊鳴一樣的琴聲壓倒了。

如果你不曾在戰場上，你永遠無法了解這

種感覺。

如果你曾經在戰場上，兩軍交陣，血流成渠，屍横遍野。督師後方的戰鼓雷鳴，你的戰友和你的仇敵就在你身前，身側刀劍互擊，頭斷骨折，血濺當地，慘叫之聲如裂帛。

可是這時候如有一隻蚊子在你的耳畔飛鳴，你聽到的最淸楚的聲音是甚麼？一定是蚊子的聲音。

如果你曾經到過戰場，曾經經歷過那種情況，你才能了解這種感覺。

因爲在這個帳篷裏的人，在這一瞬間忽然都覺得耳畔只能聽得那一絲絲一縷縷蚊鳴般的琴聲，別的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

那個豐滿高大艷麗服飾華麗，雖然已經徐娘半老，可是風韻仍然可以讓大多數男人心跳的女人，就在這種不可思議的琴聲中，離開了他身邊那個拉胡琴的瞽目老者，用一種異常溫柔嫻靜的姿態，慢慢的從角落走了出來，走到鐵銀衣面前。

「謝謝你。」

她說：「謝謝，你對我們的誇讚，我們一定會永遠牢記在心！」

鐵銀衣站起來，態度嚴肅誠懇：「在下說的只不過是實情而已。」

「那麼我也可以向閣下保證，閣下說的一點都沒有錯。」這位可親又可敬的婦人也檢衽爲禮：「我可以保證李壞先生在今晨日出之前絕不會死。」

× × ×

現在夜已深，距離日出的時候不遠，但是濃濃的夜色仍然籠罩着大地，要看見陽光穿破東方的黑暗，還要等一段時候。

這位文雅的婦人在帳篷裏輝煌的燈火下，看來不但可親可敬，而且雍容華貴，沒有人會懷疑她說的任何一句話。

「我相信。」鐵銀衣說：「太夫人說的話，在下絕對相信。」

紫藤花好像忍不住要笑，却又故意忍住了笑，問鐵銀衣：「這位女士眞的就是公孫太夫人？」

「大概是眞的。」

「可是她看起來實在不像，太夫人的年紀怎麼會這麼輕？」紫藤花說：「太夫人說出來的話怎麼會這麼不負責任？」

文雅的夫人且媚笑着向她檢衽爲禮。

「妳說我年輕，我實在不敢當。妳說我不負責任，我也承擔不起。」

「我的契約是要在日出時取他的性命，日出前他當然絕不會死。」公孫道：「就算他已經死了，我也會讓他再活回來一次，然後再死在我手裏。」

紫藤花輕輕的嘆了口氣，那六個蛇腰舞者，忽然間已圍繞在公孫四側，六個人的腰肢分別從十二個不同的方向，向公孫擊殺過來。

十二個方向都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除了六個之外，江湖中已經沒有任何人能從這種部位向他們發出致命的殺手。

這位可敬的夫人，眼看就要在瞬息間變成一個可敬的死人了。

拉胡琴的老人還是在奏着他單調的琴聲，臉上依然無顏無色，彷彿眞的什麼都看不見。

鐵銀衣也沒有插手，對這件事，他好像已覺得置身事外。

× × ×

六個奇麗詭異妖艷的人妖，十二隻銷魂奪命的妙手，十二招變幻無方的殺着。

慘呼聲却只有一聲。

這一聲慘呼並不是一個人發出來的，而是六個人在同一剎那間同時發出來的。

崑州六妖慘呼着倒下去時，全身上下好像連一點傷痕都沒有，就好像是憑白無故就倒了下去。

可是，忽然間，這六個人雙眉間的眉心之下，鼻樑之上，忽然間就像是被一把看不見的鋼刀斬斷，裂開，裂成一條兩三分的血眼。

這隻血眼就好像是第三隻眼，把他們這些人的兩隻眼連結到一起。

忽然之間這六個人的臉上都變得沒有眼睛了，都變得只剩下了一條血溝。

他們的一雙眼和雙眼之間的鼻樑，已經被忽然湧出的鮮血匯成了一條血溝。

× × ×

鐵銀衣臉上的顏色沒有變，紫藤花居然也沒有變。這個帳篷裏幾乎變色的人，因爲半個時辰之前還沒有昏倒，還能够逃跑的人都已經逃跑了。

就連一向以文靜嫻淑優雅明禮明智聞名的九洲名妓——宋優兒，逃走的時候都變得一點都不優雅文靜。

她跑出去的時候，看起來簡直就好像被屠夫在屁股上砍了一刀的野狗。

可親而可敬的公孫氏，又輕輕嘆了口氣。

「公孫太夫人，現在我眞的佩服妳。妳這一招六殺，出於無形無影，我相信大概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我這六個小怪物是怎麼死在妳手裏的。」

「不敢當。」

「讓人看不懂的招式，總是讓人不能不佩服的。」紫藤花說：「所以等太夫人魂歸九天之後，每年今天，我一定以香花祭酒，來紀念太夫人的忌辰。」

「不敢當。」

公孫太夫人還是文文雅雅的說：「只可惜，明年今日若我還沒有死，就好像李壞先生還沒有死一樣。」

「妳眞的相信我還能救活他嗎？」

「用不着我來救活他，如果他眞的死了，相信也沒有人能救得活他。」

「那麼妳難道認爲他還沒有死？」

公孫太夫人又嘆了口氣。

「如果你認爲李壞先生現在已經眞的死了，那麼妳就實在太不了解李先生這個人了。」

「哦？」

「如果李壞先生眞的會死在妳那麼樣一顆小小的豆子下，那麼李壞先生就不是李壞先生了。」

這時候，還留在帳篷裏的人，忽然聽見有一個人出來的聲音，紫藤花聽到這人的笑聲，却笑不出來了。

她永遠想不到這個人還會笑。

這個忽然笑出來的人，居然就是明明已經死了的李壞。

× × ×

一個在一個時辰前忽然冰凍了死冷了的李壞，如今居然會笑了。居然還能站起來，居然還能走路。

這位李壞先生居然走到了紫藤花面前，居然對這個一心想要他在日出之前就死的女人，客客氣氣的微笑，恭恭敬敬的用兩隻手送上一樣東西，一樣小小的東西。

「這就是妳的豆子。」李壞說：「我還給妳。」

「謝謝你。」紫藤花也露出她最嫵媚的笑容：「其實我也應該想得到，像李先生這麼聰明的人，當然不會把這種不容易消化的東西眞的吃下去。只不過我還是沒想到李先生裝死的本事居然這麼高明。」

李壞笑。

「那是我從小就練出來的，我偷了別人的東西吃，別人要打死我，我就先裝死。」他說

：「一個從小就沒飯吃的野孩子，總得要先學會一點這一類的本事。以後每當遇到這一類的情況，我也改不了這種毛病。」

「等到這個野孩子長大後又練成某一些神奇的內功時，裝死的本事當然也就更高了。」

「這一點我倒也不敢妄自菲薄，裝死如果裝的不像，怎麼能騙得過紫夫人？」

「李先生。」紫藤花媚笑着用兩根春蔥般的玉指拈起了李壞手掌上的豆子：「我眞的很佩服你，也很喜歡你，我相信你心裏大概也很喜歡我。」

李壞嘆了口氣。

「老實告訴妳，像妳這樣的女人，我想不喜歡妳都不行。」

「那麼我能不能求你爲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你能不能爲我眞的死一次？」

× × ×

任何人都應該想像得出，說到這種話的時候，必然是該到了出手的時候，在這句話開始說的時候，紫藤花已經應聲出手。

這出手一擊必然是生死的關鍵。

奇怪的是，這句話說完了很久，紫藤花還是連一點出手的意思都沒有。這一瞬間本來是她出手的良機，良機一失，永不再來，只有笨蛋才會錯過這種機會。

紫藤花當然絕不是個笨蛋，可是在這一瞬間她却眞的顯得有點笨笨的樣子。

她一直想要李壞的命，李壞這種人絕不會放過她的。在她顯出這種笨笨的樣子的時候，當然也是李壞最好的機會。

可是李壞居然也沒有出手。

這兩個絕頂聰明的人怎麼會忽然一下子全都變成了笨蛋。更怪的是旁邊居然還有人爲笨蛋拍手鼓掌。

× × ×

公孫太夫人鼓掌。

「李先生，你眞是了不起，連我都不能不佩服你。」

「不敢當。」

「你究竟是用什麼法子把她制住？」

「我只不過在她來拿我手裏這顆豆子的時候，偷偷的用我小指尖，在她掌緣上的一些小穴道旁邊，輕輕的掃了一下而已。」

「所以說過了兩句話之後，她的這隻手就忽然變得痲木了，當然就不能再出手。」

「現在她的右半邊身子，是不是已經完全痲木了？」公孫太夫人問李壞。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也不必再出手了。」

李壞笑，公孫嘆息：「李先生，不是我恭維你，你手上功夫之妙，放眼天下，大概也找不出第二個能比得上你的。」

李壞眨眼，微笑，故意問。

鐵銀衣盯着她。

「我相信我沒有看錯，我相信妳一定就是公孫太夫人。」

「鐵總管，你不會看錯，什麼人你都不會看錯的，否則你怎麼能維護李老先生的安全至今？」

「那麼剛才那位老先生呢？」

「他是我的丈夫。」公孫大娘替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下去：「他在他的家族裏輩份很高，所以我才會被稱爲公孫太夫人。」

「公孫？太夫人？公孫家族？」鐵銀衣聲音中滿懷疑懼：「怎麼我從來都沒聽說過？」

「因爲這個家族現在已經只剩下我先生一個人。」公孫太夫人黯然說：「江湖人都知道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失敗過一次，可是我的先生這一生中，却從來沒有勝過一次。」

「從來都沒有？」

「從來沒有。」公孫太夫人的聲音中帶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有些人好像命中註定就是個失敗的人，不管他怎麼驕，怎麼傲，怎麼强。可是他註定了命中就要失敗。」

鐵銀衣沉默。

在這種忽然間發生的沉默中，他無疑也感受到這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與哀痛。所以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他才能開口問公孫太夫人。

「我可不可以說一句話？」

「你說。」

「可不可以問那位老先生的大名？」

公孫太夫人也沉默了很久：「你當然可以問，只可惜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

鐵銀衣閉着嘴，等着她說下去。

又過了很久，公孫太夫人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他的名字叫無勝。」

「公孫無勝？」

「是的，公孫無勝。」

× × ×

一個一生中從未勝利過一次的失敗者，在他夜深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時，想到他這一生，他心裏是什麼樣的滋味？

做爲這麼樣一個人的妻子，在夜深聽着她丈夫的嘆息聲，枕頭翻轉聲，拭擦冷汗聲。雖然想起來上個厠所，吃點東西，看點圖書，却又不忍驚動他的時候，那種時候她的心裏有什麼滋味？

一個失敗者，一個失敗者的妻子。

「我一點都沒法子幫助他。」公孫太夫人說：「因爲他天生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她已滿面淚痕。

李壞是跟着這麼樣一個無可藥救的失敗者走出去的，公孫無勝既然無勝，勝的當然應該是李壞。

李壞的運氣並不壞。

「那麼太夫人的意思，是不是應該去試一試？」

「好像是。」

× × ×

名妓如名俠，都是江湖人。都有一種相同的性格，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常情和常理來揣度的。

在某些時候，名妓甚至也好像名俠一樣，能夠生死榮辱置之度外。

× × ×

滿頭銀髮，一身華服的鐵銀衣。攤開雙手，坐在一張波斯商賈從海外王室那裏買來的淺色桃花木金緞交椅上。直到這時候，他才慢慢的站起來。

「二少爺，這一齣戲你好像已經演完了，現在已經應該輪到我了。」

「輪到你？」李壞問：「輪到你幹啥？」

「輪到我殺人，或者輪到我死。」

「殺人和死，本來就好像一枚銀幣的正反兩面一樣，無論是正是反，都還是同樣的一枚銀幣。」

鐵銀衣昂然而立，銀髮閃亮：「所以現在是生死都已經跟你全無關係。」

李壞苦笑。

「這不關我的事關誰的事？我求求你好不好，這一次能不能不要來管我的閒事？」

「不能。」

鐵銀衣說：「老莊主要我帶你回去，我就得帶回去。要你死的人，就先要讓我死。」

「如果你死了，豈非還是一樣沒法子帶我回去？」

「那麼我先死，你再死。」

這句話絕不是一齣戲裏面的台詞，也沒有一點矯揉做作的意思。

這句話的眞實，也許比一位三甲進士出身的大臣，在朝廷上所做的誓言更眞實。

李壞不笑了，彷彿已笑不出。

鐵銀衣看着他，慢慢的揮了揮手：「我相信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你暫時最好還是退下去。」

× × ×

有掌聲響起。

鼓掌的是一個娥眉淡掃，不着脂粉，年輕的女人。穿一身用極靑、極柔的純絲織成的淺靑色衣裳。

看起來那麼淸那麼純那麼溫柔那麼脆弱，沒有人能看得出她居然就是此間的第一名妓，也沒有人能想得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

「好極了，我從來也沒有看過你們這樣的男人，如果你們眞的全都死了，我也陪你們死。」青姑娘說出來的話，有時候甚至比某一些大俠的信用更好。

× × ×

李壞又笑了。

「爲什麼有這麼多人都想死呢？其實我們誰都不必要死。」李壞對鐵銀衣說：「只要你能看住那位拉胡琴的老先生的手，我保證我們都不會死。」李壞說：「如果這位老先生不出手，那麼我相信這位公孫太夫人到現在爲止最少已經死了十七、八次了。」

× × ×

夜忽然迷濛，因霧迷濛。

這種時候，這種地方，居然還會有如此迷濛的霧。實在是令人很難想像得到的，就正好像此時此地此刻居然還會有李壞和公孫老頭這麼樣兩個人坐在一株早已枯死了的白楊樹的枝芽上喝酒。

酒不是從鐵銀衣那裏摸來的，是老頭自己從袋子裏摸出來的。

這種酒聞起來連一點酒味都沒有，可是喝下去之後，肚子裏却好像忽然燃起了一堆火。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酒有點怪？」老頭問李壞。

「我不但覺得酒有點怪，你這個人好像更怪。」

「你是不是想不到我會忽然把你請來，請到這麼樣一個破地方來喝這種破酒？」

「我想不到，可是我來了，」李壞說：「雖然我明明知你要殺我，我還是來了。」

老頭大笑，笑得連酒葫蘆裏的酒都差點濺了出來，一個扁扁的酒葫蘆，一張扁扁的嘴，笑的時候也看不見牙齒。

幸好殺人是不用牙齒的，所以李壞的眼睛只盯着他的手，就好像一根釘子已經釘進去了一樣。

公孫先生那雙一直好像因爲他的笑聲而震動不停的手，竟然也好像被釘死了。

李壞眼裏那種釘子一樣銳利的光采，也立刻好像變得圓柔很多。

這種變化，除了他們兩個人自己之外，這個世界上也許很少再有人能夠觀察得到。

在武林中眞正的第一流高手間，生死勝負的決戰，往往就決定在如此微妙的情況中。

可是他們的生死勝負還沒有決定。

因爲他們這一戰只不過剛剛開始了第一個回合而已！

公孫先生就用他那扁扁的嘴，在那扁扁的酒葫蘆裏喝了一大口那種怪怪的酒。

「我是個怪人，可是你更絕，不但人絕，聰明也絕頂。」公孫說：「所以你當然也明白，我叫你出來，是因爲我早就已經看出了我那個老太婆絕不是你的對手。」

李壞承認。

「可是我相信有一點你絕對不知道的，」公孫說：「我找你出來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理由。」

「什麼原因？」

公孫先生反問李壞：「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你知不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不知道。」

「我姓公孫名敗，號無勝。」

「公孫敗？公孫無勝？」李壞顯得很驚訝道：「這眞的是你的名字？」

「眞的，因爲我這一生中與人交手從未勝過一次。」

李壞眞的驚訝了。

因爲他已經從公孫先生剛才那一陣笑聲和震動間，看出了公孫先生那一雙手的變化。

就在那一瞬間，公孫先生的手最少已經有了三種變化。

三種變化絕不算多，變化太多的變化也並不可怕，有時候沒有變化也可以致人於死命於一刹那間。

可怕的是，公孫先生剛才手上的那三種變化，每一種變化都可以致人死於那刹那間。

「公孫先生，公孫無勝先生？」李壞問：「你這一生中眞的從來沒有勝過一次？」

「沒有。」

「我不信，我死也不信，就算把我的腦袋砍下來當夜壺，我也不信！」

「爲什麼？」

「我是個壞蛋，是個王八蛋，我是豬，所以我沒有吃過豬肉，可是我看過豬走路。」李壞說：「所以我最少總看得出你。」

「你看得出我什麼？」

「如果在江湖中還有六十年前治兵器譜的那位百曉生，如今再治兵器，那麼公孫先生你的這一雙手絕對不會排名在五名之外，」李壞說：「那麼你怎麼從未勝過。」

公孫先生又喝了一大口酒，用那雙好像完全瞎了的眼睛，好像完全什麼都看不見的眼睛，看着李壞過了很久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你是看對了，可是你又看錯了。」

「哦？」

「你看對了我的武功，却看錯了我這個人。」公孫先生說。

「哦？」

「我的武功確實不錯，確實可以排名當今武林中很有限的幾個高手之間。」

「如果我，我要找當今江湖中那二十八位號稱連勝三十次以上的高手去決一勝負，也許我連一次都不會敗。」

「那麼你爲什麼一直都敗？」

「因爲我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我的人錯了。」

「錯在什麼地方？」

公孫先生又沉默了很久，然後才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反問李壞。

「幾次？」

「四次。」

「四次？」李壞又覺得奇怪了：「公孫先生，以你的武功，以你的性格，以你的脾氣，你這一生中只出手過四次？」

「是的，」公孫先生說：「我戰四次敗四次。」他又問李壞：「如果我要你舉出當今天下的五大高手，你會說是那五個人？」

李壞考慮了很久，才說出來：「武當名宿鍾二先生，少林長老無虛上人，雖然退隱已多年，武功之深淺無人可測，但是我想江湖中也沒有能夠否定他們的武功。」

「是的。」

「昔年天下第一名俠小李探花的嫡系子孫，李曼青先生，雖然已有廿年未曾出手，甚至沒有人能夠見得到他一面，可是李家嫡傳的飛

刀，江湖中大概也沒有人敢去輕易嚐試。」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小李探花的俠義之名，至今猶在人心，」公孫說：「對曼青先生我一直是極爲敬仰佩服的。」

「瀟洒神劍，崑崙雪劍，第三代的飛劍客還玉公子，這三個人的劍法就沒有人能分得出高下。」李壞說：「他們三位又都是生死與共的朋友，絕不會去爭勝負，所以誰也沒法子從他們三個人之中舉出是那兩個人比較更强。」

「你說得對，」公孫說：「他們三位之中，只要能戰勝其中一位，就已不虛此生。」

「這幾位你都見過？」李壞問。

公孫先生苦笑：「我不但全都見過，而且還曾經和其中四位交過手。」

「那四位？」

「瀟洒、鍾二、崑崙、還玉。」

李壞嘆了口氣：「你選的這四位對手眞好，你爲什麼不去選別的人？」

公孫先生也嘆了口氣：「因爲我這個人錯了。」

× × ×

一人喝酒無趣。

一個會喝酒的人和一個一杯就醉的人喝酒也同樣無趣。

一個自說自話多麼無聊，可是和一個言語無味面目可憎的人說話更無聊。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個樣子的。

這道理，李壞懂。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對公孫先生說：「你出手，並不是爲了求勝，只不過爲了要找一個値得你出手的對象而已，成敗勝負根本就沒有放在你的心上。」

李壞說道：「如果不配讓你出手的人，就算跪在地上求你，你也不會對他們伸出一根手指。」

公孫先生看着他，眼睛裏彷彿已有光，熱淚的光。

「我就知道你會明白的，如果你不明白，世上還有誰能明白？」公孫先生又長長嘆息：「如果我不敗，這世上還有誰敗。」

他說的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可是道理却完全一樣的。

李壞忽然站了起來，用一種他從未表現過的尊敬態度，向公孫先生行禮。

「我從來不拍別人馬屁，可是今天我們就算是生死之敵，就算我在頃刻之間就會死在你手裏，或者我在頃刻之間就會殺了你，我也要先說一句話。」

「你說。」

「公孫先生，你雖然永敗無勝，可是你雖敗猶榮，我佩服你。」

公孫先生忽然做了件很奇怪的事。

他忽然凌空躍起，用一種沒有人能想像得到的奇特姿勢，奇特的翻了七、八個跟頭，翻起了七、八丈，然後才落在他原來坐的那一處枝椏上。

他沒有瘋。

他這樣做，只不過因爲他自己也知道，他眼中的熱淚好像已經快要忍不住奪眶而出了。

要想不讓別人看見自己眼中的熱淚，翻跟頭當然絕不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却無疑是一種很有效的方法。

李壞無疑也明白這道理，所以他就喝了一口酒，一口就把葫蘆裏的酒喝光。

「我非常感謝，你願意把我當作你第五個對手，我實在覺得非常榮幸。」

「那也是沒法子的事。」公孫故意裝出很冷淡的樣子說：「我已經收了別人三萬兩黃金來換你一條命。」

李壞又笑了。

「我眞想不到，我的命居然這麼值錢。」

公孫先生沒有笑：「我們夫妻一直都很守信約，只要約一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會守約的。」

李壞也不再笑。

「我也是個很有原則的人，而且我現在還不想死，所以我雖然很佩服你，我還是決心要讓你再敗一次。」

朋友之間的感情永遠是那麼眞實，那麼可貴。

不幸的是，朋友並不一定全都是眞的朋友，但永遠是絕對眞實的。

所以如果你的仇敵對你表示出他對你的某種，那種情感的眞實性，也許比朋友間情感的眞實還要眞實得多。

朋友之間是親密的，越好的朋友越親密。

不幸的是，親密往往會帶給人輕蔑。

仇敵却不會。

如果你對你的仇人有輕蔑的感覺，那麼你就會爲這種感覺而死。

李壞和公孫不是朋友。

公孫先生雖然每戰必敗，却只不過因爲他的心太高氣太傲，他雖敗猶榮。

李壞在江湖中至今雖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名氣，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武功究竟是深是淺，可是畢竟已經有幾個人知道了！

有幾個人從來也沒有想到會敗在他手下的人，都已經敗在他的手下了。

他和公孫先生這一戰的生死勝負又有誰能預測。

古老的宅邸，重門深鎖，高牆頭已生荒草，門上的朱漆也已剝落。無論誰都看得出這所宅院昔日的榮耀已成過去，就像是一棵已經枯死了的大樹一樣，如今已只剩下殘破的軀殼，已經不再受人尊敬讚美。

可是，如果你看見今天從這裏經過的三個江湖人，就會覺得情況好像並不一定是這樣子的，你對這個地方的感覺也一定會有所改變。

這三個江湖人着鮮衣，騎怒馬，跨馬刀，在雪地上飛馳而來。

他們的意氣風發，神采飛揚，這個世界上好像沒有什麼事能夠阻擋得住他們的路。

可是到了這所久已破落的宅邸前，他們居然遠在百步外就落馬下鞍，也不顧滿地泥濘冰雪，用一種帶着無比仰慕的神情走過來。

「這裏眞的就是小李探花的探花府？」

「是的，這裏就是。」

朱漆已剝落的大門旁，還留着副石刻的對聯，依稀還可以分辨出上面刻的是：

「一門七進士，父子三探花。」

× × ×

三個年輕的江湖人，帶着一種朝聖者的心情看着這十個字！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一個最年輕的年輕人嘆息着說：「我常常怕我自己，恨我爲什麼沒有跟他生在同一個朝代。」

「你是不是想和他比一比高下？」

「不是，我也不敢。」

一個年靑氣盛的年輕人居然能說出「不敢」兩個字，那麼這個年輕人的心裏對另外一個人的崇敬已經可想而知了。

可是這個心裏充滿了仰慕和崇敬的年輕人忽然又嘆了口氣。

「只可惜李家已經後繼無人了，這一代的老莊主李曼青先生雖然有仁有義，而且力圖振作，可是小李飛刀的威脅，已經不可能在他身上重現了。」

這個年輕人眼中甚至已經有了淚光：「小

李飛刀昔日的雄風，很可能已經不會在任何人身上出現。」

× × ×

「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想不通。」

「什麼事？」

「曼青先生從小是有神童的美名，壯年後爲什麼會忽然變得消沉了？」

一個看起來比較深沉的年輕人沉吟了很久，才壓低了聲音說：「名俠如名士，總難免風流，你我又何不是這樣子的。」

「你是說，曼青先生的消沉是爲了一個女人？」

沒有回答，也不用再回答。

三個人牽着馬默默的在寒風中佇立了許久，才默默的牽着馬走了。

× × ×

李壞和鐵銀衣也在這裏。

他們都看到了這三個年輕人，也聽到了他們說的話，他們心裏也都有一份很深很深的感觸。

——小李飛刀的雄風眞的不會在任何人身上重現了嗎？

——爲了一個女人而使曼青先生至如此，這個女人是誰？

李壞眼中忽然有熱淚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他忽然想到他的母親，一個多麼聰明多麼美麗又多麼可憐的女人。

他忽然想要走！

可是鐵銀衣已經握住了他的臂。

「你不能走，現在你不能走。」鐵銀衣說：「我知道你現在心裏在想什麼，可是你也應該知道你的父親現在是多麼的需要你，不管怎麼樣，你總是他親生的骨肉，是他血中的血，骨中的骨。」

李壞的雙拳緊握，手臂上的青筋一直不停在跳動，鐵銀衣盯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你更要知道，要想重振李家的威風，只有靠你了。」

積雪的小徑，看不見人的亭台樓閣，昔日的繁華榮耀如今安在？

李壞的脚步和心情同樣沉重。

不管怎麼樣，不管他自己心裏怎麼想，不管別人怎麼說，這裏總是他的根。

血濃於水，這是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他又要見到他的父親了，在他還沒有生出來的時候，就已把他們母子遺棄了的父親。

可是他不能背棄他的父親，就好像他不能背棄自己一樣。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親這次爲什麼一定要我找你來？」鐵銀衣問李壞。

「我不知道。」

一會，李壞又說：「我只知道，不管他要我去做什麼事我都會去做的。」

× × ×

又是一年了。

又是一年梅花，又是一年雪。

老人坐在廊簷下，癡癡的望着滿院紅梅白雪，就好像一個孩子在癡癡的望着一輪轉動的風車一樣。

人爲什麼要老！

人要死的時候爲什麼不能死？

× × ×

老人的手裏有一把刀。

一把殺人刀，一把例不虛發的刀，飛刀！

沒有人知道這把刀的重量、形式、和構造，就正如天下沒有人能躲過這一刀。

可是這把刀已經有許多許多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了，因爲他已經沒有出手一擊，例不虛發的把握。

他是李家的後代，他的父親就是近百年來江湖中獨一無二的名俠小李飛刀。

而他自己已消沉二十年，他的心情之沉痛有誰能想像得到？他是爲什麼？

白雪紅梅間彷彿忽然出現了一個淡淡的影子，一個白衣如雪的女人！

一段永難忘懷的戀情！

× × ×

「莊主，二少爺回來了。」

曼青先生驟然從往日癡迷的情懷舊夢中驚醒，抬起頭，就看見了他的兒子。

——兒子，這個這麼聰明，這麼可愛的年輕人眞的是我的兒子？我以前爲什麼沒有照顧他？爲什麼要讓他像野狗一樣流落街頭？爲什麼要離開他的母親？

——一個人爲什麼都常常勉强自己去做一些違背自己良心，會讓自己痛苦終身的事？

他看着他的兒子，看着面前這個强壯英挺充滿了智慧與活力的少年，就好像看到他自己當年的影子。

「你回來了？」

「是。」

「最近你怎麼樣？」

「也沒有怎麼樣，也沒有不怎麼樣。」李壞笑笑：「反正我就是這個樣子，別人看得慣也好，看不慣也好，反正我也不在乎。」

「不在乎？爲什麼我就不能不在乎？」

老人的心裏在滴血，如果他以前也能像他的兒子這麼樣不在乎，那麼他活得一定比現在快樂得多。

× × ×

李壞的心裏也在滴血！

他也知道他的父親心裏在想什麼，他父親和他母親那一段戀情在江湖中已經是一件半公開的秘密。

他的父親遇到他的母親時，他們都還很年輕。

他們相遇，相愛，相聚！

他們有了他。

他們年輕，未婚，健康，而且都非常成功，非常有名，他們能結合在一起，本來應該是一件多麼讓人羨慕的事。

只可惜這一段美麗的戀曲，到後來竟然成了哭聲。

× × ×

錯不在他們，錯在一件永遠無法改變的事實，一段永遠無法忘懷的仇恨！

——他父親的父親，殺了她母親的父親，一刀畢命。

她的母親複姓上官。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就連威震天下的金錢幫主上官金虹也未能破例。

× × ×

「這是我平生做的第一件錯事。」老人說：「因爲我明明知道這麼做是不可原諒的，是會害人害己的，可是我還要去做。」

他黯然良久：「我捫心自問，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的，就是這一點。」

李壞不開口，他根本無法開口。

他一直爲他的母親悲恨憤怒不平，可是現在他忽然發現在他心底深處，對他的父親也有一份無法形容的悲傷和憐憫。

不管怎麼樣，他和他的父親之間，畢竟有一點相同之處。

他們畢竟同樣是男人。

× × ×

老人又對李壞說：「今天我找你來，並不是爲了要對你解釋這件事，這件事也是永遠無法解釋的。」

李壞依舊沉默！

（以下轉入58頁）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野馬



大鬧小賭檔　為友報血仇

可惡又可愛

（一）

晨早八點三十八分，雨點有如黃豆般撒在野馬身上。

野馬並不是一匹馬，而是一個賭徒、酒徒、不法之徒。

他從來都不知是甚麼叫法律。

一個不理法律，不知法律為何物的人，本來就是世間上最危險的罪犯。

野馬常常犯罪。

打架、酗酒、行騙、搶掠、甚至殺人，每一件事他都幹過，而且幹的不少。

這種人本來不但充滿危險性，而且還極可惡。但很奇怪，儘管有人恨透了野馬，想揍他一頓，甚至想把他碎屍萬段，但卻有更多人把他當作大英雄、大豪傑。

理由很簡單，他每次犯罪，所對付的人都是比他更可惡的壞蛋。

說到打架，野馬確有兩下子，給他打扁鼻子，扭歪脖子的惡漢，數不勝數。

在賭桌上，不少騙子反而給野馬殺得片甲不留。

關東响馬大盜厲大鬍子，以搶掠為生，不知如何，居然會給野馬搶掉了他身邊的十箱金子。

厲大鬍子當然不甘罷休。他窮追兩年，總算追上了這個可惡的野馬。

但那時候，野馬早已兩袖清風，窮得連想吃碗陽春湯麵也大費躊躇。

厲大鬍子抓着他，狂吼着問：「那些金子在哪裏？」

野馬淡然一笑：「早已花光。」

厲大鬍子的臉色變了。

「這許多金子，怎會花光？」

「這世間上的窮人比蟻還多，雖然每人派一點點，但却比倒水還快，不到三天，早就一兩不剩。」野馬雖然給一雙又粗又大，毛茸茸有如猩猩般的手抓住，但神態却還是那麼悠閒，毫不在乎。

厲大鬍子冷笑：「你以為老子會相信你的鬼話？」

野馬聳聳肩。

「不相信也沒辦法，你要怎樣？」

「把你抓回去，先用刀子割掉你的……」

厲大鬍子還沒說完，給他抓住的野馬忽然不見了。

厲大鬍子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野馬又已挨近了他的身邊。

厲大鬍子猛然一驚，反手一掌切下。

這一掌力道不弱，但却劈了個空。

砰！

野馬的拳頭却很結實，一拳就打在厲大鬍子的臉上。

厲大鬍子手粗腳硬，就是鼻子軟弱一點。

他的鼻子立刻變成一塌糊塗。

他大怒，抽刀。

他用的是大刀，要砍斷一個人的脖子，可說是比牛吃草還容易。

但他這一刀還沒有揮出去，胸膛就忽然傳來一陣冰涼的感覺。

厲大鬍子的動作倏然停下。

野馬又再在他的面前出現。

他嘻嘻一笑：「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兩句說話是你常常掛在嘴邊的，對不？」

厲大鬍子巳氣得連咳都咳不出來。

野馬輕輕的在抹刀。

那是一把小刀，刀鋒上染滿了從厲大鬍子胸膛流出來的鮮血。

「對不起，黃泉路上，你先走一遭吧，再見！」說完這幾句話之後，野馬就走了。

厲大鬍子也走了。

他走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

× × ×

野馬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既可惡，也可愛。

而且，在女人的眼中，無論怎樣看去，現在才二十四五歲的野馬，絕不會是一個令人討厭的男人。

有時候他也許會很粗野。

但有時候，他也許會變得很斯文，斯文得連女孩子都比不上。

他就像是五月裏的天氣，忽晴忽雨，變幻無常。

像他這麼樣的人，當然會有不少特別的事情發生在他的身上。

× × ×

晨早八點三十分，大雨滂沱。

野馬推開了一間旅店的玻璃大門，混身濕透的來到了櫃枱前。

旅店的管事共有兩人。

現在當值的，是個臉圓鼻大，經常板着臉孔做人的大墨子。

大墨子本姓墨名平，但人人都喜歡叫他大墨子。

這時候，大墨子正在喝茶。

茶剛沏好，清香撲鼻。

大墨子才喝了一口，便看見了一個混身濕透的人，走到自己面前。

大墨子一言不發，皺着眉，板起臉孔，直勾勾的瞪着這人。

「我叫野馬。」這人笑嘻嘻的對他說道。

大墨子毫無反應，好像一個死人。

野馬微微一笑，又說：「我是來找老楚的。」

聽見「老楚」兩個字，大墨子的臉色變了。

他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就像是一個塗上了炭灰的死人。

「你究竟要找誰？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老楚！」

「甚麼老楚？」

「你的老闆豈非姓楚嗎？」

「甚麼？」大墨子吼了起來，「你敢這樣子稱呼楚老闆？媽的！」

野馬「噢」的一聲：「你是說楚老闆媽的？還是媽的楚老闆？」

大墨子再也忍耐不住，一拳就撞了出去。

野馬腰一挪，閃開。

大枱子以左手按櫃枱，借力拗腰躍起，整個身子橫越飛來，順勢就是一記「彈勾腿」，急踢野馬臍下要害。

野馬「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這不好玩！我的孫子……」

他叫得苦，臉上的表情却比孩子玩泥沙還輕鬆。

大墨子那一腳不知如何踢空了。

野馬怪笑，身形溜轉，居然鑽進櫃枱後，坐在大墨子剛才坐着的一張高椅上。

大墨子怒喝：「滾出來！」

野馬嘻笑道：「出來就出來，我依你的……」

他眞的很聽話，立刻就出來了。

但他却是連人帶椅一起跳出來的。

大墨子眼前一花，他平時每天屁股不離的高椅，已向他的面門衝至。

他大怒，開聲吐氣，揮拳直撞！

這一拳勁力不弱，居然一下子就把椅子撞穿，直撞向野馬的臉龐上。

那知野馬輕輕側臉，接着竟然一口就向大墨子的拳頭上咬去。

這一咬的力道非同小可，大墨子忍不住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他怒火狂燃，恨不得一口就把這個混小子吞進肚子裏。

他怒撲過去。

野馬嘻嘻一笑，身形一矮，從他脇下穿過，反手一托，從下而上，托住了大墨子的下顎。

這一托之力頗勁。

「得！」大墨子居然給他托得牙關對碰，滿口牙齒疼得差點沒有昏掉。

他的眼睛花了。

「呼！」一聲怒吼，他像隻巨熊般撲下。

但等到他撲下去的時候，野馬却像是猴子般跳到櫃枱上。

他左腿一伸，踏向大墨子的腦袋。

這一脚倒不是開玩笑，連野馬都在剎那間覺得有點過份了。

但招式已發出，要收也來不及。

他只好儘量減輕勁度，以免一脚就把這傢伙踏個半死。

可是，一件令他絕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這時候發生。

他的脚竟然給人抓住。

（二）

野馬拳重脚快，這是每個瞭解野馬武功的人，都會絕對承認的事實。

想抓住野馬的脚，談何容易？

更令野馬無法想像得到的，是抓住他左脚的人，居然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十七八歲，明眸皓齒，看來很漂亮，也弱不禁風的女孩子，居然突如其來，而且一出手就讓野馬吃了一驚，這倒不能不算是怪事。

大墨子逃過大難，還想反擊野馬。

但等到他講清楚這個女孩子的時候，他忽然住手了。

「楚……楚……小姐，妳早！」他不斷陪笑，笑得很勉强，很吃力。

這個叫「楚小姐」的女孩子仍然抓住野馬的脚。

野馬忍不住說：「楚小姐，是不是我的脚很香？」

楚小姐嫣然一笑：「香，香得簡直要命，連豬棚裏的豬糞都比不上。」

她的話才說到一半，就已扭曲野馬的脚。

「啊呀！」野馬怪叫起來，「這不好玩，不好玩——」

楚小姐冷冷一笑：「誰跟你這種流氓玩……」

她好像眞的要重重教訓野馬。

扭脚之後，野馬的人已從櫃枱上摔了下來。

楚小姐看來弱不禁風，想不到手底下却眞還有兩下子。

她連環扣手，左打野馬腰際，右鎖野馬咽喉，招式居然虎虎有威，大墨子和她相比，可說是判若雲泥。

三招五式之間，她已佔盡上風。

一向打架比吃飯還多的野馬，好像已快要栽在這個小姑娘的手裏。

倏地，旅店玻璃大門被推開，一人同時喝道：「靜靜，住手！」

四個字，有如在半空中敲了四下鎚子似的。

楚小姐的臉色好像變了。

她果然停止了攻擊。

野馬訕訕一笑，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無論是誰，給一個女孩子逼得手忙脚亂，都一定會感到尷尬的。

楚小姐本來也是這麼想。

可是，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也發生了。

她出手的時候，野馬大感意外。

野馬出手，也同樣令她感到意外。

不但意外，還憤怒得幾乎馬上就要哭出來。

她停止了攻擊，野馬訕訕一笑，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但誰也想不到，他突然會在這時候閃電般出手，在楚小姐的俏臉上摑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陌生豪客

（一）

這女孩子叫靜靜，是這間旅店老闆楚開的女兒。

楚開是個怎樣的人？

野馬不知道。

楚靜靜的脾氣怎樣？

野馬也是一概不知。

他只知道，楚開派人送了一千塊大洋給自己，叫他到這間旅店會面。

一千塊大洋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所以，野馬來了。

雖然他早已在賭桌上輸得乾乾淨淨，但他還是沒有讓楚開白等。

然而，他一來到這裏，就和楚開的伙計打架。

這還罷了，他居然連楚靜靜都賞了一記耳光。

這怎麼得了？

楚小姐是千金小姐，連楚開都捨不得這樣子懲治她。

她當然不肯罷休。

她在盛怒中撲擊野馬。

她是懂武功的，而且身手不弱。

可是，她還沒有打着野馬，一隻穩定、有力的手已攔住了她。

「靜靜，不許胡來！」這人是她的父親——楚開。

靜靜怒叫起來——

「爹，難道你沒看見他欺負我？他暗箭傷人，好卑鄙無恥，他……」

罵到這裏，她忽然又罵不下去了。

因爲就在這時候，野馬忽然在自己的臉上重重打了兩記耳光。

這兩記耳光很重，絕對不會比剛才打在靜靜臉上的一下稍差。

靜靜怔住。

她的怒火好像立刻就平息了一半，但臉上的表情却變得很奇怪。

她瞪着野馬：「你莫不是個瘋子？」

野馬聳肩一笑，說道：「剛才欠妳的那一記耳光，我已還了，而且付上了一倍的利息。」

靜靜皺着眉：「你可以不還的，我也沒有要你的自掌嘴巴陪罪呀！」

野馬淡淡道：「因爲我剛才發現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甚麼事？」

「楚老闆來了。」

「楚老闆來了，跟你有甚麼關係？」

「楚老闆跟我毫無關係，我又不是他的父親，他也不是我的孫子，」野馬悠然一笑，慢慢的說：「但妳却是他的女兒，對不？」

靜靜的臉色漸漸緩和下來，居然笑了笑。

「他若不是我父親，剛才我也不會叫他『爹』。」

「這就是了。」野馬點頭不迭，「我若早知道他是妳爹，就不敢打妳了。」

「爲甚麼？」

「楚老闆待我不薄，說不定將來還有很多事情要仗仰他老人家，在這種情況下，又豈能打妳？摔破自己的飯碗的事，除了瘋子之外誰都不會亂幹的。」野馬還在笑，笑得很可惡。

但他忽然又一本正經的說：「楚小姐，我叫野馬，現在向妳賠罪，誠懇的賠罪，希望妳別見怪，千萬別見怪。」

靜靜笑了。

她笑得很甜，很漂亮，剛才臉上的怒意已一掃而空。

「你眞有趣，我很喜歡你，又怎會怪你呢？」

野馬也笑了，他的牙齒很整齊，也很潔白。

他的確很好看，很有男人的風味。

但也就在他笑得很好看的時候，靜靜忽然閃電般出手，一口氣不停地連續打了他十五六個耳光！

× × ×

打十五六個耳光並不需要很長久的時間。

野馬居然站在那裏動也不動，睜着眼睛瞧着靜靜。

他的兩邊臉頰立刻腫起。

又紅又腫，很不好看。

可是，他仍然在笑。

靜靜却不笑了。

她的臉簡直變得像一塊鐵，甚至像一塊冰。

她狠狠的瞪着野馬，忽然嘶聲喊叫：「你以爲自己是甚麼東西？是個英雄？是條狗熊？還是從溝渠裏撈上來的小狗？」

她罵得很起勁，很兇。

但不知如何，野馬却說：「妳罵人的時候，比笑的時候還漂亮動人。」

靜靜怔住。

她呆了半晌，忽然用力的跺了跺脚，然後就像一陣風般推開大門消失了影踪。

楚開也呆了好一陣。

但他隨即苦笑起來。

「這丫頭，就是給寵壞了，胡鬧！胡鬧！」

野馬凝視着他：「楚老闆，我已經來了。」

楚開呵呵一笑：「野馬，果然是一匹狂野不羈的野馬，來，咱們去吃一點東西如何？」

野馬摸了摸肚子：「不好。」

楚開道：「你不餓？」

野馬連忙用力搖頭：「我是說，吃一點東西不好，我要很多很多的食物，越豐富越好！」

楚開大笑：「這個容易，只要你喜歡吃甚麼，就有甚麼！」

野馬想了想，說道：「我要魚翅，貴妃鷄、醋魚、又香又滑的豆腐，最好還有肥肥嫩嫩的湖蟹佐酒。」

他的胃口倒是不少。

楚開却是一口便答應下來：「行！都不成問題，咱們到金雅閣去。」

大墨子忍不住說：「金雅閣酒家還未開始營業，最少得要等到十二點鐘後才行呀。」

楚開沉聲道：「你少開口！」

大墨子鼈足了一肚子氣，只好閉嘴。

他實在無法明白，楚老闆爲甚麼會對這個可惡的小子如此客氣。

× × ×

外面的雨還是很大。

但這一次，野馬出到旅店門外的時候，已不必淋雨。

一個身材矮小，臉皮白淨的漢子，早就在門外撐着一把雨傘。

野馬的頭還未伸出門外，這把雨傘就已遞到他的頭頂上。

這漢子嘻嘻一笑。

無論怎樣看去，這漢子都絕不會令人感到討厭。

野馬却瞪了他一眼。

這個身材矮小，臉皮白淨的漢子立刻說：「小的姓唐，唐老鼠就是區區。」

「唐老鼠？」野馬笑了。

這漢子訕訕一笑：「這名字雖然混帳一點，但我這個人却不混帳，連楚小姐都這麼說。」

野馬又看了他一眼，忽然說道：「你的確不混帳，但楚小姐却是他媽的混帳極了。」

唐老鼠怔住。

直到這時候，他才看見野馬的臉龐又紅又腫。

他想問，但停放在旅店門外的一輛汽車，已打開了車門。

車裏有個司機。

野馬眼色一變。

他感到，這司機好大的殺氣。

唐老鼠又在介紹：「他叫馮殺，最大的本領不是開汽車，而是把別人的骨頭一根一根拆下來。」

馮殺臉上木無表情。

他瘦削，但却不孱弱。

他的指骨比別人粗，一雙眼睛却狹小得只剩下兩條罅隙。

野馬、唐老鼠登上了車。

楚開坐在前面。

汽車在大雨中穿過六條大街，來到了一間雖然華麗，却稍嫌古老的酒家門外。

× × ×

現在還很早，距離營業的時間還有兩三個鐘頭之多。

但楚開却很有辦法。

不到十點，他們已在享受着野馬想吃的一切。

× × ×

翅不錯，鷄好香，醋魚冶味而鮮甜，豆腐也的確香滑可口。

但野馬最欣賞的，還是湖蟹。

他一口氣吃了六隻。

他吃得津津有味，楚開却只是不斷的呷酒。

野馬忽然放下了剛拿上手的第七隻湖蟹。

楚開微笑。

「吃不下了？」

「的確吃不下。」

「每個人的肚子都是很公平的，只要填得飽飽，就算再想吃也嘛不下去。」

野馬一笑，他沒有說甚麼，却忽然又

拿起桌上最大的一隻蟹，吃得津津有味。

楚開瞧着他，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父親，看着淘氣的兒子。

野馬很快就把這隻蟹吃完。

「怎樣？」楚開說：「還能吃嗎？」

野馬摸了摸肚子。

他忽然嘆了口氣：「我的肚子好像有點疼。」

楚開笑了笑：「是不是剛才吃掉的蟹，在你的肚子裏打架？」

「不，不是打架，」野馬的臉在扭曲，「牠們是在拚命。」

「拚命？」

「不錯，牠們在拚我的命。」

「那該怎辦？是不是要上厠所？」

「不，上厠所不中用。」

「怎樣才中用？」

「我去刺激一番，平定『內亂』。」

楚開淡淡道：「怎樣才够刺激？是不是想找個女人？」

「女人？」

「難道你不想？」

「暫時不想，」野馬咬着嘴唇，笑道：「我現在只想去賭幾手。」

楚開很爽快，立刻給了他一千塊。

「你去賭，無論贏輸，一小時之內便要回來。」

野馬接過鈔票，拇指一豎：「楚老闆，你不愧是個好老闆，再見。」

× × ×

說完這些話之後，野馬就走了。

楚開若無其事的，仍然坐着。

他等野馬。

他知道在一小時之內，野馬一定會回來。

(二)

十一點零三分正，黃雀巷內，殺聲四起。

黃雀巷是一條小巷，但却和大石巷、紅泥巷相連。

巷中有巷，左彎右曲，不懂得路徑的人，往往會在這一帶迷失了方向。

黃雀巷內「殺聲四起」，並不是有人打架，而是有人在賭博。

一個小小的賭攤子檔，賭的是「廿一點」。

當莊的是黃大紅。

其實黃大紅並不是姓黃，也不是叫大紅。

他本身姓姜，叫姜富。

黃大紅是他的渾號，意思是說：黃雀巷、大石巷和紅泥巷都是屬於他的。

在這種只有癟三才會出沒的地方，黃大紅姜富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有財，也有勢。

他也放債，利息據說比「吸血韓三」還略低少許云云。

所以，你不能說他是個「吸血鬼」。

在賭檔裏，他自然是大莊家，就算是有人押注二三十塊，他也絕不會皺眉頭。

當然，在這種地方上，一注牌就押上二三十塊的人，實在是很罕見的。

但這一天，情況有點特別。

在十一點零三分的時候，黃雀巷裏來了一個陌生人。

他戴着一頂帽子拉得很低，不容易看見他的臉。

但這並不重要。

開賭的人，並不在乎看賭客的臉，而是在乎賭客身上的錢。

這人是個豪客。

他每一注，都賭三十塊。

然而，他的運氣似乎不太好。

三注之後，他已連輸九十塊。

黃大紅氣勢大盛。

「押，押，押啦！無論押多少，照押照賠！」

這陌生人淡淡一笑，忽然把一疊鈔票推出去。

× × ×

這一疊鈔票，可把黃大紅的氣勢蓋住了。

他瞪大了眼睛，喉嚨忽然發乾。

每一個人的喉嚨都在發乾。

甚至有人忍不住「媽啊」一聲叫了起來。

今天是甚麼日子，這個陌生的人是誰呢？

那一疊鈔票，就算沒有一千，也最少有八九百。

刹那間，「殺聲震天」的黃雀巷靜了下來，靜得就像個墳墓。

黃大紅看着這疊鈔票，良久才抬起頭：「朋友，你都押上了？」

這陌生人點點頭：「不錯，你不敢接受？」

這句說話，使黃大紅爲之氣結，也使他下不了台。

他毅然吼叫：「好，我跟你賭！」

× × ×

牌已分好。

閑家拿了副不算好的牌，是十七點。

他不要牌。

莊家十二點，補一張。

這一張赫然是K，十點！

自感英雄落泊

(一)

一張桃心K，使黃大紅的臉變得很可怕。

他輸了。

賭攤上的人，人人都是臉色一變。

這陌生人緩緩地數着那疊鈔票。

「不多，只有九百一十塊。」

黃大紅的額上已在冒汗。

陌生人淡淡道：「你已輸了。」

黃大紅道：「我知……道。」

陌生人道：「請賠錢。」

黃大紅道：「你還可繼續賭下去。」

陌生人點點頭：「我知道，但無論怎樣，請先賠了這一注再說。」

「我賠，我賠，我一定賠！」黃大紅額上青筋已根根現起。

他從口袋裏抓，拚命的抓。

他抓出一疊鈔票，都是小額鈔票。

可是，只有三百多塊。

黃大紅吸了口氣：「你且先收下，我派人送錢來。」

說着，轉身向一個手下附耳說了幾句說話。

那手下走了。

陌生人點了點鈔票，聳肩道：「還欠

一大半。」

黃大紅道：「你先賭着，待會……」

「別忙，別忙，我都相信閣下，」陌生人淡淡道：「何況這只是小玩玩的，又何必太緊張？」

他的語氣好像變了，變得比較溫和起來。

黃大紅臉上陪笑，心裏却已恨得牙癢癢的。

「也罷，反正是小玩玩，我再賭一注吧。」

「歡迎，歡迎！」黃大紅儘量忍耐着，「這一注兄台怎樣賭法？」

「還是廿一點？連本帶利，跟你欠我的一併賭了。」

「一併賭了？」

「不錯，是九百一十塊，再加九百一十塊，合共也不外乎一千八百二十塊而已，」陌生人微微一笑，「閣下不會嫌太少吧？」

黃大紅忽然有個感覺。

自己是越來越往上升，升上了一座高台。

高台越高，越危險，也越教他從心裏冷出來。

他怎下得了這座高台？

可是，現在他已沒有退縮的餘地。

除非馬上散了這賭攤子——

不！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倘若眞的就此跨台，以後他怎配被人稱爲「黃、大、紅！」

「好，我接受你這一注！」

人羣中，又是傳來一陣驚嘆之聲。

這種場面，在黃雀巷來說，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盛事！

眞箇盛事！

× × ×

除了黃大紅和這個陌生人之外，沒有任何人賭了。

一塊、兩塊的賭注，在這時候未免是太丟人現眼。

不久，略嫌殘舊的撲克牌已分好。

陌生人只有十三點。

「唉，洋人都說，十三不祥。」他喃喃自語。

黃大紅的聲音有點乾涸：「還要不要牌？」

「當然要。」

牌派到。

是一張三。

十六點。

仍然是「苦也苦也」的點數。

「還要不要？」

「不要啦，這一張留給閣下。」

這時候，莊家的牌也很不妙，那是一張九，還有一張六。

十五點。

十五點當然要牌。

「二！三！四！五！六！」牌還未派，黃大紅已在窮吼。

窮吼壯胆！

他小心翼翼的派出這張牌。

糟了！只有兩點至六點，才能讓他坐穩勝局。

但來的却是一張梅花七。

「媽的，又是二十二點！」

衆人又是一陣譁然。

陌生人微微一笑，半晌忽然說：「够了。」

「够了？」黃大紅耳根發熱，雙目如獅，「這是甚麼意思？」

「我是說，我已經賭够了，也贏够了，不賭啦。」

「不賭？你贏了就不賭？」黃大紅的目光很可怕。

然而，他從心底裏知道，自己是理虧的。

絕對絕對理虧！

但這時候，他再也不顧得甚麼名譽、面子。

這賭攤子也賠不起這一注。

他要賴！

非賴掉這筆賭帳不可！

但這陌生人却冷冷的說：「這筆帳，你是萬萬賴不掉的，賠錢來！」

「賠錢？你以爲我是個瞎子？你是個賭棍！是個騙子！」黃大紅不顧一切，但求反咬對方一口，來遮掩自己的窘態，「你想騙倒黃雀巷的朋友們，還不會那麼容易！」

「騙子？」陌生人冷冷一笑：「牌是你們的，派牌的也是閣下，我拿的牌又不是好牌，正是十六十七，看見就噴飯，只不過你自己派給自己的牌太窩囊，穿了又穿，我才僥倖連勝兩注而已，你若說我是騙子，恐怕連瞎子聾婆都不會相信。」他這番說話，倒是冠冕堂皇、合情合理。

黃大紅這一次眞的下不了台。

既下不了台，唯有把心一橫，索性來一套「拆台子」。

「操你娘！這小子準是鯉魚跳上石灘，找死！」他一拍桌，從桌底下拉出一把兩尺尖刀！

賭客一看見這把刀，知道禍事來了，一哄而散。

只有黃大紅和四個漢子，滿臉殺氣的圍着這陌生人。

「小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九百一十塊，就算是用來爲你買棺木好了！」

「跟他嚕嗦什麼，上！」

(二)

最先動手的並不是黃大紅，而是趙跳腿。

趙跳腿最大的本領就是他趙家祖傳下來的「跳腿連環步」。

這是一套很特別的武功。

趙跳腿從十二歲開始，就已在兩條腿上痛下苦功。

這幾年來，不知多少好漢給他的「跳腿」踢得七葷八素，叫爹喚娘。

這時候，他也施展這套絕技。

他決定一下子就把這個不知好歹的小子踢個半死！

九百一十塊是個很誘人的數目。

他若放倒了這小子，黃大紅一定會賞一百幾十塊給自己。

爲了一百幾十塊，趙跳腿連殺人的勾當都已幹過幾次！

他對自己很有信心。

他相信對方絕對避不開自己的左右連環跳腿。

× × ×

小趙的腿的確很快。

其快如風！其快如電。

但這陌生人卻像條魚。

他很靈活，甚至比水裏的魚兒還更靈活。

趙跳腿每次以爲必可踢中他，但却都給他輕易的閃開去。

砰！

趙跳腿終於踢中他了。

但這陌生人一點也不疼，疼的只是趙跳腿。

因爲他的右足踝，撞在這人的拳頭之上。

小趙的脚很堅硬。

但這陌生人的拳頭更硬。

假如說小趙的脚是石頭，那麼這人的脚就是一塊鐵。

一塊連千斤大石都砸不開的鐵。

小趙冷汗如雨，疼得咬緊了嘴唇。

他的兩個弟兄，譚二和伍麻子睹狀，互望一眼，突然雙雙飛撲過去。

這兩人一個用小刀子，一個用鐵棒。

譚二刺陌生人小腹。

伍麻子一棒就向對方的腦袋砸去。

兩人下手都很兇。

他倆能够跟着黃大紅，就是憑着這股兇悍的性子，打架、拚命，絕對不會皺一皺眉頭。

這陌生人也沒有皺眉頭。

譚二一刀刺出的時候，他的腰已像蛇兒般扭動。

刀子從他腰旁「嚓」聲刺了過去。

另一條鐵棒子又已落下。

陌生人陡地沉下身子，反手一抓，居然抓住了譚二的一條胳臂，再向上一挺。

這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鐵棒子落下的速度很快。

陌生人的動作也同樣快。

「唷吔！」一聲慘呼，鐵棒子打在譚二的左臂上。

伍麻子一呆。

怎會這樣的？

心念未已，一隻拳頭已重重打在他的胸膛上。

一拳！

「唷！」

兩拳！

「唷！」

三拳！

「……」伍麻子連「唷」都「唷」不出來了，整個人就像個軟鴨子般倒了下去。

× × ×

黃大紅怔住。

趙跳腿、譚二和伍麻子的身手怎樣，他是很清楚的，等閒之輩，就算人數比他們多三、四倍也絕不是他們三人的敵手。

但現在，這個後生小子只是輕描淡寫的，就把他們一個一個放倒！

他有個感覺。

自己這一手牌，不妙。

大概又是十五、十六點那一類。

再來一張「大牌」，那就嗚呼哀哉，一穿百穿，連頭都穿了。

該怎辦？

逃？

豈是辦法？

打？

能贏嗎？

在這一瞬間，這個外貌看來凶巴巴的漢子，其實暗中已急得差不多要撒尿。

× × ×

陌生人忽然輕輕地把帽子抬高。

黃大紅瞧着他。

「噫……」他忽然發出這一下莫名其妙的叫聲。

這張臉，又好像不太陌生。

「你……不……尊駕是誰？」

陌生人不答反問：「你就是姜富？」

「不錯，我是黃大紅姜富！」他直認不諱。

「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點面熟？」

「是……是的，但在記憶中，又好像根本沒有見過尊駕。」

陌生人冷冷一笑。

「你是曾經見過我的樣子，但却從未見過我這個人！」

「怎會這樣？你的說話我不懂，」黃大紅竭力的在思索，想了很久，忽然失聲道：「對，我見過你的樣子，但却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一幀照片……」

說到這裏，他的臉色又忽然變了，好像在後悔自己說錯了話。

陌生人冷笑：「不錯，你是看過一張我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之外，還有黎世豪！」

黃大紅吸了口氣。

「你……你是來尋仇的！」

陌生人點點頭：「對了，我是來尋仇的。」

黃大紅勃然道：「他是該死的！他欠錢不還！」

陌生人冷冷道：「欠你多少？」

「五百五十八塊！」

「但他只借了三十五塊，這筆帳他早已還了，而且還多付了兩倍以上。」

「那只是利息！」

「還來還去，還是還不清，借了三十五塊，多還了兩倍，還要欠你五百五十八塊？」

「這是規矩？」

「這是誰訂下來的規矩？」

「我！」

「所以，你殺了黎世豪？」

「他不獨不願再還錢，還打傷了我的一個弟兄！」

「我只是問，是不是你親手殺了他？」陌生人的聲音更冷厲。

黃大紅一咬牙，冷冷道：「是又怎樣？我殺了他，在他身上只找到一塊大洋，還有那張已發黃的爛照片！」

「照片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還有一個是我。」

「你是誰？」

「野馬。」

「野馬？你就是野馬？」黃大紅的臉孔刷地變得一片蒼白。

「是的。」這陌生人說。

他逐步迫近了黃大紅。

「我曾發誓，總有一天，我會來到這條黃雀巷，把你一拳打死！」

黃大紅知道這一次躲不了。

幸好，自己的手裏還有刀。

他的刀法，當然不是譚二之流所能比得上的。

最少，他自己認爲如此，否則，他也不配在這三條巷子裏稱王。

他突然吼叫：「我也曾發誓，黎世豪欠我這筆帳，一定要向照片上那人追討，你現在來的正是時候！」

他曾否發誓如此，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但這無疑是自壯聲威的一種辦法。

他終於緊握手裏的刀，宛如餓虎般向野馬撲了過去。

（三）

刀鋒射出令人心悸的寒芒。

黃大紅的身子剛躍起，這把刀就已對準了野馬的咽喉。

他的動作兇悍而矯捷，實在是一個可怕的殺人者。

他已絕對不容許對方活下去。

他一出手，就是毒辣的殺着。

一刀！

兩刀！

三刀！

每一刀都是殺人的致命絕招。

每一招都是兇險絕倫的殺着。

這幾年來，他身經百戰，打架和殺人的經驗都已很豐富。

他一直都認爲，自己混了多年，還是獃在黃雀巷裏，實在是時運不濟。

像他這種人，最少也該和易四哥、齊伯天那些江湖好手平起平坐。

易四哥和齊伯天，早都已混出了名堂了。

前者是「皇牌保鑣」。

後者是「武諸葛」。

同在這個城市第一號大亨麾下手握大權，威風八面……

但黃大紅呢？

他現在還是「獨當一面，大殺三巷」而已。

而且，還得要易四哥點點頭，否則，恐怕連這小小的賭攤子也未必保得住！

每每想到這裏，黃大紅就有「英雄落泊」之感。

但現在，他已無暇「胡思亂想，感懷身世。」

他必須先解決了這個叫野馬的小子。

他一定要殺了他！

× × ×

三刀擊出後，黃大紅的信心增強了一半。

這手牌不是十五、十六點，而是二十點！

這小子也許比趙跳腿、譚二和伍麻子稍强，但又怎能和自己相比？

尤其是最稱心如意的一把刀，正在自己手上。

野馬！

你這次輸定了。

× × ×

就在這時候，一團黑影閃電般擊向黃大紅的咽喉。

（未完）

飛刀，又見飛刀

·本文承自50頁·

「我生平只錯過兩件事，兩件事都讓我痛苦終身！」老人繼續說：「今天我找你來是爲了另外一件事。」

空寂的庭院中，幾乎可以聽得見落葉在急雪溶化中碎裂的聲音。

老人慢慢的接着說：「多年前，我初出道急着要表現自己，爲了要證明我的聲名，並不是靠我祖先的餘蔭而得來的。」他說：「那時候，武林中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人，戰無不勝，幾乎橫掃了武林。」老人停了停，又說：「這人你大概也曾聽說過的。」

× × ×

二十年前，「一劍飛雪」薛青碧挾連勝三十一場之餘威，再勝雁蕩三鳥，再勝崑崙之鷹，再勝剛剛接住點蒼掌門的白燕道人於七招間，聲譽之隆天下無人能與之比肩。

但是後來的那一戰，他却敗給曼青先生了，敗後三月，就鬱鬱而終。

這件事，這個人，李壞當然是知道的。

× × ×

「我一戰而勝舉世無雙的名劍，當然欣喜若狂。」這本來也的確是一件讓人得意欣喜的事，可是曼青先生在聽說這件事的時候，神情却更悲黯。

「因爲後來我才知道一件我當時所不知道的事情。」老人說：「當然我如果知道這件事，我寧可死也絕不會去求戰。」他說：「後來江湖中人都知道這件事，你一定也知道。」

× × ×

李壞知道。當時李曼青去向薛青碧求戰的時候，薛青碧已經因爲連戰之後積勞傷痛，而得了一種沒有人可以治得了的內傷。那個時候，他的妻子也剛剛離開了他。

他的積傷和內傷使他變成另一人，一個和江湖傳統中那位「一劍飛雪」完全不同的人。

可是他的血管流着的還是他自己的血，他的性格還是顯得不屈不撓的。

所以他還是負傷應戰！

你就算砍斷他的頭顱切斷他的血脈斬碎他的骨骼，他也不會對任何人說出這一類的話。

所以他戰，仍然去戰。

所以他敗。

所以他死，死於他自己的榮耀中。

× × ×

「所以我至今還忘不了他，尤其忘不了他臨死前那一瞬間臉上所流露的尊榮。」老人說：「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死得那麼驕傲的人，我相信以後也永遠不會看到。」

李壞看着他的父親，眼中忽然也流露出一種無限的尊敬之意。

他也在爲他的父親驕傲。

老人又沉默了很久，甚至已經久得可以讓積雪在落葉上溶化。

李壞聽不見雪溶的聲音，也聽不見葉碎的聲音。可是李壞在聽。他也沒有用他的耳朵去聽，他聽，是用他的心。

因爲他聽的是他父親的心聲。

「我殺了一個我本來最不應該殺的人，我後悔，但殺了人之後再後悔有什麼用！」老人的聲音已嘶啞：「一個人做錯了之後，大概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什麼事？」李壞終於問。

「付出代價。」老人說：「無論誰做錯了事，都要付出代價。」

他一個字一個字接着的說：「現在就是我要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全文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　鷹聯合執筆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劍東、劍南、劍北等三人，一路蛇行鼠伏，追踪敗陣逃亡的銀衣人，直至山區，遙見銀衣人進入一座山莊。他們隨後也摸近去，當距離該莊約卅丈處，一張巨網驀地自天而降，將他們三人罩住。同時出現十多個武士，以劍抵住他們。接着，金衣人——李慕雲失踪的妻子來至現場，劍東等三人一見，怔在當堂，後經金衣人說出李慕雲過去種種，以及他遇害的情形，三人將信將疑時，金衣人巳一揮劍將各武士殺盡，然後命劍東等儘速回去，覓地躲藏，秘密練武。劍東等回到原處，便將情形轉告鄧飛龍等，經各人商量後，決定翌日明探山莊……

東莊齊論劍

（第十一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他們這支隊伍，並不單薄。

論人數，有十人之多，論修爲，那一個都是第一流中第一流的身手！

「五湖龍王」鄧飛龍威震宇內，劍東、劍南、劍北等三對夫婦，男的巳是「神劍山莊」傳人，女的比男的更強，李劍飛年歲雖小，但比劍東等親侍李慕雲較久，所得眞傳，可能更精，最厲害的是青青和李秀，青青雖似略遜於李秀，但看來她或許尚有隱藏，李秀則巳在技藝上超越了他父親李慕雲，他把「神劍九大式」中前七式，練得熟透，第八式「雷動九天」，也頗有成就，曾經小試鋒芒，幾乎使白銀夫人，伏屍劍下。

以這樣雄厚的實力，要摧毀當世武林任何一個門派，都綽綽有餘，但對於面前的神秘山莊，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包括經驗最廣的鄧飛龍，和技藝最高的李秀在內，誰也不敢絲毫大意！

原因有三：第一，這神秘山莊的主持人太神秘，連鄧飛龍那等經多見廣的老江湖，鎮日窮思極慮，都摸不透對方一點來歷？

第二，這神秘山莊的氣派太大，比起它來，李慕雲昔日的「神劍山莊」，簡直就像是村野茅廬，那堪一顧？

第三，在這神秘山莊莊主的手下，有兩個特殊使者，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劍東等三兄弟，見過黃金夫人的廬山眞面目，業巳認定就是李秀的生身之母，神劍李慕雲的夫人；李秀也曾一劍劈開白銀夫人面具，看見她的面貌，與青青十分相像。

有了這兩位的奇特身份，李秀、青青身爲人子人女，鄧飛龍身爲人夫，臨場拚鬥的輕重之間，便感左右爲難，拿不定該有尺寸？

爲難雖極爲難，但醜媳婦終須要見公婆，他們要進莊了……

一來是大白天，二來對方氣派太大，自己也不能過份小氣，鄧飛龍頓改暗探本意，一馬當先，大踏步地，走向莊門要來個明面拜山。

嘡嘡……嘡嘡……嘡嘡……

就在他們十人剛進莊門之際，一陣鐘聲，突自莊中清脆響起！

迎面是一片極廣闊的大庭院，兩旁建有莊屋，正面則是一座氣派豪華，巍峨無比的大廳，隨着鐘聲，從漸漸開啓的廳門之中走出兩行人來。

以前，劍東等所遇對方人物，大都身着青衣，今天却改了裝束。

左面十人，全是金衣，右面十人，全是銀衣，與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的服飾相同，只是臉上少了一副黃金或銀色面具。

金衣人和銀衣人的手中，並無其他兵刃，清一色的都是長劍。

在這二十名金銀劍士之後，是兩個分着金銀長衣，並戴有金銀面具之人，雖從步履之間看出是兩個女子，但在鄧飛龍等眼中，却都覺得神態似乎略異，不太像是巳曾交過手，使自己等對她們顧忌最大的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

這衣分金銀的兩個女子手中，捧着一方長幾近丈巨匾，匾上橫書「神劍東莊」四個擘窠大字！

最後出現的一人衣色是左金右銀，臉上面具色澤，則是左銀右金，看去十分怪異扎眼。

衣兼金銀之人，一出廳門，便向西恭身一禮，然後高聲喝道：「上匾。」

金衣銀衣女子，一聞號令，立即騰身，把手中「神劍東莊」巨匾，輕輕掠在離地數丈，早就釘好的廳門匾架之上。

巨匾重量，絕對超過千斤，兩個女子能輕如無物地，平平穩穩地，把它送上數丈高空，這份功力，着實武林罕睹。

但鄧飛龍却似未爲金銀衣女子的功力所驚，他那兩道深沉老練的目光，始終是盯在「神劍東莊」四字之上，兩道眉頭，也越來越往中皺結。

靈芝看出蹊蹺，走前一步，向鄧飛龍低聲問道：「老爺子似乎對這『神劍東莊』匾額看得特別出神？」

鄧飛龍不曾回答靈芝回話，反而向靈芝問了一句。

這是一句相當奇怪的問話——「爲甚麼李老弟等，名叫劍東，劍南，劍北，劍飛，而沒有劍西？『四方獨缺西』意義何在？究竟是西方無劍？抑或是西方有某個人的劍藝太高，連『神劍』李慕雲，都在替李老弟等命名之上，表示出對『西方』的相當避忌？」

靈芝在劍東等兄弟妯娌之中，是最冷靜最有智慧的人，也被鄧飛龍這突如其來的話兒問住。

但她畢竟智慧極高，微怔之後，目光一注那「神劍東莊」匾額，便矍然有悟說道：「既有『神劍東莊』，定有『神劍西莊』，根據老主人『四方獨缺西』的命名避忌看來，那『神劍東莊』莊主，必是主持全局之人，而此人之劍藝深湛，更必到了可怕程度。」

鄧飛龍嘆道：「我們來得極巧，趕上了『神劍東莊』的上匾開莊大典，看那二十名金銀劍士，手中一律長劍，別無其他兵刃，今天恐怕必有一場艱苦劍鬥！」

劍南在旁，聽得雙眉方挑，那衣兼金銀之人，忽又高聲喝道：「設座。」

一大羣青衣漢子，從廳中搬出椅几，西三東十，顯然分出了主客座位。

衣兼金銀之人，走向西面的三張座椅，當中坐下，並對金衣女子，銀衣女子，微一招呼道：「兩位使者入座。」

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微一躬身，便坐在衣兼金銀，看去十分怪異扎眼之人左右。

衣兼金銀之人，直到此時，才以目光一掃鄧飛龍等十人，朗聲發話說道：「柳東權奉命主持『神劍東莊』，今日粗具規模，開莊上匾，既屬大典，宜有盛會，鄧朋友昔日威震五湖，是中原武林的一流人物，既蒙率衆賁臨，敢不敢入座論劍？」

話完，向那設在東面的十張座椅，把手略爲一伸，不論神情語氣，都顯得十分狂傲到了極處。

鄧飛龍正在思忖「柳東權」的姓名，好似曾聽人提過之際，劍東等三對夫婦，以及李秀、青青、劍飛等，均昂然舉步，攝衣入座。

事到如今，說不出不算，鄧飛龍只得坐上劍東等爲他空出的首席座椅，向那衣兼金銀、面具也兼金銀的柳東權，抱拳問道：「鄧飛龍請教柳莊主論劍之道？」

柳東權道：「鄧朋友等既然來了十人，不妨即以十陣論輸贏，但柳東權話要先行說明，金銀劍士向來劍不留人，你們若能獲勝，我們的敗者，必會毫不偷生，當場橫劍自絕！」

就這幾句話兒，已勾勒出少時血淋淋的慘烈場面。

鄧飛龍尚未答話，劍東巳雙軒濃眉，豪笑連聲道：「好，『神劍東莊』有勇士，『神劍山莊』無懦夫，我們這邊的上陣之人，不論是男是女，都一樣把生命當作賭注！」

靈芝把手一伸道：「慢點，我們何必毫無目的，一味鬥狠，且先向對方提出幾個問題再說……」

坐在柳東權身右的銀衣女子，突然嬌笑接道：「你們能勝一場，我們便回答一個問題，否則，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有話去問閻王，在這『神劍東莊』，大可免開尊口。」

銀衣女子這一發話，又使鄧飛龍等人，陷入了莫大驚疑。

因爲，他們先覺銀衣女子的舉動神態，不太像是白銀夫人，但如今聽她說話語音，又覺得完全一樣，尤其是鄧飛龍與青青，一個勾惹起多年傷心恨事，頓時惆悵無窮，一個則突生一種孺慕之思，覺得這發話又狂又狠的銀衣女子，似對自己有一種奇妙親切……

這時，西面中坐的柳東權，向列隊分立左右的金銀劍士問道：「那位劍士，願當十陣之

先?」

站在右面第三位的一名銀衣劍士，卽向柳東權抱劍躬身說道：「銀衣七花劍士左天冲請令!」

「左天冲」三字，使鄧飛龍聽得一驚，他知曉這是一名以「七煞追魂劍法」威震湖南、湖北以及江西、浙、皖一帶，功力甚高，手下極狠，被黑白兩道，都目爲惡煞凶神的絕頂高人，想不到在「神劍東莊」中，身爲銀衣劍士，並只排列第三位而已。

他心中暗想第一陣不能先折銳氣，最好由愛女出手……

鄧飛龍目注青青，正待指名遣將，白菱忽然站起身形，嬌笑說道：「老爺子，笨鳳先飛，白菱請令!」

鄧飛龍眉頭一皺，低聲說道：「左天冲，凶名極著，所擅『七煞追魂劍法』奇詭百變，狠辣無倫……」

話猶未了，白菱笑道：「老爺子請望安，我答應過劍北，明年還要替他生個兒子，一定會好好保全這條性命!」

白菱這樣說法，鄧飛龍自然只能點頭，但靈芝却有點放心不下地，向白菱悄然問道：「四妹，這十陣之戰，除了較技，還要賭命，四妹且告訴我，你心中所想的制敵方針!」

白菱嫣然一笑，把語音壓低得只給靈芝一人聽見地，揚眉答道：「抱必死之念，伺可勝之機，我不打算纏戰，迎門三不過，神劍反追魂，最多三招，我拚着受點輕傷，換這左天冲的一條老命!」

靈芝皺了皺眉道：「四妹小心，不要傷得太重……」

白菱悄笑道：「神劍追魂，講究以身誘敵，不傷恐怕不行，是輕是重?要看我造化高低的了!」

說至此處，見左冲天業已抱劍下場，遂伸手微掠鬢絲，向劍北嫣然一笑，嬝嬝婷婷，舉步出陣。

劍北沒有攔阻，但臉上神情，却嚴肅得十分凝重。

鄧飛龍對這三位婦道人家功力，不甚清楚，悄向靈芝問道：「這一場的勝負如何?」

靈芝道：「四妹的劍法，旣屬大家路數，又以兇狠見長，她要以『神劍反追魂』的手段來尅制左冲天的『七煞追魂劍法』，勝是必勝，但……」

語音至此略頓，向劍北看了一眼，又對鄧飛龍問道：「老爺子，我聞得青青姑娘說起，老爺子的身邊，有盒『白獺髓』?」

鄧飛龍點點頭道：「昔年我遠遊北海，結識一位以漁釣自號的『北海神醫』，居然彼此投機，慷慨異常地，把這種罕世靈藥，送我一盒……」

他是一面答話，一面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徑約三寸的紫色玉盒……

但玉盒才一離懷，巳血光迸現!

原來左冲天生性冷酷，所擅「七煞追魂劍法」，更狠辣異常，一見白菱下場，根本不作任何答話，手中長劍的劍光閃處，一出招便是劍影瀰天，廻環如電的「小諸天追魂三絕」。

白菱微剔蛾眉，毫不示弱地，揮劍硬接。

「神劍山莊」調教出來的人，在劍式方面，自然絕不輸人，但內力方面，女人似乎總比男人天生的弱了那麼一點。

第一劍硬架硬接，火星四射，瀚海龍吟，雙方勢均力敵，一震而開，逼使左天冲的「七煞追魂劍法」，展不出奇詭變化。

但左天冲相當陰險，第一劍未出全力，只用了八成左右功勁，却在緊跟着的第二劍上凝足了十一成以上勁力。

這一劍，震得白菱虎口發麻，嬌呻一聲，劍尖微垂，幾乎脫手墜地。

最要命的是她連身軀都被震得往左一側，右後背門戶洞開賣給人家，露出可乘之隙，左天冲的劍法，本以快、狠、奇、詭見長，怎肯放過這種機會?!

白菱空隙才露，他已招化「撥草尋蛇」，劍尖刺入對方右背，鮮血頓時透衣滲出。

但快中有快，狠中有狠，奇外有奇，詭外有詭，白菱右背中劍，身軀自然向左前傾，手內長劍，竟從左腋下反刺而出。

剛才，是故意做作地，長劍幾乎脫手，如今，才是咬牙切齒地，長劍眞正脫手!

因爲，她不能被左天冲刺得太深，必須把身軀前傾卸力，劍不脫手，地位便够不上，無法制敵死命!

這一脫手，長劍從腋下倒飛，恰好刺入了左天冲的心窩!

左天冲自然應劍畢命，但他在絕氣的刹那間，右手微挺，向下一劃!

「哧」的一聲，長劍入肉更深，在白菱背上，開了道見骨盈尺血口，鮮血在破衣碎肉間，向外狂噴，令人不忍卒睹!

兩條人影，電掠而至，一個是剛剛從鄧飛龍手中，接過「白獺髓」的靈芝，一個是滿面悲痛神色，但仍强忍兩眶英雄熱淚，不令拋落的李劍北!

靈芝深恐劍北情急心瘋，身在空中，壓低語音說：「四弟，不要急，我向鄧老爺子要來了專門療傷止血，續斷生肌的『白獺髓』。」

白菱眞狠，她居然還神色自若，向劍北含笑叫道：「劍北，這一劍雖然不輕，但我還挺得住，不會躭誤了你的兒子，你先拔回我的劍來……」

在劍北俯身從左天冲遺屍身上拔劍之際，白菱又向正替自己敷藥止血，並包紮傷口的靈芝，悄悄說道：「二姐，『白獺髓』省着點用好，今天形勢凶險，恐怕還有更重大的流血慘事!」

這時，劍北把劍拔回，白菱覺出「白獺髓」果是傷科聖藥，一經敷治，背上火辣辣的疼痛已減，精神也振，遂抱劍在懷，向對陣中座上的柳東權，提氣朗聲叫道：「柳莊主，白菱僥倖獲勝，如今要依照賭約，向你提出一項問題。」

柳東權臉上戴着左銀右金面具，故而看不出他的神色變化，只是把頭點了一點。

白菱目注「神劍東莊」巨匾，發話問道：「神劍東莊在此，神劍西莊何在?」

這問題問得好，差不多正是鄧飛龍等全都心中納悶，渴欲知曉之事……

柳東權似乎想不到白菱竟有此一問，神情微震，但又不得不答，緩緩說道：「西莊就在四川邛崍，萬劍朝天的『劍尊谷』內。」

白菱又道：「神劍西莊的莊主是誰?」

柳東權尙未答話，他身左所坐的金衣女子，業已冷冷說道：「這是第二個問題了，你有資格問麼?」

金衣女子開了口，語音居然又與李夫人十分彷彿。

劍北見白菱碰了對方一個釘子，遂向她安慰笑道：「菱妹傷得不輕，快點吃粒『太乙葆元丹』，回座歇息，這第二項問題，由我來問吧。」

邊自說話，邊自深情全露地，含着眼淚，把粒靈丹，喂進白菱口內。

白菱何等乖巧，知情識趣地，佯作張口接丹，其實却一伸螓首，擋住別人視綫，讓劍北有機會把在眶難消的兩滴關切情淚，滴落在自己的面頰之上。

男女之愛，和夫婦之情，委實魔力無邊，劍北這兩滴淚珠，幾乎比「白獺髓」、「太乙葆元丹」的靈效還大!

淚珠落頰，白菱心頭一片清涼，肉體上痛苦全消，精神也振，就勢在劍北耳邊悄道：「你在劍藝造詣上，看來雖不及我詭異靈巧，其實却更厚重精深，你打算怎樣制敵?最好不要像我這樣逞奇弄險!」

劍北頷首道：「我不會，我保重自己，設法逼得對方無法取勝，認敗自絕!」

這也是知情識趣之語，聽得白菱嫣然一笑，大放寬心，妙目流波問道：「我再攷你一攷，李家神劍的重要妙訣何在?」

劍北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恩仇置度外，神劍守中平!」

靈芝在旁笑道：「四弟天君朗朗，未忘精髓，四妹不必多向他囑咐體己話了，對方的一位金衣劍士，業已出陣。」

果然，左天冲的遺屍，已被青衣漢子們拖去，柳東權微一擺手，目光注處，站在金衣劍士排頭第一個，容貌蒼老，頭梳道髻之人，便躬身領命，抱劍出陣。

若照通常情勢而論，「金衣」地位高於「銀衣」，何況這出陣之人又是金衣劍士之首?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劍北那敢怠慢，先吸口淸氣，袪除了愛妻重傷的心頭仇火，緩步下場，抱拳笑道：「在下李劍北，朋友請通名號。」

那金衣劍士，冷冷答道：「我的名號，早已掛在臉上，其實彼此以劍賭命，又不交甚麼朋友，互通名號，豈非多餘?」

劍北聞言，見對方頭梳道髻，年約六十三、四，左眉間並有一道兩三寸長的斜斜劍疤，突然想起一位早年威震江湖的惡煞凶魔，不禁失聲問道：「西南出三劍，殘劍最稱尊，朋友莫非竟是昔年住持滇池金天觀的『天殘羽士』童觀主麼?」

那金衣劍士微喟一聲答道：「神劍西莊一立，殘劍焉敢稱尊?貧道天殘，如今只是奉派值役東莊的一名金衣九花劍士。」

剛才的左天冲，只是銀衣七花劍士，如今這天殘道人，位列金衣九花，顯然在修爲方面，要高出左天冲不少。

鄧飛龍等陣中，最關心劍北的，自然是嚐過左天冲厲害，業已身負重傷的白菱，她愁鎖雙眉，向靈芝低聲說道：「二姐，劍北的這名對手太强，他用愼守中平的耐戰劍法，是不是守得住呢?」

靈芝笑道：「他們兄弟中四弟的耐戰之力，最爲韌勁，他若眞能把恩仇置於度外，用李家神劍，靜守中平，百招以內，絕無敗理!」

白菱苦笑道：「我也知道他絕對能撐持百招，但這是賭命，不是尋常比劍，百招以後，又如何呢?……」

靈芝秀眉低蹙，正在籌思，忽聽對陣中座上的柳東權，向天殘道人高聲叫道：「適才左天冲之敗，是『劍尊谷』問鼎江湖以來的首度嚴重挫折，道長身爲金衣劍士之首，位列九花，我要你全力施爲，替『神劍東莊』，贏回一陣……」

天殘道人抱劍躬身答道：「莊主放心，貧道在『天殘五式』之內，倘若贏不得對方，便無顏再佩「九花」，領導金衣劍士!……」

劍北聽出便宜，狂笑叫道：「金天觀主，莫發狂言，慢說『天殘五式』，你就是施展出『天殘百招』，李劍北也……」

天殘道人不等劍北話完，便陰森森地，接口獰笑說道：「貧道練成『天殘絕劍』以來，除了曾被『兩天劍尊』折服，劍下向無四合之將，你如此年歲，能有多高修爲?縱獲李慕雲少許眞傳，能接我三劍，已算是蠻不錯了!」

語音才畢，右手已揚，那柄長劍，光芒閃動，居然幻變出千百點的劍尖，向劍北飛刺而來!

劍北神色凝重，長劍一舉，當胸平平點出去!

天殘道人的眞正劍尖，雖然祇有一點，但隱藏在千百枚幻變劍尖之中，委實令人疑假疑眞，難於辨認!

但李家神劍，專守中平，天殘道人那枚飛刺對方心窩，並暗含掛兩脇，劃丹田無數奇詭變化的眞正劍尖，居然被劍北這看來平淡無奇的隨手一劍，迎個正着。

雙劍相交，粘而不開!

這是天殘道人驚於劍北出劍之準，想以數十年凝煉內力，把對方壓得脫手墜劍，豈非一樣也算得勝!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雙方一劍才交，天殘道人不敢再自狂自大地，輕視劍北，是以十一成眞力，吐勁壓劍!

劍北氣穩神凝，目光朗朗，一柄劍，挺得水平，彷彿劍尖上便托了一座泰山，也無法把他的劍身兒，壓得略垂少許。

這種勁頭兒，自然是一個往下壓，一個往上挑，力敵勢均，平分秋色!

驀然間，龍吟微作，雙劍忽分，一道金光，拔空飛起!

這不是天殘道人的手中長劍，被劍北挑飛，而是天殘道人借着對方上挑勁力，脚尖猛一點地，便金衣閃光，拔起數丈!

數丈上折腰掉頭，凌空飛撲，再一吐勁震劍，比適才威勢更甚，只見千百萬朶劍花，以及一條金光閃閃人影，向下猛罩!

依照李家神劍訣竅，應該神凝山嶽，穩守中平，以不變萬變地，當胸舉劍，靜待對方萬變歸一的刹那之間，覷準中心，倏然出劍，便可像第一招那般從容化解來勢。

誰知劍北不知何故，突然改變原意，有了奇詭動作，竟隨天殘道人之後也自高高縱起。

天殘道人縱起了四丈一、二，劍北竟竭全力，比他更高地，縱起了四丈七、八!

故而，天殘道人掉頭撲落，地上人影已無，頭頂上空，反而洒落了漫天劍氣!

白菱起初見到劍北突變原意，竟欲貪功，不禁把顆芳心提到了嗓子眼內……

等她看清劍北所用招式，才心中一鬆，撲簌簌地掉下了急出來的、忍不住的兩行珠淚!

原來劍北用的是神劍九大式中第三式「天河洗甲」，又稱「反臂倒劈絲」，招術已極威力凌厲，再加上所掌握的時機，更妙到毫巔，他縱得比天殘道人更高，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上，那裏還有不勝之理?

只不知道素來木訥老實的劍北，那裏來的這等靈感，如此刁鑽，他怎會洞燭先機，知道天殘道人要縱身發劍，製造出如此有利態勢!

但天殘道人豈是弱者，他一發覺劍北到了更高高空，便知不妙，一式「天蟬脫殼」，身形疾轉，無數劍花，反向當空湧起!

他這招術，用得不壞，在威力方面，比白菱適才那手「神劍反追魂」，並不遜色多少!

但一個是有意施爲，一個是倉卒應變，在快慢的速度之上，難免有所參差。

高手過招，分毫之差，往往便是生死之判!如今……

漫天劍光一落，無數劍花一迎，便有大片血光，暨三條人影，凌空飛墜!大片血光之中，有天殘道人的血，也有劍北的血!但三條人影中，却似天殘道人練有「身外化身」之術，竟從一個變成兩個!

（未完待續）

（下期仍由諸葛青雲執筆）

民初俠義故事

飛刀小李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葉收了玉面虎宮少秋的錢，答應去殺一人，誰知來到泰山後，他才發覺，他要殺的人竟是凌風，只好自認倒霉，凌風却還要小葉帮忙，以使取得一筆大財富，小葉至此也不得不聽命於凌風了……凌風派個任務給小葉，要他盯緊杜紅菱和劉正福，一天，小葉跟踪杜紅菱來到公園，誰知却被杜紅菱走脫了，不知去向，小葉急往公園內走，忽然張英順帶着幾名大漢擋住去路，他們阻止小葉跟踪杜紅菱，而且一定要小葉去殺凌風，在雙方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小葉機智地忽然制住了張英順，使形勢大變……

財色迷心竅　奪寶起殺機

「問我為何不殺凌風？」小葉問道。

張英順答道：「不錯。」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你這是實話？」

「絕對實在。」

「不是為了阻止我跟踪杜紅菱？」

「不是。」

「我不相信。」

「杜紅菱只不過是康家班子裏一個要把式的丫頭，你跟踪她與我何關，我為什麼要帶人攔阻你？這種事應該只是一種巧合。」

「巧合？哼！據我所知，杜紅菱這丫頭很不簡單，要把式她只是臨時客串，事實上她另有眞實的身份。」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眞不知道？」

「眞不知道。她另有什麼身份？」

「這問題暫時擱開一邊，我問你，玉面虎宮少秋跟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

「他來江北做什麼？」

「為財。」

「他為什麼要殺凌風？」

「也是為財。」

「他可是怕凌風擋了他的財路？」

「不錯，他判斷凌風這個人很不簡單，可能也是為那筆財富而來。」

「那麼，我們現在該談談那筆財富了，那筆財富是些什麼？你大概不會再說不知道吧。」

「據說是一箱子珠寶。」

「那一箱珠寶現在什麼人手中？」

「宮少秋沒有告訴我。」

「哼！」小葉抵在張英順咽喉的短刀往前送了送，刀尖立刻刺破了張英順的皮膚，血立刻順着刀尖往下流：「說！你跟杜紅菱認不認識？」

張英順暗暗咬了咬牙。

「小葉，我眞的不認識，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用。」

小葉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自公園裏面傳了過來，他知道是黃平等那八個來了，他右掌一起，一掌砍在張英順頸子上，張英順身子一歪，躺倒在地上。小葉飛快地向一條小巷子裏竄去，幌眼，便消失在小巷子的另一頭。

這時，毛毛雨早已停歇，天色已昏黑了下來。

× × ×

天黑時分，徐五爺的府上來了一位訪客。

訪客是一位英俊的青年，擧止瀟洒而斯文，人品和凌風不相上下，但却有一點不如凌風之處——氣質。

氣質，這不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不但與先天的培養有關，而且還需要有良好的調教與良好的環境。

這位英俊青年正是那以三千大洋交由張英順出面，僱請小葉去殺凌風的「玉面虎」宮少秋。

徐五爺並不認識宮少秋，對宮少秋的突然來訪自是非常訝異；但是當宮少秋拿出一封介紹信時，徐五爺才明白宮少秋來訪的原因。

寫介紹信的人是徐五爺的多年好友，也是江南丹陽地方上的名人，介紹宮少秋來拜訪徐五爺也完全是一番好意，希望徐五爺能看中宮少秋的人品，選作東床。

以宮少秋的人品而言，實在該稱得上是一位年輕的俊秀佳公子，若是在未遇凌風之前，徐五爺可能很滿意宮少秋的人品。但在見過凌風之後，就那麼一點氣質上的差別，徐五爺便覺得宮少秋比凌風差得太多了，何況宮少秋的文才更差得遠甚。

宮少秋對徐五爺的態度非常恭敬，但却嫌恭敬得過份，而且近乎有點做作。

一般人通常都是喜歡被人恭敬的，徐五爺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對於宮少秋那種近乎做作的過份恭敬，徐五爺的臉上雖然沒有表露出什麼，但是心裏却立刻有了一個「浮而不實」的感覺，不似凌風那適度的恭敬，使他心裏覺得恰到好處，十分舒服。

於是，徐五爺對宮少秋作了正面答覆，措詞十分婉轉：「宮少爺！我深感抱歉，你來晚了幾天，日前，小女已經許配人家了。」

「哦！」宮少秋眨眨眼睛：「但不知許配的是那一位名門公子？」

「他是本城北門外藍海山的兄弟凌風了。」

「原來是他！」

「宮少爺也認識他？」

「不認識，只聽人說起過，據說他不但是個行為十分不檢的江湖浪子，而且身世來歷不明。五爺！您老人家怎麼會看上這種人呢？」

這幾句話　立刻引起了徐五爺心中的不悅。

這也正是宮少秋的教養、氣質不如凌風之處，如果是凌風，他就決不會說出這種毀人聲譽不中聽的話來。

徐五爺是個修養甚深之人，他心中雖然不悅，但臉上却未表示出來，微微一笑：「宮少爺初來敝地，大概還沒聽說過我擇婿的條件吧？」

「五爺擇婿的條件是？……」

「我只注重其人品氣度，至於其身世來歷如何，我皆不計較。」

「難道您不怕萬一選錯了惡徒匪類，害了令嬡的一生？」

「我略通相理，自信看人還不會有太大的差錯，眞要有那萬一的話，那該是天意，也該是小女的命薄了。」

「已經文定了沒有？」

「還沒有。」

「既然還沒有文定，晚輩希望五爺多多考慮，多多觀察這人，免得將來……」

將來怎樣？他雖然沒說下去，徐五爺心裏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不過徐五爺並沒有在意，微笑地點了點頭：「謝謝你。」

話已說完，宮少秋如眞是只為親事而來，徐五爺既然已經說得這麼明白，照理，他應該站起身來告辭走了。

然而，他却沒有。

「五爺！另外有件事情，晚輩想向您請教。」

「什麼事情？」

「聽說下午有位姑娘來拜訪過五爺，有這回事嗎？」

「有這回事。」

「五爺認識她嗎？」

「不認識，但知道她是康家班子裏的人，名叫杜紅菱。」

「她來拜訪五爺有什麼事？」

「宮少爺問此是……」

「不瞞五爺說，晚輩已經找她很久了，不意竟在這裏遇上了她。」

「哦！宮少爺找她所為何事？」

「五爺！她來拜訪您，可是為了一隻珠寶箱？」

「你找她也就是為那隻珠寶箱？」

「是的。」宮少秋點點頭：「不瞞五爺說，那隻珠寶箱乃是晚輩姑父家的祖傳之物。」

「是你姑父家的祖傳之物？」

「要不然晚輩就不會來找她了。」

「既然是你姑父家的祖傳之物，怎麼會在她手裏的呢？」

「是她偷去的。」

「哦！好久的事情？」

「快三個月了。」

「但是據杜姑娘對我說，這隻珠寶箱乃是她家祖傳之物。」

「那是她的謊話，騙五爺的。」

「怎見得？」

「那珠寶箱要眞是她家的祖傳之物，她怎麼會跑來找您，要把它賣給您？」

「誰告訴你她要賣給我了？」

宮少秋不由一怔：「難道她不是要賣給您？」

「根本不是。」

「那麼，她來拜訪五爺的意思……」

「她說她發覺有人跟踪她，似乎在打她那隻珠寶箱的主意，所以她才不揣冒昧特地跑來拜訪我，要我代她暫為保管。」

「五爺已經答應她了嗎？」

「承她看得起我，相信我，我當然不便拒絕，也義不容辭。」

「那珠寶箱已經交給五爺了嗎？」

「還沒有，她很快就會送過來。」

「晚輩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你請說。」

「晚輩希望五爺最好能設詞推掉這件事，別代她保管那隻珠寶箱。」

徐五爺搖搖頭道：「我是個什麼身份，豈可出爾反爾。」

「五爺！晚輩這全是金玉良言，您如是代她保管那隻珠寶箱，不但將會惹上很多的麻煩，只怕還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徐五爺的臉色變了，聲調跟着一沉：「你這是恐嚇，威脅？」

「五爺您誤會了，晚輩怎麼敢。」

「哼！珠寶箱之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話又是出於你之口，這算是誤會？」

「五爺！珠寶箱雖然是我姑父家的祖傳之物，但失竊已快三月，江南江湖上已經有不少人知道這一消息，您大概還不知道吧，凌風也是爲這件事而來的哩。」

一提到凌風也是爲這件事而來，徐五爺立時睜大了一雙老眼：「你說的可是眞的？」

「晚輩絕未說謊。」

「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就得再考慮考慮。」

「希望五爺多多愼重，晚輩就此告辭。」站起身來，抱拳一拱，往外走去。

「好走，恕我不送。」

宮少秋走了，徐五爺站立在客廳中沒有動，蹙起了眉頭。

「爹！他走了？」是徐玉珊脚步輕盈地自後面走了出來。

徐玉珊她好美，鵝蛋臉兒，秀眉明眸，挺直的鼻子，櫻桃小口，嘴唇上還抹了一層淡淡胭脂，短髮，陰丹士林的藍布旗袍，白洋襪，皮底黑緞子鞋。

淡粧素抹，氣質高雅而大方。

「嗯。他的話妳都聽見了沒有？」

「女兒都聽見了。」

「妳覺得他的話怎麼樣？」

「多半不可靠。」

「對凌風的那些話呢？」

「爹！這話您不該問女兒。」

「爲什麼？」

「對凌風的人品，您該比女兒看得更清楚。」

「玉珊！爹要問的是妳的感覺，凌風會不會也是爲這珠寶箱而來？」

徐玉珊沒有立刻答話，靜靜地沉思了片刻，才緩緩地說：「爹！以女兒猜想，凌風可能確是爲那隻珠寶箱而來，不過，以凌風的人品氣質看，他雖是爲此而來，但這中間必然別有原因，凌風還可能另有身份。」

「哦！妳看他會另有什麼身份？」

「這就不知道了，女兒只是這麼覺得，並且，女兒還覺得那位杜姑娘的話似乎也不大可信。」

「妳是說，那珠寶箱也不是她家的東西？」

「很有可能。」

「那麼，這件事，妳看爹應該怎麼辦呢？」

「爹！您何不派人去請凌風來談一談哩。」

「對！只要找他來一談，一切便都不難明白了。」

× × ×

小葉的心裏實在感覺很窩囊，在江湖上混了那麼多年，從沒有栽過跟頭，沒想到這回到江北來，竟然接連着栽了兩個跟頭。

栽在凌風手裏那無話可說，凌風是北六省裏聲威顯赫的凌家三少，栽在杜紅菱那麼個小丫頭手裏，他心裏可實在不是味道，既窩囊也彆扭。

小葉回到客棧裏，推開房門，猛然嚇了一大跳，房間裏黑黑的，沒有開燈，暗黑中靜靜地坐着一個人。

「誰？」

「我！凌風。」

小葉開了電燈，道：「你可嚇了我一大跳。」

「小葉！我看你該改行了。」凌風坐在椅子上含笑地說。

「改行？改什麼行？」

「隨便改什麼行都可以，就是不能做殺手。」

「爲什麼？」

「你的胆子越來越小了，胆子小，如何還能做殺手？」

忽然，小葉笑了。

「你笑什麼？」

「沒有什麼。」小葉搖搖頭，走到凌風對面的一張木椅子上坐下：「你什麼時候來的？」

「有一會兒了，你上那兒去了？」

「一言難盡，我又栽了個大跟頭。」

「怎麼回事？」

「我跟踪杜紅菱那丫頭，結果竟被她兔脫了。」

「在什麼地方被她兔脫的？」

「公園門口，當我發現情形不對，追進公園裏時，她已經走得不見了影子。」

「這麼說，她去過什麼地方，你也不知道了。」

小葉搖搖頭，只有苦笑。

「所以我才說又栽了個大跟頭。」

「跟踪並非是你的專長，這算不得是栽跟頭。」凌風含笑地安慰他。

小葉忽然壓低聲音說：「三少！這檔子事，我看是越來越複雜，越麻煩了。」

「何以見得？」

「在公園裏我碰上了張英順。」

「哦！怎麼樣？」

「我幾乎送命。」

「究竟是怎麼回事，說吧。」

小葉當即將經過情形告訴了凌風，凌風靜靜聽後，皺着眉頭沉吟地說：「照這情形看來，他可能與杜紅菱有勾結了。」

「可能。他雖然矢口否認，但我認爲事情決不會有那麼巧。」

凌風微微點頭，臉色有點凝重。

「小葉！今後你的行動必須特別提高警覺，處處小心，否則，你隨時有送命的危險！」

小葉點點頭：「三少！我明白情況的嚴重，我會特別小心的，不過……事到如今，三少，你似乎應該明白告訴我，別讓我再打這個糊塗仗了！」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我要那個珠寶箱。」

「您別再瞞我了，那麼一箱珠寶只不過價值三兩萬大洋，豈會在您的眼中，這

裏面一定另有其他的重大原因。」

「你眞要知道？」凌風目光灼灼地望着小葉。

「除非您不相信我小葉，認爲我小葉不够資格知道，否則，只要您告訴我眞相，我小葉就是拚了這條命，也必替您把它奪來！」

「够了。小葉！」凌風的雙目中飛閃着異采，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那珠寶箱子裏有一張軍火提單，那批軍火是供給游擊隊用的。」

小葉明白了，但也笑了。

他笑什麼？

凌風沒有問，只拿眼睛望着他。

「我做了多年的殺手，從沒有爲沒有酬勞殺過人，也從未爲國家盡過一點力，這回，我不但要不取一分酬勞殺幾個人，而且要好好地爲國家，爲我中華民族盡一份力量！」

「好！」凌風的一隻手按上了他的肩胛：「小葉！你不愧是個血性漢子，是我中華男兒，令人由衷地敬佩。」

「三少！您別折煞我了，眞要說令人敬佩的該是您不是我。」

「好了。」凌風含笑地拍拍他的肩胛：「我該走了，你歇息吧，記住我的話，一切多加小心，遇事一定要沉着冷靜。」

「您放心，我會記住您的話的。」

× × ×

凌風剛回到藍府的大門口，王大中正急步匆匆地由裏面走出來。

「凌爺！您回來得正好，我正要出去找您哩。」

「哦！有事兒？」

「徐五爺派人來請您去一趟。」

「什麼時候？」

「剛才。」

「沒說什麼事麼？」

「沒有說。」

「大哥在家嗎？」

「一個鐘頭前出去了。」

「那麼，我現在就去徐五爺家裏一趟，大哥回來時，請他等會兒睡，我有事情要和他商談。」

「好！這麼晚了，我叫兩個兄弟陪您進城去。」

「別麻煩人了。」

凌風搖搖手，轉身舉步瀟洒地走了。

× × ×

徐府的大門敞開着，門房老郭站立在門口張望着，很明顯地，他在等人。

等誰？自然是在等凌風。

凌風來了，距離還有一兩丈遠，老郭已急步迎了過來，躬身哈腰：「凌少爺！您來了，我們老爺和小姐都正在客廳上等您哩，您快請進去吧。」

「哦！」

凌風沒問什麼，快步走進了徐府。

客廳中，徐五爺和徐玉珊默默地坐着，一個臉色沉凝，一個雙眉微蹙。

凌風心中不由暗暗一怔！暗想：「發生了什麼事情？」

凌風走進廳中，徐五爺首先站起身來拱手說：「凌風，這麼晚了，還讓你跑來一趟，眞對不起，快請坐。」

凌風拱拱手：「五爺，請別客氣。」

說着，在徐五爺對面的一張紅木椅子上坐下。

徐玉珊親自去倒了杯茶，雙手放在凌風身旁的紅木茶几上。

「凌少爺，請用茶。」

「謝謝。」凌風欠了欠身。

徐玉珊回到原座坐下。

「凌風，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和你詳細談談，希望你實話實答。」

從徐五爺的臉色神情上，凌風看出了事情的不尋常。

但，是什麼事情呢？

「五爺！您請說，我不是個喜歡說謊的人。」凌風肅然說。

「有人告訴我說，你是個身世來歷不明，行爲不檢的江湖浪子。」

「五爺！我不否認我是個江湖浪子，但却決不承認『行爲不檢』四字。」

「我也相信你不是，但這是別人說的，所以特地問問你。」

凌風淡淡笑了笑，沒有接話。

「你爲什麼不問？」

「問什麼？」

「這話是誰告訴我的？」

「我不屑問，也不想知道。」

「那人破壞你的名譽，你也不要追究嗎？」

「是的。淸者自淸，濁者自濁，這種事我何必追究，這種小人也不值得我去追究。」

「好胸襟！好氣度！」

「您誇獎。」

「那人又告訴我說，你來江北的目的是爲了一隻珠寶箱，是嗎？」

「您相信？」

「我本來不相信，但却又不能够不相信。」

「五爺這話的意思是……」

「今天下午，我這裏先後來了兩位陌生訪客，先來的是一位女客，她告訴我說，她有一隻家傳珠寶箱，因發現有歹人想要謀奪珠寶箱，所以特地來拜訪我，要我代她保管珠寶箱，免得被歹人所謀奪。」

「哦！後來的那人便告訴五爺，說我是爲了那隻珠寶箱來的，也就是想謀奪那隻珠寶箱的歹人，是不是？」

「你是嗎？」

「不錯！我是。」

徐五爺和徐玉珊立時全都睜大了雙目，楞楞地望着凌風。

凌風又說：「不過，我決不承認我是歹人，更不承認那謀奪二字。」

徐玉珊明眸凝視地：「凌少爺！你能不能把原因說明白些。」

「我是受人之托，來追回那隻珠寶箱的。」

「受誰之托？」徐五爺問。

「原主人。」

「姓什麼叫什麼？」

「杭州萬隆綢緞莊的東家萬德儀。」

「那珠寶箱難道不是康家班子裏那位杜姑娘的家傳之物？」

「五爺，這話是誰說的？」

「杜姑娘自己。」

「根本不是。」

「那萬德儀是宮少秋的姑父嗎？」

「這話又是什麼人說的?」

「宮少秋本人。」

「宮少秋本人?五爺認識他?」

「以前從未見過，他是今天下午杜姑娘來訪之後的又一位訪客;江南我有一位老朋友與他相識，見他一表人才，所以特地寫了封介紹信給他來拜望我，希望我能中意他，選爲東床。」

凌風心中明白了，明白那個在徐五爺面前，破壞他名譽，說他是爲那珠寶箱而來的人，必是宮少秋。

起先，他還一直想不通;宮少秋與他從未相識，也無怨無仇，不解宮少秋化錢僱請小葉殺他的目的原因何在?現在，他知道了。

這多半是爲「財色」二字。

徐玉珊不但是生得貞美，而且是百萬家財的當然繼承人，只要得到了徐玉珊，也就得到了徐家的全部財產。

不巧的是，徐五爺竟然看上了他凌風，這件事，目前雖然尚未成爲事實，但從徐五爺的神情口氣中，很多人都看出了徐五爺的心意，事情只不過是時間上的早遲而已。

在凌風的意識裏，認爲這必是宮少秋爲要人財兩得，所以才化錢僱請小葉來殺他，殺他不成，恰巧又碰上了珠寶箱這檔子事，宮少秋乃利用機會向徐五爺進了讒言，破壞他的名譽，說他是爲謀奪珠寶箱而來。

至於宮少秋爲何謊說那珠寶箱是其姑父家祖傳之物?用心何在?很明顯地，宮少秋可能也是個有心人，和小葉一樣地是聞風而來。

這也難怪，那麼一箱珠寶，價值數萬大洋之巨，誰又能不動心?

凌風將心中所有的問題情況這一串連起來，想通明白，他不由笑了。

徐五爺父女當然不明白他笑什麼。

徐玉珊不由奇怪地問他道:「你笑什麼?」

「我在笑那些蛇鼠之輩，他們不但要白費心機，說不定還會因此丟了性命!」

「你是指宮少秋他們?」

「嗯。徐小姐，請恕我直言，人心險惡，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

「那麼，你自己呢?」

「我?」凌風瀟洒地聳聳肩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壞?我只能說我對任何人絕沒有惡意。對這句話，我願意用我凌風這兩個字担保!」

他說這番話時的神情，可以分作兩段來形容;前段，他說時臉含笑意，神情輕鬆而瀟洒。後段，說時的臉色神情却是一片嚴肅凜然。

「我相信你!」徐玉珊點點頭說:「從你的眼神與臉色上，你凌風這兩個字一定比你的性命更重要。」

「不錯。我人可以躺下，命可以丟，凌風這兩個字却決不容受到一絲玷辱!」

徐五爺沒開口說話，一雙眼睛却深深地凝注着凌風，他心裏正在想着一個問題;那就是:凌風這兩個字既然比他的性命更重要，決不容受到一絲玷辱，那麼，他就決不是個江湖浪子，一個江湖浪子絕不會這麼愛惜他的名字的。

然而，凌風究竟是個什麼來歷?是個幹什麼的人呢?

他還沒有想出一點眉目，凌風那裏又開口了。

「五爺!您找我來就是爲了要問清楚那珠寶箱之事麼?」

「也是爲了求證宮少秋的話是實在與否?」

「宮少秋絕不是萬德儀的內侄。」

「那麼，對這件事你認爲我應該怎麼辦?」

「五爺的意思是……」

「我已經答應杜姑娘代她保管那珠寶箱，宮少秋却要我別管這件事，並語含威脅的說，否則將會招惹上殺身之禍。」

「宮少秋這話倒並不全是威脅。」

「如此說來，你也是要我別管這件事了?」

「這就要看五爺您自己的意思了。」

「你不能帮我出個主意嗎?」

「五爺!這件事情關係很大。」

「就是因爲關係很大，所以我才要你帮我出主意，要不要代那姓杜的丫頭保管那珠寶箱?」

「五爺!您可相信我?」

「凌風!你這話問得實在多餘，我不相信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

凌風不由拿眼睛望向徐玉珊，徐玉珊臉孔微微一紅說:「別望我，來我們家的客人親戚，除長輩以外，由我親手奉茶的，還從沒有過第二個人。」

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凌風怎會不懂，他心裏不由有着些微的激動。

「徐小姐!我……」

「我的名字叫玉珊。」

「玉珊……」

徐玉珊接口說:「我爹就我這麼一個女兒，現在你該帮我爹出個主意;也該說說你自己的眞實身份來歷了。」

「我自己的眞實身份來歷?」

「嗯!你既然已經明白我爹的心意，難道還怕我跟爹出賣你不成?」

徐玉珊實在够聰明，够厲害的，她竟然拿話擠逼上了凌風，凌風已無詞以遁。

最主要的還是徐玉珊長得實在太美，氣質又高雅，使凌風心中不由自已的動了情。

既然已經被擠逼上了，不實說已經不行。

於是，凌風吸了口氣說:「好吧!寒家世居開封，先父諱崇眞，我行三，北六省的江湖中人，都稱我三少。」

徐五爺霍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圓睜雙目:「什麼?你就是那錢莊遍佈北六省境內，譽稱北六省內第一大家，凌老爺子的三少爺。」

「不敢當!那都是先祖先父創立下的一點基業，凌風只不過是托祖福蔭。」

「我還聽人說過，三少是凌家的一條龍，也是凌家子弟之最，沒想到這條龍竟然跑到我徐家來了，這可眞是我徐家祖上有德，也是玉珊的福份。哈哈……」

徐五爺神情興奮地哈哈笑了。

自然，徐玉珊的芳心裏更是又驚又喜，這從她的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

她做夢也想不到凌風的來頭竟然這麼大，竟是那北六省內，譽稱第一大家，凌

家子弟之最的一條龍。

能够嫁給這條龍，這眞是她徐家祖上有德，是她徐玉珊的福份。

凌風很謙虛:「承蒙伯父的抬愛，這實在是小侄的福份。」

他神態不但很謙虛，而且也改了稱呼，由「五爺」改稱伯父，由「我」改作「小侄」。

徐五爺微微一笑說:「賢侄!別再說客套話了，關於那珠寶箱究竟是怎麼回事，你該說明它的眞相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珠寶箱是杜紅菱從萬府中偷盜出來的，因爲風聲太緊，無法在江南脫手，所以把它帶來了江北，又因爲發現宮少秋那帮人追踪下來，乃想到將珠寶箱托請伯父暫時代爲保管，不過，小侄猜想，杜紅菱的眞正目的決不是怕被宮少秋那帮人刦奪去。」

「那她的目的是什麼呢?」

「恐怕是想借這個藉口脫手，先托伯父暫代保管，然後再進一步設詞以免得被人刦奪爲由，賣給伯父。」

「哦!」徐五爺沉吟地說:「你說杜紅菱絕不是怕宮少秋那帮人刦奪，難道她的武功能耐比宮少秋他們那帮人還强?」

「豈只是還强，宮少秋那帮人根本不是她的對手。」

「宮少秋根本不是她的對手?」

「嗯!伯父可曾聽說過雲裏飛這個人麼?」

「花玉燕?」

「杜紅菱就是花玉燕的化名。」

「哦!花玉燕雖然是江南有名的女賊，但是宮少秋既敢追踪下來，自然也非弱者。」

「如憑個人的武功力量，花玉燕縱然比宮少秋强，也決强不過宮少秋的人多，但她身邊另外還有一個黑道上的高手。」

「是誰?」

「飛刀小李。」

「呵!聽說小李的飛刀快而且狠，江南道上無人不對其忌諱三分。」

「據可靠消息，那隻珠寶箱是花玉燕和飛刀小李二人共有之物。」

「小李也化名身隱康家班子裏麼?」

「很有可能，小侄懷疑那劉正福就是他。」

「賢侄!那麼你追踪至此，究竟是爲他二人還是爲那珠寶箱呢?」

「珠寶箱。」

「難道說，那珠寶箱裏有什麼稀世奇珍?」

「都只是一些普通珠寶，小侄爲的是那珠寶箱裏面的一張紙。」

「一張什麼紙?」

「貨物提單。」

「很重要?」

「很重要，關係非常重大。」

「哦……」

突然，一陣「砰!砰!砰!」敲門聲傳來。

徐五爺眉頭不由微微一皺:「這麼晚了，還有誰來?」

凌風抬眼一看牆壁上的掛鐘;時間正是十點一刻。

門房老郭已經去開了大門，來的是藍海山，身後還帶着四名保鏢。

藍海山快步進入客廳，四名保鏢全都站在廳外廊下院中。

凌風一見藍海山這時候突然前來徐府，心中不由微感訝然。

「大哥!你怎麼來了?」

藍海山深喘了口氣:「兄弟!見到你無恙，愚兄就放心了。」

「大哥!是怎麼回事?」

「兄弟!你眞沉得住氣，愚兄可眞佩服你。」

「大哥!究竟是什麼事?」

「兄弟!我問你，那宮少秋僱請殺手殺你，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徐五爺和徐玉珊一聽這話，父女兩人臉上立時全都不禁變了色。

「賢侄!有這回事麼?」徐五爺問。

凌風微點了點頭，轉向藍海山說:「大哥!你先請坐。」

藍海山在凌風旁邊隔着一張茶几的紅木椅子上坐下，徐玉珊站起身子去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藍大哥請用茶。」

這一杯茶加上一聲「藍大哥」，令藍海山不禁大感受寵若驚;當然，他心中很明白，他這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凌風的光。

要不是凌風的面子，徐小姐豈會叫他一聲藍大哥，親自替他倒茶?

藍海山連忙欠身說:「謝謝徐小姐，我不敢當。」

「賢侄!宮少秋僱請殺手殺你的事，剛才你怎麼沒有說?」徐五爺目視凌風。

「伯父!小侄認爲這不值得說，何況他僱的殺手，根本就殺不了我。」

「話不是這麼說，他在我面前破壞你的名譽，那可以不追究，但他僱殺手殺你，這種事就不該不追究!」

「伯父!小侄並不是不追究，而是目前不願意節外生枝。」

「他僱的殺手是誰?」

「鬼影子小葉。」

「哦!我聽說過這個人，據說此人不但是個一流殺手，而且是個很不好對付的人物。」

藍海山接口說:「兄弟!愚兄已經派了五個人監視着小葉的行動。現在你說吧，怎麼辦?要不要幹掉他?」

「大哥!趕快派人去通知監視他的兄弟立刻撤離，並且關照咱們所有的人不許難爲他，必要時還得暗中帮助他。」

「這是爲什麼?」藍海山愕然地望着凌風。

「他是我的朋友。」

「兄弟原來早和他認識?」

「昨天下午在泰山上和他還是第一次見面。」

「那他怎麼會是你的朋友了?」

「他有一位生死之交的兄弟馬志英，小弟曾帮過馬志英一次小忙，所以馬志英和小葉的心裏都非常感激我。」

「這麼說，小葉受僱宮少秋，事先一定不知道要殺的人是你了。」

「小葉確實不知道，張英順只告訴小葉說，下午三點正有個人會到泰山上赴約，便是他要殺的人，直到我上了泰山和小葉見面通了名，小葉才知道是我。」

吧。」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大哥！你現在就叫人快去通知一下

藍海山點點頭，立時朝廳外喊：「陳彪！你進來一下。」

陳彪是藍海山的隨身四名保鏢之一，大步走進廳內：「大哥！你吩咐。」

「你立刻去大安客棧附近通知小袁他們，要他們立刻撤離，不要監視小葉了，小葉是二爺的朋友，同時要小袁他們分頭去告訴兄弟們，小葉如果遇上什麼麻煩，一定要暗中幫助他，明白麼？」

「小弟明白了。」陳彪點頭說。

「你快去吧。」

陳彪抱拳一拱，轉身走出客廳急步而去。

「兄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

「你與宮少秋有仇嗎？」

「小弟與他從不相識，應該是毫無仇怨。」

「那他爲何要化錢僱殺手殺你？」

「這問題，小弟也不太清楚，不過……」眼睛望了望徐玉珊說：「以小弟心中仔細推想，多半是爲『財色』二字。」

「爲財色二字？」

「大哥！承蒙你的抬愛，視小弟如親兄弟一樣的愛護，事到如今，小弟也不想瞞你了，小弟來江北是爲了追踪兩個人來的。」

「是兩個什麼人？」藍海山睜大着雙眼。

「飛刀小李與花玉燕。」

「他二人也來了本城？」

「眼下正在本城。」

「他們現在什麼地方？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康家班子裏。」

「康家班子裏？」藍海山滿臉驚異之色地望着凌風。

「嗯。」凌風點點頭說：「那杜紅菱就是花玉燕。」

「劉正福便是飛刀小李的化名嗎？」

「十有八九是。」

「兄弟，你追踪他二人，是爲了什麼事？」

「他兩人在杭州合做了一票買賣，偷盜了一家大戶的一箱珠寶，小弟便是追回那箱珠寶而來。」

「哦！宮少秋也是爲了那一箱珠寶而來？」

「應該不會有錯。」

「憑宮少秋的武功力量，他能對付得了飛刀小李和花玉燕二人？」

「對不對付得了是另外一回事，但那一箱珠寶却令人眼睛發亮，貪慾大動。」

「那一箱珠寶價值多少？」

「三五萬大洋。」

「那的確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也的確令人動心，難怪宮少秋明知飛刀小李和花玉燕都不是好碰的人物，他仍然要去碰一碰。」

「這叫做人爲財死。」

「那麼……」藍海山沉吟地說：「宮少秋要殺你爲財是不會有差錯了，但！色字呢？」

凌風微微一笑，說：「多半是爲了玉珊。」

藍海山神情不由一怔！意外而詫異地：「爲了徐小姐？」

徐五爺和徐玉珊父女也都意外詫異地望着凌風。

凌風笑笑：「今天下午宮少秋曾帶着徐伯父一位老友的信函來拜望徐伯父，希望徐伯父能中意他，他便能人財兩得。」

藍海山這才恍然明白，徐五爺和徐玉珊也這才恍然若悟。

「兄弟！剛才你曾說是爲追回那珠寶箱而來，你是受那失主之托麼？」

「失主小弟並不認識，不過小弟是受與失主相識的一位朋友所托。」

藍海山默然沉思了片刻：「兄弟！要不要我派幾個兄弟去對付宮少秋？」

「算了，小弟的目的只是在追回那珠寶箱，除非萬不得已，根本不想對付任何人。」

「算了？宮少秋僱殺手要你的命，你竟然就這麼算了？」

「小弟剛才已經說過，目前實在不想節外生枝，要不是小弟攔住小葉，不許他亂來，小葉昨已去找上宮少秋了。」

「兄弟。」藍海山搖了搖頭：「愚兄可是越來越不懂你了。」

凌風微微一笑：「其實也沒有什麼，小弟只是不願隨便與人結仇，隨便殺人，也是爲了不沾辱家聲。」

「爲了不沾辱家聲？」

「請大哥原諒小弟一直瞞着大哥，小弟是開封凌家的老三。」

「開封的凌三少，北六省江湖人物口中凌家的一條龍！」藍海山猛地由椅子上跳了起來，雙目大睜地望着凌風。

「大哥！那是北六省的江湖朋友們捧小弟的，小弟怎當得起那個『龍』字。」

「哈！哈！哈！……三少，你別客氣了，愚兄可眞是太高攀了。」藍海山大笑着說。

「大哥！有關小弟的身世來歷問題，還望大哥暫時保守秘密，不管是誰的面前，都千萬不要說出去。」

「爲什麼？」

「免得麻煩，免得飛刀小李花玉燕知道了提高警惕。」

「既然如此，愚兄遵命。」

自從藍海山和凌風談上話，徐五爺和徐玉珊父女二人就默默地坐在一旁沒有說一句話，直到此刻，藍海山和凌風的談話告一段落了，徐五爺方才開口。

「賢侄！你身上可有帶着什麼東西沒有？」

由於徐五爺的這句話說得有點突如其來，凌風一時不明白意思地愣然一怔：「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行。」徐五爺解釋地說：「當着藍老大在這裏，藍老大就算是你和玉珊的大媒，你拿出一樣東西來作爲信物，你跟玉珊的親事就算定了，其他的，等你事情辦完了，回去和令堂令兄們商議以後，再行正式文定宴請賓客。」

這麼一說，凌風這才明白徐五爺的意思，轉眼朝徐玉珊望去：徐玉珊正低垂着頭，燈光下，仍可以清晰地看得到耳根處紅紅的。

藍海山哈哈大笑地說：「三少！快拿出來吧，我這個大媒在等着哩。」

凌風沒說話，從項間取下一條項鍊，鍊子是純金的，掛着一方桃心型的玉珮，玉珮上雕刻着「長命富貴」四個正楷字。

「我身上沒有別的什麼好東西，只有這麼一塊玉珮項鍊，這是我週歲的時候，我外祖母替我掛在頸項裏的。」

夠了，是外祖母送的東西，而且又是從小就掛在頸項裏的東西，這信物比任何信物都珍貴了。

藍海山連忙伸出雙手接過，神色鄭重的交給徐五爺，徐五爺接過立刻轉交給徐玉珊。

「玉珊！妳也拿出一樣東西來交給三少吧。」

徐玉珊滿臉紅霞，嬌艷羞態醉人。羞歸羞，但她却毫不遲疑地接過項鍊，並且立刻由自己的頸項裏也取下一條項鍊。

巧了；她的項鍊也是純金的，上面也有一方玉珮。只是凌風的那條項鍊粗一些，玉珮是圓形的，色作淡青，質地晶瑩可愛。

徐玉珊的那條項鍊細一些；這是必然的，女孩子不比男人，頸項裏戴上一條老粗的黃澄澄的金項鍊，那都不好看。

玉珮也是桃心形，色作嫣紅，令人一見就有着一種溫馨的感覺。

兩條項鍊，玉珮的質地雖然各不相同，但徐玉珊那方嫣紅的玉珮上也雕刻的有字，而且也是四個字。

那是「金玉滿堂」四個隸書字。

這更巧了；這簡直就是一副吉祥的對聯。

凌風的「長命富貴」是上聯，徐玉珊的「金玉滿堂」是下聯；金玉滿堂配長命富貴，這是好吉兆，也是幸福美滿的好姻緣。

（未完）

奇招絕技

太陽神功

麥海雲

自從有人類誕生，就有陽光照耀，故此，古往今來，對於太陽必然是抱着敬畏的觀念，古代練武之人，喜歡早上黎明向東方做深吸呼，或者靜坐練功，無形中就對太陽有更深的依戀，很古老的一套拳法叫做「太陽拳」，數十年前在北方仍然十分流行，這一套功夫必須在早上黎明到空曠地方臉對太陽練習，一來練功，二來練眼，由於陽光逐漸昇起，初時光綫微弱，後來陽光普照，一雙眼睛習慣了强光的照映，打鬥之際，多少佔些上風，練習過太陽拳的人，可以迎着陽光戰鬥，不怕眼睛被光綫照映，以至無法睜開，此外，還可以在夜間作戰之際，不怕燈光，亦不怕對方刀劍反映出來的劍光，當然是有利無害，更重要的就是迎着陽光活動之際，所呼吸的新鮮空氣較多，整個人也會健康得多。

太陽含有光猛的意味，故此練習太陽拳，眞係硬橋硬馬，這一派的練功術相當古怪，除了運氣把全身肌肉抽緊之外，還要找到相當有份量的助手，用細而長的蔴布袋向他前心，後心，腰之間之類的要害打過去，蔴布裏面初時所放的係黃豆，逐漸由黃豆加入細小的沙，又再由沙變石，如果一塊長二尺的蔴布袋貯滿了沙石，不斷向胸腹之間敲打，能够捱得起，那麼，打鬥的時候就絕對不怕對方用拳頭或用棍棒撞擊了，練習過太陽神功，當然是武功絕頂的一流高手。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他在華北做過二十多年的保鏢，多次跟練習過太陽神功的人交手，當然吃了虧，後來他想出一些主意來，擊打喉核，用羅漢掌向對方頸上喉核打過去，然後擊破對方渾身拳棒不入的太陽神功。

喉核係人體最脆弱的一環，人體最弱的三處地方乃係眼睛、喉核，以及下陰，這三個地方練無可練，不過，攻擊對方的一雙眼，殊不容易，除非手上有勁，握住對方頸上的死穴，令到他的頸子無法轉動，然後可以用二龍爭珠去插對方的眼，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善於搏鬥的人，往往能用前鋒馬略爲閃側，保護下陰，很難踢中，看來最有把握一招打贏的仍然是向對方喉核進攻，由於喉核只係一塊軟骨，並無肌肉掩護，喉核破裂，無法呼吸，那個人就身受重傷，甚至因此喪命，故此，高手過招，很怕對方用特殊的招式向喉核進攻。

擊破太陽神功或鐵布衫之類的絕招，叫做玉女穿梭，這一招乃係纏住對方一雙手，由下邊以傾斜姿勢向上打出，練過掌力的人，手掌的邊緣特別厚，而且有很大的殺傷力，就算掌刀由下邊倒削上去，仍然可以把對方的喉核打傷，不一定打折，只要喉核受擊，登時呼吸困難，那就無法繼續作戰，就算渾身刀槍不入，仍然打輸。這一招玉女穿梭係羅漢門的絕招之一，其實南派拳脚亦有這一類的招式，換句話說，利用一雙手在對方兩手之間的空位穿過，有如玉女穿梭，就此大有機會一招打贏。

中國功夫的微妙地方就在這裏，有些人苦練絕招，眞的是技壓羣雄，憑着苦練多年的招式，可以威震江湖，料不到一招破一招，如果他碰着剋制那種絕招的另外一些招式，便會打輸，這一類搏鬥往往係武林中人非常喜歡講述的，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國功夫確有獨到之妙，絕非蠻牛似的搏殺，你一拳我一脚，碰頭就打，就算打傷別人，自己也受傷。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大俠傳奇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子襄回到「客來客棧」，這時武林中人已大部份離去，只剩下幾個公差衙役仍在那裏做着調查工作，他們一見公子襄回來，逢迎幾句之後，便又去忙他們的。唐藕因未見唐方與公子襄同回，就急着詢問。公子襄還以為唐方追踪一個可疑的人去了。唐藕便告訴公子襄，說唐方早與莫承歡去追踪一個吃狗肉的老和尚，仍未回來。公子襄聞言，立即去找尋唐方。他一路上尋去，却不見唐方的踪影。當他回到「梁王府」門前，赫然見到一個老和尚在不遠處燒狗肉，他正想走過去問個究竟，突覺背後劍氣襲人，他回頭一望，竟見一個青年站在他背後，原來是蕭七……

風花雪月殘

等着吃肉的和尚

公子襄聽過蕭七這個名字，也聽過連同這個名字的許多事蹟，這是一個很驕傲但也很值得驕傲的青年，他做過很多年輕人甚至老年人却未曾想過去做的事，尤其最近這些日子，他跟一夥人成立「剛極柔至盟」作出很多駭人聽聞但又樂於聽聞的事情。

蕭七向那和尚深深一鞠躬，他的背是彎下了，但臉部仍是高舉着，直視和尚。和尚也沒有看他，却在看着鍋裏那塊肉。

「大師在等誰？」

「等煮肉。」

「咦！大師煮肉做什麼，大師又不吃肉。」

「等文火烹好了這塊肉。」

蕭七笑笑，又道：「這是什麼肉？」

「你的肉，」和尚笑了，「也是我的肉。」

計誘公子襄

「好一塊肉！」蕭七說：「公子襄背後『神道穴』上一寸一分，——那塊肉大師以為怎樣？」

和尚搖頭。「那塊肉不好。」他指指蕭七腰間的劍。

「你的劍，將差一寸三分才刺進去，而你左輔骨上二分三處；」和尚遙指他的額角，然後又望向那塊鍋中的肉，用兩隻手指往鍋裏一探，挾住了肉，竟濕淋淋地拿在手裏。

蕭七臉色大變，那湯燒得極沸，那和尚看也不看，探手入內，挾住肉塊，這身深湛內功，已非同小可，但他所驚駭的還是，如果適才他在公子襄背後出劍，劍在左腰，右手抽劍，長身刺擊，如一攻不中，額骨是惟一的弱點——而今自己尚未出劍，怎讓這老僧瞧破了。

——適才他沒有動手，一方面是因為不想在公子襄背後出手，另方面公子襄背後也沒令他下手的隙罅，更且，那爐火映亂了他的眼力，那和尚雖似一息尚存全無氣力，但他的存在擾亂了他的專心。

蕭七一咬牙，提起了那髒茶壺，替那破酒盃斟酒：「請大師多指點。」

和尚搖頭，用手輕托酒壺，道：「你手太髒，弄污我盃壺。」

酒斟滿了盃子，蕭七要把壺嘴擺正，但酒依然流着，滴瀉在桌上。

蕭七猛放開酒壺，臉色一陣紅一陣白，怒道：「大師是出家人，怎麼吃肉？」

和尚嘻嘻一笑，將酒壺倒轉來，壺嘴往自己嘴裏猛灌，好一會才歇了一口氣，道：「光頭就是出家人麼？挾肉就是吃肉嗎？出家人就不能吃肉嗎？」

這一連一口氣三個問題，蕭七都答不上來。蕭七一跺脚，氣呼呼地走了。

臨走時却交了一封信給公子襄，說：「我來是要交這封信給你的。」說罷，一走不回頭。

× × ×

公子襄一揖到地，臉垂得低低的，說：「謝謝前輩救命之恩。」

和尚怪眼一翻，骨碌骨碌地又吞了幾大口酒，道：「你沒看見我是和尚麼？和尚不就是出家人嗎？出家人拋脫塵俗分什麼前輩後輩？」

公子襄一笑，道：「大師說的是。」

和尚一拍木桌又罵道：「什麼說的是不是！我說的是，你說的就不是了？你說謝我救命之恩，我幾時救過你了？蕭七那一劍，你接下來嗎？究竟我救的是他還是你？你想清楚了沒有？」

公子襄淡淡一笑，道：「在下還沒有想。」

和尚忒更氣了：「沒有想！一個人在險惡江湖中，凡事不多細慮，胡打誤撞，一旦摔跤起來，這可怎麼了得？枉你為一門之主，要是一個公子哥兒，那還不打緊，弊在你是什麼七十一子弟勞什子玩意兒的頭頭，你怎麼成大器嘛！」

公子襄點頭道：「大師教訓的是。」

和尚重重將肉往桌上一摔，雙手就這樣抱起熱騰騰的鍋子，嘰哩咕嚕，把沸湯都喝進肚子裏去，摸摸肚子，用破袖擦擦嘴上的酒膩，怪眼又向公子襄翻了翻，道：「你這人怎麼一點脾氣都沒有？」

公子襄笑笑：「有的。」

和尚道：「怎麼不發作？」

公子襄道：「何必要發作？」

和尚指指桌上道：「吃肉！」

公子襄淡淡道：「沒肉。」

和尚大聲戟指道：「那不是肉？」

公子襄道：「肉在湯裏，湯已教人給喝光了，所以沒有肉。」

和尚瞪着眼睛道：「沒有肉？」

公子襄點頭。

和尚大笑，一連說了三個字，每個字間隔說那一個字的時間：「好！好！好！」說完他張開滿懷，抱了火炭、爐子、空鍋、木桌、肉塊就走！

「古時有個大師，最怕俗人求他教禪，煩不勝煩，就在門前煮了一鍋肉，索性在那兒大吃大喝起來，嚇走了一干糾纏不清的無聊信徒。哈哈哈……一盤肉趕走千百人，化算得很。」這時他已走了丈遠，還一面說：「可惜你是那趕不走的人——那你只好跟我走了。」

公子襄還沒明白和尚的最後一句話是何意時，忽見和尚原來蹲着的地方有一件事物，乍看是一隻紅蜻蜓，但公子襄知道不是，他心血賁動起來，立即追去。

因為那是唐方的暗器，紅蜻蜓。

× × ×

公子襄一路追過去，那和尚始終在他前面一丈餘遠。

公子襄沒有用盡全力超越過他，因為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和尚身邊沒有唐方。

那和尚似乎也沒有全力的走。

兩人不徐不疾，不久後已來到一座廟旁。

不是破廟。

只是一座普通的廟宇，有雕花、刻龍、畫鳳、香火繁盛、題字古意，佛相莊嚴，但氣勢不大，是一間很普通的小廟宇，好像是供奉着送子觀音。

廟門前有一個和尚，一手拿畚箕，一手拿竹帚，正在掃落葉。

廟前有幾棵木棉樹，只落剩下了枯枝和幾張紅彤彤的巴掌大的葉子。

那抱着炭爐鍋肉的和尚，比起掃落葉的和尚，彷彿還年輕了很多歲，起先那和尚跟掃地的和尚打了個招呼，老和尚似乎沒有聽到，繼續佝僂着腰背掃地。

公子襄見和尚停了下來，便一步走前去，試探着問：「大師，唐姑娘——」

忽聽那掃落葉的老和尚叱道：「裏邊去！」

公子襄怔了一怔，只見廟堂森森幢幢，香烟縹緲，不覺應：「是。」信步行去，跨過門檻，廟內有佛相數座，端坐蓮花，十分莊穆。公子襄不覺拜了拜，心中默禱。

「望天見憐，菩薩保祐，唐方唐姑娘平安無事，快樂如意，能找到蕭大俠共結良緣……偶然，偶然想到我梁襄……」禀到這裏，又覺唐方既已與蕭大俠偕白首雙飛的話，還想到自己做什麼？便覺自己的禱告太自私，頓時說不出話來，心頭一陣悽酸。

這時突然聽廟內堂院子裏有沙沙聲響，只見窗櫺外木香殘餘，但日薄西山，殘陽幾縷，照落庭院，一個老僧正在掃地。

地上無葉。

老僧手上有帚。

那老僧的年歲比起廟門的那位，又像一個老年人比起一個及冠少年一般年歲，公子襄恍惚了一下，抱拳恭問：「敢問禪師——」

話未說完，那禪師眉聳地揚了一下，搖手道：「那邊去！」

語音在漫長的走廊上廻蕩，此起彼落，這廟宇看來不大，但深邃無比，公子襄猶疑了一下，即挺身往內堂走，走進去後越是黑暗，走得一會，又見晚照，有一個小小的弄堂，又有個老僧，老得額幾乎已垂到地上，雙眼已被皺紋打了結，睜不開來了，一隻牙都沒有了，但仍在揮手掃着地。

地上沒有葉子。

他手中也沒有掃帚。

他只是在做着掃地的工作。

公子襄起初一陣迷茫，在這黯淡的夕陽將末的時光裏。

但是他的眼睛驟然又亮了。

他開始猜到這些和尚是誰了。

他因興奮而眼眸發亮，只是隨即又黯然下去了，比夕陽還消沉。

因爲他跟着也想到，要是眞的是他們，而又是他們擄走了唐方，就算蕭大俠親至，也未必能自他們手中奪得人回來，更毋論是他了。

——要是眞的是他們……

——要是眞的是他們！

公子襄眞不敢再想下去。

× × ×

那老得不得了的老僧揮揮顫抖的手，意思是要他走進去。

公子襄長吸一口氣，往裏面走去。

不久後他就看到一座月洞門。

他伸手緩緩把門推開。

夕陽淡淡照進來，倦得像一匹疲乏的馬。

門外是後院，是廟的後面，也有一個疲乏的人。

這是個和尚，樣子比第一個和尚還要年輕得多了，但仔細看去，才發現他老到不能再老，反而變成孩童一般的樣子了。

這老和尚聽到門呀然打開，沒有回頭，即問了一句：「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公子襄搖搖頭。他不是不答，而是他第一次在一生裏失去了答話的勇氣，見到這和尚，他已完全肯定這五個和尚究竟是誰了。

——就是那五個人。

可是那和尚却好似背後長了眼睛，看到公子襄搖頭一般，說：「我在掃地。」

「我其實正在什麼也不做，却說在掃地，」那和尚笑的聲音像童眞的孩子完全一模一樣：「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不奇怪，」公子襄一字一句地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我知道你們五位前輩是誰。」

「哦?我們是誰?」只聽一個人道。一個和尚，自廟角緩緩步出來，正是第一個吃肉的和尚，不知何時已到了屋後。

「那你說來聽聽?」第二個在門前掃落葉的和尚，也不知怎麼的到了公子襄身側。

「我們到底是誰?」第三個在院子掃地的和尚，也趨近來問，第四個在弄堂的老僧，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像個嬰兒一般的說：「你說，你說，說不出，打屁股，說得出，放人質。」

公子襄長吸了一口氣，挺了挺胸，道：「五位前輩，上一次俠踪顯現的時候，是在七年前少林寺中。」

「『風花雪月殘』，少林寺中五位高僧，沒想到晚輩有這等眼福，得見神僧現法踪。」

五僧一呆，忽都沒了笑容，然後又互視，爆出一陣吱吱咭咭、唔唔嗚嗚的古怪笑聲來。

「原來你眞的認得出我們。」

「算你小子有眼光。」

「抱風抱花抱雪抱月，抱到頭來一塲空。」

「所以倒不如抱殘守闕。」

「守闕已剩殘骨一副，你抱殘也不過是虛行一塲。」

× × ×

原來「抱殘」、「守闕」，前者原是北宗少林長老高僧，而「守闕」是武當護法眞人，在「神州奇俠」第四部「英雄好漢」中，守闕眞人被權力帮柳五柳隨風等人所殺，而在第八部「天下有雪」時，武林第一狂人燕狂徒曾偕蕭秋水上嵩山告誡少林寺，朱大天王有意修成少林武當二大絕學稱霸武林，却發生誤會衝突，令這抱風抱花抱雪抱月抱殘隱忍多年，猶破關而出，與燕狂徒、蕭秋水一齊激鬥，甚至使出了「五子聯心神功」，此後就沒有再現江湖，這都是前事不表。

× × ×

公子襄說：「得見諸位前輩，十分榮幸——」

抱殘忽道：「跟我們說話，最好少說廢話。」

公子襄連頓都沒有頓：「諸位要晚輩來此，是什麼意思?」

抱雪不答，忽然伸出枯乾的手掌，手背一掣，赫然翻現出一柄刀，刀光湛然，鍔鑲七鑽，一柄淡青色的匕首。

公子襄一見，爲之動容，失聲道：「這是那裏來的……這……這是我的刀！」

淡清色的匕首

公子襄一見那匕首，目定口呆，却知道是他自己舊日時貼身的匕首。

抱月厲聲問：「眞是你的?」

公子襄道：「我共有五柄刀，都是淡青色刀芒的……這柄刀……大師是怎得來的?」

抱風叱喝道：「你拿這柄刀做過什麼事?」

公子襄一呆，但已知道情況十分不妙，只聽抱花靜靜地道：「別多說了，納命來吧！」

公子襄心中一凜，忙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晚生百思不得其解……」

抱月冷冷地道：「我們五人中，你選一個罷。」

公子襄道：「不——」

抱殘冷笑：「你是要我們五人齊上才肯出手?」

公子襄急道：「晚輩爲什麼要和各位大師動手?」

抱殘怪眼一翻：「你別裝模作樣，我不想蕭七和你先交手，耗了你體力，免得他日江湖上有人傳說：『風花雪月殘』除倚大欺小、以衆擊寡外，還加了個乘人之危！」

公子襄知事態非同小可，道：「各位大師，要晚生動手可以，但要說明了再打，否則晚生縱遭身死，也不知是怎樣一回事！」

抱雪叱道：「我們生平最恨，就是假惺惺．作態之人！」

公子襄道：「原來如此！」

抱雪忍不住問：「什麼如此?」

公子襄淡淡地道：「原來名動江湖數十年的武林耆宿『殘雪風花月』，不過如此。」

公子襄說話中故意把「風花雪月殘」的位份調亂，更令衆僧生氣，抱花和抱月尤其忿憎，搶着邊罵邊問：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的事還抵賴?」

「晚輩悔聽江湖傳言，說五位大師如何了不得，不得了，原來却只是些不分青紅皂白的人，這樣武功縱然再高，也沒什麼大不了。」公子襄緩緩道：「我一直以爲諸位大師昔日爲武林祭酒，主持江湖大事，定必恩怨分明，是非清楚，今日一見，却與事所想大謬。」

五人憤懣，倒是一時平復下來了，互相面面相看，其中抱風年紀最大，事理也較分明，說：「有什麼連篇鬼話，你要問就問，要說就說罷。」

公子襄道：「謝前輩給予機會。」

抱月冷哼：「却來聽這種廢話！」

公子襄道：「敢問諸位大師，這柄匕首犯了什麼樣的惡事，使諸位大師這般氣惱……」

抱月冷笑截道：「你問得倒好，把自己的事推得一筆勾消。」

抱風却說：「告訴他也好，省得他死得不瞑目。」

抱雪道：「他閉目，地眼師侄又何曾閉目了?」

公子襄一聽，全身一震，訝然道：「少林……寺監……地眼……地眼大師仙逝了?」

抱花「唔」了一聲，指指已插在地上那柄刀，道：「就是你用這柄刀殺的。」

公子襄此驚非同小可，眞箇是滔天大罪，而且水洗不清，當下喃喃道：「怎麼……怎麼會這樣的……」

抱月道：「你是不是想說，這刀雖是你的，但却早爲人盜走，別人拿來殺了地眼，然後再嫁禍於你，你自己是全不知情的，是不是?」

公子襄呆了一呆，道：「……確是這樣……」

抱雪冷冷地道：「你要說的就是這些話?」

公子襄唉聲跺足，道：「……事實如此……」

抱雪淡淡地道：「現在，你的話說完了?」

公子襄長嘆一聲：「可惜，可惜。」

抱雪倒是奇道：「可惜什麼?」

公子襄仰天道：「我素來尊敬地眼禪師，家父亦屢屢向晚輩讚譽地眼大師各種善業慈因，可惜地眼大師，死不瞑目，就算在下抵命，也只不過枉死而已，不能報此大仇，啊，可惜可惜……」

「懷抱五老」彼此相顧了幾眼，還是由抱花道：「你是說不是你殺的?」

公子襄慘然道：「晚生確未做過這等大逆不道之事，晚生曾多次進謁地眼大師，受益匪淺，請各位大師相信晚生絕不會作出這等人神共憤的事。」

抱月冷哼道：「就是因爲你與地眼相熟，才致如此！」

公子襄惑道：「此話怎說?」

抱月道：「地眼是被人驟擊之下，暗殺身亡的，如果不是他至熟的人，怎會讓他接近到他這個地步?」

公子襄震了一震：「然則致命原因就是這一刀麼?……會不會事先捱了毒手，再挨這一刀的?……」

「懷抱五僧」又互相覷了一眼。抱殘冷冷地道：「這一刀足以喪命，又何必再查?」

公子襄道：「若蒙諸位大師信任，讓晚輩看看地眼禪師遺體，或可供給些微綫索……」

抱月忽然大聲道：「我看不必了！」他指着公子襄叱道：「兇手必是你們梁王府裏的人！」

公子襄臉色一沉，冷笑反問道：「難道我們梁王府的人，天生就是愛暗殺忠良的麼?」

抱風唉了一聲，道：「小伙子，你怪不了人家這樣地說，因爲地眼除了心窩口挨了這一刀外，身上還着了『無合先天混元罡氣』，這種掌力，也只有你們梁府的人才有——」抱風驀然暴瞪着公子襄說：「如果不是你殺的，那只好是你父親殺的了，對不對?」

這一問，使得公子襄猶如晴天霹靂，退了一步，喃喃地道：「……是『無合先天混元罡氣』?……怎麼……怎會……」

抱花瞇着眼睛看住他，說：「我們也懷疑你父親，但……那淡青色的刀既然是你的，而令尊在江湖上數十年來，向無汚點，可以說得上是一直仁俠爲懷，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

公子襄失神地重覆道：「……懷疑我……懷疑我好了……」

抱雪淡淡地道：「只要小施主肯承認，這血案就到你爲結束，絕不牽累別人，你說怎樣呢?」

公子襄垂臉忽又剔眉飛鬢，抬首大聲道：「好！我確非殺地眼大師兇手，但諸位大師不肯相信，晚輩也無法，但求一搏……不過……」

抱殘撫掌道：「好！痛快！」

抱月道：「一人作事一人當，一戰而死，也算光榮戰死！」

抱雪問：「又不過什麼?」

公子襄終於把內心最想問的話問了出來。

「唐方唐姑娘呢?」

「懷抱五神僧」也互相看了一眼，道：「她在我們這裏，很好，不會難爲她的，你還是顧住自己罷。」

「你要選擇那一個作爲你交手的對象，你只要勝了我們其中一個，包管沒有人會再找你報仇的。」

「不，」公子襄冷靜地說：「我要和你們五人一起交手。」

五老齊齊一震，抱花、抱月、抱殘同時脫口道：「好大的口氣！」

抱雪瞇着眼睛反問：「你不覺得你太狂妄無知一些了嗎?」

公子襄搖頭道：「不是。在下情知不是諸位大師其中之一的對手，與其如此，不如求五位一齊出手，讓晚輩死的快些，死的光榮一些……」

抱風喝道：「憑你才智，以你武功，挑戰我們其中之一，還有半成勝算，何必自甘作賤尋死?」

公子襄道：「不是尋死，而是置之死地而復生，如圖僥倖，自在天意，有半成與無半成生機，又算得是什麼?不如……我是抱必死之心，求五位大師相允一事。」

抱風道：「既是以將死之軀誠心相求，那沒有什麼不答應的事。」

抱月一哂道：「你要求我們限定幾招之內定勝負嗎？好，老衲懂你意思，就三招吧。」

公子襄搖頭。抱花、抱殘看了哈哈大笑。

「你當然搖頭了。要知道我們五人三招，天底下又有誰能接得來？當日蕭秋水和燕狂徒要在我們合擊之下，逃過三招，也還不易得很呢！」

公子襄當然知道那段武林軼事，武林第一狂人燕狂徒曾以畢生絕學「玄天烏金掌」，才能破五老的「懷抱天下」無限禪功，而蕭秋水也逼得用「忘情天書」的「天意」一訣，以解五大長老「五指連心陣」之困！

公子襄很清楚自己而今的武功聲勢，又那裏能與昔日當時的蕭秋水、燕狂徒相媲？

「我搖頭不是爲了求大師讓招，我自度必死，殊無倖理，除非天意相饒……故又豈敢再侈求前輩相讓？」

抱風道：「那你求的是什麼？」

公子襄道：「家父素仰地眼大師人品功德，不可能與他有任何關連，而今此事，一切由我承担，請千萬不要牽累家父，萬望諸位大師高抬貴手。」

五老默然，好半晌，抱雪道：「公子孝心可感，吾等必照尊意。」

公子襄這才一笑，却又憂形於色，道：「唐姑娘爲蕭大俠平生之至愛，而今蕭大俠失踪多年，生死未明，晚生本想竭盡棉力，照顧唐姑娘，而今……不管在下生死如何，還請諸位事後放了唐姑娘……」

五長老紛紛點頭，抱風道：「這事本就與唐姑娘無關，老納因圖誘公子前來，故勞了唐姑娘前來，實是不該，但咱們一定禮待加之，並護送唐姑娘安全爲止。」

公子襄一揖到地道：「如此晚生就向諸位謝過了。」

抱花嘆道：「公子義薄雲天，很教老衲相惜，可惜……公子還有何求？」

公子襄道：「尚有一事。」

抱花問：「何事？」

公子襄臉有微愁：「若我不測，請諸位對地眼大師被殺事，千萬不要以爲案已終了，請繼續追查……襄一死何足惜？但教賊子奸謀得逞，可能還有連環幾着，動搖武林安靖，可是大大不好了……還有，晚生一死，九臉龍王及餘下數方霸主，必來侵佔『梁王府』，我的門下弟子，恐非其敵，請各位禪師轉達晚生之意，早令彼等解散，各自回鄉，或可逃得此刦……並萬萬不可報仇！」

抱殘冷笑道：「公子還是事到如今，還是不肯承認殺人一事，唉。」

抱月却道：「公子放心，地眼一案，確有疑點，我們自不會就此放棄，若有一日發現寃枉了公子，咱們五老，也有一人給你賠上性命便了。」

抱雪搶着道：「一人先死不好，不如咱們一人剁一條手臂下來，也好對得住他了。」

抱花却道：「公子尚記罣府中弟子，可謂情至義至，仁也誠也，……解散一事，定會替公子做到，慕容不是若太囂張，咱們也定不饒他！」

抱風却道：「公子年紀輕輕，難得能顧全大局，可惜，可惜——可惜！」

公子襄再一揖到地，抱拳道：「如此就謝過五位大師，至於萬一能在晚生死後查出眞凶，諸位將之償命足矣，無須再自殘手足，令晚生難安於九泉。」

五神僧聽公子襄一番談吐，對他之印象也漸漸好起來，皆生不忍之心，這次連好找碴的抱殘也道：「別說了，再說下去，眞叫老衲捨不得殺你！」

公子襄緩緩站出來，肅然而立，道：「好，就此諸位大師動手吧。」

抱風道：「我們就出三招。」

抱花道：「公子你留神了。」

抱雪道：「接不來不要硬接。」

抱月道：「最好能逃掉。」

抱殘跌足嘆道：「出手吧——」

就在這時，公子襄冲天而起！

他就算明知死，也要掙扎。

何況他更知道，只要五僧一出手，自己恐怕連一招也接不了。

——當今之世，還沒幾人能硬接下這五大高僧，學貫古今，旁通少林武當深奧絕學的「五子連心」及「懷抱天下」神功的！

所以他要採取主動！

他先行出招！

——只求撐過三招！

× × ×

但凡大勇者，皆敢於死中求生，而大智者，更以險中求勝，敗中謀攻。

公子襄一出手，就是捨身傷敵的招式，玉石俱焚的打法。

他撲起之際，正是五大高僧未發動之際。

但是他意念一起，五僧也立刻結陣。

只在五神僧結陣之瞬間，公子襄已發動了攻擊！

「懷抱五僧」這時的「懷抱天下」陣勢，也剛剛結成！

這刹那間，公子襄的攻勢，已向抱殘竭盡全力、不留餘地的發了出去！

而「懷抱天下」鋪天捲地的功力，也如排山倒壑、天風海雨地向公子襄罩了下來！

五大高手　一齊出手

這是個生死一髮的瞬間！

瞬息之間往往可以決定一切，可以改變很多事。

五大高僧，一齊出襲，公子襄已自度必死，他先發動，搶得先手。爲的就是竭力走過三招！

「懷抱天下」神功一起，五僧都沒有了自己。

就在這刹那間，公子襄已身陷死境。

他連一招都接不下去。

但他却把握了一個機會，一個至少可把其中一個敵手殺掉的機會。

這時公子襄的搶攻，和五老的「懷抱天下」，亦已發展至淋漓盡致。

× × ×

就在公子襄眼看可以殺死抱殘之際，公子襄驟然住手。

他不想殺抱殘，他本來就什麼人都不想殺。

「懷抱五老」在武林向得清譽，爲地眼報仇亦無不對，只是他們誤會了以爲凶手是他，而事實上種種佐證也指向是他：「懷抱五老」實無不對。

公子襄與「懷抱五僧」本來就是無怨無仇，他只圖是走過三招以活命，既然走不過，公子襄又何必殺人賠他一死？

所以公子襄驟然住手。

同時間，那翻天覆地的功力，也消失於無形。

抱殘活着，連同公子襄，也好好地活着。

× × ×

良久，公子襄才吁了一口氣，緩緩問道：「你們爲什麼不殺我？」

抱風笑了笑，道：「你爲什麼不殺抱殘？」

抱殘也笑了笑：「你不殺我，我們爲什麼要殺你？」

公子襄愕然，半晌，道：「因爲我殺了地眼啊！」

抱雪斜着小眼反問：「那你有沒有眞的殺了地眼？」

公子襄怔了怔，搖頭。

抱花笑道：「你既沒有殺死地眼，我們又因何要殺你？」

抱月接着笑道：「殺來殺去，殺你殺我，天下人那麼多，能殺到幾時？天下人那麼少，殺都快殺光了……你以爲『懷抱五老』眞的老糊塗了嗎？」

公子襄這時已聽到一個聲音道：「很好，你沒有在臨生死大難時妄殺無辜，實不負我一番教養。」

公子襄喜形於色，那聲音熟悉、溫文、淡定，令人聽來在深暮初晚時有一種暖意，公子襄立刻就知道他是誰：「爹。」

× × ×

大俠「梁斗」，飄然而至。

× × ×

公子襄跪在梁斗跟前，誠惶誠恐，梁斗和靄地扶起了他，星光下，梁斗的雙眸發出智慧的柔光。

「懷抱五老是胸襟廣博，識見過人的長者——」

抱風哈哈大笑道：「梁大俠勿要在我們五個糟老頭兒臉上貼金了：我們再老糊塗，也不會認爲生平光明磊落、無事不可對人言的梁大俠會是兇手。」

「何況梁大俠與地眼的交情深摯，人所皆知。」抱雪接道：「梁大俠若要殺地眼，不必留下這些證據，除非……除非……梁大俠是旨在滅少林，不止是殺地眼一人而已。」

抱月也笑道：「以梁大俠的品行，當然不會這般作爲……」

梁斗撫髯笑道：「我也根本作爲不起。少林派高手如雲，向爲武林祭酒，這虎髯豈是我梁斗捋得起的？」

抱月一笑接道：「梁大俠過謙，如此……刀叉是小兄弟你的所屬物，所以我們只好懷疑到你的身上。」

公子襄點點頭，他也非常同意。

以情況而論，換着是他，他也會這般懷疑的。

抱花却道：「但我們對你過去所作所爲，待人接物的各種情形，拿來對證追查，我們五人，一致認爲，你不會是殺地眼的兇手，於是請梁大俠來，隱在暗處，決定要試你一試……梁大俠知子莫若父，一口答應，認定你眞金不怕洪爐火……」

公子襄恍然道：「原來五位前輩只是相試……」

抱殘笑道：「我們故意不講理引你出手，你處處光明坦誠謙虛，足見你是慊慊君子，我們再無理取鬧，以『懷抱天下』鬥你，並在你生死一絲間露出破綻……」

公子襄大悟道：「原來是五位大師，故意露出空隙……」

抱殘哈哈笑道：「這個當然，要不是你眞會以爲名震天下，享譽數十年的『懷抱天下』大陣，給你來個搶先發動就會傷得其中一人麼？……」

說着，他的姿勢稍爲改變了一下，其他四人，也稍微移動了一點點，而五人都稍稍作了一個手勢，五人就這樣比劃了一下。

公子襄立刻發現，這陣勢已無瑕可襲，就算他發動得再早，出手再猛，也一定沒用，根本攻不陷任何一人。

抱殘一面恢復回原來的姿態，一面道：「一路上我嘀咕你最多，又引你過來，你當然最恨我，眼看糊裏糊塗丟了性命，至少也該拖我一起下地獄。……但是你在這生死大限的刹那，尚不枉殺一人，由此可以證明你又怎會對地眼施加暗算呢！」

公子襄囁嚅道：「原來……」

抱風道：「這一試，乃可以肯定公子不是兇手，這倒是好事一件。」

抱月道：「公子能在電光火石間攻出那一招，武功非同凡响，若好好下苦功，可以成大器，數十年後的武林，公子必是翹楚，不過……」

抱花接道：「公子在『情』字方面，尤其要守得緊，否則……恐怕煩惱多多，徒呼奈何！」

公子襄却問：「不知……不知唐姑娘是不是眞的還留在諸位大師那兒？」

抱殘笑答：「是。這件事說來，應該是對唐姑娘抱憾之至。我在客棧前燒了鍋肉，引唐姑娘過來這裏，點了她的穴道，有跟她說明，爲的是引你過來……老衲說的時候，唐姑娘也不住點頭，想唐姑娘一定能明白我們的用意。」

公子襄道：「前輩因疑我殺地眼，用任何方式對晚輩，晚輩都毫無怨言，但唐姑娘是蕭大俠的紅粉知音，無論怎樣，前輩都不該涉及唐姑娘。」

抱殘有點尷尬笑道：「公子說的是。這點老衲也知道，確是做的不好，我們這就向唐姑娘說明去，望她不要生氣見怪就好。」

抱雪搖首向抱殘道：「五師弟，這事你就做得太過份了，怎可綁架他人呢？何況唐姑娘更是……快快，把她放了。」

抱殘搔了搔光頭，大是靦覥，道：「是，是……她現刻就在『養心殿』裏，我這就去——」

公子襄道：「爹，我也想隨抱殘大師去一趟。」

梁斗撫髯笑道：「我也好久沒見過唐

姑娘了，來，就一道走。」

抱風道：「那咱們一齊去好了，咱們四個老禿驢，也正好替五師弟給唐姑娘道歉。」

× × ×

但是當他們進入「養心殿」時，殿內一片黑暗。

抱月即取火石將油燈燃着，抱殘却叫了起來。

殿裏面一切正常，也沒有打鬥過的痕跡，唐方却不見了。

抱殘急得直跳：「我明明已點了她的穴道。」

抱風皺起了眉頭：「你是用什麼手法封穴？」

抱殘急出了豆大的汗珠：「除了我們五人任誰都解不開的那種，但一個對時後自動會解掉的那種。」

抱月接住急問：「現在已過幾個時辰了？」

抱殘急得什麼也似的：「半個時辰還不到。」

衆人都了解抱殘的功力，他的點穴手法絕對不可能出錯，而唯有能解這種點穴手法的五個人，懷抱五老都在一起，沒有誰會去解開唐方的穴道。

——但而今唐方却不在了。

「以唐姑娘的個性，」梁斗說，「她在這裏，必然能聽到外面的事情，她不可能不出來見襄兒以及排解這事的，除非……除非……」

抱殘「拍」地一巴掌，擊在自己頭頂上，雙耳都震出了血。梁斗一個箭步，雙手力抓住他兩隻手，抱月沉思道：「五師弟，而今急也是沒有用。看這情形，地上猶有餘溫，想必是我們與公子襄對峙時給賊人偸進來幹的，才走不久，或許可以追回……」

抱花一拍大腿，說：「是啊！如果不是在那時候我們專心應付公子襄，賊子輕功再好，但只要近我們五十丈內，是斷斷逃不掉我們耳中的！」

抱風也眼睛一亮道：「既然如此，何不立刻去追？」衆人於是分頭去追，以七人武功，當然快如鷹隼，精警非常，但在附近數里遍查不獲影踪，到得了晚上，七人快然而歸，聚在一起，相對黯然。

抱殘自知闖了大禍，抱憾愧急，恨不得可作彌補，正待追出，忽靈機一觸，向急如熱鍋上螞蟻的公子襄問道：「你今日與那少年交手後，蕭七不是遞一張字條給你嗎？不知與此事是否有關？你快拆開來看看。」

公子襄本來一聽唐方失踪，已急得徬徨無主，聽抱殘這般一說，急急自懷裏掏出字條，但手中所觸，字條竟已變作一團灰末！

公子襄初不明白何故，再一思慮，方才醒悟適才與五大高手比招，「懷抱天下」雖凝而未發，但勁道蓄存，一旦激發，力勝萬鈞，他自己也聚力於身，互相頑抗，但懷中字條，怎受得這種極其强巨的壓力，終於榨成粉末。

抱殘一見，唉呀跺足，搓手搔腮道：「糟糕糟糕，這小子儘不是好東西，他送來的信不知是否與此事有關？」

這時大家都在着急，不知怎麼辦好，就在這時，「喀勒」一聲，似有人推開廟門而入，脚步甚是踉蹌，殿中七人，互覷一眼，一陣急風，燭火一陣急晃，殿中已不存一人。

只聽那踉踉蹌蹌的脚步聲，不久已來到殿門，那人的喘氣聲，也越來越急促，那人正想推門，驀然門被打開，前後左後都有人。

在新月初照下，那人見到有七個人。五個老僧人，一個中年文士，一個公子。

這人甚爲吃驚。

但那七人也在月芒映照下見着了這人，却更爲大吃一驚。

× × ×

當中午的時候，公子襄自「客來客棧」去追少年衞悲回的時候，唐方也被那抱殘老僧引得生疑追踪。

落花娘子對唐方心生好感，於是也尾隨而去。

追得了一程，比較無人處，那老僧返過頭來哈哈一笑道：「唐姑娘，爲追查一件案子，只好先委屈一下，借姑娘一用，那小子才會跟來。」

唐方莫名其妙，落花娘子却已跟了過來，她衞護唐方，而且她本人亦非善男信女，出手便與抱殘打了起來。

要知道抱殘大師的武功，已高到了絕頂、他的武功施展起來，絕不在當年天正、太禪這等高人之下。

唐方雖然冰雪聰明，落花娘子的武功也在武林中稱霸一方，但跟抱殘交起手來，仍是相差太遠。

所以未幾，唐方和落花娘子，都被抱殘大師封了穴道。

抱殘旨在唐方，故點唐方之穴，乃用獨門手法，點落花娘子穴道，只用普通手法。

而抱殘心裏是估量莫承歡這等功力，怎麼也不可能以己身眞氣能衝破被制重穴的。

所以他安心樂靜，一手一個，將兩人拎回廟裏去。

他却不知道，在唐方、落花娘子追來時，還有兩人，遠遠跟尾而至，一見抱殘出手，情知非同小可，便在遠處偸窺，不敢近來一步。

這兩人便是江傷陽與甄厲慶。

× × ×

這兩人一直跟踪抱殘先回到廟宇，再見他一人挾了鍋肉悠悠遊遊出來，江傷陽便道：「好機會！」

甄厲慶冷冷地接住反問：「什麼好機會？」

江傷陽道：「咱們進去，救了落花娘子，刧了唐方，不愁公子襄不交出『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來。」

甄厲慶翻翻眼白，反問：「你以爲公子襄眞的有『天書神令』？」

江傷陽遲疑了一下，道：「如果沒有，幹嗎陶醉又說他有？」

甄厲爲冷哼道：「陶醉都死了，說這話的人也不見了，誰知道是眞是假，你看公子襄的一舉一動，像眞是盜了這兩件武林瑰寶嗎？」

江傷陽側頭想了想，答：「這……却又不像。」

甄厲慶冷冷道：「不像就好。」

江傷陽自覺與甄厲慶在武林中可說是平起平坐，武功相差不遠，見甄厲慶這一副胸有成竹、大有玄機的樣子，大是不順眼，便道：「既然不是公子襄攪的鬼，咱們還留在這裏冒這趟混水做什麼鬼？不如走罷啦！」

甄厲慶瞪了江傷陽一眼道：「走？走去那裏？放着現成的寶不要，要到那裏去找？」

江傷陽不明所以道：「寶？你是說唐方？」

甄厲慶道：「如我們能挾持住唐方，至少有一大好處。」

江傷陽問：「什麼好處？」

甄厲慶道：「你剛才也見到的了，公子襄爲唐方失魂落魄，只要我們挾持住唐方，公子襄將不免爲我們所用。」

江傷陽眼睛亮了起來，過一會又意與蕭索，道：「唐方是蕭秋水紅粉知音，甚得武林關心，說難聽點，而今便是他遺孀，這樣對待，恐怕不太好罷。」

甄厲慶淡淡地道：「有什麼好不好的？武林中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好是你死我活，要嘛就心狠手辣，不擇手段；不要嘛就退出江湖，歸隱收山，免得別人跟你收屍；何況——」

甄厲慶的笑容使全臉的皺紋都牽動了起來：「公子襄家財萬貫，座下高手如雲，若他挾持在咱們手裏，試問何事不可爲？何事不可作？嘿嘿嘿，到時候，咱哥兒倆又何止稱霸一方而已？簡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啦，何樂而不爲呢？哈哈……哈……」

江傷陽聽得冷汗直冒，終於咬牙，道：「好！就聽甄兄的！」說着就要掠出。

甄厲慶忙一把拖住，低聲問，「你要幹什麼？」

江傷陽一呆道：「去刧唐方呀！」他指指抱殘大師的去向接道：「那禿驢已經遠去了，他武功高得很哩。此時不動手，尚待何時？」

「還要等機會。」甄厲慶的頭搖得像博浪鼓一般，「時機還未到。」

江傷陽不明所以。「怎樣才是時機到來？這……這倒要有問甄兄了。」

甄厲慶咧嘴一笑，問道：「你道適才那禿驢，身手如此之高，我們能接得下幾招？」

江傷陽想了想，道：「恐怕最多一招兩招，大不了三招四招。」

「是了。」甄厲慶沒好氣地瞪了江傷陽一眼道：「武林中還有武功那末高的和尚，你猜猜是誰罷？」

江傷陽才想了一下，臉色已倏然大變，幾乎跳了起來：「莫非——莫非是嵩山上那——那五個老不死？」

甄厲慶冷淡地道：「除了他們，你說——還會有誰？」

江傷陽一面點頭一面恍悟地道：「你是說：那只是他們其中一人，還有四個正在廟裏？」

「所以我說，暫時不能動手；」甄厲慶的皺紋，堆了滿臉，「他們的其中之一，綜合我們兩人之力，也僅能接得下兩三招而已，要是五人合擊我們，我們還會有命在？」

江傷陽偸偸地吁了一口氣：「那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

「反正他們在明，我們在暗，長久等下去，總會有便宜可檢的；」甄厲慶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最後又總結了一句：「要贏，就要沉得住氣，耐心等下去。」

「何況……我們至少還要等一兩個人來。」甄厲慶的聲音，聽來有幾分神秘迷離。

江傷陽却猶如丈八金剛，摸不着腦袋，對眼前這位夥伴，更加莫測高深。「等人？」

甄厲慶點頭。

「我們等的是誰？」

甄厲慶張開血盆大口，似想說話，却笑了一笑，臉肌牽動着皺紋，如山如海一般。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兩聲像夜雀的叫聲响起，一起，一落，隨後又是二起，二落。

甄厲慶臉上也不禁呈緊張之色，伏耳在地，聽了一會，却聞林中又傳來鳥聒，三起，三落。

甄厲慶即鼓起氣腮，脹卜卜地叫了兩聲，又叫兩聲，直如夏雨後蛙鳴一般，江傷陽正待相詢，甄厲慶用一根指頭豎在唇邊噓聲道：「別吵，來了。」

話口未完，林邊已掠起了兩條黑影，如鳥一般快，如黑暗一般無聲。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祖驚虹殺了南宮絕之後，而方浿與金虎等賊衆亦已將南宮絕的殺手全部解決。由於在這激戰時並未見伊賀四忍者出現，因此懷疑裕王可能已率衆直闖景王府。於是祖驚虹與方浿、金虎便立即飛馬而回。至途中與祖秋霞相遇，秋霞將景王遇害及紅葉反戈相救的經過說出。當他們回到景王府時，徐階仍呆坐在大堂上，一見他們回來，只得將自己轉投裕王的苦衷向祖驚虹等人訴述。祖驚虹兄妹及方浿已無心仕途，乃引身告退，惟獨金虎「官迷心竅」，決定留下追隨徐階。當金虎轉回連雲寨率領全部賊衆前往京師時，豈料半途却遇徐階率衆官兵伏擊……

猛虎落平陽　終遭惡犬噬

金虎仍然沒有死，他到底是一個高手，一雙鐵爪施展開來，硬硬將擋在前面的盾牌抓開，向徐階那邊衝殺過去。

他沒有理會其他手下，一心只是要衝到徐階那邊，將徐階殺死。

其餘那些官兵一排又一排左右緊接兜截過來，仍然是盾牌在前，刀槍自空隙扎入。

金虎猛吼，鐵爪左撥右撥，左分右分，從盾牌縫隙扎進來的刀槍紛紛被撥開分開，連帶那些盾牌亦被震得左搖右擺。

那雙鐵爪非常沉重，根本就不是那些刀槍所能夠封擋得住，金虎的氣力更不是那些官兵能及。

他左撥右撥，猛一腳踢在當前的一面盾牌上，只踢得那個官兵連人帶盾牌往後倒飛了出去，撞倒了後面三個官兵，才停下來。

金虎緊接搶進，一雙鐵爪左右砸落，首當其衝的兩個官兵頭顱當場被擊碎，金虎雙爪一翻，兩具死屍便飛起落下，撞向前面衝來的官兵。

那些官兵不知道撞來的兩個同伴是死是活，慌忙讓開。

金虎把握機會，大吼一聲，疾撲了過去。

那些官兵待要堵塞時，金虎已經從缺口衝進，擋者披靡。

慘叫聲此起彼落，一個個屍體飛起跌下，血雨飛洒，觸目驚心。

陣勢一亂，不可收拾，金虎有如虎入羊羣，左衝右殺，一個個官兵紛紛倒在他雙爪之下。

那些官兵幾曾見過這麼兇悍的人，還未交鋒，便已給金虎猙獰的表情，瘋狂的呼喝聲驚嚇得胆落魂飛，可是他們並沒有後退。

軍令如山，違令者斬！

× × ×

徐階在高處看得清楚，知道金虎要衝過來，找自己算賬，他也知道金虎即使能夠突圍而出，亦難以衝殺到自己面前。

所有都已經作好準備，每一個可能徐階亦都已算計在內，包括金虎的特長。

他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只要知道對方的特長，亦不難想不出應付之法。

在率領官兵動身之前，他已經擬好了兩個應付的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殲滅連雲寨其他所有的人，用弩箭，用火炮，再加上衆多官兵的衝殺。

這一個步驟完結，他知道連雲寨若是還有人能夠活下來，那必然是金虎。

這一個步驟的最終目的也只是將金虎孤立起來。

然後那些官兵就會全力向金虎撲擊，這却不是第二個步驟，當然，那些官兵在一輪衝殺之後，能夠將金虎擊殺就更好。

徐階却只是寄望第二個步驟，事實證明他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那些官兵果然阻擋不住金虎。

他沒有叫那些官兵撤退，這是因為他知道金虎也有一點小聰明，看見那些官兵撤退一定會懷疑到前路有問題，那他的安排便前功盡廢。

一切必須要做得很自然才能够令金虎上當，所以在佈置好一切的時候，徐階曾經再三叮囑，而且教會所有官兵必須按照計劃行事，否則軍法處置。

如山軍令之下，那些官兵焉敢疏忽。

× × ×

金虎衝殺了一會，看見那些官兵仍然擋着去路，更加憤怒，一雙眼睛亦因而彷彿有火焰冒起來。

血紅的火焰。

他本待一口氣衝殺過去，可是非獨要應付前面的刀盾長槍，還有後面刺來的槍刀，若是他根本不理會後面刺來的刀槍，只怕還未衝出包圍，便已經被後面刺來的刀槍搗成肉漿。

他雖然皮堅肉厚，一身外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但到底是血肉之軀。

所以他移動得並不快，但他仍然奮勇向前，一雙鐵爪殺開了一條血路。

那些官兵紛紛被他衝開，擋在他前面的只得兩個官兵了，他嘶聲大喝，一爪砸落，擊斷了一個官兵的長槍，將那個官兵的頭擊成肉漿。

另一個官兵濺了一面的鮮血，不等金虎鐵爪攻到，已嚇得怪叫一聲，連滾帶爬的一旁溜開。

徐階那邊亦同時發出一聲驚呼，勒轉馬頭，看似便要往那邊開溜。

金虎看得眞切，大吼一聲：「姓徐的那裏跑！」身形凌空拔起，向那邊飛撲過去。

這一撲遠逾三丈，氣力一盡，才落向地面。

金虎一心落地再一蹴，拔起身子，再往前撲擊，那知道雙脚一落，就感覺地面一軟，雙脚足踝同時猛然一陣劇痛，一股泥土野草即時翻起來，露出了下面一張巨網，那張巨網的每一個網眼上都連着一個倒鈎，金虎身形不由得往下一沉，下半身多處立時亦都被鈎着。

與之同時，周圍泥土亦紛紛外翻，露出了好些土坑，數十個弩箭手接從土坑中冒出來，手中連弩對準了金虎一齊發射。

那些弩箭飛蝗也似，集中射向金虎，機簧响動聲，弩箭破空聲，驚心動魄。

金虎撕心裂肺的大吼一聲，便從網中拔起來，一片片衣袂皮肉在倒鈎下裂開，鮮血淋漓。

那張巨網充滿了彈性，金虎根本無從着力，這一下硬硬拔起來，又掉下，那些弩箭最少有一半射進他體內。

「徐階——」金虎嘶聲狂叫，後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然被弩箭射成刺蝟一樣，當場氣絕，倒斃繩網之中。

徐階已勒回坐騎，居高臨下，看得淸楚，也聽得淸楚，眼旁的肌肉猛地抽搐一下，嘟喃道：「你不要怪我，是你自己迫我這樣做。」

他說話的聲音低沉而很怪異，就像是來自地獄深處的咒詛。

金虎聽不到，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仰倒在繩網之上，一雙眼睛仍睜得大大的，眼角有血絲淌下，眼瞳中充滿了懷疑與憤怒。

至死，他仍然不知道徐階爲何下此毒手。

兩個武將隨即下馬走前去，雙槍齊出，刺進金虎的屍體，將之挑起來，另一個接上前解下了金虎腰上纏着的玉帶。

玉帶上染滿了鮮血，那個武將以戰袍將鮮血拭去，捧到徐階面前。「卑職幸不辱命，終於將大人被刦去的玉帶尋回。」

「很好。」徐階面無表情，冷然將玉帶接過來。

那兩個武將以槍叉將金虎的屍體挑回繩網，亦自上前道：「恭喜大人，馬到功成，將連雲寨一窩强盜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徐階淡應一聲，並無話說。

旁邊另一個武將接道：「連雲寨一夥死有餘辜，爲永絕後患，末將斗胆請大人下令，將所有傷者一律就地處決，以免節外生枝。」

徐階嘉許的看着那個武將，點頭道：「也好！」

那個武將一騎立即奔了出去。

所有官兵隨即展開了另一次殺戮，不論男女老幼，不管生死，再加一刀。

徐階偏過頭，沒有看，一張臉如罩寒霜，一點哀傷憐惜的表情也沒有。

無可置疑，他實在是一個很成功的政客，旣懂得把握機會，處事也非常圓滑，而且心够狠，手够辣。

他處事若是不够圓滑，金虎根本不會信任他，心手若是不够狠辣，也不會有這一場大屠殺。

投靠景王與裕王作對，是他一生之中惟一判斷錯誤又幾乎無可救藥的一件事，畢竟他也是一個人。

任何人都難免有做錯事的時候。

× × ×

平地上毫無遮蔽掩護之物，便沒有弩箭火炮，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連雲寨一夥難以抵擋得住衆多官兵的衝殺。

火炮弩箭只是減輕了官兵的傷亡，加快了連雲寨一夥的毀滅。

隨行的家屬，已經是連雲寨一夥的致命傷，他們有不少根本就是爲了照顧隨行老少而傷在弩箭下。

平日他們雖然表現得很兇，事實每一個都有良知，都有人性，這一點徐階早已看在眼內，算無遺策，果然在這片平地上盡殲連雲寨一夥。

那些官兵完全不知道這是甚麼回事，他們只知道連雲寨一夥準備大舉進攻搶掠鄰近的縣城，他們必須將之殲滅。

連雲寨一夥的兇悍他們早有耳聞，事實朝廷前後亦幾次發兵征討連雲寨，只是每一次都無功而退。

羣賊居高臨下，據險而守，佔盡優勢，難得他們下山，這麼好的機會的確不容易錯過。

他們只是奇怪徐階消息何以如此靈通，又何以堂堂首輔的身份竟然親冒矢石，指揮這一次的行動，而格殺勿論，一個不留更就是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只是推測這完全是因爲連雲寨一夥甚麼地方開罪了徐階，令徐階心懷怨恨，非將之完全殺掉不可。

那些武將亦一樣不大清楚其中究竟，但他們都是聰明人，誰也不會追問下去，何況他們都很明白目前的局勢，其中有幾個還是徐階與裕王的心腹。

沒有人阻止這件事的進行，金虎在朝中大臣的眼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却又該死的賊。

那些官兵都久經訓練，也很服從，徐階發下的命令，全都盡力去完成。

到他們弄妥一切，離開這一片草原的時候，連雲寨一夥的鮮血已幾乎將整片草原染紅，血腥味道隨風遠吹，中人欲嘔。

× × ×

方浪祖驚虹、秋霞遠在十里外，血腥味吹不到那裏，火炮聲也傳不到那麼遠。

他們聽到的只是歇息在無風亭內那些行旅的笑語聲，嗅到的也只是無風亭的茶香。

無風亭是驛道旁的一座茶亭，雖然簡陋，却是打掃得非常乾淨。

這座茶亭的主人是一雙年老的夫婦，在那裏賣茶已經多年，用的雖然不是上等的茶葉，但火候各方面還兼顧得到，清香撲鼻，往來的行旅經過大都會留下來喝兩杯，歇一會。

無風亭也有酒，却是不賣的，也是金虎存在那兒。

那都是一等的好酒，江老頭乘妻子不在意，也會來一杯。

金虎並不在乎江老頭喝他的酒，他從來就不在乎這些小事，何況江老頭夫婦也算得是連雲寨的人。

他們的兒子原是金虎的心腹手下，只是命短，跟了金虎沒幾年便死了，他們並不以爲兒子跟着金虎是一件壞事，對於兒子的短命，也只認爲是天意，金虎替他們蓋這座無風亭他們更就是感激之極。

也因爲金虎的威名，從來沒有人敢騷擾他們，事實他們也從來不與別人爭執，附近的鼠竊狗偸逐漸也與他們混熟了，非獨不給他們麻煩，反而不時來給他們帮忙，粗重的工作都替他們做了。

金虎每年只來那幾趟，來的時候將酒帶來，還給他們銀子，他們雖然不想接受，却也推不掉金虎的好意。

每趟金虎帶來的酒總有很多剩下來，若是有人走去打開江老頭夫婦在亭後蓋的屋子看看，不難就以爲他們開的並不是茶寮，乃是酒舖。

方浪就是與金虎在這座無風亭認識，打出來的交情，拆掉了無風亭兩張桌子，所以江老頭夫婦對於這個姓方的小夥子，印象也甚爲深刻。

他們也很喜歡方浪，幸好他們並沒有女兒，否則不難强嫁給方浪。

方浪也很喜歡這兩個老人家，所以經過的時候，總會在這兒留下來聊上一會。

對於這兩個老人家，方浪也甚少將說話留着。

聽說金虎要做官，連雲寨一夥全都上京，江老頭夫婦笑得合不攏嘴。

聽說祖秋霞就要嫁給方浪，他們更開心，說不盡的好話，更瞧得祖秋霞臉都紅了。

難得有這麼好的一個藉口，江老頭那還不乘機將美酒搬出來，借祝賀方浪爲名，多喝幾杯。

誰都瞧出江老頭的心意，也誰都沒有阻止，大家也實在高興。

方浪淺斟低嚼，喝得很少，他還要跟金虎拚一個痛快，儘管他絕對相信金虎不是那種做了官便不認識舊朋友、窮朋友的人，但他也明白家庭的担子有多重，娶了妻子，有了孩子之後，他是否還有空閒離家上京去找金虎聚舊，臨別這一頓，自然是非喝個痛快不可。

祖秋霞只呷一口，一張臉便已紅如朝霞，這當然是羞不是醉。

祖驚虹也喝得很少，不全是要留待與金虎拚一個痛快，就連他也奇怪，何以竟然完全提不起喝酒的興趣。

江老頭可不管那許多，看看老妻不理會，又乾一杯，一面不住大讚好酒。

那事實是好酒，江老頭越喝越要喝，終於醉倒。

方浪隨即將杯放下來，仰首看了看，嘟喃道：「那個老小子，這時候應該到來的了。」

祖驚虹亦自仰首道：「他應該選擇吉時動身，今天只有一個吉時，除非他根本不理會那一套，否則應該已到來這裏。」

方浪道：「他是不管那一套，但大娘却相信，而他一向都是一個非常聽話的孩子。」

秋霞沉吟道：「山路崎嶇，他們扶老携幼的，當然走得慢一些。」

方浪道：「可以放心的就是這個老小子很守信用，大夥兒今天不能成行，他一個人也會跑到這裏來。」

祖驚虹笑笑，道：「你們不用担心我等得不耐。」

方浪道：「少林寺出來的，耐性又怎會不好。」

「你們兩口子自顧說話，若沒有這個耐性，如何是好？」祖驚虹又笑起來。

秋霞臉更紅，瞟了方浪一眼，不說話，方浪也只是呆笑。

他們其實都有些奇怪，離開景王府之後，祖驚虹簡直就變了另一個人，談笑風生。

難道這才是祖驚虹本來的性格？

他們等下去，却沒有再喝酒了，江老頭也熟睡不醒。

時間也就在這種情形下飛逝，不覺月已偏西，杯中的餘酒也給風吹乾。

方浪與秋霞談談笑笑，無意一看天色，呆一呆，脫口道：「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到來？」

祖驚虹接道：「也許我們該走去那邊瞧瞧。」

「那邊？」方浪目光一轉。「你是說連雲寨？」

祖驚虹忽然歎了一口氣。「也不知怎的，我忽然覺得需要走一趟。」

方浪點頭。「這實在不是那個老小子的作風。」長身站起來。「還是去瞧瞧才放心。」

秋霞當然不會反對。

× × ×

三人來到那一片草原之際，太陽已墜在西山之上，晚霞亦逐漸變成金紅色。

陽光斜照在草原上，一片血紅，却不是陽光令草原變色。

大部份草葉都濺上了鮮血，雖然已被風吹乾，但仍未變色，仍然那麼的觸目。

祖驚虹三人齊皆怔住，他們並非全無見識的人，却幾曾見過這般悲慘的場面。

也不知多久，方浪突然叫起來。「是連雲寨的人！是他們！」語聲激動得簡直不像是他的語聲。

「金虎——」祖驚虹亦叫出來，隨即向山坡那邊奔去。

方浪、秋霞緊追在祖驚虹身後，三人先後在陷阱邊緣停下。

金虎仰臥在繩網上，一雙眼仍然睜大，眼瞳彷彿仍然充滿疑惑，悲憤。

「是誰，是誰做的——」方浪大叫。

祖驚虹蹲下半身，無言拔出了旁邊插着的一支弩箭。

方浪沒有撲向陷阱，轉身疾奔了出去，祖秋霞不覺跟着他。

祖驚虹看看他們，目光移到金虎的腰間，隨即凝結，似乎已發現什麼。

金虎的腰間一直繫着徐階那條玉帶，現在玉帶已經沒有了。

「——難道……」

祖驚虹嘴唇逐漸顫動起來，只說了兩個字便語不成聲。

方浪一直奔進了屍堆，每看一個便叫出一個名字，連雲寨上下他大都認識。

前面一頂轎子翻側，一個老婦人混身浴血，倒在轎旁，方浪目光一落，脫口悲呼：「大娘——」

那是孫大娘，連秋霞也認出來了。

孫大娘雙眼圓睜，死不瞑目，幾下斷斷續續的哭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

方浪秋霞循聲望去，只見不遠的一個土坑下，三四具屍體在不停顫動。

「是誰？」方浪縱身躍過去，左一把右一把將三具屍體提起來。

那三具屍體觸手冰冷，顯然已死去多時，拿開了，方浪才看見那個哭泣的人。

那是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混身浴血，臉上也是，傷勢看來也不輕，她的一雙眼蓋顫抖着，淚水奔流，好容易才將眼睛睜開來，看着方浪，終於叫出來：「方大哥——」

「秀秀——」方浪亦終於認出來，「這是什麼回事？你們怎會這樣……」

秀秀流着淚。「是官兵，他們有……有火炮……」

方浪道：「他們難道不知道你們已經是官眷，大夥兒正要上京？」

秀秀只是流淚，方浪追問：「是誰指揮那些官兵？」

「徐階——」

「胡說，徐大人怎會這樣做？」方浪伸手捉着秀秀的肩膀，突然發覺，秀秀已經氣絕。

「不會的，徐大人一心要提拔金虎。」方浪搖撼着秀秀，嘶聲叫起來。

秋霞忍不住道：「她已經死了。」

方浪如夢初覺，伸手往秀秀鼻子一探，一驚縮手，回看秋霞，乾笑道：「她神智昏迷，在胡言亂語，徐大人爲什麼要殺他們？」

「爲了他的前途與聲譽。」是祖驚虹的聲音。

秋霞方浪應聲望去，只見祖驚虹鐵青着臉，站在丈許之外，不等他們問到，祖驚虹已接道：「他帮助景王的事知道的人並不多，知道的人除了金虎與連雲寨一夥之外，其他的都不無顧慮。」

「金虎做了官，又怎會……」

祖驚虹截住方浪的話：「就是要解釋他爲什麼要提拔一個大賊做大官，已經很令他爲難的了。」

「那當初他怎會答應得那麼爽快？」

祖驚虹一聲歎息。「你還不明白，當時他以爲景王一定成功，有景王撐腰，金虎要做什麼官又有何困難？而現在却是裕王得勢，連他自己也不知將來如何，自然不能不考慮，敵對的人會不會利用金虎的事來打擊他。」

方浪道：「他叫金虎帶人上京的時候，局勢不是已經完全明朗了？」

祖驚虹又歎息一聲。「你不妨想想，當時金虎是怎樣說話？」

方浪想了想，面色變了變。「可是徐階當時並沒有露出不悅之色。」

「而且表現得很從容，若非如此，就是金虎看不出，我們多少也應該看出，即使不阻止金虎上京，也會先替他探路，又怎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祖驚虹目光一轉。「徐階果然是一個一等一的政客。」

方浪搖頭道：「他就是反口，難道金虎竟能夠闖入皇城，訴說他的不是？」

祖驚虹道：「你莫要忘記，他那條玉帶在金虎手上。」

「那條玉帶——」方浪又是一怔。

祖驚虹道：「方才我已經看清楚，玉

帶已經不在金虎的腰間，也是說，我方才已經在懷疑是這麼一回事的了。」

方浪道：「他怎會是那種人？」

祖驚虹仰首望天。「我也不相信，所以這件事他才會這麼成功。現在連雲寨一夥全都死了，玉帶他也已得回，還有誰能夠指控他，動搖他的地位？」

方浪道：「我們三個人……」

祖驚虹道：「我們只是一般平民百姓，徐階現在却是一人之下，我們要告只能告到皇帝那兒，裕王那兒。」

方浪道：「裕王這正是用人的時候，當然不會拿他怎樣，說不定反指我們妖言惑衆，我們即使走遍天下，告訴天下每一個人，也是沒用。」

祖驚虹道：「即使聽的人都相信，也沒有人敢替我們出面，敢與我們走在一起的。」

方浪道：「敢冒抄家滅族之險的人的確並不多，即使有，我們也不會讓他冒那個險。」

祖驚虹道：「所以這件事，還是由我們三個人解決。」

方浪道：「應該由我一個人解決，若非我去找金虎，連雲寨一夥絕不會有今天的。」

祖驚虹道：「若非我去找你，你與金虎又怎會參與這件事？」

祖秋霞接道：「我若是不帮忙，大哥要說服你只怕也沒有這麼容易。」

方浪看看祖驚虹，看看秋霞，笑起來。「這果然是我們三個人的事。」

秋霞道：「我們怎樣做？」

方浪道：「要徐階還連雲寨一個公道來。」

秋霞又問：「怎樣才算公道？」

祖驚虹道：「金虎一夥殺人搶掠，也許都該死，可是婦人孺子又有何罪？」

方浪道：「我們要徐階將參與這件事的人都交出來。」

「他們都是奉命而爲，身不由己。」

祖驚虹一字一頓。「罪魁禍首，只是一個徐階！」

「殺徐階！」方浪握拳，咬牙切齒。

秋霞只是看着祖驚虹，方浪突有所覺，目光轉落在祖驚虹身上。「你若是有所顧慮，我一個人去就是。」

祖驚虹道：「徐階雖然是曾經有恩於我，但該報的都已報了，我現在也只是一個江湖人。」

方浪道：「江湖人以血還血！」

「不錯！」祖驚虹大笑起來，笑聲悲激。

這之前，他爲徐階出生入死，捨命保護徐階，現在却是要取徐階性命，這的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方浪隨即道：「我們這就上京去。」

祖驚虹搖頭。「他走了才不久，我們大可以在路上將他截下來。」

語聲一落，祖驚虹隨即往外疾奔出去，方浪秋霞雙雙追上，一齊奔向那邊的坐騎。

殘霞光影中，三騎箭矢般奔出。

× × ×

夜深人靜，更鼓已敲盡二數，縣城衙門周圍仍然燈火渾煌，照耀得有如白晝。

衙門內外每隔三丈就燒起一堆篝火，一隊隊官兵手掌燈籠火把，逡巡不絕，禁衞森嚴。

在進入衙門之前，徐階便已經安排妥當，衙門周圍的民房全都被他下令徵用，圍剿連雲寨的一衆官兵也就駐紮在民房之內。

要進入衙門，必須經過那些民房，還要避開值夜官兵的耳目。

衙門之內，官兵逡巡的人數次數更多更密。

祖驚虹三人看在眼內，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他們在二更天趕到城外，輕而易舉偷進來，現在正置身在衙門附近不遠的一座牌坊上。

那座牌坊在官兵駐紮的範圍之外，却是這座縣城最高的一幢建築物。

居高臨下，三人俱都看得淸楚，秋霞更默默在數那些官兵逡巡的次數。

方浪看了一會，一聲歎息，道：「他們配合得很好，內外交替，時間拿揑得恰到好處，我們縱然能够避開衙門外官兵的逡巡，必然與衙門內的官兵相遇，要不被他們察覺，除非我們都能够隱身。」

秋霞忍不住問道：「不知其他三方面，是不是這樣？」

祖驚虹忙道：「他們顯然就是繞着衙門內外逡巡。」

方浪喃喃道：「難道徐階已經有消息知道我們找到來？」

祖驚虹道：「若是如此，他應該在路上設下埋伏。」

方浪道：「那是疑心生暗鬼的了。」

秋霞冷笑道：「他做了一件那麼傷天害理的事，怎能够安心？」

祖驚虹接道：「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多，這時候若是有人替金虎出頭向他討公道，應該就只有我們，他其實還是防着我們。」

秋霞道：「我們該怎樣？」

祖驚虹道：「我們現在過去，必然被那些官兵截下來，除非我們大開殺戒，否則休想衝過去，而衝進衙門之後，亦未必能够找到徐階。」

「這個人的確很狡猾。」方浪接問：「那我們在什麼地方採取行動？」

祖驚虹道：「他一定會搶先在明天日落之前回到皇城，以防節外生枝，也是說，明天一早他就會離開這座縣城。」

方浪沉吟道：「那辰巳之交，應該就會經過赤松林的，那是一個最佳的伏擊地點。」

祖驚虹道：「我們就在那兒伏擊他，一擊中的，立即離開。」

方浪道：「那兒的松樹都很高，我們高來高去，官兵再多，也無所施其技。」

祖驚虹道：「南宮絕伏擊金虎，也是選擇那兒。」言下不勝感慨。

方浪看着祖驚虹，道：「看來你眞的已下定決心刺殺徐階了。」

祖驚虹忙道：「才決定的。」

「因爲看見徐階這種防範措施。」

祖驚虹點頭。「他若非心中有愧，絕不會這樣做，明知殺金虎於理不合，於心有愧，他仍然要殺，可見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方浪歎息道：「難道要做一個成功的政客，就一定要不擇手段，喪盡天良？」

祖驚虹忙道：「我不知道。」

「你不是一個政客，之前也不知道政客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方浪又再三歎息。

祖驚虹道：「我們爲什麼還要談論這些？」

方浪道：「我們現在惟一要談的，應該就是明天如何來採取行動。」

祖驚虹道：「這也不用談，我們根本不知道徐階明天將會採取那一種方式經過赤松林。」

方浪道：「見機行事？」

祖驚虹點頭。「我們雖然並不是殺手，也從未經過殺手的訓練，可是與南宮一夥搏殺下來，多少相信都學到一點兒。」

方浪道：「那些伊賀派的殺手，不也是令我們增加了很多經驗？」

祖驚虹道：「不錯。」

「憑我們的聰明的身手，一定會比他們做得更好更成功。」

「這個還用說？」祖驚虹的語聲充滿了信心。

秋霞接問：「那我們現在該——」

祖驚虹道：「趕去赤松林附近，好好休息，等徐階經過的時候採取行動。」

他的語聲異常低沉，面上浮現出一種似笑非笑，充滿嘲弄味道的表情。

嘲弄的却是他自己，這之前他拚命要保護徐階的性命，現在却在千方百計刺殺徐階。

這若非太可笑便未免太可悲。

× × ×

縣衙的大堂內徐階這時候正在踱着方步，侍候他左右的除了四個武將之外，還有一個面如黃蠟，彷彿大病初癒的錦衣中年人，正是辰州言家的當家，一手殭屍拳已臻化境的言永壽。

他原與排教教主沈蒼一同護衞裕王左右，受命追隨徐階征剿連雲寨金虎一夥，並負責保護徐階的安全。

裕王所以這樣做，目的當然在表示對徐階的器重，徐階也所以放心上路。

殲滅了連雲寨一夥，得回玉帶，徐階只是放下一半心，他知道這件事瞞得了別人，絕對騙不過祖驚虹方浪，所以由開始他就沒有準備向祖驚虹方浪二人解釋，反而準備二人的刺殺。

他不知道二人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却知道自己這次的行動實在太過份，已足以激怒金虎的朋友前來爲金虎討一個公道。

祖驚虹方浪都是金虎的朋友，也因爲他們二人，金虎才會介入這件事，所以縱然別的人懼於朝廷的勢力，不敢爲金虎出面，祖驚虹和方浪也絕不會放棄。

——他們會不會就在附近，會不會今夜就找到來替金虎算賬？

徐階當然一樣不知道，却就因爲担心有這個可能，到現在仍然睡不着。

那些武將沒有一個敢勸徐階休息，言永壽不敢，他們都有一種感覺，眼前這個老人雖然手無縛鷄之力，但身居高位，城府深沉而心狠手辣，一個不小心開罪了他，不難會招來惡毒的報復。

他們既然不敢太接近這個人，也不敢太多說話以免無意中出錯。

徐階看得出他們的感受，所以左右雖然有這許多人，仍然有一種孤獨的感覺。

也非常突然的他感覺有點後悔，在他周圍的人對於這件事知道的現在雖然不多，目前也一定會替他保密，但誰也不能够担保他們以後會怎樣，他也總不能够將這些人也殺掉。

若是他不殺金虎，只是將金虎調往偏遠的地方，應該就會好一些。

從來他都不會後悔做任何事，只有這一件，這所以後悔當然就因爲面臨死亡的威脅，可是在殲滅連雲寨之前他却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也所以他還有一種衰老的感覺。

又過了好一會，他終於停下來，頹然坐到椅上，目光一掃，道：「你們可以去休息了。」

一個武將忍不住道：「大人也請放心休息。」

徐階歎息道：「我若是能够放心就好了。」

另一個武將接道：「這裏禁衞森嚴，金虎的手下要闖進來，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

徐階揮手道：「他們不是金虎的手下，是金虎的好朋友。」

「他們都應該知道金虎罪大惡極，而替金虎出頭又會有什麼結果？」

徐階道：「江湖人若是會想到後果就不是江湖人了。」

言永壽這時候才插口道：「在下已經看過，這周圍固若金湯，大人的確可以放心。」

徐階點頭道：「他們便能够闖進來，我身旁還有言老師。」

言永壽道：「在下拚了命，也不會讓他們傷害大人。」

徐階道：「我担心的並不是現在，他們要是今夜來，早便該來了。」

言永壽道：「難道他們敢進入皇城生事？」

徐階道：「明天日落之前我們才能够趕回去，這一路之上，你看有什麼地方適宜埋伏襲擊？」

言永壽沉吟道：「應該就只有一個赤松林。」

「赤松林——」徐階動容，這個地方他當然不會陌生。

× × ×

赤松林還是那一個赤松林。

連雲寨與南宮一夥殺手在這裏的一場血戰留下來的痕跡仍然那麼鮮明，血跡經已暗啞乾透。

祖驚虹走在林中，份外感慨，當日他與金虎雙騎在林中惡戰南宮一夥，完全是徐階提醒他們南宮將會封鎖那附近一帶。

現在他們却是要在赤松林結果徐階的性命。

輝煌的陽光下，那些松樹都顯得非常高大，有些彷彿要插進青天外、白雲裏。

南宮一夥在樹林中留下了不少繩子，時日尚短，當然還可應用，他們除了收集繩子，還將散落在地上的長矛收集起來，都搬到樹上去，那些繩子亦在樹上繫好。

（未完）

游俠英雄傳

尹大俠三折東瀛劍

作者：蹄風·文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台縣的司馬瀛從過名師，集各名家的精華配合家傳的一柄「五龍金光劍」所向無敵，司馬瀛後來回雲台山築了一所山莊「劍友樓」經常招待江湖朋友在「劍友樓」中煑酒論英雄，這日來了三位東瀛人士，想要和他交手，司馬瀛心想對方武功不弱，這回交手絕不能敗陣而丟掉雲台的盛名，司馬瀛手下的門客向他獻上不少計策，並決定了比劍的日期和場數等，而雲台劍客司馬瀛的幕客們，也四出趕往平日有交情的各派武林人物，請他們派劍手前來助陣，以便對付三位東瀛人士……

劍手司馬洪算是主方，習慣上要讓吉田出手，只見吉田雙手舉劍，搶前兩步橫撳而出，他的身體隨着去勢，劍光揮動，呼的一聲剁到。司馬洪早已提劍護胸，劍鋒上指，一掌貼在劍背，蓄勢相待。這時，見來勢甚兇，想坐低身子迎擋，慮到手腕震盪，只有一劍貼上，隨勢斜裏卸開，那知雙劍才搭上，吉田已反手直削而下，雙劍發出尖銳的磨擦聲，司馬洪連忙向後急竄，卸脫來劍，雙足才站到地上，吉田閃電一勢「狂風掃葉」，單足跪地，劍鋒從地上捲掃前來。司馬洪剛落在地上，還沒站定，那能再躲。幸而他出身名家的門下，立刻提劍點地，憑這一抵之力，支着了身子，迅速避開對方捲地而來的急切，眨眼間劍鋒從脚底劃過，耳畔聽到金刃撞擊的聲响，覺得手腕一麻，原來他抵住地面的劍已給吉田打脫開去。司馬洪連忙縱出圈子，向吉田一拱手說道：「在下輸了，佩服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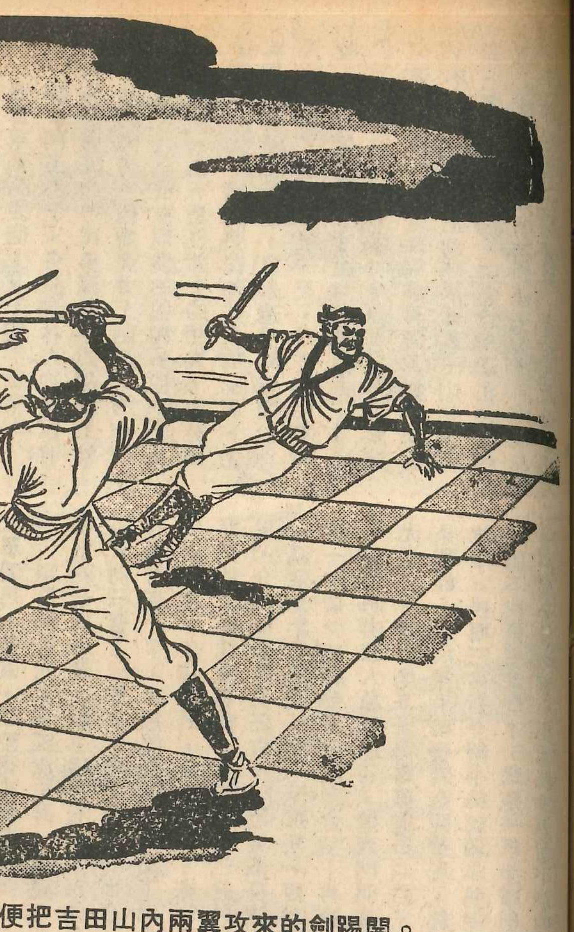
那時看台上自司馬瀛以次，見了都吃了一驚。這一場才是交上三合，自己一方便告退敗。看吉田時，面不改容，他沒有進場，對着台上再三鞠躬，非常謙虛地說道：「貴方相讓第一場，下場仍是鄙人領敎。」說了才轉入帳休息。

司馬瀛急和雲台派當家聚商，下場決意派一個出身山東螳螂派的劍手接替。這人叫凌士登，精於螳螂拳法，後來才到雲台學劍，也有十多年的精練。鑼聲响過後，第二場跟着展開。凌士登仗劍一踊出場，賣弄本領，且看他左足伸前，右足蹲下，又復騰身而起，順勢展開手上劍子，劃了一下大圈，才站到地上，提劍擋胸，一字兒橫着，才對吉田說道：「請發劍！」

吉田一看凌士登身形迅捷，知道這個定是踊擊的能手，不免全神戒備。他這回出勢就用直衝，手裏劍筆挺地掤出來。凌士登身形一變，向側轉步，和吉田丁字兒相對，橫眉一劍把吉田的直刺架開，就地打出一脚，正是「螳螂後抽」的出擊，吉田料不到對方第一回合便出脚，忽忙躍起，手裏一慢，凌士登已搶到了空檔，「迎風掃塵」，一劍奔到吉田面前，勢如奔馬。吉田究竟是新興派的名手，他一看來勢不對，急的把頭一低，髮押當堂給凌士登削去，髮髻鬆開，散披肩上。凌士登一劍剁不中，第二劍已迎接點來，這回是「流星奔月」，直刺咽喉，吉田心想：「這小子也忒兇猛，非給他一點顏色不可。」迚隨躍後一步，提劍掃出，卸開來勢。凌士登沒待變式，已及手再撳過來，當胸橫剁。若在經驗不够的人，定會着了他這陰陽直劈的道兒。但吉田已存心發動險攻，倏的全身向側倒下，劍向上撩，凌士登全神注在上路，却沒注意吉田臥倒的當兒，一脚蹬出。這一脚是貼地直蹬過來的，快得出人意外，台上觀看的人全看不出這是一下險着，只有雲台劍客司馬瀛叫一聲「不妙！」眼看凌士登足背給吉田蹬着，站立不牢，連顛了幾步便倒，手裏的劍也跟着脫落地上。吉田剛才的一脚，是武士道摔角常用的，分作：「蹬、翦、勾、蹴」幾下動作。蹬就是適才施在凌士登身上的一記，多少像廣東莫家的「佷鷄脚」。翦是絞在敵人雙足當中；勾是一伸一縮，把對方勾倒；蹴是蹴在敵人脛骨上下五寸的部位，重的折骨，輕的也會站立不牢，這番他借着側仆時打出一脚，令到凌士登沒法防備。

這一場吉田先被剁去髮押，後來凌士登中脚倒下，井上也承認雙方算作和了一場。

第三場開始，吉田入帳休息，出場的是山內，雲台派方面選手是個老漢，名叫馬雲，往日是水繪園冒辟疆的門客，跟過馮小五俠士夜封董小宛的座車。馬雲本是在江南混的江湖漢，近年才到雲台山投在司馬瀛門下，當一名劍手，他精於茅山劍法，一手「追魂劍」神出鬼沒。茅山就在江北近安徽邊境。山上練武的人，俱屬道



他一面抵着井上，雙脚迅速一分，便把吉田山內兩翼攻來的劍踢開。

士，他們近於左道旁門那一路，在武林裏沒有什麼地位，算不得一派一家。可是茅山道士當中有不少懂得法術的，因此，他們的劍法也帶點神秘色彩。雲台劍客門下品流複雜，甚麼派系的人都有。馬雲平日不大為人着重，單獨主人司馬瀛對他稍為敬重，知道他的劍法有幾點獨到的地方。

這一場司馬瀛請他出來和山內對手，就是想馬雲施出「茅山追魂劍」，令到對方目為之眩，摸不到雲台派裏有多少不同的劍路。馬雲鬚髮斑白，出場只是抱劍點頭，展開「老叟抱琴」的一架式。山內見對方點頭示意發劍，立刻雙腕一分，左手提劍張開撲翼姿勢，口裏一聲「看劍！」斜裏轉身，橫劍直奔馬雲。本來這一勢含着試探敵方出手，馬雲只得避開劍鋒，不必定要接上。那料馬雲剛才抱琴的架式一變，也是橫劍相迎，雙方都是半圓出劍，這樣一來，一個左，一個右，那兩個半圓的劍路剛是迎頭相撞，說時遲，兩劍一交，發出「雪」的一聲响，大家跟着削下，直剁到劍肩才貼着不動。這時兩柄劍子交叉搭着，劍尖指向上空，劍肩抵着劍肩，各自運出氣力來，只要那個手勁不够，敵人的劍一圈，便到面前。

台階上所有觀戰的人，個個屏息靜看，比劍場上馬雲和山內開始團團地轉動，四個脚子在地上亂鑽，雙劍仍緊緊交貼着，約過了半盞茶時分，突然聽到馬雲一喝，手腕一絞，雙劍再度擦出尖銳的音响。他這翦絞的動作十分迅捷，山內的劍即被拋開，想乘勢刺進，但馬雲早已向後急竄，讓山內刺個空。

雙方再度交手，這番都是快挑快刺，山內一手叉腰，來回出擊，全是施展西洋劍法，這邊馬雲也還他一輪急剁，劍光裏體，兩個人在場裏一進一退，打遍了四角，頻頻發出金屬交迸的聲浪。這一鬥足足經過了一個時辰，還是勝負未分，兩人都已汗流遍體，氣喘吁吁，正是棋逢敵手。台主司馬瀛見時候已是不早，立即着監場鳴鑼，揮動黃旗停止比試。雙方見了訊號，才各後退，互相抱劍拱手，回到帳裏。

第二天雙方都打得很是精彩，雲台派開始便輸了一場，幸而接續兩場都和了，取回一些面子。這晚司馬瀛召集了全體劍手到來，檢討今天的交手，大家都認為吉田山內兩人的功夫，司馬瀛可以壓倒他們。只不知那井上家的代表井上，劍法是怎樣的，就無可忖測，各人商議一番，跟着慎重選出了五名劍手，準備第三天由他們幾人出場應戰。

那時司馬瀛派出到各方散紅帖的「快馬」都已陸續回來，雲台派聘人助陣的消息已傳到武林各方去了。瞬已到了第三天，雙方都依時到了比劍場，司馬瀛帶着全體劍手入座，比劍開始，果然不出所料，今天蓬萊劍客由井上出場，這個出色的劍手，全身大和武士的裝扮，佩劍特別長大，劍身彎起來像柄柳葉刀。第一場雲台派出場的劍手，論功夫和經驗都比第一天來得好，可是接上不够三合，使給井上一下撥風刀法，先把頭巾揭去，報了第一天螳螂派凌士登削去吉田髮押的一箭仇，跟着「左右分飛」兩下急攻，又把雲台派劍手的衣袖劃裂了，這是帶點侮辱的出手，最

後只見井上一縷劍光向對方胯下直戮，那雲台劍手急擋下門，想作出「胯前護陰」，那知井上反手一挑，轉眼間已把對手的劍打脫飛開。監場的怕雲台派方面受傷，立刻揮動白旗，表示勝負已分，雲台派又輸了一場。

以後兩場，沒有好看的，作書人也不必多費筆墨。井上再勝了兩場，勢如破竹。第三場雲台派方面得到井上同意，派三個劍手出場迎擊。可是井上不慌不忙，一樣狂風掃葉，劍氣如虹，接不上幾個回合，便把雲台方面三個劍士打垮，棄劍回場。看得台上台下的人，目定口呆。這時雲台劍客只有走出場來，向井上恭維一番，還道這番觀摩東瀛的劍法，增益不少。晚上在樓頭擺宴，歡宴井上等三位貴賓。其實這杯酒在雲台派中人是難以下咽的，眞是有苦自家知，表面上又不能不敷衍。

瞬又兩天過了，各派武林人物還沒有派人前來助陣的。司馬瀛急得如熱鍋上螞蟻，整天亂鑽。他看過井上劍法，的是門路精奇，自己沒有取勝的把握。他不是沒勇氣出戰，也不是畏井上的功夫，而是顧慮到雲台派的聲名喪在外邦人的手裏，尤其是關乎國家面子，會永遠受到全國武林人的指罵。所以最後一天，只許勝，不許敗，而他怎樣也不敢說有把握。

直到第五天，才有幾個人來見司馬瀛，這時他已在雲台縣城家裏設了招待地方，不敢一下子就把助陣的人接上山來，防井上家的劍手知道。這晚司馬瀛在莊裏的練武廳上，請來助陣的武士表演一下。他邀同幾個高手在旁觀看，誰知這幾個來助陣的人，功夫甚是平常，或許司馬瀛這次選取人材的條件過苛也未定，就算出場助陣，也是敵不過井上的。司馬瀛和在場觀看的高手，不免大失所望。

那天晚上，莊裏已掌起燈來，忽然外間報導有一位少林派劍士到訪。司馬瀛聽了，忙吩咐：「快請！快請！」等了一會，還不見人客進來。遲遲才見家人走入來禀道：「老爺，客人說要主人親自出門相迎，他才肯進來呢。」司馬瀛回顧左右道：「那麼，這人一定來頭不小，待我出去看看。」說了立刻整衣出迎。當他出到門外，一看停着一頭駿馬，旁邊站了個少年人，年紀不過廿五六歲，却生得一貌昂藏，天庭飽滿，眉宇生彩；身上穿了湖水軟緞長袍，圓頂禮帽，斯文中帶着英武的氣概。那匹馬還馱着了兵器長囊，金鞍錦披，單看馬上裝置，已曉得來頭甚大。

司馬瀛忙向來客深深一拜，說道：「在下就是司馬瀛，閣下遠道光臨，未知是否來助一臂？」那少年掃出銳利的目光，向他打量一下，才還禮答道：「閣下就是雲台劍客，久仰大名，今夕幸會！在下叫西門明，從秣陵到此，有年羹堯仁兄的手書，介紹前來拜見莊主。」司馬瀛喜道：「原來是年兄請閣下到來，那麼，西門兄也一定是少林高手，請進寒舍坐下再談。」說了吩咐家人拴過馬匹，把西門明讓進大堂，分賓主坐下。司馬瀛道：「仁兄也是複姓，想前年小弟曾到金陵遊玩，經過杭州，錢塘三英就介紹小弟認識年羹堯兄，他不愧是文武全才，單是一手達摩劍法中的佛光三昧劍，小弟就簡直看不出他的劍路，枉說是內行人呢。如今想起來，世間上難得有這樣十全的劍士，可惜的是這次沒法請得他前來……」司馬瀛說到這裏嘆了一聲。西門明打斷了他的話頭，答道：「閣下說到年羹堯兄，他這幾年來行踪無定，小弟和他十載相交，今次偶然在秣陵相遇，他說有事要趕着入京，沒暇前來助閣下一臂，所以敎小弟前來一訪，可不知第一二天交手，是誰的一方勝了？」

雲台劍客見西門明向自己問及第一二天雙方交手的情形，正中心懷，當下便把兩日來的經過述了一遍，連井上家的劍手使的什麼招式，怎樣挫敗己方的人，都一一說了。西門明凝神靜聽，面上似乎露出很有把握的樣子。司馬瀛爲要探詢來客的身份，便問道：「西門兄，你和年羹堯十載相交，定然曉得他是雲台大宗師門下的得意弟子，聽說同他一起學技的，還有兩個叫尹青和路民澹的朋友，那姓路的還沒下山，可是那叫尹青的朋友却是個本領了不起的人，年兄每提到他便讚不絕口，說姓尹的是天生奇材，相貌英偉，可惜在下沒法相交，眞是憾事。想西門兄同派關係，自是認識？」西門明面上一動，應道：「這幾位都是武林朋友，又是同派，司馬莊主想見他們時，也是不難。」司馬瀛見盤不出什麼，也就改口談到比劍方面去。他故意把井上家幾個劍手的功夫形容得十分精奇，最後還道：「西門兄，小弟雖然自信抵敵得過，可是取勝就絕無把握，這一定要全仗仁兄義助一臂，挽回上國的面子。」

西門明聽他說罷，立刻回顧左右莊丁，說道：「取我的兵器囊來！」那莊丁片刻間把行囊帶到，西門明解開索子，抽出一柄劍來。司馬瀛曉得他要在自己面前演出兩手，忙把西門明引到練武廳上，消息瞬即傳到莊裏各處，雲台派的劍術高手都聚到大廳上，司馬瀛一一替西門明介紹過了。只見他拉出劍來，寒光一霎，燈光當堂給劍光蓋着，顯得暗淡失色。司馬瀛驚道：「西門兄，你這口寶劍不就是年兄那柄白虹劍嗎？」西門明答道：「莊主好眼利，這的確是年兄之物。」順手揮動一下，廳裏亮出觚光，像是虹影。

西門明那時已脫去外衣，內穿黑短服，束腰紮褲，換過粉底靴，更顯得英風爽颯，不可逼視。他向廳裏各人略一抱拳，展開劍勢，「大鵬張翼」，先在廳裏走了一圈，忽地橫掃一匝，眼前一團劍影，倏起倏落，有時驟看似孔雀開屏，那些撒開的羽毛都是劍影；有時像幾個大車輪，在廳上直滾。看得全數雲台劍手，噤不出聲，像這樣奧妙的劍法，以前還沒看過。正在虎虎風聲，人影亂轉，劍光中突然洒出點點金光，落到各人面前，西門明已把劍一收，抱劍屹立。司馬瀛和各劍士看剛才洒出的是什麼東西，才發覺地上散滿了銅錢，在各人跟前佈成一個大圈子，每枚銅錢相隔一尺左右，莫不震驚吐舌。原來西門明在耍劍最緊張的時候，掏出一把銅錢撒到半空，在急劇的劍圈中，劍尖把每一個銅錢觸落，溜到地上，擺成了一個大圈子。

雲台劍客這時當西門明是救星一般看待，欵待得無微不至，自不在言，也無暇

那幪面漢子在林子裏與甘鳳池戰到天黑還是勝負難分。



根究到這位西門劍士是怎樣的來歷了。第二天，司馬瀛把西門明引到雲台山上的劍友樓，路上暗裏告訴他，說這次請各方高手到來助陣，爲着雲台劍派的榮譽，都作如本派挑選出來的劍手出場，這點求西門明原諒他們的苦衷，將來剉倒東瀛劍客之後，定不吝重酬。西門明聽了答道：「莊主，小弟願意到來，對於個人名望一點，看得沒甚重要，如果小弟愛出出風頭的話，今番也不會前來了，只求能夠替你們雲台派效點力，給那井上家的劍手鎩羽回去，便是小弟之望；至於酬勞一點，請莊主不要再提，不是小弟眼眶子大，這區區黃白物，在我看來是毫無價值的東西呢。」司馬瀛給他一番搶白，自知剛才失言，連忙在馬上抱拳道歉，說道：「在下不是想用這撈什子的東西來玷辱兄長，只不過敝派中人有過這一項獎金定下，兄長是重義氣的人，自然不會放在眼裏呢。」西門明這才回復了笑容，司馬瀛不禁想道：「看他口氣這樣大，連黃金也說是塵土一般沒價值的東西，不知他究是什麼樣人。」他想到這裏，又安慰着自己道：「且不去管他，總求明天能剉倒了井上，我們便算達到目的了。」想念間已來到山前下馬。

翌日便是最後一天「分高下」的比劍，今天劍友樓前的白石台階上，氣氛比第一二天更是緊張，人們一早就打掃好比劍場，雲台劍士個個打扮得英雄糾糾，佩劍交輝，都來看西門明的功夫。

井上家那三位劍士，休息過七天，這時來到比劍場上，也是神采奕奕。鐘聲三響，監場的擧起紅旗，今天台主司馬瀛特地走出場來，身後跟着一個英風颯颯的劍士，這個就是西門明，司馬瀛今天卸去外氅，全身短紮，特別顯得武勇；他那柄五龍金光劍已不再插在背後，却懸在腰帶上，一手按劍，活像個古來武士。不過隨在他身後的西門明，更顯得出色，觀看台上的視綫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你道這是爲何呢？因爲西門明不論儀表行藏，都蓋過了司馬瀛，他面上的神采，似乎光芒四射，加以他穿的玄色直綴短褂，襯上鵝黃頭巾，鵝黃衣帶，白虹劍斜掛身後，愈表現出卓犖非凡。當下連井上家的三位名劍手都看得暗暗稱讚，台上台下一輪掌聲，雲台劍客以爲是對他而發的，連忙向各方行禮，說道：「今天是東瀛貴賓蒞臨比劍的第三天，雙方已約定分個高下，雲台劍派現在挑選了西門明兄弟出場，代表敝方向井上家幾位高手領教。小弟現在要宣佈的，就是今天三場高下分，第一二場是西門兄弟出場，井上家的朋友多少人出場來對手都可以，小弟只担任最後一場的比試。不過有一點不可不注意的，便是在第一二場裏被擊敗了的劍手，第三場不能再出，這一規定是經過雙方同意的。現在先介紹西門明兄弟給各位相見。」說了挽着了西門明的手，對座中各派劍手一躬，然後引向井上家的三位劍手行禮。司馬瀛主持了開場，便走回主座上去，場下西門明站着，等候東瀛劍士出場。

對方帳幕掩開，走出兩位大和劍手，就是吉田山內兩人。他們來到西門明跟前，抱拳說道：「這一場敝方由我們兩人出場，未知西門君是否同意接納？」西門明

毫不思索地應道：「兩位任便。」隨即拉劍出鞘，映着日色，一度觚光亮起。吉田山內兩人覺得眼前一閃，曉得對方劍子厲害，一退身也拔劍作勢，說道：「承蒙相讓，我們發劍了！」兩人就地左右分開，劍尖下沉，同時展開一彎半圓，驀地向西門明點進。只見西門明腰帶一幌，身形迅速變動，白虹劍一字擋胸，橫衝幾步，手裏劍跟着拉成一條平行綫，對方雙劍恰在這時點到，觸着西門明那一字劍路，當堂給彈起來，似乎白虹劍有一股非常的勁力。吉田山內見他運出內勁，急速借勢轉身，這番雙劍左右夾擊前來，上鎖咽喉，下掃雙足。西門明喝一聲：「來得好！」就地一縱，吉田的劍如風一般從他雙脚底下劃過了；山內的劍也一同搶到，給他貼着一撩，那劍忽然反指過山內自己面門去，嚇的山內一跳，急忙將身倒退，手裏劍仍給西門明貼着，不知怎的給他翦着一絞，手腕沒法握得牢，眼看手裏的劍已被挑到半空，墮到主座台前去了。

　　這下子場裏只剩下吉田一個人和西門明對手，又接上兩合，白虹劍上下一幌，吉田展開上擋下避，微聞拍的一响，吉田覺得脚下似乎鬆了脚綁，雙足站地，才曉得他的草履給截了底，心裏一驚，西門明的劍影又在眼前亂幌。他拚力抵擋兩下，白虹劍這番一勢連環分剁，左右不斷地直攻到來，吉田眼看沒法招架，向後一縱，想退出圈子，不料才一眨眼，西門明已搶到他的背後，一柄劍橫擋着去路，喝道：「請發劍！」吉田驚的幾乎叫出聲來，立刻把劍丟掉喊道：「我算輸了罷。」西門明哈哈大笑，仗劍大步踏上看台，也不返回帳幕去。監場的已揮起白旗判了勝負，台上掌聲大作，劍士們紛向西門明握手。

　　吉田山內入帳，更衣換履，見井上家愁眉不語；原來剛才雙方交手，他一直站在帳外觀看，覺得西門明的劍法奇峯突出，令人無可抵禦。他不信雲台劍派有這樣的高手，可是開場時台主司馬瀛親自引見，分明說是他們派裏選出來的一流劍手，因此驚疑不定。這時見兩人進來，便道：「你們剛才大大不知機了，第一合你們把西洋派的『撲翼分飛』劍勢攻去，給他用『迎風吐絲』破了，那時便應該運用井上家的劍式，可是你們還是滲入西洋劍法，焉得不敗呢！」吉田和山內紅着了臉，俯首無語。井上又問道：「兩位還能够出場嗎？我看你們適才不過給他壓制得沒廻旋餘地，才敗下來的罷。」兩人微點一下頭，才遲疑地答道：「井上道兄，你的意思是……？」井上忙道：「我打算三位一體，下場一齊出場去應戰！」兩人喜的應道：「既是道兄親自出馬，我們怎敢不落力？怕的是第二場失敗時，到第三場便沒法和雲台劍客對手罷了。」井上苦笑道：「你們也太戇直了，試想第二場橫豎要我出場的，如果也和你們一般給西門明擊敗了，第三場就休想再出！因此我認爲最後一着，合我們三人的劍法，可以挫倒姓西門的小子也未定呢。」他隨手把桌上酒瓶打開，在每人面前斟滿一杯，互祝勝利。

　　劍友樓下的觀看台上，那時西門明正受着雲台劍客以次的劍士敬酒。雲台劍客賀道：「西門兄，下一場定是井上出場迎戰，祝仁兄一劍功成！」西門明擧杯一飲而盡，答道：「這全賴各位兄長的福。」其實司馬瀛這時心裏，恨不得西門明再勝一場，那時雲台劍派的盛名便可確保，而自己也無須出第三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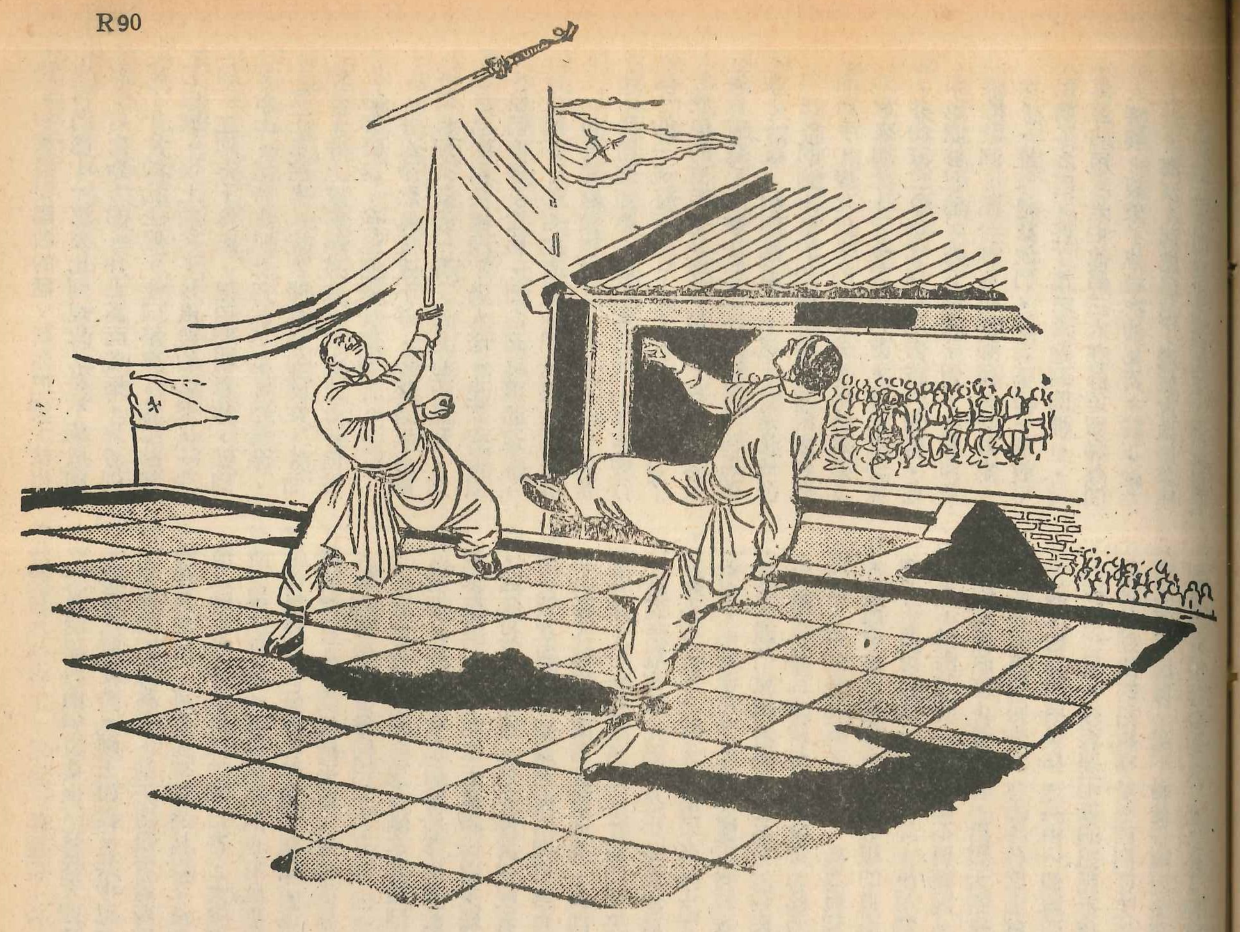
　　時間已屆，井上那邊走出三個人，各人一見他們三劍士一同應戰，也有點錯愕。可是西門明毫不在意，他向台上劍士告別出場，說道：「看小弟把他們弄個三脫手！」轉身仗劍，大步落到場中。座上各人聽他說出「三脫手」這名詞，都不明白，有些劍手問司馬瀛道：「莊主，『三脫手』是那一派的劍路呢？」雲台劍客其實也不明白，但又不敢說不知，只得答道：「這個……這個是他們少林劍法的招數呢。」說話間已見比劍場上西門明答允了井上三人，以一對三。監場的揮動紅旗，雙方開始接觸。

　　雲台劍派身爲主人，所以每一場都要讓對方先發劍。井上三人採前一後二的站法，井上居前。他把劍向額上一橫，有點像「張遼獻刀」的姿勢；口裏說聲：「獻醜！」立刻一踊上前，迎風一撇，果然來得險疾！西門明把白虹劍直指身前，「分花拂柳」，擋開來劍；不料吉田山內兩人，趁這空兒左右一彎便到，劍隨身走，來個鉗形攻勢。西門明暗道：「你們想鑽空檔，我不會着這道兒的呢。」他一面還擊井上，對兩人左右攻來，像瞧不到，忽然拍拍兩聲，吉田兩人的劍立刻被踢開。原來西門明足下穿的是皮革箭靴，剛才起了雙飛脚打在劍上，所以發出聲來。

　　井上一手劍法，攻勢非常精妙，閃閃劍光，在西門明眼前亂幌。西門明連招了幾手，覺得井上攻守都很配合，是曾經下過苦功的劍手，只是內功不够，貼上時便不够勁度！這時對方三人品字形包圍着他，井上一勢「八仙過河」，連綿挑刺纏着西門明，讓兩翼同機搶上。西門明展開「達摩劍法」，把內勁運到白虹劍上，當堂震盪成各種光影，遠看只左右張開兩扇觚光，壓制着吉田山內，任他們怎樣逼近來，也沒法攻入觚光之內；井上守着正面，也給西門明撒出種種不同的劍路，有時急切，有時鋸齒般直插；接得井上有點疲於奔命；偶然雙方劍子一經貼上，就像觸上磁石一般，磨擦得沙沙作响，他用盡平生氣力才避開西門明的劍端翦貼。初時以爲纏着正面，好讓吉田兩人偷襲，現在才曉得不行。

　　大約交上十合，西門明忽然劍法一變，劍鋒頻頻劃出大圓，一霎間吉田和山內的劍都給圓週黏上了，才一眨眼，井上的劍也落在圓週內，力抽不脫！西門明叱喝着：「去！」他們三柄劍尖立刻被撮在一點裏，一齊脫手飛出。西門明縱身倏忽把三柄劍子接去，他的白虹劍當胸一橫，眼射神光，向三人說道：「還你們劍！」三柄劍一齊轟隆拋出，擲回到井上三人的手裏。

　　這時吉田山內都已氣餒，可是井上仍不服氣，大叫：「讓我來拚個高下！」他瘋狂般提劍直擗，吉田山內無可如何，只得上前再戰。這番井上儘量施出他的家數，狂風捲地，猛奔過來，出手三分劍法，連劈幾勢險招：「白鷺釣魚」、「吳剛伐



比劍第一天，司馬瀛在比劍台上挫倒武當派的方人俊。

桂」，「餓虎搶狼」。橫擗直剁，帶着一股怒氣。西門明劍光聚在一點，身形急縱，躲避過幾劍後，見井上已沒有先前的兇。西門明柔聲說道：「井上前輩，這個高下分比劍還有一場，用不着這麼快便全把家數施出呢！」井三聽了氣往上衝，他配合着吉田兩人出手，一劍劃出，說道：「閣下有本領的再貼上來！」話猶未了，突覺得手腕一震，劍子又被打脫，看吉田兩人時，手裏也是空空的，三柄劍瞬已落將下來之際，眼看西門明提劍指向上空，瑲瑯一聲，白虹劍連穿上三柄劍的環手套上（東瀛的劍多是有環手的，狀如半邊剪的持手）。

　　西門明叉腰屹立問道：「井上朋友，這番還要比嗎？」井上面紅不語，一股忿忿不平之色形諸面上。西門明又道：「也好，接着罷！」把劍一挑，穿着的三口劍子即時脫出，飛向井上三人面前，他們都一齊伸手接着。

　　吉田山內兩人忽然把劍插回腰際，對井上深深一拜，說道：「道友，恕我們失陪了。」也沒待井上回答，他們便再轉身向着台上一躬到地，然後急步退回到帳幕去。監場的想把白旗揮動，西門明忙止着道：「這場未分勝負，你不見井上君還待比試嗎！」

　　井上這時眞是又氣又怒又愧，他應聲道：「來來來！讓老夫領教最後這一手。」他這句話無形中是說：再門過這一回才背服輸！西門明挺劍等候，井上見勢成騎虎，沒法不鼓起餘勇，圖作最後的掙扎。他想起還有一路德川時代流行的三門劍法，專搶攻大小門的，全是直攻劍路。於是劈頭一劍，向對方發出！他這動作是佯攻，待西門明迎上時，立即中途轉變，手腕一翻向臍下刺落，果然變招迅速，西門明幾乎給他掩上眼睛，這時急把小腹收縮，井上的劍擦衣而過，刺了個空。台上各劍士都揑了一把汗！西門明這時已回劍戳下，一彈招開。心裏不禁怒道：「你這東洋鬼活得不耐煩了。」隨手展開一記「刀挑蔡陽」，向他喉頭閃電般搶上。

　　井上剛才施出的一記辣手，眼看西門明無法招開的了，那知又給他運出氣功來把小腹凹進避過，這時反給他直擗喉頭，忙的把頭一低，察一聲頂上髮髻給西門明削去，頭髮散下變了個頭陀僧。井上吃了一驚，倏忽間西門明一擺身形，又搶到他的背後，驟覺一陣風刮過，待要轉身劈出劍子時，西門明已縱回原位去了。

　　台上一衆劍士，見西門明剛才在井上背後挑刺幾下，井上兩幅衣袖跟着裂開，像蝴蝶翼子一般迎風飄動，不禁笑出聲來。井上這時才覺着，氣的全身震抖，立刻加緊幾劍，但都給對方隨手撩開。霎時間西門明的劍銀蛇般再度搶到，縱走不及，裂帛一聲，腰帶全給割去，他的和服即時散開，直是不成樣子了。他拚了老命，把氣力聚到劍上來，隨勢向西門明脫手擲出，一縷劍光如飛蛇過樹，好個西門明，他絕不閃躲，一手把井上投來的劍接着，就地翻身而起，拿劍疾向地上插落！當時衆目交投，眼看他把一柄東瀛劍插在白石階上，陷入一半，劍柄還在搖動。

　　西門明望着井上道：「閣下已犯了場

規，如果還要賜教的話，請你把劍子拔出來再鬥罷！」原來比劍規章，是不能把劍脫手射向對方的。井上滿面羞慚，拖着剎成了片片的武士服，走回帳裏。監場的揮起白旗，場上响起了暴風般的掌聲，一些劍手立即奔下場來，把西門明舉起，回到看台上。這時主座上忽然不見了司馬瀛，大家正在詫異。後來問到他的隨從，才知他到了井上家的帳裏去，以台主身份向三位劍客陪話，免他們過於羞慚。

井上雖然氣度還不够，但經過雲台劍客親自到來安慰一番，已是心平氣和，知道自己的劍法確鬥不過人家，也深覺折服。他們換過了衣服，便向司馬瀛問道：「台主閣下，那西門君是你們派裏的劍手嗎？」司馬瀛點頭應道：「井上君，他就是在下的同門師弟，我們雲台派『九宮神行劍』的一流好手！」井上詫道：「是嗎？怎麼他的出手全是達摩劍路，和第一二天裏貴方選手的擊法完全不同呢？」司馬瀛面上一紅，吶吶應道：「這……這是他多年在外間闖出來的劍路，聽說是觀摩各派的出手，變化出來的。」井上沉吟着道：「原來如此！」也就不再言。那天黃昏後，井山家三位劍客忽忙地向主人告辭，他們也能够服輸，把三柄劍子留下，算作受挫的教訓。雲台劍客也不强留，暗着家人送了一筆厚禮給他們，親送下山。那裏早已備了馬匹，莊丁把三人送到臨洪口。司馬瀛的用意是怕他們三人在外逗留和外間人接觸，覷破了他這次的秘密。莊丁送井上到了海濱，那處已泊了幾艘大漁船等候。東瀛劍客來雲台比劍的結果，到此已告一段落。

且說雲台山劍友樓上，這晚大開盛筵，給西門明慶功。劍士如雲，其中也有不少是外間各派高手，這天親眼看過西門明的非凡劍技，可是從來在武林裏又沒聽過這人的名字，心裏都暗暗出奇，大家向他多注視了幾眼。司馬瀛雖然也有此感覺，但他以往曾在錢塘和年羹堯認識，這次西門明帶着了年羹堯的手書，還佩了白虹劍，便也深信是少林同門。

席上各英雄頻向雲台劍客和西門明兩人敬酒，同席的有那個精於茅山劍法的老劍客馬雲，他在第二天裏和山內交個平手，因此也身居上座。他不停地注視着西門明，故意說了一些話兒向西門明套口風。席上各人聽到他問西門明道：「西門兄相貌奇偉，將來貴不可言。」西門明笑道：「老劍手竟會看相的嗎？小弟不過武林裏一介小卒，那會有什麼出頭之日！」馬雲又道：「老漢在茅山時，略習過痲衣柳莊之術，西門兄頂露龍骨，五官分佈成個『王』字，而且尊號是日月合併，此乃上天之象，將來是九五之尊。」馬雲說到這裏，西門明臉上變色，一表正經的道：「老劍手不要說笑了，臨牆有耳，小弟當不起大逆不道的罪名，請老兄不要再說。」司馬瀛忙用眼色止着馬雲，馬雲大笑舉杯，站起來對西門明告罪。這時各席上劍士紛紛前來向西門明舉杯，其中一個請問道：「西門仁兄，今天閣下施的三脫手絕技，是少林劍法的招數嗎？」西門明笑道：「兄弟不要認眞，這不過是小弟說笑罷了，那算得什麼招數呢！」那人聽了便望着雲台劍客，司馬瀛一時覺得不好意思，顧左右而言他。

樓下忽然忽忙地走上幾個家人，向司馬瀛稟告，說那柄插在白石階前的劍子，曾請過幾個劍士拔起來，那知動也不動。西門明聽說便道：「讓小弟試試。」立刻走下樓去。這時老劍手馬雲對各人道：「西門明來頭不小，你們不妨把他留下些時，自有表露。」

司馬瀛正想答話，西門明已持劍上樓，雙手捧劍遞上雲台劍客。司馬瀛接過，便道：「這是西門兄的戰利品，就請仁兄收起來放在身邊好嗎？」西門明應道：「多謝莊主賜賞，小弟實是用不着，還是放在劍友樓作爲紀念罷。」這晚雲台山上轟飲至夜，雲台劍客欵待西門明在樓裏，把自己一間睡房讓給他歇宿。

這次雲台劍派挫倒東瀛劍士的消息，立即轟傳出外，震驚了武林中人，雲台劍客的地位當堂提高不少。他兩天來都是笑逐顏開地伴着西門明，作他是父母一般敬奉，弄到西門明也是點不好意思。

那天司馬瀛睡了一回午覺，醒來時家丁報道：「西門老爺乘馬到外面去了。」司馬瀛驚道：「你們怎麼不早來稟告！他有話留下嗎？」家丁忙跪下來回話：「小的見老爺睡着了，不敢驚動；西門老爺出門時，說他去去便回。」司馬瀛聽了，稍覺安心。怎知一直到晚，還不見他回來，忙到他的臥室一看，只見案上留下一封書信。

雲台劍客司馬瀛走進西門明的臥室，發現案頭放着一封書，忙打開一看，書裏寫道：「愚弟尹青書奉司馬仁兄劍下：此次得拜威儀，曷勝榮藉！備承欵待，倍覺汗顏。東瀛井上家遠道前來比劍，手法精絕，愚弟奉命週旋，幸不辱命。貴方今次請武林人助陣，爲顧全上國令譽，本未可厚非。弟之所以化名出場，無非欲保雲台盛名，免一旦受挫，轟傳於外。現弟行矣，後會有期，諸維珍攝！」

雲台劍客一面看，持信的手不停地在震動。他想不到西門明就是尹青，當日在江南時，也曾聽過武林朋友說到他的本領，是南北第一流的劍俠，和他交過手的人莫不衷心拜服的，怪不得他這次輕易地氣走了東瀛三個劍手，猶如摧枯拉朽一般了。司馬瀛細味信裏的言詞，似乎不願給武林人知道他曾來助陣的消息，想來這人也有點神秘，怎麼做出了一件轟動武林的事蹟而又不願意宣揚呢？這一點在司馬瀛來說，是正中下懷的，因此也就掩蓋起來，在雲台派各劍手面前，祇說西門明因有緊要的事離開了江北罷了。

甘鳳池初上雲台山

雲台劍客自從曉得西門明就是大俠尹青之後，便感到這次擊敗了東瀛井上家劍士，雖獲得了武林裏一時的稱揚，替雲台劍派生色不少。可是說到本派功夫，還是鬥不過人，這番如果沒有尹青化名前來相助一臂的話，自己必會敗在井上的手裏，那時不只是面子丟盡，今後在雲台一地還會坐不上第一把交椅，武林地位便一落千丈了！

他是個有志發奮爲雄的人，上進心挺强，曉得單憑自己家傳的一路九宮神行劍法，並不能和天下名手週旋，只有到各地去拜會劍派名手，交換一下知識，多採納人家所長才可以在武林裏稱得一流劍士。

雲台劍客想淸楚了出路，便辭家出門，他這一去就是三年，足跡走遍大江南北，也曾到過深山窮嶺，訪尋異人，苦心孤詣，果然被他學到了不少上乘劍法的出手。他不斷地苦練求進，自己也覺得劍法和從前大不相同，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他回到雲台後，本年間請了很多名手到劍友樓來，互相切磋，大家都讚許他的成就，他內心感到安慰，又覺到讚許他的人不過是江北一地的朋友，交起手來帶着幾分相讓，這樣考驗不到自己的眞功夫，也沒法闖出甚麼驚人的事業來。後來他和底下一班幕客商量，作出了一個創舉，務使天下武林高手都會來到雲台，傳爲盛事。你道司馬瀛想出了甚麼壯舉呢？原來他要在雲台山築了比劍台，廣發請柬，通知南北一流劍士到來比劍，所有到來的人，一律奉贈盤纏，招呼住下。他還怕天下名手不會到來，又定了獎勵辦法，如果能够三次勝他的，就把家傳的天下稀有之寶五龍金光劍無條件奉贈。他這次能够把心愛的寶劍作獎品，意思有二，一是認爲很難有人能把他挫敗三次，他自信手裏的五龍金光劍對自己有絕大的帮助；次是即使受其挫，也可觀察到天下間的絕頂劍法，雖敗猶榮。同時聚集得天下名手到雲台，也增加了自己的聲譽不少，就算丟掉了寶劍也是值得的。

雲台劍客計議定後，便在山上築起比劍台，全用白石鋪砌，高有丈餘，下面設了觀看席，部署完畢，便發出請柬，列出了比劍規例。這事很快的便哄傳到全國武林人的耳裏，比往常一地設擂台或是皁廷考甚麼武舉還新鮮，一些劍士見了面總把這事作爲話柄，大家又都知道五龍金光劍的來歷，預料到時定有很多一流劍手前往一試，求取得這把名劍到手。有些人聽了這個消息，雖沒有意思前往比劍，也想觀看熱鬧，一時赴雲台去的人，絡繹道上。

這事傳到一個英雄的耳裏，這個正是大俠甘鳳池，那時他浪跡江湖，已走遍關外秦中，會過了不少奇人俠客，武技功夫更是愈久愈精，回到京裏後，他的丈人魚殼大俠、馮小五、八極頭陀一班希望他造就前程的人，都來到給他道賀。

北京是皇城所在，魚龍混跡，雲台劍客招請天下劍手一較高下的消息，早已風傳到每個武林人的耳裏，甘鳳池住過些時，又是悶悶不樂，那天乘馬到萬壽山莊想找馮小五等人飲酒，去到時除見了八極頭陀和馮小五外，座上還有幾個京裏的劍手，他們正在談論着要取五龍金光劍的事。甘鳳池聽在耳裏，等到客走後，便對小五說，打算到雲台去一行，趁一下熱鬧。八極頭陀笑道：「甘賢姪，你回來才是一月，便煞不住了嗎？」小五也道：「這次雲台舉行的比劍，是武林難得的盛事，不過我看甘賢姪這番是不會趁熱鬧的，而是有意把五龍寶劍弄回來罷。」甘鳳池見小五一語把自己的心事道破，微笑答道：「兩位前輩既然曉得了，我也不必隱諱，只不知那雲台劍客的功夫如何，我們少林派的劍技是否抵敵得過他？」小五聽了便道：「賢姪不必估量得人家太高，你在嵩山兩年，皁元長老秘傳你的一手絕技，只要把它施出來，自然難有敵手的了。」甘鳳池給他兩人壯了胆子，回去便跟丈人陳四一說，也是贊同他在江湖上打出個名堂來。鳳池的妻子美娘，是個女中豪傑，不會把兒女私情來阻了丈夫前程。過了兩天，甘鳳池收拾行囊，乘了白馬便向蘇北起程。

那天他將到海州，已是黃昏時候，那一帶山深林密，往常是强徒出沒的地方。因爲海州北方就是山東境界，這時齊魯地面，有幾帮綠林人馬，專在邊境刼掠，行踪飄忽。甘鳳池雖然恃着武藝高强，但也不想單人匹馬在山嶺中渡過一夜，因此揮起鞭絲，想當晚趕得進城，明天過午便可以抵達雲台縣境了。

他正在叢山僻道裏前進，靜寂的峽谷中忽然遠遠傳來馬蹄聲响，這在慣於出門的武技內行人來說，是特別刺耳的，他心裏正在盤算，在這日落時分，平常行旅巳是裹足的，如果是山裏的樵夫獵人，就未必會騎馬。他勒住馬頭傾耳細聽，那騎馬人也似發現了前路有人，因此一停一走的來試探，只聽那斷續的蹄聲便分辨得出，那麼，來者或是同幾人物，也或許是獨行大盗也未定。君子不吃眼前虧，他急急下馬，牽到林裏拴在一邊躲起，又解開腰帶來把馬口裹上，防牠嘶叫，然後拔出劍子伏在一旁，觀看動靜。

一會，馬蹄聲巳到了林外，便停下來，跟着聽見有人踏着敗葉的簌簌聲響，似在找尋足印，一步步地走近來了。甘鳳池神經有點緊張，他沒曉得來的是甚麼人，又爲甚麼跟踪着自己，正想念間，面前人影幌動，一個高大的漢子巳走近他躲藏之處。那漢子也是武士打扮，頭戴英雄巾，可是用黑布蒙了面，露出兩個閃動的眼睛，手裏一柄劍子，映着林間射進的斜陽燦燦生光，鳳池當堂一愣，這蒙面的人，來路怕有點不正，耳邊忽聞喊出一聲：「嘩喇！」那人巳注視着他躲伏的樹後，喝叱一聲道：「鼠輩快些爬出來！免你爺動劍子。」鳳池到了這時，反不覺畏懼，他看見那漢子蒙上了面，自然是有顧忌的，不會是綠林人，就算交手起來，一個對一個，未必就要吃虧。於是一竄出來，亮出劍子應道：「出來又怎樣？你要怎的都可以！」那人倚劍哈哈的說道：「我估道甚麼的綠林好漢，原來却是個沒胆的東西。」這句話可使鳳池生氣了，他再一幌劍子應道：「放你娘的屁，休說有胆沒胆的只看誰個的傢伙强。」他的意思是說：有胆沒胆要鬥才知道。這個漢子本來沒有甚麼惡意的，初時也不過疑心路上有强人躲起來截擊，要看個究竟罷了，現在見甘鳳池口裏那麼硬，料想他也是要到雲台去比劍的，便想試一試他的功夫。這時索性激他一激道：「你要和爺爺比劍嗎？怕你未到雲台便在此折了翼，你還是想透才好。」鳳池愈加有氣，疑心漢子是雲台派的人，要在地上挫倒自己。立刻把劍拉開架式，回喝一聲：「不要多說，有胆的便來！」

於是，兩人在林裏劍子相交，才是二合，這一來是試探對方一下勁度的，初會

時必有這樣的過程，大家都覺得對方勁中帶柔，功夫不在自己之下，不敢輕敵。這時蒙面人一記「大鵬亮翅」，斜裏撇出，鳳池側身進馬，「飛箭穿雲」，衝破來勢順點咽喉；對方忽地「猿猴退步」，劍光一旋，展開「佛光劍勢」。甘鳳池的劍尖給他一撩，隨勢橫劈一下，也給蒙面客一縱躲開，鳳池再搶步攻進，試用一記「馬超追曹」，直搠對方下門，去勢如矢；蒙面人雙脚急竄，縱起尋丈，鳳池戳了個空，眼前劍光一亮，原來對方乘落下之際展開「羅漢拂塵」一記快切，正是少林派達摩劍法裏的險攻，如果沒懂拆法的人，不容易招開。只見鳳池抱劍倒地，蒙面漢的劍颼的一下在他的頂上掠過，鳳池迅速就地一滾，倏的已來到漢子跟前，刀鋒在地面掃出，這一趟全是個考驗，如是本門中人，自然有絕頂的功夫可以躲過。

蒙面漢剛才展開「羅漢拂塵」一式半空快切時，身子縱起，這時剛要落下地面。鳳池已經倒地滾到，刀鋒像波浪一般在腳下襲來，他雙足還未站到地面，手裏劍也沒能急速伸向下擋，千鈞一髮，他突然來個「半空反尾」，腰子一翻一挺便起（廣東俗叫作無頭觔斗），竟縱開了圈子。這個半空裏翻觔斗功夫和「旱地拔葱」又不同。「旱地拔葱」須要雙足貼地才冲起，但「半空反尾」就要在足不黏地的時候，隨便翻起觔斗雲，有些可以直翻三五次，直翻到尋丈以外的。

蒙面客閃電般避了鳳池的「臥冰求鯉」一勢滾堂劍路，鳳池立刻肯定面前的人是同門高手，當堂抱劍當胸，說道：「朋友，時候不早，大家算平了手罷。」那個怪客這時也明白鳳池是少林派裏的一流高手，只想不到是那一個，他暗裏數着現時少林同門，却沒法根查得出有這個人，而又是眼前並不相識，因此有意再考下去。他作勢應道：「你未輸時我也沒敗，剛才你說要看誰的傢伙强，現時還沒分判呢！」鳳池微惱道：「你好不識相，我不是畏懼你的，無非看出大家是同綫中人……」蒙面人故作不解，嘻嘻的道：「算了，不要拉我到你們幹買賣的道兒去，我不是這綫的人。」鳳池見他好沒江湖情，不禁冒火，上前就是一劍，那人提劍相迎，這番再交手起來，一鬥就是五六十合。

天色漸暗，那些歸巢的投林鳥，給劍風驚得不敢回巢。兩個人從林裏打到林外，大家都已汗濕重衣，好笑的是一勢來一勢去。雙方都已懂得對方下一勢出手是甚麼，就算閉着眼皮單聽風聲也能夠接招的了。蒙面漢這時已考驗到對方全無虛僞，鳳池也急要知道這個是甚麼人。漢子忽然道：「朋友，大家停下來歇歇罷？」鳳池還是不服氣的道：「這回不要分判了嗎？」那人應道：「再鬥也是分判不了，不若歇一會再打。」鳳池道：「那麼你答應我一件事。」那人問道：「答應甚麼？你說出來。」鳳池順勢把劍指向他的臉上，說道：「先把面布揭開！」那人也道：「你要看我面孔嗎？這也可以，但你也要說出姓名來！」鳳池應道：「好漢子頂天立地，甘鳳池就是我的名字，看你白天裏也蒙着面子，怕見不得人。」那漢子突然反手一劍，向自己面上一刺，甘鳳池一愣，瞬眼間漢子已把面巾挑去，跟着一縱分開，雙方劍光驟斂。

甘鳳池一看那人的面貌，儀表出俗，英氣勃勃從眉宇間現出，不禁暗暗稱讚。他立刻收劍站立，向那人抱拳說道：「兄長定是同門，不打不相識，還求說出尊名。」漢子連忙還禮，答道：「甘兄，小弟便是尹青。」鳳池驚道：「兄長何不早說，你就是白雲宗師的高足，誰個不曉！」尹青見他數出來歷，也道：「甘兄一門豪傑，你丈人是我的師叔，說起來是一家人。」鳳池這時已收劍入鞘，上前一把扯住尹青道：「兄長這番也是到雲台去嗎？」尹青笑道：「是的，不過小弟和雲台劍客有過一段交情，雖然來到也不便參加比劍。」當下把三年前曾經用過西門明的化名，助雲台派擊走東瀛劍士的事情向鳳池說了一番。鳳池看看紅日已是西沉，便道：「尹兄，我們趁這天未入黑，不若趕進城去，找個客寓詳談吧。」兩人把馬解了拴，向着海州飛奔前去。

兩人在道上說得甚是投契，幸而城門還未關上，一忽便來到大街上，他們一連找到幾家客寓，都說客滿，那些客人都是往雲台去的，街上不時見到了佩劍的人，大步走過。後來只好在打伙店裏賃到一間房子，小二把馬匹帶往店後拴了。甘鳳池見尹青行囊之外，還有一個兵器長囊，內裏似是放着長劍，也不便多問。他們同住在一起，旅途中驀地成了朋友，親熱非常。第二天他們到外間吃過早飯，尹青便道：「這處到雲台縣城，騎上快馬半天便到，如今距比劍的日子還有七八天，聽說雲台劍客已在縣城裏設了迎賓館，把所有的客寓都定下了，凡是到雲台去的武林朋友，一律受到了招待。不過我不願這麼早便前去，因雲台派裏的劍士都認得我的。」甘鳳池聽了便道：「原來尹兄是不想人家認出來，怪不得昨天你把面部蓋了，兄長既然不願意早日到雲台去，那麼小弟陪伴兄長在此住上幾天罷！」尹青喜道：「甘兄果是和我合得來，我們不如再到那些上等客寓去，看看有客人遷出時，把房子定了，不要住在那打伙店了，怪寒酸相的。」鳳池點頭答應，兩人果然到大街上走了一趟，找到一間客寓有上房空出，下午便搬了進去。

雲台劍客公開比劍的事，海州已是哄傳得里巷皆知，大小客寓都貼上了比劍的日期和舉行的規例。原來最初五天是初賽，凡是參加比劍的先報了名，編配了日子，由雲台劍派選出十個一流劍士，分班和報名的作一度交手，初賽的劍場就在司馬瀛莊裏的演武廳上，如果到來參加的劍士在初賽中勝了，才有資格參加在比劍台上和司馬瀛分高下，倘若在初賽便輸了，那就只有到台下作觀衆。司馬瀛定了這個規例，是避免一些劍法平常的人，也想到來一顯聲價，而雲台派選出來主持初賽的十名劍手，也非等閒之輩，如非具有一流劍術的高手，不容易將他們擊敗的。

尹青和甘鳳池遷進客寓之後，閒來便討論司馬瀛的劍術，尹青說：「司馬瀛的劍術還未能攀到一流劍手的地位。不過他經過了幾年苦練，在外間會過了很多名手，得到了一些劍訣，都是名家劍法的絕招。

聽說現時他在江北地面，已稱得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甘鳳池便道：「尹兄，這樣憑我兩人的功夫，恐怕要三次挫倒司馬瀛，也是沒把握的。」尹青道：「我們路上交手了半天，大家功夫都是半斤八兩，合我兩人之力，自然可以擊敗司馬瀛，但這次比劍是單打，就算我們達摩劍法也佔一絲兒上風，司馬瀛有家傳的五龍金光劍，那燦燦黃光能令到對手目眩，還有一種奇妙之處，就是他要貼上對方時，一黏便上，如果你想去貼他，那金光有一種放射暗勁，能夠把來劍卸開。司馬瀛全憑這口寶劍，才有胆築起比劍台，他的本領已足夠和天下名手週旋，更加上一柄五龍金光劍，我想這次如沒想出一個巧妙的打法，怕不能三次勝他。」

甘鳳池一時默默無言，心裏悶悶不樂。那晚他和尹青睡在牀上，輾轉不能成眠，好久才閉上眼，夢見自己在比劍台上，給司馬瀛的劍封閉着面前，漸給他壓制到台角去，眼前一下劍光掠過，倏的驚醒，帳外眞的有一度光影射進來，身旁被子空着，不見了尹青。忙定睛向帳外望去，只見尹青還沒有睡，手上正拿起一柄劍子在拂拭，劍身映着燈光，射進帳裏，剛才亮在自己眼前的，便是這劍的光影。他不動聲息，細看尹青手裏的劍，柄上閃閃黃光，金色閃耀，中間還有一些似是珠寶的東西嵌着，那劍身雪亮中帶着黃光，全劍長度足有三尺，鳳池十分驚詫，故意咳出聲來，尹青知他已醒，立刻把劍放回鞘裏，那劍鞘也是製作精巧，外表非常華貴。鳳池接着問道：「尹兄，你在看甚麼東西？」尹青應道：「這是一柄劍子。」鳳池一躍下牀，望着那劍道：「尹兄，這不是那五龍金光劍嗎？」尹青面上一時顯得尷尬，想答不答的道：「這……這不是的……」鳳池愈加生疑，以爲尹青盜了五龍金光劍，想起路上遇見時他幪了面，入店時又見他携了兵器囊，行動不無可疑。當下便道：「尹兄，小弟和你一見如故，有甚麼事不可說的，就算你盜取了司馬瀛的寶劍，我也會給你守秘的。」尹青似有難言之隱，一時欲言又止。

甘鳳池見尹青這樣情形，更要知個究竟，他上前一手把劍子取來，抽出一看，燈光照射，果然是柄好劍，打造得固然十分精巧，劍身非鋼非銅，帶着金色，閃閃生光。尹青這時嘆了一聲坐下來，望着鳳池說道：「甘兄，你坐下來，待我對你實說，我想你一定能替我守秘的。」鳳池道：「我和你同一派來，今次恰巧相逢，對兄長深深欽佩，我們之間有甚麼不可相告的。你只管說出來吧，就算要小弟赴湯蹈火時，我也是願意替你幹的。」

尹青給鳳池的眞誠感動，帶點愧疚地把原因說出——原來他自那次替司馬瀛把東瀛井上家的三個劍士擊敗，那時司馬瀛作他是上賓一般看待，把臥室讓出來給他住宿。室裏掛着了五龍金光劍，司馬瀛看來就是個胸襟寬闊的漢子，他不願意把寶劍收起來，令到這個貴賓難過，在這兩天裏，尹青晚上關起室門，望到壁上的五龍金光劍燦燦觸目。雖然日間司馬瀛也取下來，給他看過一番；但這時室裏無人，不禁把劍取下來細細欣賞，那劍的柄上雕刻了五條龍，眼睛全是寶石珍珠，劍身不知是甚麼合金所造，一片清霜，隱現黃光，有時又似含着血紅的暈影，端的珍奇。怪不得武林人傳說當日元宮鑄劍用了一百個童男童女的血和百斤黃金煉成，才有這樣奇異，祇不知眞的是否有這奇事，抑或後人附會出來的罷了。

俗語：「財不可露眼。」像尹青的高貴出身，而志氣又是那麼英爽，也不能抵受物慾的誘惑，他捧着劍子，便幻出種種遐想。他以爲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也沒有一柄像這樣好劍佩帶着，如果能够得到它的話，那時眞說得是寶劍英雄，相得益彰了。他在室裏揮動劍子，耍了幾手，愈加愛不忍釋。忽然想起了這番來到雲台，完全是想結交上雲台劍派的豪傑，將來好助自己建不世之業，又念到司馬瀛對他敬奉如同父母一般，心裏便異常的難過，立刻把劍放回壁上去，上牀蒙頭便睡。

第二天，尹青作出一個主意，他打算回到北京，聘鑄劍名師給他打造一柄像五龍金光劍一模一樣的劍子，這樣雖沒有五龍劍那奇妙的作用，可是外表和鋒利之處還可效得八九分。因那時北京三絕爐，是大內鑄造寶劍的工匠，打出來的劍都十分寶貴。這晚尹青關了室門，把五龍劍取下來，照尺寸大小繪起，柄上的五龍紋和鞘上的圖案，一一用紙搨上淡墨塌印出來，其他珠寶的大小和分佈都記下了，才把劍放回原位去。翌天他便不辭而別，離開了雲台，回到北京。

那時年羹堯已進了多鐸丞相府裏，當了侍衛營領班。後來受到康熙重用，派他到斜谷牢營去當總督。尹青到了北京，見了年羹堯，便托他把三絕爐的老工匠召來，吩咐他們不惜若何代價，務要照五龍劍的樣子打造一柄，要用的黃金珍珠寶石，都從多鐸丞相府撥給。三絕爐的工匠費了一年的時光，才打造了這柄贋造的五龍劍，也用去黃金十斤。那工匠用甚麼方法作成合金，沒人曉得。這柄劍到了尹青手裏時，拿着放大鏡子細看，也認爲造得九分相像，不過鋒利一層，就不及眞的五龍劍，好在那劍身的黃光，居然閃爍耀目，尹青也感到滿意了，賞給了工匠一斤金子。

尹青要打造這柄劍子，初時無非酬了心願，作爲一種好奇的舉動罷了。料不到兩年後司馬瀛築了比劍台，招請天下劍手到雲台見面。尹青私下裏一想：以前和司馬瀛有過一段寶貴的友誼，今番如去和他交手，怪不好意思的，而且未必勝得他三場。又想：他橫豎把五龍劍拿出來送給勝他的人，深悔當初沒有把劍盜走。

他正想入非非，忽然動了一念：我怎不趁他擺設比劍台的時候，把贋劍帶去，伺機換了眞的五龍金光劍回來。那假的五龍劍造得這樣逼眞，司馬瀛一時未必會察覺的；就算他知道給人掉換了，也不會疑心到自己。他的理智一時給蒙蔽了，立刻趕到江北來，又怕道上有人認得他，因此用黑巾蒙了面，這便是他帶着贋劍前來的動機。

甘鳳池聽他坦白地把此行目的道出，沉默了一會道：「尹兄，如果你承認小弟做良友的話，請聽我一言好嗎？」尹青道：「甘兄又來了，剛才你正說過我們之間

無事不可言，怎麼現在又問起我來呢？」鳳池應道：「以兄長在武林裏的名頭，這番如果眞的要這樣幹，將來傳到外間，恐怕對你名譽有莫大玷汚，我勸你還是不可弄這偸龍轉鳳的下策。」尹青給說得面紅耳熱，十分難過。鳳池又道：「朋友間有規諫的義務，兄長如能接納小弟一番良言，將來甘爲兄長効力，若不聽弟言，那麼今晚便大家割席，小弟立即遷到別個房間去了。」鳳池說出這番話，表面似乎是要挾，其實他是要尹青打斷了這偸劍的念頭，才答應和他繼續做朋友。

尹青是個喜怒不形於色，沉潛機智的幹大事的人。他考慮了一番，覺得沒有一口寶劍，對自己影响不大；可是甘鳳池這人，世間像他這樣好身手的實在沒有幾人，除非將來不想幹大事便罷，否則一定不能少了他的帮助。他又想道：「我何不和他結爲兄弟，索性帮他挫敗司馬瀛，取到五龍劍，今後他便要死心塌地跟我一同行動了。」他立刻起來向甘鳳池一揖，說道：「甘兄金石良言，自當接受，兄長不愧是我的良師益友，小弟想我兩人一見如故，不若結爲異姓骨肉，未知可有嫌棄。」鳳池喜道：「尹兄能幡然覺悟，正是大丈夫所爲，若說到結盟，實在早有此意。」

第二天，他們購了酒肉，當天盟誓，尹青拿出劍子刺出一滴血來，混在酒裏，甘鳳池也照樣做了大家各飲一口，然後敍過年庚，鳳池比尹青大一歲，本身排行也是居首，尹青便叫他大哥，這便是兩雄相見創出後來非常局面的開始。

兩人歃血盟誓後，感情愈加親密。看看還有五天，比劍台就要開幕，尹青便道：「大哥，你今天到雲台縣城去報個名罷，且看他們幾時約你前去初賽。」鳳池應了，問道：「四弟，你不參加嗎？怎應着我一人前往報名。」尹青道：「我早就說過和司馬瀛有一段交情，不好意思交手，我決定不參加了，但要帮助大哥取得五龍劍到手。」鳳池有點驚疑的問道：「四弟不參加就罷，但說到帮助我取得劍子，這一趟比劍規定一人登台的，那麼，你有什麼把握？」尹青指着那一柄仿造的五龍劍笑着應道：「我打算從它的身上施法兒。」鳳池瞪目道：「你又來打這主意！」尹青忙應道：「大哥不要誤會小弟的意思，我不過……」尹青這時走近鳳池的耳邊接續說了幾句話，鳳池面上還有狐疑之色，問道：「將來外間聽見了，恐怕也會說我們不是的。」尹青道：「大哥不要太固執，我們又不是盜它出來，到時你和司馬瀛又是正正當當的交手，這和一柄劍子有什麼關係呢？」甘鳳池這才沒有再說下去，他心裏雖然覺得這樣取巧有點不光明，可是也不想事事和尹青鬧彆扭。當下別過尹青，乘馬到雲台縣城去。

甘鳳池進了城，立刻有人招呼到司馬瀛的莊上，他把姓名道過後，不久便有人出來請他進入後堂。原來司馬瀛每天都到莊來看報名比劍的有什麼人，他不枉是個江湖漢子，一聽見甘鳳池的名字，連忙請到客堂相見，又道出很多仰慕的話。甘鳳池見司馬瀛禮賢下士，暗暗佩服，說道：「請問台主，這次前來雲台報名的武林高手怕有不少罷？」司馬瀛答道：「甘仁兄，現時報名的已有百多起，不過像仁兄那樣的高手實在沒有幾個。難得是今次武林朋友大家賞面，前來湊湊熱鬧的居多。」雲台劍客這番說話，雖屬遮掩門面，其實他的眼光也够銳利，不論四方八面的武林名手，除非是化了名前來，否則凡在武林裏有點名氣的，都逃不過他眼底。甘鳳池這幾年在江南至到關中一帶都闖過，留下不少事蹟，因此一提出名字，司馬瀛便曉得是一流的名手到了。

雲台劍客苦苦要把甘鳳池欵待在莊裏住下，還道：「甘兄這番有心到來，本來不一定要經初賽手續的，可是這次有規章定下，這只好到時請兄長賞面，向敝派遴手指教一趟便了。」鳳池先推辭說自己有朋友在海州，不便在府上打擾。跟着又回他道：「台主，這次貴派定下的規矩，報名後要經過初度交手的，小弟怎敢不遵守？這樣可免別人說小弟自視太高呢！」說了把海州的住所寫下，請司馬瀛到時着人把初賽的日期通知，大家又客套一番，才告別返回海州。

他返回客寓，尹青見了面便道：「大哥，我正等你回來吃飯呢。」甘鳳池道：「四弟，那司馬瀛對人謙恭有禮，愚兄和他談了幾句才回來。」尹青應道：「大哥，這是他一向的作風呢。說到胸襟量度，他確有過人之處的，不過就是好名一點。」鳳池笑道：「老四，名利兩字，誰個不想！天下這麼多事，不就是由於爭名奪利而起的嗎？」

兩人吃過飯後，商量着這番怎樣進行，這時甘鳳池已拗不過尹青，只好依他擺佈行事。大家約好了，尹青便把行囊裏那柄贋造的五龍金光劍交給了甘鳳池。到了晚上，尹青乘馬進城，臨行又對鳳池叮囑道：「大哥，你要依我的計策行事，不要有誤！」鳳池點點頭，尹青才一騎絕塵而去。

如今說到雲台劍客司馬瀛，這幾天來他把報名比劍的各派名手逐一細查根底，其中也有幾個攀得一流劍手的人。除甘鳳池外，還有往日杭城三劍手金錩的兒子金夢彪；獨臂道人空空子的首徒柳一鳴，這人混號風前柳；還有一個是京裏來的「一炁神魔」閻孟雄，行踪十分神秘，但司馬瀛已查出他是皇太子府裏的一級劍士，這次到來可能會有用意的。因此吩咐雲台派中人要特別留神，防止有事故發生。

那晚掌燈後，司馬瀛正想趕返雲台山去，莊丁跑進來遞上一個大紅帖子，司馬瀛一看便忽忙奔出門外。來客正是尹青，他這番已非上趟的文雅打扮，身上只穿上武士短裝，沒有佩劍，連行囊也沒帶着。司馬瀛一把扯着他進莊來，驚喜交集，一面問道：「仁兄，那次你不辭而別，這幾年來累小弟想得你好苦，這番是什麼風兒吹你到來的？」說話間已來到大廳，莊裏一些雲台劍派的劍士，見了尹青都一齊上前招呼道：「西門兄，別來無恙！」尹青一聽，心裏曉得那次他留下的信，司馬瀛並沒把它宣佈出來。他立刻把司馬瀛的袖子暗裏一牽，一面和各劍士寒喧着。司馬瀛會意，對各人道：「西門兄這次聽到我們築了比劍台，特地前來給小弟助威的呢！」各劍士歡迎不迭。

司馬瀛乘夜同尹青出城，來到雲台山上劍友樓，相對把盞。司馬瀛舉杯道：「尹兄，求你先原諒小弟一件事，上次我沒有把你留下的信公開，至今還沒把你的眞名字對敝派中人說出。」尹青應道：「兄長不必介意，小弟向來就有一點苦衷，行踪定要守秘，所以前番化名到來，都爲此故。現在請兄長仍稱小弟作西門明，不要讓別人知道我的來歷。」司馬瀛心裏才放下了一塊大石，口裏應道：「這一點自當從命，但未知尹兄這次光臨，是要參加比劍嗎？」尹青笑道：「司馬兄疑心我來搗蛋嗎？如果我想獲得你的家傳寶劍的話，上趟正好開口，那時你要把井上家的劍手打發回去，不愁你不答應，那會等到如今才起心呢？」司馬瀛忙起身謝罪，說道：「尹兄請恕小弟無心之言，其實就算兄長要和小弟交手，也寧願把五龍劍奉贈，決不敢和兄比劍呢。」尹青應道：「司馬仁兄太言重了，想我……」他說到這處一停，才改口道：「想我西門明有什麼本領，敢接納你的家傳寶劍。司馬兄，請你由現在起，仍稱小弟作西門明罷。」司馬瀛這一晚見尹青重來，心裏非常高興，飲得半醉，苦苦要尹青回到他的臥室裏，同榻共敍話。

一連兩天，司馬瀛和尹青出入相隨，食則同桌，寢則同室，寸步不離。雲台派衆多劍士，見了尹青都叫他西門兄，各人對他很是好感。那天飯後，司馬瀛約尹青一道乘馬回到城裏，看今天最後的初賽，參加的全是這次報名的南北一流劍士，所以司馬瀛要親來觀看各劍士的出手。他和尹青站在演武廳的一角，第一個是三分劍法的柳一鳴，才三幾合便把雲台方面選手擊倒，這人的劍路柔中帶勁，施展起來看似柳絮隨風，可是一黏上却不易招擋。第二個是甘鳳池出場，司馬瀛行前去拱了拱手，說聲：「甘兄請手下放鬆一點，敝派選手就是再學上十多年也不是仁兄的對手。」甘鳳池也謙讓一回。司馬瀛走回尹青身旁，在耳邊問道：「兄長認識這人嗎？他就是江南甘鳳池。」尹青答道：「小弟從未會過，只聞其名。」那時廳上甘鳳池已和出場的選手開始接觸，只是相讓。那選手身是主人，也不敢先發劍。司馬瀛在旁開言道：「甘兄不必客氣，請先出手！」甘鳳池聽了才一亮劍子，直奔對方面門。那選手提劍擋去，鳳池反手貼上，擦的一下削落，眼看那選手就要丟開劍子了，忽然鳳池削到一半，那劍就分開，縮身後退，當時在旁觀看的人都知道是他相讓的。跟着接上了四五合，强弱之勢漸已分明。司馬瀛本想喊出來，着自己一方的選手退出來算了，又碍着初賽的規章。正在思量，鳳池的劍已一度直綫搶出，對方提劍橫貼，倏忽間鳳池的劍尖起了震盪，拍拍拍幾聲把那選手震得虎口通痲，劍子即時溜到地上，當堂分了勝負。司馬瀛想留住甘鳳池，那知他一揖便轉身出了演武廳，頭也不回的便去了。

司馬瀛好生納悶，第三個已出場，這人便是鬼旋風金夢彪，一手大圜劍路展開非常凶狠，一出手就是鎖喉劍，對方一招拆開；他再出手是一勢「虹影掠地」，正是大圜劍路的出擊煞手，劍尖貼地捲出，由左劃右一匝。選手一躍避開左路，金夢彪已向右方戳到，對手給他手腕一翻，竟削去兩指。本來金夢彪是可以把對方的劍打落了便算，但他向來就是陰狠殘酷，對人絕不放鬆，他的劍路又是旋風一般的厲害，在江湖上早就有惡魔的名兒，這裏也可見到一些。

最後出場的，是那叫一炁神魔的閻孟雄，正在仗劍進到演武廳來，尹青見了他，忽地把袖子掩了半面，詐作咳嗽，連隨背過面去，轉身出室。司馬瀛曉得內有原因，也不想再看下去了，忙跟踪進到內堂，見尹青面容如常鎮定，可是已露出了一點異樣。司馬瀛忙問原因，尹青答道：「這人眞是魔鬼一般，我不想見他就是了。」司馬瀛也不便多問。忽然外間傳來慘叫一聲，奔出一看，己方一個選手已給一炁神魔戳去一臂，棄劍地上，輾轉呻吟。司馬瀛急速命人把他救起敷傷，上前瞪着眼問閻孟雄道：「閣下分出了高下便算，怎麼施出毒手來，傷了本派的人？」閻孟雄若無其事地反駁道：「閣下是什麼人？要把這些話來問我。」司馬瀛平日是有涵養的人，這時也捺不住氣，忿忿的道：「在下就是司馬瀛，難道剛才的話，會開罪了閣下？」閻孟雄仰頭翻起白眼，帶着譏諷口吻說道：「原來你就是台主司馬瀛，我現在才見到尊容，難怪我當着貴人面前，有眼不識泰山。」司馬瀛的左右劍手都忿怒之極，按劍欲動。司馬瀛見剛才尹青忽地退出室外，這番一看情形不對，忙挺身說道：「算了算了，本來閣下應該手下留點情，他日比劍台上再領教罷。」

閻孟雄大步走出演武廳，口裏還道：「要留情就不該招人前來交手，你爺今天不過給你一點兒厲害，就骨刺肉痛的，還說要到台上領教嗎？眞是活該！」司馬瀛作如充耳不聞，待他們走後，他才和尹青乘馬返到劍友樓，入門便問尹青道：「西門兄，你剛才聽到一炁神魔的無禮說話嗎？」尹青應道：「怎麼聽不到？兄長也是够涵養的。」司馬瀛又道：「我看這廝今番到來，是沒懷好意的。」尹青挨近他的身旁說道：「不瞞兄長，這人是皇太子允礽的侍衞，允礽和八皇子胤禩是一鼻孔出氣的，他們都要收買天下武林名手充作鷹犬，所以小弟今番不能露面。」司馬瀛才知道尹青剛才避面的原因，便道：「原來西門兄弟看他的本領也着實險辣，到時未知能否挫到他，以出今日的一口烏氣。」尹青把手向胸前一指道：「台主不要懼他，我包管有法兒使到你把他擊敗。」司馬瀛向來對尹青深爲信仰，這時見他如此說，當堂心裏的鬱抑舒開，又挽着尹青到樓上飲酒去了。

這晚尹青似乎特別感到高興，頻頻向司馬瀛舉杯。司馬瀛聽尹青說包管他能够擊倒一炁神魔閻孟雄，舒暢起來，也就一連轟飲，到了杯盤狼藉，他已是倒下床來呼呼的睡着了。

二鼓過後，尹青和衣躺在榻上，若有所待。他自到雲台以來，司馬瀛每夜都是和他宿在劍友樓的私室裏，以表親密。這時室裏燭火未熄，窗子打開一看，窗子打開一扇。因爲雲台山向來是沒人敢上來偸鷄摸狗的，太平慣了，劍友樓從不作什麼

關防。忽然窗外一綫光影射進，這光影十分微弱，比用鏡子在日光底下照射還暗得多，尹青先看了榻上的司馬瀛一眼，仍然沉沉睡着，鼾聲大作。他便詐作起來倒了一杯又問司馬瀛道：「司馬兄，你也喝一盞嗎？」他聲音放得很低，司馬瀛酒後甜睡，那會聽到。尹青袖子一拂把燭火打滅，一室昏然。跟着簷頭出現了一條黑影，尹青立刻在室裏打出手勢，那黑影剛才在簷頭是倒吊金鈎掛着了身子的，這時像蝙蝠般的飛下來，在窗外露出了半身。

尹青那時向壁上輕輕一縱，把懸着的五龍金光劍摘下來遞出窗外。昏暗中給窗外的人接了，但跟着又把一柄劍子送進來，外表和先前的劍一模一樣，尹青接了那人的劍。很快的掛回到壁上，看看有沒有放斜。一忽聞窗外的黑影翻身上了簷頭，瞬即隱沒。尹青才回頭望了望司馬瀛，卸去外衣睡下。

窗外的黑影，原來就是甘鳳池，他把那膺造的五龍劍換去了眞的，尹青作了內應。他們都是一流高手，幹得自然人不知鬼不覺。可是甘鳳池把眞的五龍劍取到手上，並沒有立即離開劍友樓。他翻身上了簷頭，一看劍友樓崇樓高閣，飛簷畫棟。矗立目前。他審察一會，飛身到來高閣，這處是劍友樓的最高一個飛閣，屋脊上塑了鰲魚寶珠，那些瓦質的屋脊裝飾物，往日是極其流行的，鰲魚左右分佈在兩邊簷角，每尾有五六尺長，尾部豎起，魚口張開。甘鳳池四望沒有動靜，才竄到正脊，扒登鰲魚的背上，雙足勾着魚尾部份，身子倒下，向着鰲魚的口窺望，那東西的肚子是空着的，兩旁開了幾個小孔，用來卸去雨水。他把五龍劍從腰裏取下來，輕輕地放進魚肚子裏，再探手進去摸了一番，知道不容易溜得出，才翻身落到屋脊，雙足一點，縱開尋丈，轉眼間身子一起一落，在黑暗中消失了。

比劍的日期到了，這次有資格和司馬瀛比劍的只得五個一流劍手，那就是柳一鳴，金夢彪，閻孟雄，甘鳳池，還有一個武當派的方人俊，這個二十歲的少年，是武當雙燕的姪子。雲台劍客分排了五天日期，每天祇和一人對手。如果勝了他的，再定期作第二次的交手。

司馬瀛和尹青商量五天比劍的次序，決定了便公佈出來，第一天對方人俊，第二天對金夢彪，第三天對柳一鳴，第四天對閻孟雄，第五天才和甘鳳池對手。正式比賽的前一夜，司馬瀛把壁間五龍劍取下來，拂拭了一番。尹青在旁見了，心裏甚是忐忑不安。他見司馬瀛若無其事地，同他一道來到比劍台上，展開了劍法，虎虎作响，劍子映着台下射出的燈光，晃出了黃光，照耀眼目。司馬瀛的劍法，那時已說得上爐火純青，變化無窮，尹青在旁露出微笑，司馬瀛以爲他對自己劍法表示滿意，更使得虎虎生風。那知尹青這時滿意的不過是那北京三絕爐的鑄劍匠，能够給他仿造一柄五龍劍，連司馬瀛本人也沒法分辨出眞假，而且居然有黃光閃爍，直是能够以假亂眞，這樣他認爲所用去的十斤黃金，也是值得。

司馬瀛練過一會之後，便和尹青回到臥室，兩人又談了一番明天怎樣應敵，便早些入睡，一宿無話，第二天已是雲台比劍的日期，劍友樓前的比劍台下，已聚上了整千的人，都是各地來看熱鬧的武林人物，其中自然不少是各派的劍士。

今次司馬瀛築了比劍台，果然十分氣派，這和一般設擂台的迥然不同，比劍台兩旁都有石級，下面設了劍士招待室，室裏派了兩名厮役侍候。台的左右另建了觀看台，高度和比劍台一般，左邊是雲台劍派各劍士的座位，右邊就是從外間到來的武林朋友，最前的一列椅子，特意用來招待今天在初賽裏落選的劍士，秩序井然，台前台後由雲台派裏的武士把守着，其他未被邀請的和一些閒雜人等，都在台下的石階上站着觀看，面前有一度鐵欄阻着。

尹青今天戴上面罩，遮了半面，全身武服，和司馬瀛一同入場，他這次單身前來，司馬瀛見他沒有佩劍，特地選了一口精鋼軟劍給他佩在身上，司馬瀛一到場，左右看台的人都起立相迎，只有選手席上的閻孟雄和金夢彪兩人，踞座沒有站起，司馬瀛看在眼裏，把手輕觸尹青，教他望去。尹青雙目如電，當他注視對座上的閻孟雄時，剛巧閻孟雄也在釘着他，心裏不覺打了一楞。

雲台山上比劍的情形，在上回東瀛井上家劍士到來時，已有敍述，秩序是大同小異的，不過這次的場面較那時偉大得多，各地到來觀看的人也空前的熱烈，氣氛緊張，不必細表。

第一天出場的對手是武當派的方人俊，這少年練的是內家劍法，前幾天他在初賽裏，鬥了十多回合才把雲台方面的選手壓倒，論劍法稱得上乘，可是經驗和出手還未到家。司馬瀛手裏一口假五龍金光劍作眞劍一樣展開，颯颯生風。他覷到方人俊內勁還未得爐火純青，因此處處貼上，連消帶切。經過五六回合，方人俊有點手忙脚亂，露出破綻，司馬瀛一劍穿進空檔，黏着來劍一翦。這裏劍法所謂翦，就是雙劍搭着時雙方手腕一圈，看那一方腕力够勁，能够把對方的手腕翦絞着，令到他不能不放手。司馬瀛的劍快如電火，眼前劍光一亮，方人俊的劍巳脫手墮地。看台上起了一片掌聲，司馬瀛忙向四週拱手，然後回身向方人俊謝過他的指教，挽着他到台下選手室去了。

那晚尹青對司馬瀛道：「明天兄長鬥金夢彪，這人是金錩的兒子，在蘇杭一帶名頭兒甚响。他的大圜週天劍法，走位很有門路，身形，步法，出手，這三者配合着，劍數包含兩儀劍，八門劍，不是容易應付的，未知兄長可有破他之計。」司馬瀛答道：「那天小弟在初賽裏也看過金夢彪的出手，就是前年在杭州時，也略曾研究過這一派的劍路，只是要破他，還沒把握。」尹青把司馬瀛那一口假五龍劍接過手裏，說道：「司馬兄，你有這一口劍帮助，我現在要出幾路絕招出來，請兄長記着，明天施出來定可挫倒金夢彪。」說了，他們一道出到台階，尹青擺開身形，把達摩劍裏的「撩雲掩月」和「翻山排海」兩式演出，司馬瀛看他身子縱起，翻雲覆雨般掃出幾劍，勁風拂面，轉眼間劍鋒忽然滾向地面，變成八分劍勢，左右搶攻，勢若驟雨狂風，忙的緊緊記在心頭。

等到尹青要完了，他上前一把拉着說道：「兄弟，憑你一身本領，天下可稱無敵，我司馬瀛如今還是相見恨晚。」立刻在尹青面前，照式演出一番。他本身就是一個一流劍士，自然一看便明白怎樣運用。尹青和他又對拆了幾手，看看打出來已沒有一絲破綻。便道：「司馬兄，你把握了這一點竅門，明天定可成功了。」司馬瀛心裏大喜，大家回到樓裏細談，預備明天要把鬼旋風金夢彪挫倒。

司馬瀛和尹青回到臥室，心裏舒快，把五龍金光劍抹拭一番，放回壁上。這是一般劍士「戰以前必經過的檢查手續，尹青在旁怕他會發覺到這口劍是贋品，直到他掛回壁上，才暗舒一口氣。

第二天，司馬瀛早就起來，作了種種比劍前的準備，連早餐也不敢多吃，只喝了一碗鷄湯和半杯葡萄酒。尹青陪伴着他，等到將午，外間傳報比劍台巳來了各派的劍士和各地武林前來觀光的嘉賓，連台下都巳站滿了。司馬瀛吩咐準備出場，他和尹青都換過了衣服，尹青今天仍蓋上眼罩，這些眼罩是一條手帕般的綢巾，露出雙目，往日武林裏頗流行的，作用和現代戴上太陽眼鏡一般。

今天日麗風和，比劍場兩邊看台上座無虛席，台下黑壓壓地都是人頭，情形比第一天更是擁擠。司馬瀛出場來到主座上，自有雲台派各劍士起立相迎，一些有交情的朋友，也都拍手歡呼。尹青跟在他的身旁，偷眼一望對面看台上，前列一字兒排着五個座子，一烝神魔閻孟雄，鬼旋風金夢彪，三分劍法的柳一鳴，武當劍手方人俊，都巳帶劍踞坐，獨不見了甘鳳池。正在納罕，場上巳响了三聲鳴鑼，台上台下一時肅靜起來，空氣頓形成了緊張。

監場人循例把比劍的規章宣讀一遍，隨着公佈照着原定的編排，今天是台主司馬瀛對大圜劍派的選手金夢彪。如果客方勝了，將來再定期第二次的比賽，因爲有約在先，客方必須三次擊敗了主方，才能獲得五龍金光劍；設若第一場便敗陣，那便沒有資格再賽了。

監場的把規章說過，又是响了一輪掌聲。於是左右兩邊台上一齊升起了兩面旗：司馬瀛是台主，也就是主方，他的旗號是一面黃緞旗，用金綫綉上一柄劍子；客方台上今天出場的劍手是金夢彪，他却升起了一面黑布旗，繪上一具骷髏頭骨。原來金夢彪是江湖劇盜陸鼇叟的義子，往日陸鼇叟橫行東海一帶，殺人越貨，就用這一面旗來做徽號的。

旗號升起，雙方劍手也就出場，今天司馬瀛穿的是全身鵝黃直綴短衣，淺綠頭巾和腰帶，粉底戰靴，襟上繡了一朶五瓣梅花，顯得威風凜凜。對手金夢彪却是殺氣滿面，襯着身上黑色短褂和褐衣帶，嚴肅中含着兇狠的氣氛。

兩人按劍來到比劍台，大家相對行過見面禮，監場人噹的响了一下鐘聲，比劍就算開始。司馬瀛颼的亮出劍來，一霎黃光映着正午的日影，燦爛耀目，兩邊看台上的人不期地都暗裏說出一聲「好劍！」司馬瀛一看對方，早巳提劍出式，他立刻說聲：「請！」那邊金夢彪也不答話，身子一矮，出手就把大圜劍的家數施出，只見一度觚光從上直劃，人隨劍衝，這一劍破空點到。司馬瀛有心試驗對方劍子的鋒利程度，馬步一斜，側身避開來勢，料到金夢彪戳了空檔，定會橫劍撇過來，當下劍隨身轉，施出「一柱擎天」，迎着擋去，雙劍拚在一起，金夢彪曉得五龍劍厲害，不敢緊貼，兩方經過電光火石的一觸，便迅速分開；司馬瀛縱開一步，剛才覺得金夢彪那一口也是好劍，所以交迸起來沒有給剁上了缺口。

金夢彪如風一般再度搶上，司馬瀛從容接招，雙方功力悉敵，台上台下，只看到司馬瀛洒開劍鋒，金光廻環裹體，招數精奇。那邊金夢彪施的是週天劍數，白光纏繞，不時亮出銀箍般的劍影，這是大圜劍裏的急攻，一時間比劍台上人影幌動，除了內行中人，不容易看到兩人的一來一往。很快的巳過了二十多回合，兩人的劍愈來愈疾，大家都顧忌着對手是個强敵，不敢倉卒求勝，只極力廻護了自己小門，守着面前，不讓對方劍子有搶進來的機會，因此久久還是交個平手。

觀看台上一班戰士，都屏息着，雲台派的人更替司馬瀛着急。原來金夢彪那一手大圜週天劍法和司馬瀛先代傳下的九宮神行劍招數都同出一源，雖然源流無可稽考，但其中變化出手，大致同一部位。尹青當日也曾琢磨過這一派劍法，因此把幾手破大圜劍的手法，教給了司馬瀛。那時雙方正在感到無法取勝，司馬瀛是個硬漢子，初時還不想使出尹青指示給他的劍路，現在知道九宮神行劍壓制不倒金夢彪，不想再作拖延。他把五龍劍黏貼着對方，一縱竄起，順勢一帶，這次只不過是佯攻。金夢彪給他撩開劍子，忙的後退兩步，趁他落地時察察連刺兩劍，全是「玉女穿梭」的急攻。司馬瀛身形來得十分敏捷，他覷出金夢彪顧住急攻，忘了封閉上路，手腕立即一翻，五龍劍亮出一彎光影，把來劍卸開，夾着上邊一掌攫出，瞬巳打到對方頂上。金夢彪嚇的一跳，馬步連隨一低，躲開那一記大擒拿手。那知司馬瀛就是希望敵人坐馬縮身，才好展出傳授的一勢「翻山排海」攻擊。只見他足才站地，又復竄高，這番燕子穿雲，橫劍直衝，在金夢彪頭上飛過。金夢彪應付這一勢突然而來的衝擊，單足屈曲跪下來，劍指天庭，雙劍察的一下又是滑過。說時遲，司馬瀛廻身搶到，原來剛才他的燕子飛雲縱，半空裏翻身，身形像近代的花式跳水，趁彎腰落地時，一劍橫掃，金夢彪正在單足跪地，躍避不及，只有全身仆地滾開，他這一滾，好像足球守門員撲救險球時的姿勢，雖然躲過了司馬瀛一劍，但手裏的一柄劍子，因滾開時慢了一下，早給司馬瀛劍鋒搶到，順勢削下，不能不放手。司馬瀛趕前一記「姜尙沉鈎」，把金夢彪的劍挑開丈外。

照比劍規章，一方劍脫了手，便作敗陣，看台上早巳响起一片呼聲。司馬瀛見金夢彪滾在台上，正想上前陪禮，忽然左邊看台上一條人影竄出，很快的來到跟前，却是一烝神魔閻孟雄。只見他劍子出鞘，叉腰站立說道：「司馬台主，你勝了老金，讓我來接兩手。」司馬瀛見他全無禮貌，而且犯了比劍規章。使陪笑答道：一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盧令・圖

遊子六年歸　父母逐顏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照夕被困在石洞中，巧遇了一位老人，老人覺得在石洞中和照夕相見是一種緣份，當老人知道照夕是洗又寒的徒弟，還練過了「蜂人掌」時，老人對管照夕說出洗又寒的兇殘，嗜殺成性，決定帮照夕廢了「蜂人掌」的功力，管照夕自是高興萬分，老人替照夕除去身上的蜂毒，照夕流出了一身如墨汁也似的濃汗，再經一陣冲洗，百孔皆暢，照夕身上的蜂毒也全消除了，老人還傳授幾式武功給他，並以「霜潭」劍相贈，至此老人叫照夕離去……丁裳又出現在洞頂，她叫照夕裝肚痛以制住守衛之人，照夕依言，猛叫肚痛，看守的人見狀，正把注意力集中在洞中，冷不防丁裳用劍將那守衛制住，並命他把門打開，那人只好依了，照夕順利離開石洞，接着便和丁裳前去救申屠雷，他們直向白雲山莊奔去，先把巡山的青面狠姜維擊昏了，再奔到石崗上的一間石屋，那裏也有兩人把守着，照夕和丁裳又輕易的制住了他們……

丁裳一雙大眸子轉了轉，笑道：「你呀！連你自己也是黑牌，見不得人的，還是看我的吧！」

說着正要轉身，却又回過頭來，吞吞吐吐道：「你那朋友還當我是男的呢，大哥你可不要說破，好不好？」

說着一雙妙目，注定着照夕，照夕不由怔了一下，暗忖這個玩笑可開得大了，忽又轉念拜弟人甚好强，他要知道是個女孩子救他，定很羞愧，好在此舉只當是開一個玩笑，即使以後申屠雷得知，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想着不由含笑點了點頭，丁裳這才笑着轉過身來，微微伏下了身子，向前走了十幾步，在一塊石板上站住，回頭對照夕一笑道：「這就是了。」

說着輕輕用手在那石板鐵環上扣了幾下，發出錚琮之聲，果然下面傳出申屠雷的聲音道：「是誰？」

丁裳雙手用勁，把那塊石板拉起，現出盤大的一個窗口，一面低聲道：「申屠兄不必驚慌，是小弟來了！」

照夕心想她倒裝得挺像的，就聽申屠雷極為興奮的哦了一聲道：「——是丁兄麼？小弟等了你半天呢！」

丁裳回頭看了照夕一眼，似乎臉上微微有些不自在，遂又轉過頭道：「小弟已把管大哥救出來了，你不要急，我馬上就來救你。」

申屠雷似大為驚喜，忙道：「管大哥也來了麼？」

照夕忙把頭露向洞口，一面嘆道：「二弟，一切出來再談吧！」

申屠雷這時已看清了，果然是管照夕，不由大喜過望，忙由石牀上跳了起來，一面道：「只是，這門沒有辦法開呀！」

誰知才說完這幾句話，只聽見一陣轟轟的大石起落之聲，洞中竟吊起了一門，現出了丁裳修長的影子，申屠雷不由大喜，忙挾起了青硯，一晃身縱了出去，照夕才知丁裳乘着二人講話的功夫，竟自把門開了，也不由驚奇十分，當時忙站起身來，四下看了一會，却不知丁裳由何處溜身下去的，正在左顧右盼，丁裳、申屠雷、青硯三人已相繼走了出來。

申屠雷和照夕情誼深厚，見面不由緊緊互握着手，互相苦笑問候，丁裳却在一邊皺着眉，催道：「好了，這不是你們兄弟論情誼的地方，快走吧！」

一言驚醒了申屠雷，他忙鬆了照夕的手，突然轉過身來，朝着丁裳深深一拜道：「小弟多蒙丁兄數日來贈食之恩，此番又蒙救命，二恩加身，如同再造，請受小弟一拜！」

丁裳不由搖手不已，忙伸出手想去攙他，不想申屠雷數日來，已把這位丁兄感銘五內，又見對方亦是翩翩少年，歲數似比自己還更小，却有如此能耐，心中已存下深交之意，此時見他伸出手來，誤以為要同自己親熱寒暄，忙也伸出手來，一把握住了丁裳那隻玉手，方覺入手細柔，彷佛女子一般，丁裳已嚇得驚叫了一聲，掙

闊老兄這樣賞面，在下本當奉陪，可是礙於比劍規章，而且後天使輪到老兄賜教了，何必這樣急忙。」那閻孟雄冷笑道：「有什麼規章不規章，這不過是你們雲台派定下來的，只要你有胆量再來和我揍兩手，才見得是個漢子。」司馬瀛有點生氣，但仍忍耐着應道：「閣下說的差了，我司馬瀛若是畏懼的，今天也不會請得各位到來了。這裏當着衆多武林朋友面前，請不要造次。」司馬瀛的說話，無形中叫他不要目中無人。閻孟雄那會聽不懂，他聽了這句話，趁勢動火，把劍對着司馬瀛面上一撩，帶着挑釁的口吻說道：「造次又怎樣……」還沒說得下去，司馬瀛的一下提劍擋着，喝道：「你真的這樣不講理，我司馬瀛不是好惹的！」雙劍即時交叉着，看看就要動手。

突然右邊主座台前又有一人竄出，身形快得像飛鳥投林，當下衆劍士細看之下，才認得這個就是司馬瀛的好友西門明。他一縱輕輕向兩人交着的劍子一拂，閻孟雄驟覺手腕一陣震痲，曉得這人的內勁相當厲害。那時兩人的劍給他一拂，立即盪開，尹青向司馬瀛說道：「司馬台主，既然比劍規章可以不依，那麼讓小弟出來替你接幾手。」閻孟雄細看這人，雖然蓋上面帕，雙目射出毫光，好生面善。心裏猛然悟起一個人來，當堂打了個震戰，連忙把劍回鞘，向司馬瀛問道：「台主，這位高手是那一劍派的朋友？以前似未會過。」司馬瀛略一遲疑應道：「是……是的，在下還沒有介紹給閣下認識，他是我的好兄弟西門明……」閻孟雄陪着笑臉道：「原來是西門兄，恕我失敬了。」尹青雙眼注視着他，只略一點頭回禮，也不答話，閻孟雄轉身和金夢彪一道下台去了。司馬瀛見尹青剛才一拂衣帶便把閻孟雄制服，還以為他的武功嚇倒了這個一煞神魔的王府劍手，那知內裏是另有原因，將來自有表白。這時他携着了尹青的手，相偕返到主座台上，一衆劍士都起立相迎，向司馬瀛歡呼道賀。

這一晚，司馬瀛備了一點酒食，要和尹青在室裏對酌。尹青道：「司馬兄，明天你還要對柳一鳴，不要喝得太多呢。」司馬瀛答道：「兄弟，我今天心裏非常高興，有你在我身旁，我總覺有恃無恐一般，所以借一杯薄酒，聊表我對你的敬意。」尹青道：「兄長對我太看得起了，其實我不想你多喝，就因明天出場那個三分劍法的柳一鳴，也不容易應付的。」司馬瀛舉起杯來和尹青乾了，才答道：「好兄弟，你明天看我把『風前柳』打垮呢，他的劍法雖然厲害，可是我正想出了挫他的手法。」尹青曉得司馬瀛本身劍法經過了苦練，他這樣說，自然是有把握的，於是催他早些就寢。

第二天，雲台上的比劍台，愈見熱鬧，一般武林名手都要一看三分劍法的柳一鳴，因這人是江湖裏的名士，平日十足是個書獃子本色，不常和人交手，但也未嘗受人家挫倒過。時間將屆，尹青隨司馬瀛來到比劍台，一看客座上不見了金夢彪和閻孟雄兩人，旁邊一席，甘鳳池却屹然坐着，只是身邊沒配劍子。心裏便有點着急，沒知道甘鳳池昨天為什麼不見了影跡，想和他說幾句話時，又沒法走開，於是頻向他望去，甘鳳池似是沒看見一般，連頭也不回過來。

比劍的鐘聲一响，柳一鳴慢條斯理的踏上石級，司馬瀛已立定等候。柳一鳴穿了一件長衣，文縐縐地，司馬瀛對他拱手道：「一鳴居士，今天光臨指教，賞面之極，還望手下留情一點！」司馬瀛曉得這個綽號風前柳的劍士，平日愛聽人家稱他作居士，所以用這稱呼。柳一鳴唱了一個喏，雖然携着劍，還抱起拳來答道：「司馬台主，小弟是江湖上散人，這番到來全是替閣下捧場的，就是勝了也不要你的寶劍，但小弟說明在先，只交十合手，勝你不過我的也下場去了。」說了又是一揖，兩旁觀衆都笑起來。

司馬瀛在場上忙的回禮說道：「居士這樣講交情，實是難得，在下就先心領了，請居士發劍！」柳一鳴一擺身子退步，舉袖一拂，劍從袖底飛出，像柳枝一般橫飛過來。司馬瀛曉得來劍柔中帶勁，平日聞得三分劍法，暗藏勁度，一招三反，便有意貼上一試。他把五龍劍作一勢「分花拂柳」，迎上一擋，一面雙足點地，準備竄開，果然一經黏上，柳一鳴的劍就是一震一彈，拍拍拍三聲觸在五龍劍上，手腕覺得剹來的劍像有彈力一樣。這時柳一鳴手腕一翻向下捲來，司馬瀛一縱便起，趁勢把五龍劍閃電般扎去。柳一鳴彎腰躲向右邊，身形敏捷。司馬瀛連忙把九宮神行劍對着上門攻出，夾着劍風，吹得柳一鳴衣袖飄飄，只見他閃騰刺撥，着着拆開，但他還擊時，總給司馬瀛的五龍劍卸開，沒法搶到空檔子。

原來柳一鳴這番到來的目的，就是平日不信五龍金光劍有這奇妙之處，劍身亮出的黃光能够把敵人劍路卸開，因此特意親來考驗。

這時他運用三分劍法，遠看似有無數光綫，雨點般集中擊向司馬瀛，可是却給五龍劍封閉着，沒法鑽進。柳一鳴倏的一變，抽身後退，撩出劍來，左右迪擊，柳絮隨風地打去，只見司馬瀛撒開劍路，劍光映着日影，把柳一鳴的眼睛弄眩了。他曉得沒法取勝，一縱身出了圈子，對司馬瀛道：「台主請住手！小弟甘拜下風了。」把劍回鞘，兩袖一拂，下台去了，司馬瀛想上前說聲抱歉，已追不及。

柳一鳴試驗過五龍劍的奇妙，這天便離開雲台，他是個奇人，而三分劍法功夫本屬不弱，只因司馬瀛的五龍劍有卸開來劍和眩目的金光，所以處了下風。

後來他經過一番研究，明白世間確有一種礦物，含有放射的本能，當初西洋鑄劍師或者採用了這一類的合金來煉劍，所以有黃光撒出來，這時候他才心息，都是後話不表。

司馬瀛連勝了三場，雲台派中人自然喜溢眉宇，要設酒為他慶功，但司馬瀛極力推辭道：「各位同門兄弟，且不要太興奮，須知還有兩個强敵，尤其是那號稱一煞神魔的閻孟雄，是宮廷裏的劍手，還望各兄弟沉着些時，待我把他們都應付過了，才和各位痛飲。」各劍士聽了，一時把興奮的心情壓抑下來，大家商量了一會，才各自散去。

（未完）

開了他的手，一面後退了好幾步，一張臉，已紅透了，好在是夜晚，誰也看不出罷了。

　這動作使申屠雷怔了一下，只當是自己太冒失了，不由苦笑看了照夕一眼，遂吃吃道：「小弟……太冒失了！」

　這時丁裳才轉過念來，自己此刻要女扮男裝，又怎能怪人家輕薄，雖然心中不大得勁，却也無可奈何，只好含笑上前道：「申屠兄休要見疑，實因小弟這隻右掌，傷了小指骨節，惟恐負痛……倒沒有別意。」

　說着一雙杏目，向照夕瞟了來，轉了一轉，照夕方看着好笑，心說這可是妳自己找的痲煩，看妳要如何的交代，這時見丁裳居然急中生巧，竟以手指負傷應付了過去，不由忍不住笑了一聲，忙又忍住，點了點頭道：「不錯！這位丁兄弟適才救我，被大石頭壓了手指一下，正巧滾下一塊石頭，屁股也被砸了一下，恐怕也是不輕。」

　丁裳知道他是有意開自己的心，偏又不好解釋，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急得嘟着小嘴，申屠雷也不禁被逗得笑了，一面道：「難怪呢？」

　這時一旁的小書僮，也向二人跪拜了一番，向丁裳謝了救命之恩，丁裳生恐多談露了馬脚，再方面身在虎穴，也不容如此大胆，當時忙向照夕道：「大哥！我們快點走吧！這裏可不是談話的地方！」

　申屠雷也驚道：「丁兄弟說得不錯，我們還是先出去再說吧！」

　照夕心中雖想找着金福老，給他一個厲害，出一口惡氣再走，經不住二人一催，心中却又想到，自己倖脫虎口，雖然十日來又有奇遇，却也不知那九天旗金福老的身手如何，萬一不能勝他，豈不是自尋死路，何況自己新得「霜潭」劍，如落他手中，更是不值。

　想着只有長嘆了一聲道：「暫時便宜這班東西，我們走吧！」

　丁裳最怕生事，這時忙轉過身子道：「這條路我熟，三位隨我來。」

　說着身形拔起，宛如一隻凌霄大雁，起落之間，已縱出了八丈以外。

　照夕對她身手，早已熟知，申屠雷却是初次見到，見她年紀輕輕，竟有如此輕功，不禁十分佩服，只是對於這位小兄弟生平尚爲陌生，打算着回去之後，好好問他一問，和他結爲金蘭之好。

　他這麼心中轉思着，一把已把青硯挾在了腋下，同着照夕輕登巧縱，緊隨着前行的丁裳，不一刻已繞出了這片山莊。

　由於丁裳對這一路地勢十分熟悉，所以沒有遇到什麼暗卡，四人順利撲奔到了山下，這時東方却已微微露出了些曙光，天也就快亮了。

　四人經過半夜的奔馳，儘管有一身功夫，却也難免有些疲倦了，尤其是申屠雷還把抱着一人，丁裳前行到了一片樹林，才回過頭來一笑道：「好了，到了這裏就不用怕了，我們歇一歇吧！」

　申屠雷放下了青硯，那小書僮被挾了一路，早也腰酸背痛，一下地，就躺下了，申屠雷不由笑叱道：「當着丁兄弟，也不嫌難看，還不站好。」

　青硯忙要爬起，丁裳却笑着伸手道：「沒關係，你就睡一會吧！」

　青硯又躺下了，申屠雷却對着丁裳一笑，露出編貝的一口玉齒，遂道：「小僮無所知，丁兄勿見笑才好。」

　丁裳忙道那裏，那裏，心中也覺出，這申屠雷似很想和自己接近，偏偏自己女扮男裝，似此行徑，早晚要被他看出，想着不由轉目一邊，却連正眼也不敢去看申屠雷一眼。

　偏偏申屠雷自一見丁裳，就覺出對方翩翩少年，珠玉其中，已對他生了好感，偏又是自己恩人，由是更生接納之心。

　此時好容易有了機會，不知如何，自己只一看他，對着總似有意無意把目光轉向一邊，心中不禁暗覺希罕好笑，只疑對方是一個新出道的少年，稚氣未退，更帶孩童時代之羞澀，不由更存了好奇之心，當時目視着照夕道：「此番弟等遇難，若非這位小兄弟賜食救生，這時恐怕早已餓死洞中，大哥有如此摯友，爲何早不見告呢？」

　管照夕不由展眉一笑，遂看了丁裳一眼，才道：「說起他來，也不是外人，尚是我一個同門師弟呢，他此番前來，也是湊巧，豈但你不知，連我也是毫不知情的呢！」

　申屠雷不由驚喜道：「這麼說來，當不是外人了。」

　說着略微低了一會頭，意似吟哦，却又抬起頭，正色朝照夕道：「丁兄對我大恩，沒齒不忘，我既與大哥有金蘭之好，丁兄如不棄，我三人不如再訂蘭譜，何妨加增丁兄一人，大哥及丁兄之意如何？」

　說着目光射向丁裳，滿臉眞誠之色，這一來照夕和丁裳都不由吃了一驚，尤其是丁裳已驚得臉上變了顏色，方道：「這個……」

　却見申屠雷一雙俊目注着自己，並似微微有些不悅之色，當時急得頭上已冒出了汗來，知道自己一時好玩，可惹出了大痲煩來了。

　無奈對方話已說出，如表示不可，勢必令對方難以下台，一時之間，只好把心一橫，心說將錯就錯，就與他結拜一下又有何妨，日後自己不在時，請管照夕再告訴他實話也就是了。

　想着反倒裝成笑臉道：「小弟末學後進，如何能與兄台金蘭論交，如兄台一意如此，小弟遵命就是了！」

　申屠雷大喜過望，當時就問她生辰年月，照夕見丁裳玩笑開得太大了，有心說破，却又礙着丁裳情面，怕她害羞，此時聞言不覺大笑了兩聲，道：「我這小兄弟樣樣都好，只是遇事太過害羞，你却不要太逼她呢！」

　說着目光又向丁裳看了一眼，這句話原意，本是想令她自己說穿了算了。

　却不想丁裳照夕說她害羞，反倒生了嬌性，仍不露出眞相，當時報了年月，却祇有十七歲，自然是她最小，三人又望空一拜，算是定了金蘭。

　丁裳又編了謊話，告訴申屠雷自己名叫丁尚，和本名丁裳同音。

　照夕只是在一旁暗笑不語，忽然他心中一動，暗忖道：「看他二人，一個英俊年少，一個紅顏玉女，如能結爲兩好，倒是一椿佳事……」

　可是心中却又有些對丁裳依依之念，轉念又想道，自己本已有心上之人，此番回京，就要見面，於情於理，絕無捨江雪勤而就丁裳的道理，雖然她對自己恩重情深，却也不能喜新厭舊，不如成全他二人，自己也正可落得心安，豈不一舉兩得。

　想着不由反倒認爲丁裳這一女扮男裝，倒是正好令二人親近了。

　這麼一想，不由心中暗喜，更是有了主張，此時丁裳已又催行，照夕忽然想起一事道：「糟了！」

　申屠雷問故，照夕劍眉微皺道：「我們只顧逃走匆忙，却把馬和東西，都忘掉了！」

　申屠雷也不由啊呀的叫了一聲，急道：「我還有不少的書和東西呢，這可怎麼辦？」

　二人正在又急又恨的當兒，却見丁裳笑咪咪的道：「你們不要操心，這點小事，兩天以前，我已爲你們辦好。」

　二人不由又驚又喜問故，丁裳才含笑道：「我自管大哥失踪之後，到處找問，總算爲我打探出你二人誤投老賊金福老賊巢，是我夜晚潛身找到賊穴，雖沒找到你三人，却在馬槽內發現大哥的馬，另有二馬一驢，知是申屠兄及貴僕所騎，我就來了個聲東擊西，把這幾匹牲口一併救了出來，一口氣帶返市街旅店之中，申屠兄的東西，却是沒見，倒怪我一時疏忽，莫非其中尚有什麼貴重東西麼？」

　申屠雷微微皺了皺眉道：「三弟既已把坐騎救出，已是萬幸，至於東西，倒沒有什麼貴重之物，全是些書稿之類，倒是有一方家傳古硯，丟了有些可惜罷了。」

　說着却又怕丁裳引爲自責，忙又笑道：「好在也不怕老賊能逃上天，日後有機會，我再來追討就是了。」

　照夕也連連稱是，申屠雷却朝照夕看了一眼，奇道：「咦！你的劍怎麼還在身上？莫非沒有把老賊師徒收去麼？」

　照夕不由臉色一紅，方想明言，却記起老人所囑，不可對任何人洩露之言，當時心中好不爲難，只好勉强一笑道：「這或者是老賊一時太疏忽了。」

　申屠雷心中雖奇怪，無奈這種小事問過了也就算了，當時憤憤道：「我那口劍，雖非是干莫利器，却也是百鍊精鋼所鑄，却便宜了老賊了，日後見面，定要他加倍還我個公道！」

　三人談了一陣，見天已大亮了，不便在此林中久待，相繼起身，好在離鎮不遠，不一刻也就到了。

　丁裳引三人到了自己投身的那個客棧，三人定了房間，洗漱一畢，好好睡了一覺，一覺醒來，天已過午，照夕方喚起申屠雷主僕二人，想找丁裳共出用飯，誰知走到丁裳室前，却見室門緊閉，才叩了幾下門，却見一個伙計過來哈腰笑道：「客官是找丁爺麼？」

　二人點頭稱是，那伙計乾笑了兩聲道：「這位小爺走了半天了，說是有急事不等您二位，叫小的轉告二位大爺一聲。」

　二人聞言，却不由相繼一怔，相互看了一眼，那伙計一隻手伸在大褂裏摸了半天，才掏出了一封發皺的信，道：「那位小爺走時，留下了這封信，請二位大爺過目一下。」

　照夕接過信來匆匆拆開，見一隻素箋上草草書寫着幾行字體，爲：

「二位大哥：小弟因有事，急於至京一行，二兄雖亦同途，却因日來疲累過甚，宜少歇一二日再行爲是，故此不便驚擾，先行一步，日後在京見面，再圖把握，匆匆布此，敬頌

旅祺

小弟丁尚拜草」

　照夕看後，只是一笑，知道她是怕同行不便，再者此女却是生具嬌嗔怪性，一意縱橫不喜拘束，知道日後在京仍能見面，也就一笑置之，申屠雷却是好不失望，嘆息了一聲道：「唉，這位小兄弟，也未免太見外了！」

　照夕含笑道：「我看他是一向放任慣了，不喜拘束，好在到北京之後，總可見他，你也用不着遺憾。」

　申屠雷也笑了笑道：「你我兄弟三人，理應常時接近才是，他却一意孤行，此行去北京，萬一遇到什麼歹人……」

　照夕搖頭笑道：「那你大可放心，這位丁兄弟可不似我倆這這麼大意，慢說他還有一身武功，即使是沒有，他也能逢凶化吉。」

　申屠雷點了點頭道：「這麼說，我倒放心了。」

　他微微皺了一下眉，照夕又恐他問起丁裳的事，令自己難以回答，忙插口道：「我們去吃飯吧，下午還要上路呢！」

　申屠雷才答應了一聲，當時隨着照夕回到房中，呼來店伙，胡亂叫了幾個菜，和小僮青硯一併吃了個飽，才打點着上了路。

　此番上路，各人心情全都不同了，尤其是管照夕，一別家園數年，思念雙親和心上人，眞是與日俱增，此刻家園在望，好不興奮，一時快馬加鞭，到了晚上，可已經看見了北京的城門樓子了。

　只見遠遠的高大城門之下，站肩幾個兵丁，懸着一排氣死風燈，儘管是天已黑了，進出旅客，仍然絡繹不絕，三人略一商量被問時的答話，遂各自下馬，那門官待三人走過時，不免多看幾眼，問道：「你們是做什麼的？」

　照夕微笑道：「我是返歸故里，他主僕二人是進京趕考的！」

　那小門官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只覺二人英姿颯爽，文質彬彬，器宇不凡，也沒有什麼刁難，遂即刻的放行了，三個人進城之後，行不到幾步，那一個門官已喝令關城了。

　原來已經是深夜了，照夕與申屠雷併肩放騎，小僮兒青硯遠遠在後跟着。

　照夕此刻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滋味，眞恨不能插翅飛回家去，不由連連催馬而行，行到了西單的排樓，只覺的兩旁的店面，燈火如畫的，申屠雷忽然的在馬上抱拳戚然道：「家叔居處已在不遠，我先告辭了。」

　照夕忙下馬道：「今夜天已晚了，你何妨先到我家去歇上一晚。」

　申屠雷笑道：「你家早晚我是要去的，何必忙在一夕，何況我又有小僮隨身，

多有不便，改日再向伯父母請安吧……」

說着上了馬，又拱了拱手，照夕此刻急於回家，好在彼此都留有地址，也不過暫時分別，見他去意已決，遂也不再相强，當時竄上馬，回頭笑道：「如此再見吧！」

遂即各自揚鞭，背道而馳，一時蹄聲得得，俱都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豹子胡同時將軍府，依然如昔日一樣的雄峙着，高大的檀木紅門，緊緊閉着，兩座大石獅子，左右各一，好不威風！

紅紙糊的二個大燈籠，高高懸在門簷上，上面三個大字「將軍府」，在夜風之下，這三個大燈籠晃來晃去，更增肅穆之感。

忽然一騎火騮神駒撥刺刺撲抵門前，一會子翻身下馬，他仰視着久別的家園之門，心中眞是忍不住的狂喜，看看那兩塊上馬石，左右立着，依然是磨標得光亮亮的，記得往年馬僮把馬備好牽出來，自己總是在這裏上馬，如今匆匆六年時光，自己再歸故里，却已是學成了一身絕技，他用手中的鞭子在石上抽了一下，不禁得意得哈哈笑了起來。

忽見門側射出了一道燈光，一人喝問道：「何人大胆，莫非不知道是管將軍府第麼？」

照夕哈哈大笑道：「不才就是來拜訪將軍的，請你往內通知一聲吧！」

這人忙由內走出，身着綠營號衣，脇懸倭刀，一隻手提着一盞孔明燈往照夕身上照了照，又叱道：「你是做什麼的？」

照夕見這人容面很生，知道六年來府中巳換了不少人，難怪不認識自己了，當時微微一笑道：「我是來找人的，麻煩老兄進去通知一聲。」

說着策馬而上，這門衞不由後退了一步，大聲喝道：「不要上前，你叫什麼名字？」

照夕笑咪咪的看着他，眞是氣笑不得，遂道：「我姓管！」

這小兵怔了一下，見照夕笑嘻嘻的樣子，所說姓氏，又和將軍相同，誤以爲是存心來找玩笑的，不由把一雙老鼠眼睛，睁得又圓又亮，右手握刀，向外一抖，嗆啷的一聲，已把倭刀撤出了鞘，向前跨了一步，亮了一下手中刀道：「小子，你成心找死是不是？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在此胡說八道？」

照夕見他居然拔出了刀來，不由哈哈一笑道：「好個不講理的東西，你還敢殺人是不是？」

這小兵一面回頭叱道：「老徐！快出來？」

一面把那盞燈往一邊一放，晃了一下刀道：「我倒不想殺你，把你送到提督衙門，叫他們好好整治你，我要殺了你，還得給你抵命呢！」

照夕冷笑了一聲，心中不由想道，自己數年不回，居然家裏人都不認識了。

忽然又一轉念，自己何苦逗他們玩，不如照實告訴他們算了，想着冷哼了一聲道：「你先把門房的馬侍衞叫出來，看看他敢抓我不敢來？」

這小兵頓時怔了一下，這時又由側門走出一人，照夕仍不認識，那小兵回身輕輕說了一句道：「這小子成心是來找麻煩的，這麼晚了，他非要見將軍不可，又沒有名片，也不說是幹什麼？」

那另一人一面跨着刀，一面上下打量着照夕，聞言冷哼了一聲道：「小兄弟！你可放明白一點，你是那一府的？有什麼事要見將軍，天這麼晚了，將軍巳快睡了，你又不說爲什麼，我們怎麼往裏傳？」

照夕又往上走了幾步，搖頭一笑道：「你們不認識我，我告訴你們去把馬侍衞或是岳侍衞隨便叫出一個來就明白了。」

二門丁不由相互看了一眼，內中一人點了點頭道：「好吧，你等一會。」

說着走進去了，那另一人還不時上下打量着照夕，手中刀也收回了鞘裏，一面皺着眉道：「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問你怎麼不說呢？」

照夕也不理他，只是微笑，又過了一會兒，才聽見了有人大聲的咳嗽着，吐痰的聲音，跟着岳侍衞的粗嗓門說道：「你們他媽的就會吃飯，一點小事也要叫我，就告訴他天黑了，將軍不見客就得了。」

那另一小兵暗笑道：「小的都說了，他說要請岳爺出去一趟，沒辦法。」

遂又聽岳侍衞大聲道：「找我出去，還不是一樣……一句話，不見客。」

說着巳由側門內，走出了兩個人來，雖祇是六年不見。照夕却見這岳侍衞巳老多了，背也有些拱了，他一出來先咳了一聲道：「是那一位呀，我們將軍這兩天氣喘，晚上是不見客。」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老岳，你連我也不認識了麼？你們是當眞不打算叫我回來是不是？」

岳侍衞不由吃了一驚，他忙往前走了幾步，仔細朝照夕認了認，又把一旁的燈提起來，在照夕臉上照了照，口中啊唷了一聲，把燈向一邊一摔，噗通，一聲拜倒在地，喜道：「二公子，你老可回來了……將軍和夫人想你都快想煞了。」

照夕忙上前一步，雙手把他給攙了起來，一面笑道：「總算你還認識我，我們進去吧……要不是你，我只怕連門都進不去了呢？」

說着目光向一旁二兵丁轉了一下，二兵早巳矮了半截，照夕一一把他們攙起，一面笑道：「我一別家園六年，也莫怪你們不認識我了……算了，沒有事。」

岳侍衞還要管他們，却爲照夕拉了進去，這消息就在老岳的口中，立刻傳遍了全府上下。

立時全府震驚，起了一片歡潮，管夫人正在躺着吸烟，思雲在爲她燒着烟，用小銀籤子在挑着，聞訊連烟也不顧抽了，雙雙從內院裏跑了出來。

太太是小脚，邊跑邊叫道：「妳這丫頭，倒是攙着我呀，光顧了自己跑了！」

思雲紅着臉又回過頭來，這時候廳門開處，一個英俊的少年，巳經出現在廳內了，他喜極而泣的流着淚，叫了一聲：「媽……」

頓時只覺得雙腿一軟，巳跪在了太太跟前，管夫人幾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因爲眼前這個少年人，是那麼結實黝壯，他那眉眼和鼻子，雖然依然如往昔一

樣的英俊，但是在江湖風塵，巳爲它染上了一層剛勁的資質，不再是白皙嬌嫩的了，管夫人她伸出了那雙抖顫的手，緊緊握住了少年人的雙臂，只說道：「照夕……眞是你……我的兒……」

也許是太興奮的緣故，眼眶中的眼淚，也隨着撲簌簌的淌了下來，母子二人緊緊的擁抱過，就連一邊的思雲，也感覺到鼻子酸酸的，她只張着一雙大眼睛，連續的叫着：「少爺……少爺……」

照夕這個往昔貼身的小丫頭，倒是記憶很深，他分出一隻手，抓着思雲一條玉腕，微笑道：「思雲妳可好？」

小丫頭一時低下了鬟，臉紅得像塊紅布也似的，她又羞又喜，只是點着頭，照夕猛然覺出，她巳是亭亭玉立的一個大女孩子了，也知道害羞了，才忙把手鬆開，這時早又有一人，像一隻小鳥也似的跑了進來，一進門就大叫大嚷道：「二少爺……二少爺在哪呀？」

一眼看到了照夕，她却也是羞得低下了頭，照夕朝她也點了點頭道：「念雪！……妳們都是老樣子？」

念雪這才含笑走上前，一面眨着眼睛道：「少爺長高了，也黑了。」

思雲捂着嘴，朝念雪小聲笑道：「還帶着寶劍呢？」

管夫人這時巳把照夕拉到了一邊坐下了，一面回頭對思雲念雪道：「去喊老爺！快去！」

二人答應了一聲，方要往回跑，門外傳進將軍的大嗓門道：「誰回來了？」

接着門簾打起，將軍的光頭巳出現在了廳內了，六七年不見，看起來他是老了，兩鬢的頭髮，都變白了，人也瘦了，可是腰幹仍然是挺得很直，嗓音仍是和往常一樣的洪亮。

他穿着黃繭綢的馬褂，雙袖捲起一半，鼻樑上架着一副老花鏡，一進門，目光巳盯在兒子身上了，他顯然有些激動，張大了嘴，却用很小的聲音道：「果然是你……照夕……你回來了！」

照夕忙趕上了一步，跪在這個老人身前，一時淚如雨下，哽咽着，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在他生命裏，儘管遭遇到許多不平凡的事，也遇到過許多不平凡的人，但他確信眞正敬佩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眼前的老人——他的嚴慈的父親。

父親的音容，雖是六年的時間，在他來說，依然是恍如昨日，父親的威嚴，雖然也是許久沒有領教過了，可是這個大孩子，却是一樣的謹愼着，老人的影子，就像是一棵聳立的百年大樹，白晝的日光，寒夜的星月，都不能使他挺立的龐大的影子稍有偏差，正是「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

照夕只戰戰兢兢的喚了聲：「爸爸……孩兒不孝……」

將軍却慈祥的嘆息了一聲，用手輕輕的拍着他的肩，微笑道：「你起來，我還以爲你不回來了呢？」

照夕又叩了個頭，這才站了起來，思雲這時岔了一句，小聲的道：「少爺，你坐下吧！」

管將軍巳笑着坐下身子，點了點頭道：「你坐下，不要害怕，爸爸不說你了，只要你回來了，咱們就好辦……」

太太這時走過來，摸上摸下，淚光笑容，在她略顯失去年華的臉上，構成了一副難以形容的神采，那就是「母愛」。

她便把兒子按坐了下來，一面回過頭來對將軍道：「你千日盼，萬日盼，今天總算把兒子盼回來了，你巳答應我不再說他了，你可記好了。」

將軍哈哈大笑着，拍了一下腿，道：「妳看看！他進門我說過他一句沒有？兒子大了，怎能像從前一樣，這個不用妳操心。」

他笑視着這個英俊的兒子，點點頭道：「看你樣子，大概在外面吃了些苦，你是從那來呀？這六七年都幹了些什麼？」

照夕點了點頭，看了雙親一眼道：「說來話長，容孩兒慢慢講來。」

夫人嘆道：「今天你累了，明天再說吧！」

將軍嘆道：「咗！年青人走些路算什麼！他那會累？你叫他說吧！」

太太却又問吃過飯沒有，還有東西沒有，累不累，照夕不由十分感動，多少年了，從沒有人這樣問過自己，他連連搖着頭，這才開始把別家後的經過，慢慢一點一點的道了出來。

這一說出來，把廳中每一個人都聽得呆了，尤其是管將軍他聽到兒子這多年來，竟自拜在異人手下，學了一身驚人絕技，不由十分驚異，等到照夕說完了經過，他才張大了眸子，上下看着照夕道：「你是說，這六年多，你練成了一身功夫？」

照夕含笑點了點頭，管將軍嘻嘻一笑，遂由位子站了起來，走到了他身旁，伸出一隻手，在他膀子上抓了抓，却搖頭道：「我不信。」

照夕見父親如此，不由也笑了，他反問父親道：「你老人家要怎麼才相信？」

將軍瞇着一雙眼，笑道：「你不妨顯一手給我看看。」

他話才一說完，就見當空人影一閃，一條疾影由自己光頭上掠過，帶起一陣疾風，老將軍不由啊！了一聲，再看兒子巳到了身後，他忍不住哈哈一陣大笑，遂一翹起大拇指道：「好輕功！」

照夕却笑嘻嘻的道：「你老人家看看後面的辮子！」

將軍怔了一下，遂用手把腦後那小指粗的一條小白辮向前一攏，不由大吃了一驚，一時驚得目瞪口呆，原來日視處，那條髮辮齊尾，竟像是如刀切了也似的，斷了寸許長短的一截，老將軍口中忍不住又「啊！」了一聲，他抖顫着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照夕含笑打了一躬道：「孩兒該死，令父親受驚了。」

他說着右掌伸處，那一小截髮辮，平平的放在掌心，立刻全房中的人，都驚動了，轟！一聲都偎了過來，管夫人口中一個勁的唸着佛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孩子，你是會飛還是怎麼地？」

思雲念雪兩個小丫頭，也都跑過來，張大了眼睛注視着他的掌心，紛紛嚷道：「是老爺的辮子，一點都不錯。」

管將軍却哈哈大笑了兩聲，用手在頭

上連摸了兩下，自嘲道：「好傢伙，你還想殺爸爸的頭是不是？」

他邊說邊走到照夕身前，把那小小半截斷辮子拿起看了看，問道：「你是用什麼剪的？我可是一點都不知道？」

照夕輕笑着，伸出兩個手指，比了一比道：「孩兒這兩根肉指，可比剪子快多了。」

老將軍瞠目道：「瞎說，那會有這種事？」

這時衆人的目光，都帶着驚疑之色，注視着照夕，管照夕遂伸出二指，把那截髮辮像剪子一樣的剪着，肉指開合之間，髮束簌簌斷散如雨，眞是比刀剪還快銳十分，這麼一來，大家才算是看了個心服口服，但都驚叫了起來，管將軍長嘆了一聲道：「以前我沒從軍以前，常聽人說江湖上，有的是奇人異事，我還不大相信，今天算是完全相信了，好孩子，你眞是練成了。」

思雲念雪更是喜得尖叫連聲，紛紛嚷着，要少爺再表演一次，照夕只是微笑不語，後來管夫人也笑道：「你就再飛一次給我們看看，我剛才根本沒有看清楚。」

將軍改正她的話道：「那哪是飛呀？那叫做輕功！」

太太笑嗔道：「你又懂了？」

照夕見二老辯嘴，不由忍不住笑了，他一邊解釋道：「爸爸說的對，那是叫做輕功，人是永遠不能飛的，媽媽既要看，孩兒就再演一次。」

他說着遊目在這大廳內看着，將軍用手指了對面一扇橫隔斷一下道：「你能上去麼？」

照夕這時氣貫丹田，猛然往起一吸一提，口中叱道：「媽媽看仔細了。」

只見他雙手，往椅背上微微一按，呼！的一聲，已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的，起在了半空，大家都呀！了一聲，再看照夕已笑咪咪的站在兩丈以外的檀木隔斷之上了，思雲念雪又尖叫了起來。

照夕目光對兩個小丫頭環掃了一下，笑了笑，往下一哈腰，身形平縱而出，却直往思雲頭上飛縱了過來，嚇得她尖叫了一聲：「少爺！」

她猛然往下一縮頭，可是照夕右足足尖，已經點在了她的肩上，只是輕輕的往上一彈，已如同一縷輕烟也似的，陡然的又竄了起來，却又往念雪頭上飛落而來。

念雪本來看着思雲好笑，想到現在又輪到自己，方自笑嚷道：「少爺我怕！」

照夕已輕輕用足尖點了她的左肩一下，跟着身形向後一翻，已輕如一片枯葉也似的，落在了地上，意態飛揚的笑了笑道：「爸爸你看如何？」

老頭子早已是張着嘴說不出話來了，全室中每一個人都爲這種身手震驚住了，少頓了一會，才由不住各自驚嘆不已。

管將軍呵呵大笑道：「好孩子！爸爸今天總算見識了，從今以後，你盡管練吧，我再也不說你了。」

照夕含笑走到了父親身邊，道：「這六年多時間，孩兒不但學成了一身武藝，即使是經書文墨，亦不曾少怠。」

老將軍聽了這句話，早已眉開眼笑，連連點頭道：「好！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想不到你離家這幾年以來，竟會有此收穫，也不枉我老兩個疼你一場。」

父子遂即含笑把臂入座，一時談笑風生，天倫之樂溢於言表，一直談了兩個時辰，老太太連烟也忘了抽了，後來實在挺不住了，才囑告照夕該睡了，照夕雖是精神百倍，可是因顧及父母年歲已高，不敢再談下去，只好站起了身來，對雙親道了晚安。

管夫人含笑看了兩個丫環一眼，道：「好了，這一下妳兩個也別再磨着我了，少爺回來了，妳們還是去服侍他吧！」

思雲念雪一齊低下了頭，可是她們臉上，却都帶着紅暈暈的顏色，咂角微微上彎着，似笑又羞，照夕躬身對母親道：「母親春秋已高，叫她們還是服侍妳老人家吧！孩兒自己會照顧自己，妳老人家不用担心。」

管夫人瞇眼一笑，目光轉向兩個垂着頭的小丫環道：「妳們兩個願意不？」

思雲念雪齊點頭道：「奴婢願意。」

管夫人呵呵一笑，道：「願意？算了吧。」

二女不禁窘得滿臉通紅，各自抬起了頭來，羞澀的看着夫人，管夫人遂嘆了一聲道：「我是給妳兩個鬧着玩的，要說妳們對我這老婆子還會有什麼不好的？不過，妳們本來從小就是隨着他的，現在他回來了，還是去服侍他吧！」

二女還想說什麼，太太只是笑着揮手，一面道：「他出門了六七年，在外面很吃了些苦，妳倆要好好照顧他。」

照夕知道母親愛子情深，扭不過她，好在府內丫環婆子多得很，也就不再多說，再者自己還有些話，想要背人問這兩個丫環一下。

當時聞言，遂向父母二人請了安，將軍只是坐在椅子上，微笑着，他用手分撫着自己唇上的兩撇小鬍子，連連點頭道：「好！好！你去睡吧！」

照夕退出了門，思雲念雪也跟着出來了，二人對看着沉默了一陣，才各自笑了，她們本來是好朋友，照夕從小沒有輕視過她們，只是名分所在，有時不得不自拘束一下，以免惹人非議。

他三人本是孩時良伴，可說從小一塊長大的，後來長大了，仍是生活一塊，在二女來說，雖是芳心早已對照夕傾心已久，可是她們都是很明白的人，盡管私心傾慕，却不敢存絲毫非分之想，日子久了，照夕在她們心中，已成一座敬愛的偶像，隨着時光的流逝，年歲的增長，這座偶像也愈來愈堅固，儘管平日耳鬢厮磨，形影相隨，可是却有一道無形的提牆，隔離在她們主婢之間，她們看照夕如月亮如天上的星星，而平凡卑賤的自己，是無法去攀摘的！

她二人懷着又羞又喜的心，隨着照夕走出了內廳，在廊子裏，互相對視着，月光洒在他們三人臉上，他們彼此看着熟悉的臉，由不得又憶起孩提時打鬧歡樂的情景，於是也就不再拘束了。

照夕望着她二人微微一笑道：「妳們可好啊？」

思雲念雪在裏面，當着將軍和夫人的

面，自然不敢怎麼放肆，此刻只剩下照夕一人，她們也就恢復了本來個性，各自抿嘴一笑，思雲就說少爺高了，念雪却要重新給照夕梳頭，照夕笑道：「要梳頭也要到房子裏面去呀！在外面不像個樣子。」

於是二女各拉着照夕一隻手，直向後面書房走去，那還是照夕過去住的地方。

進了月亮洞門之後，照夕鼻中聞到了陣陣的柚子花香，靠着牆根的十來棵大柚子樹，全都開花了，池子裏荷花也開了，蓮葉田田，不由使照夕又回思到當年風花雪月的往事。

他不由微微呆了呆，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香！還是家裏好。」

兩個丫環相視一笑，念雪就說：「自從少爺走後，這房子裏就沒人住，可是天天我們都去整理，仍然和少爺在時一樣的乾淨。」

照夕微微點了點頭，含笑道：「現在我回來了，這房子就不空了。」

他說着，遂邁步走了進去，在月光之下，在翠草如茵的草坪上，留戀了一陣，心中眞有一陣說不出的愉快，此時此刻，眞應了那首詩：「風塵三萬里，歸途一身輕！」

思雲不由笑道：「少爺，天不早了，你還是早一點休息吧！」

照夕嘆息了一聲，遂回過身來，見思雲已去房內掌燈去了，不由看了念雪一眼，忍不住問道：「念雪，對門兒的江小姐，這些年可好？」

他說着這句話，臉色微微紅了一紅，念雪却是怔了一下，點了點頭，却又搖了搖，道：「我……我不大清楚。」

照夕也怔道：「妳怎會不知道？她莫非沒有來過咱們家麼？」

念雪笑了笑道：「她很久沒有來了，少爺眞是好，一回來就想到她。」

照夕知道在她口中也打探不出什麼，聞言笑道：「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問問又有何妨？」

說着遂回到了房中，思雲早把牀舖好了，照夕見書案上，仍是和當年一樣，擦得不染纖塵，白銅的床架，銀光閃閃，繡着龍鳳的緞子被面，更是望之令人生出舒適之感，這位久經風塵的公子哥兒，不由伸了個懶腰，思雲巳忙着把他外衣脫了下來，又找出了衣服，告訴他水也打好了。

照夕這才含笑到浴室，洗了個舒適的澡，換上一身湖光色綢綢鬆衣，對着鏡子一看，自己不由笑了，鏡中人一派斯文，那像是一個銅筋鐵骨身懷絕技的人？

他走出了浴室，方往睡椅上一躺，思雲念雪已笑着走了出來，一個要給他編辮子，一個却要給他搥腿，弄得照夕甚是不安。

他挺身站起來，紅着臉道：「妳們不要這樣，我現在不大習慣。」

禁不住兩個丫環左右拉扯，最後還是只好依了她們，照夕躺在椅上，笑嘆道：「我眞把妳們沒辦法，不過我却要告訴妳們，只許這一次，以後不可如此，我也不老也不小，妳們用不着這麼侍候我，否則，妳們還是回到太太跟前去好了。」

思雲念雪只是笑也不理他，照夕無奈只好閉上眼，任她們在自己身上按摩着，覺得很是舒服，心中不禁感嘆道：「莫怪富貴家子弟，容易墮落，原來有這些因素在其中啊！」

他往昔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可是外面鍛鍊了六七年的光景，生活方式，也就不同了，此番回家，反倒對這些豪華的生活，有些不太習慣了，他暗暗警惕自己！萬不可養成腐朽之軀，不知不覺，躺在睡椅上，竟自睡着了。

思雲念雪爲他加上了一牀單被，輕輕的退了下去，她們看着甜睡中的照夕，心中浮起了無限的安慰。

二公子回府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府上下，大清早，由侍衞、聽差、丫環、婆子、廚師花匠雜役馬僮，連帶十二個府內的轎伕，共分四撥，到後院書房內，去向照夕請安問好，照夕雖感到很不習慣，可是這是那時候舊式家庭的禮教規矩，却也忽視不得。

早起，他穿了一身紫綢長衫，外罩黑紗團花坎肩，含笑在書房裏，一一和府裏這些僕役見過禮，少不得賞了些錢，大家都很開心。

有那沒見過照夕的新人，也都說這位二少爺少年英俊，而且對人特別和氣。

照夕原有一兄，名叫照明，長照夕十歲，自幼飽讀詩書，兩榜進士出身，如今也放外省爲官，任居知府，早巳成家立業，故此，很少回家，即使是來一次，也停不了多久，就又匆匆趕回，所以照夕自成年之後，很少和這位兄長見過面，對他的印象，只是童年的影子而已，所以本書中，從未提及，並非筆者疏忽也。

早飯後，照夕入內向二老，重新請安見禮，將軍今天氣色非常好。

他考問了一下兒子學問，覺得較之以往，却是大爲精進，不由十分高興，並且面囑他參加今年的省試，照夕不忍令父親失望也就答應了。

管之嚴很高興的去上朝了，太太却又把照夕叫到跟前問長問短，照夕也一一回答。

他心中惦念久未見面的江雪勤，多少年不見了，可是那姑娘的影子，始終根深蒂固的生長在他意念之中，並沒有因爲時間的拉長而淡忘，如果說「相見使感情甜蜜，離別使感情尖銳」是眞的話，那麼他對江雪勤之間的感情是很尖銳了！

有好幾次，他想開口問母親，可是話到口邊，又復忍住了，總是不大好意思。

好容易蹩了一上午，午飯之後，他換了一身衣服，自己寫了一張名帖，懷着一腔喜悅而自緊張的心情，出了大門，直向對面江府走去！

到了江府門口，方要敲門，側門自開，走出了一個門差，躬身問道：「這位公子是來找誰的？」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是對門管府的，來拜訪府上三小姐，這是我的名帖，你可交上去！」

說着把這名帖遞了上去，那門差怔了一下，接過了名帖，嘴皮動了動，似想說什麼，却又忍住了，遂彎腰笑道：「公子請。」

照夕遂跟着這門差進入門內，心中不禁有些奇怪，一面問那門差道：「你們小

姐不在家麼？」

那門差彎腰一笑道：「小的不知，公子入內就知。」

照夕點了點頭，穿過走廊，心中不禁想到，這地方正是當初自己送雪勤馬的地方，再看院中的草坪，仍然和當初一樣的青葱葱的，那荷花池子裏的花，仍是開得那麼熱熾熾的。

想到了當初比試暗器的一節，他的臉由不住陣陣發起燒來，即使是到今日爲止，他對於雪勤姑娘，昔日暗助他池底打魚的那一手「海底落針」，還是想起來佩服的，雖然這種功夫，在今日的他施展出來已並非難事，可是以江雪勤一個少女之身，能有這種功夫，也確實難能可貴了！

尤其當他面臨舊地，這些往事，却像春日馳馬過林似的，一幕幕在他眼前施展開。

他駐足池邊，儘管想着這些可笑的往事，嘴角掛着微笑，却忘了隨那差人進內去了。

正在心意迷亂之際，忽聽身後一聲咳嗽道：「是管兄麼？」

照夕這才警覺，忙自轉回身來，却見身後站着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少年人，一身便裳，意態極爲雍容，可是自己並不認識，想着忙一抱拳道：「小弟正是管照夕，目前方自外返家，因與雪勤姑娘多年不見，特來造訪，兄台何人，尙請賜知，以免管某失禮才好。」

這少年哈哈一笑，上前一步，雙手握住照夕腕子道：「如此說來，不是外人，小弟江鴻，雪勤乃係舍妹，請入內一談如何？」

照夕聞言不由笑道：「原是鴻兄，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江鴻邊走邊笑道：「我還不是一樣，那時在一塊玩的時候，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說着遂進入客廳，照夕落坐，聽差的獻上了茶，二人從新握緊了手，各自上下打量着對方，照夕微笑道：「你不是去湘省讀書去了麼？」

江鴻點頭笑道：「是呀！可是現在回來了，哈！我們眞是二十年不見了，想不到，如今你竟出落得如此英俊了。」

照夕不由笑道：「還沒你帥！你是幾時回來的？」

江鴻想了想道：「有兩年了……」

說着又看看照夕一眼道：「我一回來就去找你，誰知道老伯說你失踪了，我們都爲你急……現在你竟回來了……」

照夕微微一笑，也沒多說些什麼，他和江鴻原是孩提時玩友，他比江鴻小兩歲，到他八歲那年，江鴻的父親把江鴻送到湖南去唸書，從此二人就一直沒見過面，想不到如今竟會見了，自有一番親熱。

江鴻忽然長嘆一聲道：「你來得不巧得很，我妹妹現在……」

說着齒咬下唇，似有難言之隱，遂又苦笑了笑道：「……她如今已搬了出去，不住在這了。」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但他却不願過份顯出驚慌之態，只問道：「怎麼會搬去了呢？」

江鴻用手在頭上摸了一下，兩道長眉又往當中皺了皺，遂即苦笑了笑，道：「我還是回來才知道舍妹和你十分要好，唉！誰知你又回來了！」

他說着話，呆呆的看着照夕，不由又是長嘆一聲，照夕不由臉紅了一下，笑了笑未便置答。

他心中開始有些緊張了，因爲從江鴻的話中，似乎江雪勤已經遭遇到某些不順之事，他動了一下身子道：「雪勤姑娘如今遷居何處去了，她……」

江鴻又呆了一下，才笑一笑，很牽强的道：「兄弟，我知道你是一個很行的人，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天下有些事，的確是很難預料得到的。」

照夕不由笑了笑道：「你都說些什麼呀？」

江鴻才嘆了一聲道：「也罷！她如今住在西城紅棗胡同七號……」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過……兄弟，你……你還是不去的好。」

照夕此一刻眞是弄了個丈二和尙摸不着腰，當着江鴻的又不好意思過急的追問，心中雖已預感到，定是很不幸的事，只是不好出口去問，遂却一笑，把江鴻所說雪勤的地址，牢牢的記在心裏，却問江鴻一些別後的經過，知道江鴻如今已是舉人的身份，很是爲他高興，照夕因久未返家，却請江鴻帶入相見一下江老夫婦，江鴻却說江提督不在家，夫人也出去串門了。

二人談了一會，定了後約，照夕才起身告辭，江鴻一直送照夕到門口，他怔怔的看着照夕，却在照夕肩上輕輕拍了一下道：「我只想告訴你一句，不論如何，我們倆個的交情，是永遠不變的，你肯答應麼？」

照夕吃驚道：「這是什麼意思？」

江鴻才又一笑，遂苦笑着點了點頭，也沒說話，逕自轉身而去。

照夕懷着沉悶的心情，回到家中，在屋房裏坐了一會，實在是有些坐立不安。忍不住走了出來，招呼馬僮備馬，他就匆匆騎着馬出去了。

他心中默默記着「紅棗胡同」，逕自催馬飛馳，馬蹄之聲得得，不絕於耳，他坐在馬上，心中想着江鴻所說的話，由不住心急如焚。

本來像這種事，江鴻雖沒有直說，可是已經很清楚了，照夕似乎不該再去惹這個無趣了，可是在管照夕來說，他絕不敢那麼想，因爲他一直把江雪勤，視同是他的靈魂一般的高潔，如果說因爲這六年的疏遠，江雪勤就會有所變更的話，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他這麼想着，馬行如飛，一霎時已跑到了西城，下馬問了一個賣西瓜的，遂又上馬徐徐行走了一段，果然找到了紅棗胡同。

這是一條很寬大的巷子，胡同的兩側，都栽着高大的榆樹，青蘭蘭的長得十分茂盛。

他下了馬，步行找到了七號的門牌，只見也是一座大宅院子，兩扇黑漆門緊緊關閉着。

他怔了一下，心中費解道：「怎麼她一個人會搬到這裏來呢？」

想着把衣服整了一整，走上前，輕輕叩了一下門環，發出「錚！錚！」之聲，須臾門開了，照夕見出來一個穿灰布大褂的人，不由微微抱了一下拳道：「請問府上貴姓？」

這人上下看了照夕一眼道：「這是楚道台的府第，公子你……是……？」

照夕心中怔了一下，但仍含笑道：「有一位江小姐，可曾寄居在貴府上？」

這人聞言笑了笑道：「我們老爺在江蘇甌海道任上，很少回家，現在府裏只有老太太，和太太，再就是少爺和少奶奶，另外再也沒有什麼外人了……公子您說是找誰來着？」

照夕不由皺了一下眉，道：「是一位姓江的小姐，她怎會不住在這裏呢，你不妨進去問一聲看看！」

這聽差的搖頭就像是小鼓也似的，一面道：「不用問，我是管幹什麼的嘛！府裏有沒有這個人，我還會不知道？我看公子爺，你一定找錯了！」

照夕只好道了驚擾，這才回身來解下了馬，心中未免有些掃興，暗想道：「那江鴻明明告訴我，他妹妹是住在這家的，怎會又沒有呢？」

想着回頭一看，那聽差的還望着自己傻笑，管照夕只好翻身上馬，一路沒精打采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心中一路盤算着，暗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說說就算了麼？」

回家以後，他一直悶悶不樂，這件事壓在他心裏，既沒有人可說，又不便再去問那江鴻，眞是好不惆悵。

晚上，他一個人睡在牀上，想到了江鴻所說的一切，愈發感到心情燥然。

他回想到當年，和江雪勤花前月下的情景，想到互許婚姻海誓山盟，更令他通體發熱，六年來，自己是如何深深的愛着這麼一個人，滿想到學成一身絕技之後，回京就可與心上人成親。

誰知，回來之後，却是連她一面也未能得見，這如何又能令他安心呢？

時間已不早了，他推開窗子，柚子花香隨着暖風輕輕吹了過來，天空雖有三兩顆明星，奈何大地上却是黑茫茫的一片！

他仰首看着那兩顆星星，愈發懷念着心中的雪勤，那星星時明時滅的閃爍着，宛如故人的眼睛，這惱人的夜，夏日之情，確實令人惘悵了！

忽然，他像是有所感觸，匆匆返回臥房，換件一身黑綢子緊身衣服，把那口「霜潭劍」緊緊的繫好背後，暗自嘆了聲道：「不找到妳，我如何甘心？」

身形縱處，輕比猱猿，起落之間，已撲到了院中，抬頭看，月亮隱在雲叢深處，更有大片烏雲，時間是午夜，正是夜行人出沒之時。

他腦中歷記着白日所走的路程，展開身形，不一刻已奔馳而至。

他踟躕在紅棗胡同七號楚家大門之前，見宅內一片漆黑，只有兩三處地方，隱隱有些燈光。

現在他也不猶豫了，身形一弓，已用「野鶴竄雲」的身法，只一縱，已邁過楚家高大的圍牆，這才是技高胆大。

身形向下一落，如同是一片枯乾的葉子也似的輕飄飄的，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這楚家雖也是深府巨院，可是比起自己家來，還差一些，顯然是氣派還不够。

照夕伏身在一堆花石上，打量了一番，心知即使是雪勤住此，也定是在後院裏，我何不往裏面找她一找？

想着不再遲疑，一路翻騰了進去，黑夜裏，眞像是一隻極大的怪鳥。

翻進了一層院落，却見正面有一排七八間花式廳房，窗櫺子都雕着各式空花，內裏掛着軟簾，却是不見燈光外洩，知道這定是主人居處，此時多已入睡了。

他心中不由有些後悔，暗怪自己應早一點來的，此刻人家睡了，總不能一個一個到床上去找吧！

想着不由甚是氣餒，正在自譴的當兒，偶一偏首，却見右側有一個月亮洞門，格式很像自己住處，門內花石舒然，翠草如茵。

他心中不由動了一動，暗想雪勤此來是客，定不會住在正房，很可能是住在廂房裏，我既來此，總要探查一下才是。

想着只一縱身，已到了洞門之前，却見那洞門彷彿新粉刷過，看來十分清潔。門側左右貼着一副對子，寫的是：

「文窗繡戶垂簾幙
銀燭金杯映翠眉」

上面橫貼着的却是「天作之合」四個大字，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遂點了點頭，知道內中所居，定是一對新婚夫婦，莫怪內房屋，都似油漆一新。

他微微猶豫了一下，心想：「人家是新婚夫婦，我這午夜不速之客，似不便去打擾人家。」

想着回身就走，不想走了幾步，却又把足步頓住了，因爲方才眼角處，這門內，似燈光未熄，好容易來此，總應看一看爲是。

好在自己只看一看，如果雪勤不在這裏，馬上就走，也沒有什麼。

想着重又轉過身來，邁進洞門以內，只覺得這片偏院佈置得極爲雅緻，一條窄窄的花廊，兩旁全是冬青樹夾道，白木柱子一展十丈，上沉鬱鬱的搭着棚架，長滿了藤蘿，老藤糾葛，頗有古意，他不由輕輕嘆了一聲，心中輕輕念着王子安的絕句道：「松石偏宜古，籐蘿不計無……」

想不到這小院之中，佈置得如此雅緻，似乎比外院脫俗多了！由此亦可說明，這對小夫婦不是俗客了。

想着他一長身，已上了籐架，借着枝葉遮體，打量了一下前面的幾間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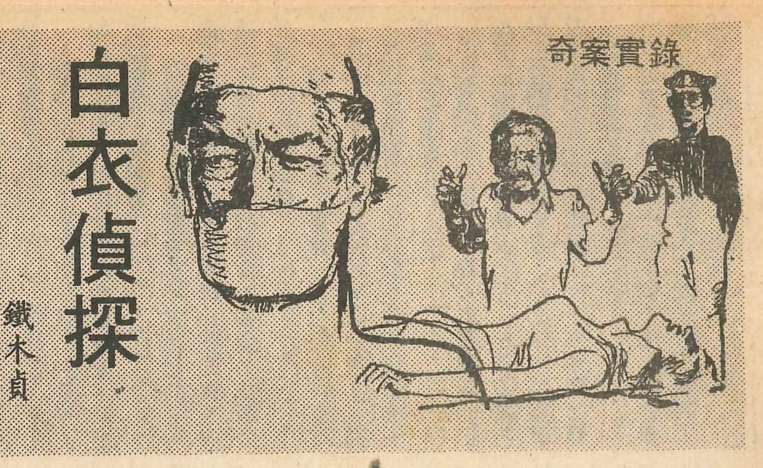
果見燈光自窗內洩出，窗內翠簾半捲，露出一座案頭，上列文房四寶，銅尺鎮箋，而主人案臨窗前，既可飽覽花石之盛，更可迎風醒倦，只此一斑，已透着大大不俗了！

那書案上，兩支高脚銀質蠟籤，各插着半截紅燭，吐吐縮縮的燃着，室內光綫也顯然在動搖之中，照夕作賊心虛，看到這裏，心中已不禁有些通通的跳了。

心中正想算了，不要偷看人家，方要飄身而下，無意之中，耳中似聽到窗內傳出一聲清晰的嘆息之聲，嬌滴滴的分明是個女子。

（未完）

奇案實錄



白衣偵探

鐵木貞

首先發現瑪莎房子裏冒出火焰的是她的隣居，當消防人員趕到時，這位倒在座談室地板上的中年女人，已經無法救治。

在那張引起大火的長沙發前面，有一張桌子，桌上擺着一只杜松子酒的空瓶和一堆爇焦了的香烟餘燼。一切似乎都在無聲地證明這是一齣人們常見的悲劇——瑪莎一定是醉得不省人事，火種爇着了沙發。警方偵探們聳聳肩膀，闔上了筆記簿。

但在殮房的一張冰冷的金屬台上，這位死去的女人的屍體，將要向另一類偵探——法醫，「講述」出截然不同的案情。

對屍體經過仔細的檢查後，法醫開始解剖。解剖從兩肩開始，一直往下延伸到胸部和腹部，呈「Y」字形切開；然後把一管注射針扎入瑪莎心臟附近的血管，取出四十毫升的血液，進行化驗。根據切開後的觀察，瑪莎的喉部和呼吸氣管乾淨非常，沒有留下半點烟灰的殘餘。

法醫皺起眉頭，像這般猛烈的火災，受害者的咽喉應該蒙上一層臨死前呼吸進去的烟灰。法醫後來便往上切開瑪莎頭部的皮肉，查看她舌底那塊易碎的，「U」字形的舌骨，他發現了一條很細的裂縫，周圍又有一小片出血點。他再翻開她的眼瞼，又發現了預料之中的出血點。這些小出血點證明了死者是遭人勒死的。跟着法醫便檢查死者的心臟，胃部，肝臟，以及其他器官。一名助手用一把小電鋸打開了瑪莎的顱骨，法醫檢查了大腦，看看有沒有溢血，腫瘤或者其他病變。他沒有發現任何疾病和損傷的痕迹。他讓一名助手把死者體內的各個器官放回原處，然後利落地將屍體裏各處切開的地方縫合。

化驗結果表明，死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百分之點零二，她也許是喝過酒，但根本不可能醉。她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只有百分之二，還沒有達到因濃烟缺氧窒息而死的限度。死者的指甲裏有某個血型是「A」型的人的皮膚，而死者的血型却是「O」型的。

法醫查核探員的報告，從瑪莎的家人和朋友中，探員了解到她是一家百貨公司的經理，數天前她辭退了一名職員——一個以魯莽出名的年輕人。據說他抽的香烟就是在瑪莎的桌子上發現的那種香烟，人們還告訴那探員，瑪莎從來不抽烟的。

法醫在瑪莎那張死亡證上塡寫道：「死亡原因：遭人絞扼窒息，死亡方式：謀殺。」

他們逮捕了那名年輕職員，經過和法醫所指供的證據對質之後，他供認是他勒死了瑪莎，並點着了沙發，希望事實眞相永遠給這場大火掩蓋住。如果不是因爲法醫——一種特殊的偵探——用他那敏銳的眼光和多疑的頭腦，依靠一把解剖刀和一枝試管解開這個謎團，這個殺人犯的目的也許就達到了。

法醫就是醫科學校畢業的醫生，他們畢業後還要經過四年的病理學研究——研究疾病對人體所產生的自然結果，另外又要花一年的時間研究法醫病理學（又稱法醫學）。這是一門研究因暴力或人爲傷害，以及一些非自然原因致死的科學。

雖然法醫病理學由來已久，但却是這二十年來才得到承認的一門現代科學，不過，我們大部份較大的城市在調查死因方面，都早已由原來的驗屍官轉爲由法醫來承担了。原來的驗屍官是經過公衆選舉，或政府指派的官員，他可能是個醫生，也可能不是，通常情況下他不是醫生，因此必須聘請別的醫生來施行解剖工作。

今天，在美國大約有一百多名持有執照的專業法醫病理學家。他們大多數在一些大城市裏工作，在農村和郊區，通常因醫院裏的病理學家兼任這項特殊工作。每一樁暴力引起的，可疑的或非自然的死亡，都要經過他們的檢驗。在一支由科學家們——包括探員，毒物專家，生物專家，火器與彈道學專家，顯微鏡學家，牙科醫生，人類學家，甚至精神病學家組成的隊伍密切的合作下，法醫或驗屍官每年要判斷出五十多萬人（或每四名死者中就有一名）的死亡原因和方式。司法部門根據他們所查明的眞相，逮捕罪犯並加以處分，而受誣告的則得以澄清釋放，對危害公衆健康的公害則加以制止，並劃定法律以防不必要的死亡。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並不關心是誰做的案，」紐約首席法醫戴登說。「我們的工作是要查明『導致死亡的原因』，以及『怎樣做成的』。」正因爲出於這種關切，圭亞那首席法醫穆圖博士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前往瓊斯城調查人民聖殿集體死亡恐怖事件。穆圖博士還是到達現場的第一位醫生，他解剖了七十六具屍體，還檢查了許多死者的屍體，得出的驚人結論是：在瓊斯城九百一十一名死者當中，有七百多人並非死於自殺，而是謀殺。

所用的毒藥是氰化物，這種物質使人渾身痙攣，痛苦地死去。穆圖博士不相信任何一個人在目睹第一名服毒者瘋狂嚎叫，嘶聲尖喊的情景後，還會自願喝下這種毒藥。在他檢查的一些兒童和成年人的腕臂時，還發現了皮下注射的針眼。穆圖說：一個成年人自己給自己在腕臂上那個部位進行注射，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雖然處理謀殺案只佔法醫工作量的百分之十還不到——其他是自殺，事故和醫生忽視的自然死亡，但是法醫在整個執法過程中，却是關鍵的一環。往往都是法庭科學家們的知識，揭露了兇手的眞面目。

就以凱德泰勒一案爲例吧，當火車司機見到倒臥在鐵軌上的凱德時，已經來不及刹車。凱德破碎的肢體被拖了一段相當的距離。法醫對受害者左眼周圍的一塊紅腫和沿鼻樑左側的一條傷痕感到困惑，從傷口的腫脹和變色的情況來看，法醫病理學家斷定，此人在死前已受傷。經過數小時細緻的調查，證實了死者在被拖到鐵軌上面之前，便已經遍體鱗傷，他是被謀殺死的。

另一方面，法醫病理學家常常發現一些表面上看去像謀殺，而實際上只是自殺，事故，甚至是自然死亡的案件，例如，在一次宴會上，琳黛一會向這個男人拋拋媚眼，一會又向那個男人吃吃豆腐，結果她和他的男朋友鮑勃吵了起來，鮑勃打了她一記耳光，她搖幌了一下，倒在地上便起不來，送到醫院急救，醫生却說琳黛已經死了。

鮑勃被指控犯了殺人罪。這樁案件就是這樣了結了嗎？不。對琳黛的屍體進行解剖時，法醫在她的腦底，發現了一個破裂了的卵狀動脈瘤。這是一種很少見的病症，這種病常常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發作，往往會造成突然死亡，鮑勃打她那記耳光，不大可能引起動脈瘤的破裂，這倒更像是一次自然發生的突然死亡，不過在時間上是那樣會令人難以置信的巧合。所以也就撤銷了對鮑勃的起訴。

經常聘請法醫去解決的法律問題是一些有關賠償的事情：比方人壽保險金是否應該支付？社會保險或者工人救濟金是否應該發給？這些都是要取決於死亡的原因和方式的。

愛德華在浴缸裏摔倒便死去了，他投保的人壽保險公司却拒絕賠償。愛德華有一份投保金額很大的保險單。因爲他患有心臟病，所以他因心臟病發作造成的死亡不屬保險範圍，但如果他是意外身死，那就要賠償雙倍的金額，問題的關鍵便在於愛德華的暴斃是否由於心臟病所引起。



問題的答案是否定。愛德華是死於腦出血，是由於摔倒時碰撞了他的頭部，如果說一個人在摔倒之前就死去或者正在死去，這種腦出血是不會發生的。只有活着的人才會有這種腦出血。

法醫工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驗明正身，特別是當屍體業已腐爛，或變成骷髏的情況下。牙齒情況紀錄，X光檢查，甚至骨頭的大小和形狀，都有助於這種周密的驗證。

一名鑑定骨骼遺體的專家，如紐約法醫所的拉哈雷，從一塊很小的骨頭，就能判別出被害者的性別，年齡，身高和體重。拉哈雷說：人的肋骨，竇腔和眼眶，都和指紋一樣，彼此有別，互不相同。

但是，法醫的職責範圍不僅限於驗屍和解釋犯罪行爲，他們還是各地醫療衛生質量的監護人，有時，法醫報告中指供的證據可導致對醫生在醫療上的錯誤提出訴訟。可是，他們更關心的，是那些社會上的不法行爲。防止這些不法行爲所帶來的死亡。

阿富汗鋤奸小組

猕狁

印度報紙報導說，阿富汗游擊隊有專門的鋤奸小組，平均每個星期殺掉爲虎作倀的傀儡官員十二人。

這是十分堅決的行動，十分高的效率了。抗日戰爭時期，在淪陷區活動的游擊隊也有鋤奸小組，按我們人口和阿富汗人口比例計算，殺掉的漢奸，遠不及今天的阿富汗人鋤奸數目，如此堅決的行動，如此高的效率，實在令人欽佩。

阿富汗人堅決鋤奸，目的在孤立蘇聯佔領軍。除了死心塌地的奸細叛賊外，一般的傀儡政權官員必不敢與人民爲敵，這就使人生地不熟的蘇聯軍隊變成瞎子聾子，看不出也聽不到游擊隊的行踪。

蘇聯佔領軍已經完全不敢信任阿富汗傀儡軍隊，倒戈起義是這支僞軍經常發生的事。

世界的事情就是如此地奇怪，似乎不可相信，又不能不相信。阿富汗游擊隊和蘇軍相比，柬埔寨游擊隊和越南佔領軍相比，前者的弱，後者的强，完全不必動腦筋。

但是，强者不斷被削弱，後者却在奮鬥中逐漸强起來，誰說强者一定能够把弱者吃掉。

這種歷史一再重演，那些侵略野心奇大的人，就是不懂吸取教訓，變得聰明一點。

印度報紙又說：阿富汗游擊隊從埃及得到蘇製的SA七型索熱火箭，又得到二十毫米口徑的中國製高射炮和一二點七毫米的重機關槍，於是對付蘇聯M一二四型直升機的好傢伙。直升機戰術據說是在荒漠和山區掃蕩游擊隊的成功戰術，但是，「成功」現在肯定快要轉爲失敗了。

©鋤奸小組隊員每週要殺爲虎作倀的傀儡官員十二人。

「我們是這個地區人身安全保障的監察人，」洛杉磯的首席法醫諾古奇博士說。許多威脅着洛杉磯市民的環境，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却最先出現在諾古奇博士的辦公室裏。

舉個例子，在一九七二年，諾古奇博士的調查員對當地幾家療養院裏老年人死亡的情形感到懷疑，他們有的是淹死在浴盆裏，有的是吃飯時噎死，還有的是在淋浴時被燙死，每星期都有兩三樁這樣的死亡事件報案。

法醫開始進行調查，療養所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向公衆披露了他們的所作所爲。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案情，護士把飯食硬塞進一位必須使用胃管餵食的病人的喉嚨裏，病人被活活的噎死；助理護士把亂七八糟的食物給一位只能吃流質的病人吃，結果使她窒息，無法搶救而死亡。

有幾家療養院給封閉了，還有幾家被起訴有罪，另外幾家也開始老實守法，不敢胡來。現在，法醫每日受理的可疑療養院死亡事件已減少到兩三樁了。

在邁阿密，首席法醫戴維斯保存着一套內容詳細完整的紀錄，上面載有死者的姓名，地點，怎樣死亡及其原因。交通事故統計數字表明，因酗酒而造成的事故佔全州嚴重車禍事故的一半以上。根據這一情況，佛羅里達州於一九七〇年制訂了一條法律，規定對有喝酒嫌疑的司機進行化學試驗。

儘管法醫的工作是如此冷酷無情，但他們的酬勞却非常優厚，達拉斯的首席法醫佩蒂博士說：「我們爲自己能對社會的福利作出貢獻而自豪，我們的工作不是爲了死者，而是爲了活着的人。」





武器科技

噪音是破壞潛艇隱蔽性的元兇

刀戈、譯

一提起潛艇，人們馬上會聯想起它遨遊於海洋深處，行動詭秘，出沒無常的情景，它一會兒浮出水面，在浩瀚的海面上，脊樑高聳，宛似一條鋼鐵巨鯨，一會兒，它又微微翹着尾巴，深深地扎入水裏，翻江倒海，成了一條水下蛟龍，有時它是將整個身子藏在水中，只留下「眼睛」——潛望鏡露出水面，進行潛望航行。如果遇上狂風巨浪，或者漫天濃霧，它便迅速地潛入水中，避開這惡劣環境，要是在海區不會太深的地方，只要它高興，就可以在水下尋找一個「避風港」，沉坐在海底，安安靜靜地休息一下，它是那麼的自由自在，眞個可以說是「大海的驕子」了。

跟一般水面艦艇相比，因爲它能靈活自如地上浮下潛，就帶來了一個獨特的優點——隱蔽性。衆所週知，水面艦艇是利用雷達來獵捕目標的，它能搜索到成千公里以外的飛機和艦船。可是雷達所發射的電磁波一到了海水裏，卻會以非常快的速度衰減的。空中的千里眼用來觀看着海洋世界，就成了高度的近視眼，大海浩茫，幽暗深邃，尋找潛艇簡直像撈針一樣。正當水面艦艇到處搜尋敵方潛艇時，潛艇却可以巧妙地接近那些艦艇，發動突襲。因此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還是異常簡陋的雛型潛水艇，却對那些披上厚厚裝甲，裝有大口徑火炮的戰列艦，重型巡洋艦，以及載有許多飛機的航空母艦，做成極大的威脅。二次大戰期間，僅美國潛水艇在太平洋上，便擊沉日本商船一千一百五十艘，總排水量爲四百八十六萬噸，佔日本商船損失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擊沉軍船二百一十四艘，總噸約達五十八萬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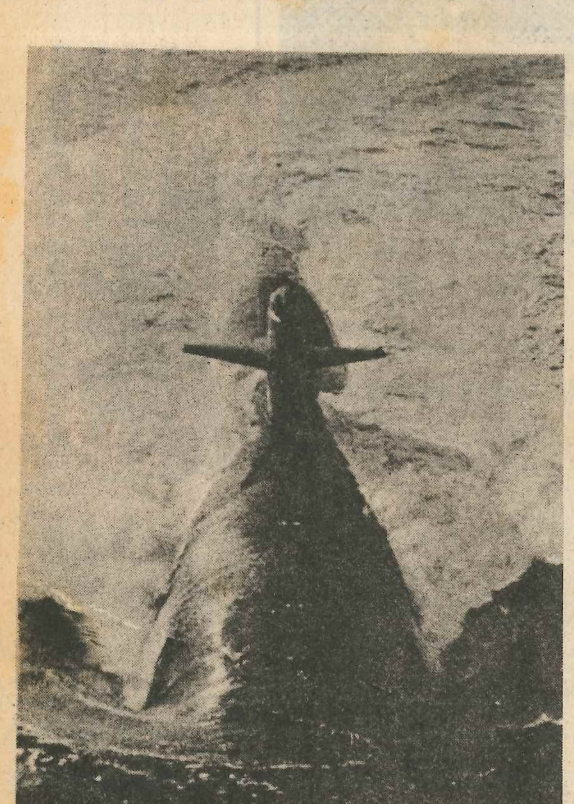
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潛艇戰績輝煌，又由於核動力潛艇的出現，故戰後很多國家都非常重視潛艇的研究和生產。目前，潛艇已成爲海軍的一股重要的戰鬥力量，同時也是有些國家的戰略武器的重要組成部份。

潛艇的行動這麼隱蔽，那麼在深海中有沒有辦法可以測到它的踪迹呢？辦法是有的。電磁波難以在海水中傳播，而聲波在海水中衰減却很少，可以傳播得很遠，因此，利用聲波在海水中傳播的特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製出了初期的聲納，用聲納來探測潛艇航行中發出的聲響。這種聲響就是潛艇噪音。

到目前爲止，聲學探測乃是發現潛艇最有效的辦法，所以潛艇噪音成了破壞潛艇隱蔽性的元兇。噪音過大，往往成爲作戰失利，艇沉人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誰的噪音最少，隱蔽性就最好，誰就處於有利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有過許多這樣的戰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美國潛水艇「白楊魚」號在中途島附近巡航。二十七日清晨，聲納員發現了正在接近的敵潛水艇的螺旋槳噪音，九分鐘後，從潛望鏡裏看到了

敵潛水艇。在晨光照耀下的日本潛水艇正以約五十節的航速行駛。「白楊魚」號艇員於是各就戰位。九時零八分，連續發射了三條魚雷，接連發出了兩次可怕的爆炸聲，然後是一片寂靜。當「白楊魚」號的潛望鏡重新升起時，海面十分平靜。當時誰也不清楚，日本潛艇是被擊沉了，還是被擊傷了。戰後才查明被擊沉的是排水量一千七百八十五噸的日本潛艇「伊——一七三」號。兩虎相爭，誰先被發現，誰就要被動挨打——對於潛艇尤其如此。潛艇噪音不但是暴露自己的訊號，而且是水中兵器的引爆源。幾乎所有較先進的魚雷，都裝有聲自導頭，它能根據音響把魚雷導向聲源。潛艇的噪音就像一條無形的繩索，把聲自導魚雷，深水炸彈，音響水雷等牽引到自己身邊，激發爆炸。此外，潛艇噪音還會嚴重干擾本艇聲納工作，使到它的探測性能大大降低，成爲本艇聲納的一個頑固的干擾源。噪音太大，甚至會使本艇聲納無法工作。一艘噪音很大的潛艇比海，就如同一個一面敲鑼打鼓，一面又蒙着自己眼睛在戰場上盲目行進的士兵，而周圍却埋伏着敵人的狙擊手。





Ⓕ減小噪音至最低程度的鯨魚型潛艇。

由計算可知，如果潛艇噪音下降十分貝（計量聲音强度相對大小的單位），則敵方聲納發現該艇的距離，便要成倍下降，同時使敵人水中兵器的有效使用範圍大大縮小，射擊命中率也顯著降低，在這種情況下，本艇聲納作用距離可成倍增加。所以，千方百計降低潛艇噪音，最大限度地提高潛艇隱蔽性，便成了當前各主要海軍國家的一項緊迫課題，也是目前潛艇發展的重要方向。

許多國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研究潛艇噪音，有的國家甚至不惜犧牲其他戰術性能指標，增加建造費用來換取潛艇的低噪音。如美國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建造的「安靜型」核攻擊潛艇，它的水下航速比同類型核攻擊潛艇低五節多，其造價却要貴一倍以上。「安靜型」艇的代表如「G・P・利普斯科姆」號，就是採取了綜合性措施來降低噪音，盡力使自身噪音接近海洋背景噪音，從而大大提高了它的隱蔽性。

大家都知道，潛艇的結構和設備是非常複雜的，它內部裝有各種各樣的電機設備，儀器儀表，它們的工作分別保證潛艇的防戰指揮，推進操縱，觀通導航和生活居住等活動的正常進行。一般正在水下航行的潛艇，即使關閉了可暫時不用的電機設備「安靜」地航行，但推進電機在不停地運轉，爲它服務的輔機正忙碌地工作，操舵兵聚精會神地操舵，許多儀器儀表正在仔細地搜索和探測……所有這些設備的工作都會產生震動，從而通過基座傳到艇體，並輻射到水中，形成水下噪音，這樣產生的噪音稱爲機械噪音。當潛艇在行進時，艇體和附體與水流磨擦，以及與水流相對運動，使水發生擾動而產生的水下聲波，這叫水動力噪音。潛艇航行，尾部和螺旋槳不停地轉動，把艇推向前進，由於螺旋槳在水中的運轉而產生的噪音，叫螺旋槳噪音。另外，還產生其他一些大小不一的噪音。

上述的機械噪音，水動力噪音，螺旋槳噪音的綜合，就是影響潛艇隱蔽性的潛艇噪音。聲納所捕捉的，也就是潛艇航行中發出的這種綜合噪音。

綜合噪音中，在多數情況下機械噪音和螺旋槳噪音是主要的噪音。這兩種噪音那一種爲主呢？往往所決於潛艇航速，下潛深度和特有的頻帶。通常認爲，潛艇低速航行時，機械噪音是主要的；當中，高速航行時，螺旋槳噪音常常上升爲第一噪音，特別是螺旋槳槳葉上發生空泡（螺旋槳在水中運轉時，槳葉的葉背壓力降低形成吸力面，這是潛艇獲得推力的主要來源。當吸力面上某處的壓力降至水的汽化壓力以下，便從水中逸出蒸氣和其他氣體而形成氣泡，這就是空泡。這類空泡的大量發生和破滅就形成强烈的噪音，類似於水壺熱時發出的吱吱聲，這叫空泡噪音——

譯者註）時更是如此。而水動力噪音往往被前面兩種噪音所掩蓋，但在特殊情況下，如結構部份和孔穴被激勵發生共震時，就大大增加了總噪音。

為了全面有效地降低噪音，首先在考慮潛艇方案和設計過程中就要優先考慮低噪音性能；其次對裝艇的主要機電設備都要提出嚴格的噪音指標，然後，再有的放矢地針對主要噪音源採取相應措施。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努力改進設備的機械性能。提高機械加上製造和裝配的精度，盡量減少零件的撞擊和磨擦，提高運動部件的平衡性等。在機械與艇體間，安裝彈性構件（減震器，減震接管），用以隔絕和減弱由機械傳給艇體的震動，從而減少水下噪音。這種隔震措施是最有效的控制機械噪音的方法，有的彈性構件可降低二十至四十分貝的機械噪音。為了減少柴油機和一些管路系統的氣流噪音，可加裝消音器。近年來發展的微穿孔消音器由於特別適用於高溫，高濕，高速氣流場合，可望在潛艇上獲得廣泛使用。

美國核潛艇各演化型
魟魚型
海狼型
鰩魚型
鰹魚型
海神型
白魚型
鰣魚型
拉斐特型
獨角鯨型
NR-1微型核潛艇
S5N 685型

說明

Ⓖ核潛艇的形狀，自第一型魟魚型面世以來。經歷了很多變遷。第二次大戰時担當指揮塔的艦橋，以及尾部的穩定板，舵和單軸旋轉槳等的基本結構無甚變化，但因用途的多樣而增大的程度，以及為了發揮高速性能的艦首形狀等則變化較大。

艦船設計師從海中的鯨得到啓發，牠雖然是龐然巨物，但是，在水中却游得迅速而靈活。所以近代潛艇不少採取「鯨型」的外型，這種外型的流體動力性能最好，水動力噪音也最小。人們還發現魚類身體表面有一種像潤滑劑一樣的特殊物質，它使魚在水中游泳時阻力很小，而且無聲無息。由此，有人就採用不斷沿艇體表面噴射高分子聚合物溶液，保持邊界層流的方法，來提高航速和大幅度降低水動力噪音。如果將原始潛艇和現代潛艇相比較，便可發現現代潛艇體光順，孔穴很少，艇外附體和指揮台等一層建築也日趨縮減，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降低水動力噪音所作的努力。

聲納員往往是根據螺旋槳噪音來判別艇型、航速和航向的。因此降低螺旋槳噪音是和潛艇噪音作鬥爭的一項最重要任務。通稱的螺旋槳噪音是由螺旋槳空泡噪音，螺旋槳擾動噪音（被螺旋槳擾動和流經艇體的水流進入螺旋槳區域，隨螺旋槳旋轉，水流不斷產生同期性的壓力波而發出的噪音，這叫螺旋槳擾動噪音）和螺旋槳唱音（螺旋槳運轉時，使水形成渦流。當此渦流激勵螺旋槳葉而發生共震時，便發出一種強烈的有韻律的噪音，這叫螺旋槳唱音）所組成。特別是螺旋槳發生空泡時噪音急劇上升，為害最大。採用大直徑，低轉速，多槳葉的螺旋槳，可以減少螺旋槳葉上的負荷强度，使壓力分佈更加均勻，防止和推遲空泡噪音的產生。設計良好的尾部綫型，增大螺旋槳與艇體間的距離，使螺旋槳工作在均勻的流場中，可以推遲空泡的產生和減少螺旋槳擾動噪音，對付螺旋槳唱音的常用辦法是正確設計葉尖形狀，以避免發生槳葉的共震。戰後，日本海軍對新建潛艇螺旋槳唱音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和研究，用調整厚度和葉尖形狀的方法，來降低螺旋槳唱音，獲得相當好的效果。降低螺旋槳噪音還有其他很多措施，如在一根軸上串列兩個轉向相反的螺旋槳，這叫正反轉螺旋槳。美國曾先後在「大青花魚」和「梭魚」號潛艇上試裝了這種螺旋槳，它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能降低噪音。瑞典海軍在「四三」型潛艇尾部，採用了特別加强結構，目的是為了減少螺旋槳震動引起的艇體輻射噪音。英國巳經研製成功了能降低噪音的高阻尼合金材料製造的螺旋槳。

從以上的研製，隨着降低潛艇噪音這一新課題研究的發展，可期待更加安靜，隱蔽的新型潛艇的出現。（取材自「NAVAL & MERCHANT SHIPS」。）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